

中华大方略全书

传家宝 福寿鉴

智慧宝鉴

清石成金

广积阴功天佑
得失穷通不问
家和宁静是福

出言行事俱厚
简默定慧无忧
疏食宽怡多寿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ZHONGHUADANGCUIQIANGSHU

责任编辑：马东源

封面设计：华做样工作室

英雄所见略同



ISBN 7-204-08320-2



9 787204 083206 >

ISBN 7-204-08320-2/1·1748

定价：1480.00元（全48册）

中华大方略全书

传家宝 · 福寿鉴

(清) 石成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俚言	(1)
学堂条约	(30)
读书心法	(35)
师范	(38)
课儿八法	(44)
学训	(46)
天福编	(51)
添改神童诗	(54)
正学歌	(56)
女训	(58)
童礼知要	(60)
常礼须知	(66)
发答心言	(71)
新撰有福人歌	(75)
新撰好男儿歌	(79)
新撰好女娘歌	(81)
新撰坏婆娘歌	(83)
新撰天福歌	(86)
新撰莫愁歌	(87)

新七笔勾	(88)
改正七笔勾	(89)
新撰天如醒言	(91)
新辑甚么话	(93)
正得是	(95)
纂得确	(100)
纂得确二集	(103)
快活方	(105)
快活方二集	(112)
快活方三集	(116)
快活方四集	(124)
知世事	(130)
安乐铭	(150)
多能集	(154)
增改名人快活歌	(170)
续快活歌	(178)
笑得好	(182)
笑得好二集	(186)
天基乐事	(192)
天基清戒	(195)
天基快活歌	(199)
真益笺	(207)

俚言

天下人众，以大概论之，读书明道之通士仅居小半，而不读书与少读书之常人，转居大半。若以深奥文言向常人谈说，犹方底圆盖，不能领略，说与不说同也。予住扬之邵伯东墅，父祖俱以耕读贻后。家大人维石公手抄训言二十余页，特命不肖庭训，谓言虽浅近，乃潞安知府李令萧公撰谕教民者，惟以正心敦伦为本，实吾人传家之宝也。予细捧读，语不深奥，即妇人小子闻皆知晓。惜语无多，予因不揣愚昧，仿添十七，妄分十类，首重人伦，先以事亲敬上、和妻教子之道，次涉世务，继以治家待人、重儒安分之法，复以行善戒恶为言行总要，撰集成部。予父以萧训为传家宝，予因谬用是名。虽来砭砭乱玉之诮，然而予之心存省济，则与萧公无异。愿世人各置案头，时阅体行，俱有福寿之享，而无灾难之侵，即奇珍异宝，未必胜此。方知浅言亦可少翼于经传。在读书通士，自必鄙此书之俚俗，然而有益于天下之不读与少读书者不小矣。原板字朦，因重刻印行。

乾隆四年仲春望日八十一岁天基老人石成金撰写

事亲

天地间的事，惟以人伦为重。这人伦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兄弟、夫妇、朋友。要知父母之恩，我今与你们说。你们也知道父母有恩，怎奈你们孝顺处少，不孝顺处多。这是甚么缘由？只因父母生养的大恩，你们还不十分切实，虽有些孝顺的良心，却又日逐被货财、妻子亏损去了，又无人提醒你，所以不能尽心竭力去孝顺了。

你仔细想，你身体是何人生出来的，就知道父母大恩了；你仔细想，你乳哺饥寒，是何人抚养的，就知道父母大恩了；你仔细

想，你怀抱时痧麻痘疹，一切风寒病症是何人医救的，就知道父母大恩了；你仔细想，你今知南知北，识长识短，是何人指教的，就知道父母大恩了。要知父母一团心血，全全放在儿子身上，然后才得长大成人。是以父母大恩比同天地高厚，并非虚言。予有常歌云：“我能数尽青丝发，只有亲恩数不来。”因其恩多难尽也！

你仔细想，父母生个儿子，十月怀胎，三年乳哺，也不知受了多少艰难劳苦，担了多少忧愁惊怕。即如假干就湿，出入搂抱提携，行走坐卧，痧麻痘疹，风寒饥饱，不知用尽了多少精神。若是见儿嘻笑，心里就有许多欢喜；见儿啼哭，心里就有许多烦恼。自己未曾吃饭，先怕儿子肚里饥饿；自己未曾穿衣，先怕儿子身上寒冷。饥饱也失错不得，冷暖也失错不得，时时防儿有病，事事要儿常安。那一刻不照管你？那一刻不疼惜你？巴得长大成人，就代你延师教训，不惜银钱；定亲婚娶，多费资财。期你立志成人，望你兴家安业。若是儿子有些疾痛，为父母不说幼弱难养，反怨自己调理失错，就日夜焦心，急忙去合药求医，祷神问卜，恨不得将身替代。你若出外远行，为父母的日常牵心挂意，就是早去迟来，还要倚门悬望。总而言之，要知为父母的一生一世经营算计，那一件不是为儿子的心肠？若教得成人，父母便不胜欢喜；若教不成人，便死不瞑目。可怜父母的精神，都费在儿子身上。及儿子年纪长大，怎奈父母日渐衰老，如此深恩，怎么报答得尽？你们为子的，细想就知父母大恩了。常言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父母受了千辛万苦，也只指望儿子孝顺，有个后成。我看今世人，将父母生养你、教训你、婚配你，恰似该当的，所以不能孝顺。试看那乌鸦也晓得反哺，羔羊也知道跪乳，禽兽尚能报本，那有个人反不知孝顺的理？人若果然不知道孝顺，反不如那禽兽了。

凡人在初生的时，一刻也离不得父母。半载周岁，认得人的面目，在父母怀中便喜，若别人抱去便啼。自三四岁至十四五岁，饥则向父母要食，寒则向父母要衣。以前时日，人人皆知道亲爱父母，及至娶了媳妇，添了房中许多恩爱，就与父母间隔一层了。及至生了儿子，又添了眼前许多恩爱，又与父母间隔一层了。若遇着贤孝的妻子，就是家门之幸；遇着不贤孝的妻子，这个在枕边说公婆的是非，那个在膝前说爹娘的厚薄，三言两语，蓄积心头，反觉得父母有许多不是。日深月久，妻子渐亲，父母渐疏；妻子渐厚，父母渐薄。只知房中妻子是自己的，把两个老人家丢在堂上，冷冷清清，全然不管。绝不思想你当初十四岁以前，何曾有妻？何曾有子？那时候怀抱你的是何人？衣食你的是何人？照这样没良心的人，真正

不如禽兽了。

今人不孝顺的事也甚多，且将眼前的说几件与你听。假如父母要你一件东西，值些甚的，你就生一个吝惜心。要知你的身子也是父母生成的，何况身外之物呢？父母吩咐一件事，没甚的难干，你就生一个推托心。要知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但死亡尚且不避，何况是劳苦易做的事呢？父母说了你几句，或骂了你几声，或打了你几下，就生一个嗔恨心不肯服他，甚至反面相向，怒目相看。要知道你奉承势利的人无所不至，就是被别人骂、别人打，也有甘心忍受的，只到了自己的父母便生嗔恨了，你何不将那奉承势利人的念头来奉承父母？性气自然平和了。况且父母因你做的事不好才说你、骂你、打你，这都是教训你学好成人。就是老人家做事颠倒，说话琐碎，以非理相加你，你也要欢喜承受，何况教训得正呢？又有一等人，背了父母，只爱自己的妻妾；丢了父母，只疼自己的儿女。你何不将爱妻妾的心肠爱父母呢？疼儿女的意思疼父母呢？前人说得好：“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则无有不孝。”此言值万金。

孝顺父母的道理，人人须要尽心竭力，大约孝顺父母有两件事：一要养父母的身，一要安父母的心，待我分别说与你听。

何为养父母的身？人家贫富贵贱，自有不同，各人随自己的力量，各人尽自己的家业。父母饥，则欢欢喜喜进饮食与吃；父母寒，则恭恭敬敬奉衣服与穿。有一样好饮食，就思想与父母吃；有一件好衣服，就思想与父母穿；有一处好房屋，就思想与父母住；有一样好器物，就思想与父母用；有一个好奴婢，就思想与父母服事。冬夏晨昏，俱要诚心照管，凡事俱要小心恭敬，逢时节以礼庆拜，遇生辰以礼祝贺。前人说得好：“得为而不为，不得为而为之，均于不孝。”但养身细条，我今约有四样：一是饮食，二是衣服，三是起居，四是疾病。我逐件说与你听端的：

饮食的事，为人子者，那个不欲竭力珍馐、罗列甘旨？若是富贵人家，何难措办？若是家业淡泊的，便心中有余而力不足了。要知道菽水承欢，就是家常的菜蔬，只要咸淡得宜，生熟中节，不敢潦草，略有好食，先尽父母，至于自己粗粝，俱不计较。要奉承得父母欢喜，就是尽心。大约年老的人，脾胃自然虚薄，饮食难得消化，进的食物须要熟的、热的、软烂的、香美的，方才敬奉。凡是生冷粘腻、坚实难化之物，不可与食。新米、新面、糍粑伤脾之物，亦不可与食。凡食不可过饱、顿数不妨多几顿。吃过饭食，劝他走走，不可呆坐。过午晚上，略吃些须食物。这饮食调理，为人子者俱要放在心上。

衣服的事，为人子者，那个不欲锦绣细软？但富贵人家便容易制造，若是寒素之家，何能如意？只要冷暖合宜，奉得父母欢喜，就是尽心。大约年老的人，气血自然衰弱，身体未免不耐寒暑，未曾冷先就怕冷，未曾热先就怕热。冬月衣服内棉花，每年要换新的，去其旧的。薄棉袄要做两件，秋冬来渐渐加添，春暖时渐渐减去。霜冷之月，若有暖阁轻裘，固是上等，如不能的，就是布被布衣，只要温暖。至于晚间，或将大砖煨热，布包放于脚后，或将锡造汤壶放于被内，因无火气，老人最好。再如夏月，夏衣须要凉爽，凡有汗的，须要频频洗换。若或鰥父寡母独睡孤眠，更要加意照管。这衣服调理，为人子者俱要放在心上。

起居的事，为人子者，须要时时照看。凡是江湖风浪、危桥险岸、黑早黑夜、雨雪霜雾，俱不可令父母轻往。凡是丧祭斗讼、忧愁的事，俱不可令父母轻到。至于劳心费力的事，俱不可令父母去做。若遇喜庆快乐、安逸的事，就多劝父母去行。再如父母性所喜好的，如念佛、谈禅，或闲行游玩，或老友聚顽，或酒会，或饭会，力劝多为。其行住坐卧，俱要照管扶持。只要得父母安稳自在，快活过日，就是尽心了。这起居调理，为人子者俱要放在心上。

疾病的事，为人子者，须要加意调摄，小心扶持，不离左右。思其受病之由，先用食治。如老人燥结，可用牛乳、人乳、肉汤、蜜汤等物；腹泻可用炒面、稠粥之类；风寒可用葱姜、胡椒；积食可用砂糖、神曲、山楂等类。若不得已，然后请明医用药。全要审其药性当否，不可轻用克伐，不可为庸医所误。凡病中煎制汤药、进奉饮食，俱要自己亲为，不可尽委奴婢，切不可生一个懈怠的心。只想你在幼小的时候有了疾病，为父母的不知代你调理了多少，你今日可有不尽心的理？试看当日汉文帝，母后有病，汤药尚且亲尝，这等孝心，何况你们？父母有病，万一作污床褥，为子者俱要勤勤洗净，勤勤拭换，切不可生一个恶嫌的心。只想你在怀抱中，便溺粪污，为父母的不知替你洁净了多少，你今日怎么恶嫌呢？人只想念父母的大恩，孝心即现。但有疾病，便昼夜俱在父母床傍坐卧，衣不解带，食不甘味，或要茶要水、饮食药饵，俱小心服事，灯火不息。只候病好，方才放心。父母养子倚靠，全在此时；为子尽孝，也全在此时。这疾病调理，为子者俱要放在心上。

再如人家媳妇，贤愚不等，须要常常查考他奉侍父母如何，不可但看眼前的殷勤，不顾背后的怠慢。若有兄弟几个，大家孝顺供养，固是极好的事，倘内中有不知孝顺的，各人只管自己尽心竭力，不必扳扯轮流养活。要晓得父母多吃你的一碗饭，多穿你的一件衣，就是你尽你的孝心，原不吃亏。

何为安父母的心？凡事要听父母教训，做个好人，行些好事，不敢越理犯法、惹祸招灾。大则扬名显亲，小则安分乐业，父母心中方才欢喜。为何孝字连个顺字？为子者须要时刻把父母的心细细体贴，着意尊敬，不敢有一些冲撞，言语遵从，不敢有一些违拗。不但承欢膝下不悖逆，就是父母不在面前，所作所为的事，略要父母担忧的，提起父母的念头，便急忙改正，惟恐亏体辱亲，这才叫做孝顺。

父母或有互相争闹的事，为子者须要委曲调停，不可偏生向背。或遇父母有不是的事，为子者须要和颜悦色，下气低声，从容劝谏，若父母坚意不从，须徐图感悟。万一父母动气打骂，只认为子的有未尽理处，须要安心忍受，曲意奉承。要晓得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就是天，母就是地，那有为人敢与天地争是非呢？圣贤常说：“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要令父母在生一日，宽怀一日，这便是安父母的心了。

最恨今人却有一种议论，说为子者虽该孝顺，也要看前亲后晚，父母待子如何。此等邪说，陷人不小，断断不可听他。纵或亲晚嫡庶间父母有些责备，毕竟是为子者有不尽理处，须当更加敬心诚意，和颜悦色，再无不感悟的人。

世上不孝的人，病根在于好货财、私妻子，却不知道自己身子还是父母生养的，一切家产资财，岂敢视为己物？就是父母年老，把家财托与儿子掌管，也要一钱一物，交父母看见，一出一入，听父母吩咐。前人云：“父在没子财。”那有儿子拘管父母的理？至于自己妻子，谁人不知爱重？但要知妻子是后来的人，若不是父母生下此身，焉有这妻子？况人若失了妻子，还能有个再娶的妻子；若伤了父母，那里再得个父母来？

继母、养母、庶母都是母，总看父亲面上，须要随处尽孝。

凡为人子者，要知自己日长一日，父母日老一日，若不及时孝顺，及至父母去世，虽有三牲五鼎，父母全不看见。“子欲养而亲不存”，追悔也是迟了。

父母万一有先去世的，单留鳏父寡母，最为苦楚，全要你为子者加倍体贴，不致寂寞孤凄，才是好子。我看今人只知携自己妻子入房，团聚欢乐，全不念老亲一人凄惨苦楚，若在风雨寒暑，过时过节，更是难堪。为子者若不存心照管，试问生子何用？

“孝顺仍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不信但看檐前水，点点滴滴不差移。”此劝俗之至言也。要知自己儿子看见我如何孝顺父母，日后长大了，亦照样孝顺我；若或自己儿子看见我如何忤逆父母，日后长大了，亦照样忤逆我，此必然之理。究竟好是好的自己，坏是坏的自己，报应昭然，丝毫不爽。

皇上设立清律，颁行天下极严。忤逆父母，因其辜负养育大恩，所以可恨。不要说别的，即或动口骂了父母一句，就该问绞罪。其余违犯教令及奉养有缺，与别立户籍分异财产之类，少不孝顺，都有个重罪，横受刑法，追悔何补？清夜思之，可不畏惧？

父母亡后，乘时埋葬，其祭奠自有当尽的理，全要一点至诚哀慕的真心，不在外边摆布的体面。纵年深日久，须当带领子孙，春秋祭扫，虔诚叩拜，或不时照看。如坟冢罗堆，少有倒塌，即时修理。只要常常思念父母，事死如事生，才是真孝。

敬上

皇上每年费用了几千万钱粮，在各省各府县设立许多大小官员，设立许多城垣兵马，都是代你们百姓保护安稳，若不如此，凶恶谋害，弱肉强食，怎得快活生业？此等皇恩，就该时刻莫忘了。

皇上大恩，每年用俸禄给养官员，为官的就该尽心爱养百姓，锄奸惩恶，兴利除害，不受贿赂，不听情面，就是报答皇恩了。为百姓的，只要安分守己，莫作非为，钱粮早早完纳，解济饷需，不烦官府催捉，凡事让人，不与争讼，就是报答皇上了。

天覆地载，日月照临，风调雨顺，都是天地莫大之恩。

师长不限定士子读书，即农桑耕种、百工技艺，无一件不是师傅教授才得成就。今日饱食暖衣，生活度日，都赖师傅的大恩，就该时刻莫忘了。

天地君亲师，此五件，世上都该感激，都该设牌位早晚焚香叩谢。切不可懈怠，做个忘恩负义的人。

自古至今，许大的世界，许多的人民，全凭着一个礼字安排定了。这礼是甚么呢？就是所以辨尊卑上下、长幼大小的名分了。要知道世人只亏着名分维制，但相安于名分，则在上为纪纲法度，在下为风俗教化。否则小而犯上，大则作乱，无所不为了。

长上不止一端，除了自己兄长之外，就如伯叔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姊兄嫂，为之族长；外祖父母、母姨、妻父母之类，为之亲长；教学先生与那百工技艺之师，为之师长；本处大小官员，为之官长；有道德理学的，无论年纪老少，为之道德尊长；曾受朝廷爵禄而今家居的，不拘年纪多少，为之缙绅尊长；与我父祖交往，以及事业先入门的，为之前辈尊长；又有乡里中老年的，为之乡党尊长。这许多尊长，俱不可犯分。

如今风俗浇漓，人情奸险，把这“尊长”二字，全不放在心里。

其病根，只为把名分看轻了。或恃聪明，或负意气，或倚富而有财，或倚贵而有势，一味傲慢无礼，恣睢暴戾，何所不至？始于犯上，终于违悖。所以天下第一凶人，多从目中不知有名分积渐而成。

自己的兄长，原是共气同胞的人，须念我与他身体虽然各别，总是一个根苗而出。你不想那三四岁的孩童，哥哥弟弟全无尔我，总没猜疑。直到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忽发妒忌，自利自私。或听了妻子枕边的语言，或信了亲友背后的挑弄，或因产业资财先是争竞不已，遂至毆讼交加，却把至亲手足轻则看为路人，重则视为仇敌。殊不知打起官司，告起状来，家私用尽，都成穷汉，只落得少了一个帮手，岂不可惜？又有一种人，外面呼兄唤长，揖让礼文，如同至厚，怎奈内中所存的，各有一心，尤为可叹。

又如本族的族长，亲戚中的亲长，以及道德缙绅前辈乡党，或有钱财可倚，或有势力可借，或慕其家资，或畏其权要，无不当面奉承，背后称赞，一切礼貌殷勤，不肯差错；及遇着那穷困无告，淡泊无能，权轻力少的，同是一般尊长，分明他年纪老，分明他见识高，分明他仕宦久，分明他道艺深，都指他为无用的老头儿、过时的腐朽货，却鄙薄厌弃，侮慢耻笑，作贱欺凌，无所不至。人情恶薄，往往如此。

尊敬长上，不是甚么难事，只要你记着两件：外面要你礼貌谦下，内里要你心地和平。若不如此，则以小加大、以少凌老，伤风败俗，成个甚么人？

人伦上除了父母，就是兄弟，世间不和兄弟之人，与那不孝父母之人，同是一个病根；也只为好货财、私妻子，就没人伦天理了。我只劝你兄友弟恭，合力同心。或读诗书，尔我讲解；或做生意，彼此商量；耕田耙地，出力相帮；手艺经营，留心照应。莫为几句言语就伤和气，莫为几许钱财就起争端。又要徐行后长，去逸就劳，大以还大，小以成小。你试看张公艺九世同居，得力在一个忍字；郑内史七世不分爨，惟不听妇人的说话。若同居和睦，原是极好的事，怎奈人心各别，全无痛痒。不得已分门另住，须家产资财公道均匀，分得明白。即或少有不均，便宜也在本家，切不可因钱财家事，伤了骨肉至情。幸而遇着贤兄长，固当尽心尊敬，不可负恩；就是兄长有性情不好的，须要委曲承顺，自能感化相好。万一不能感化的，要知道他是大，我是小，只管尽了自己的弟道，才是敬兄的好人。

凡有幼弟，因年纪小，须要极力教养，切莫欺凌。诸事指点，如同父师，才是兄长好处，且自己有许多受用。

一切尊长，我劝你们敬重，也不是全全要你用银钱去奉承他，只要你存着一个敬重的心，如行则随行，坐则傍坐，当拜就拜，当

揖就揖，有问则起身对答，有事则趋赴代劳。一点循名谦分的念头，心安意肯，发出恭敬来，不敢用虚伪，这就是敬重了。

前辈家风，凡百事情但是尊长说了的，卑幼就唯唯从命。近来风俗，多是少年用事，任意乱行。见尊长中有衰弱落薄的，就不服气称呼他；见高年老成人，就说他是古板子、迂老儿，不要放他在眼里；见官员长者，就说休要畏缩奉承他，只管大模大样。不该抗礼的，也强与他抗礼，以此为有气岸，殊不知他年纪大似你，行辈先似你，见识多似你，名位高似你，你是卑幼，他是尊长，如何敢戏狎他？如何敢欺侮他？假如别人轻忽你的父祖，你心里必不喜欢；下面人触犯了你好，你心中亦不能堪。你今日虽是卑幼，后来就是尊长，你也要受他人的敬重；今日你不肯敬重人，后来人亦不肯敬重你。你何不将你自己的念头转想一想？如若存着骄亢的心，眼界自然无人，必至越礼犯分，做出放胆事来，定不是保身全家之兆，可不猛省畏惧？

敬上为何把自己兄弟列在内中？要知道孝悌为仁之本，这兄弟与我原是天伦手足，譬如根本上生出来的枝叶，若是根本坚固，枝叶自然茂盛。假如不能与自己的兄弟和好，岂能真知别人的上下？所以圣人说道：“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每见世上有种人，不识轻重，不明伦理，自己兄弟情谊乖离，反与外交好，虽是联盟结社，其实德行有亏。况且人若遇了患难，至厚的亲友，反不如至薄的兄弟。凡有此事者，急当改悔。

卑幼理该敬重尊长，但是为尊长的，必须自尊自贵，不可自轻自贱。有一种人，恃着自己的名分大、年纪高，见卑幼们懦善的，就事事欺负他；见卑幼有钱的，就件件指望他；或礼求周备，或事论繁难，设有不应，始而恼怪，甚至辱骂。这等尊长，是自己先失了体统，无怪乎卑幼们嫌恶鄙薄。为尊长的，当思父母生子，不知施了万千恩惠，尚有忤逆不孝的，何况尊长呢？一切事情，俱要量放宽些，记好莫记坏，凡百扶持教爱，那卑幼们岂有不敬重的理？

和妻

和夫附内

人伦不重，不能成人。这人伦内，除了父母兄弟，就到夫妻了。世上夫妻和好的甚多，不和好的甚少。这不和的根源，总从夫男不明不正而起，或是鄙妻子出身贫贱的，或是嫌妻子容貌丑陋的，或是憎性情痴愚的。他既不如你意，你就与他不和，甚至有动不动就呼叱辱骂，如同奴婢。但你既以不和待他，他自然以不和待你。殊

不知大如天地，亦不离于阴阳，这夫妻乃是人伦之本。你想世上男女不知有几万万，他今独与你合为夫妻，就是前生注定，天数配成，原不是容易的。你只想你妻子丢了自己的父母，来孝敬你的父母，撇了自己的兄弟姊妹，来奉承你的兄弟姊妹，嫁到你家，生男育女、纺绩针线、庖厨门户、浆洗照管，不知受了多少辛苦，原是仰望你终身，倚靠你过活，希图一个同心和好、身家安乐的，不意你为丈夫的心肠改变，却生出鄙嫌憎厌起来，你自揣自心，安与不安呢？你若鄙他贫贱，我眼中每每见了许多富贵人家的妇女，习惯了娇傲的性情，动不动就欺负丈夫，不肯柔顺，反不如贫贱人家女子，肯代你辛勤劳苦。况且世上富贵原是循环不一的，未来的事，那里定得？你今说你富贵，何不看那宋弘贵为司空，皇帝欲将潮阳公主招赘他为驸马，不想他说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的话来，所以不能强他。可见贵为宰相，又遇着皇帝招赘，尚且不肯改移，何况你不曾贵为宰相，皇帝又不曾招你做驸马，你因何鄙起妻子贫贱来？你若嫌他容貌丑陋，我眼中每每见了许多丑陋妇女享受大福，所以前人说：“福在丑人边。”若标致美貌妇女，多有为媚优下贱，常言说得好：“红颜多薄命。”一些不错。你今说你妻子容貌不美，何不看那刘廷式定亲之后，登第归来，不想所定之女已经双目成瞽，女家又贫，不敢复言婚事，廷式择日完娶。或劝纳其幼女，廷式坚决不肯，他说道：“此女我不娶，平生遂无所归。吾先许之矣，女目虽瞽，岂可负我初心哉？”竟娶与偕老，除不嫌恶，反更和好。后生二子，皆成大贵。可见就是瞎子，尚且欢喜领受，何况你的妻子眼睛又不曾瞎，你又不曾登第，因何嫌起妻子丑陋来？你若憎厌他痴愚懒拙，须量他是妇女们不曾读书识字，自然不能明理，又且性气偏执懒拙，自然不能停当。你为丈夫的，须要多方教导，不愁不改。何不看那猴子尚且教能做戏，狗子尚且教能踏碓，老鼠教能跳圈，八哥教能吟诗，可见禽兽尚能教通人事，何况他是个人，岂有教劝不来的？万一就教劝不来，也是你命数所招，你只当以人伦为重，自安命数，不必怨恨。我眼中每每见了许多聪明停当的妇女，胆大才高，做出许多不好的丑事来，反不如这愚拙妇女，倒肯安分。总之劝你为丈夫的，一切事只须退一步想，假如娶着强悍不贤的妇人，将你百般凌辱欺负，不怕你不受，此时你又何如？千万不要再妄想了。

世上有几种男人，辜负妻子，必有恶报：即如有不喜自己妻子，反喜攒谋别人家妇女的；又有已生子女，忽然厌常喜新、妄意娶妾收婢的；又有或骤富家资，或幸登甲第，便厌弃糟糠、多谋姬妾以图欢乐的；又有迷恋娼妓，情酣歌馆的；又有商贾远出，贪着外宠，

经年累月不归家的；又有好赌好讼，不顾妻子好歹的；又有不理正务，只图饱暖，终日逍遥闲荡、招揽他事，置妻子饥寒于不问的；又有宠妾侮妻的；又有狂癖男风外宿的，这几种人，总不知唱随相守、琴瑟相调的快乐，致令妻子孤灯独宿，凄惨谁诉？黄昏风雨，情更难堪。这样没良心的人，只怕怨气积聚，鬼神也不肯饶你。

丈夫固要与妻子和好，而妻子更要敬重丈夫。须知夫乃妇之天，柔和是妇女们最要紧的，凡百事情须要你依从丈夫的教令，不可违拗。就是你丈夫偶有不是的事，也要你存心忍耐，从容劝谏，才为好妇女。我每每见而今的妇女性气刚强，自骄自傲，事情少不遂意，就要高声叫唤，甚至要咒要骂，要打要吵，或倚着娘家的财高势大，或恃着自己的容貌标致，或妄心想要富贵而鄙夫贫贱，或私念要爱俊俏风流而嫌夫粗丑，乃将丈夫任意欺负，大失妇道。扬州妇女，既不养蚕，又不织布，太阳照多高尚不起床。一个头发，就有牡丹头、海棠头、二龙戏珠头、双凤穿花头许多名色，梳上半日，镜子照了又照。晚间饮酒闲谈，坐上多时。如丈夫银钱多，就要剪衣裳、置首饰，不知省俭些；如丈夫银钱少，定要美酒、美食，不知体惜些。不喜勤俭持家，只要好吃懒做，将家中事情不去照管，也不问米有多少，也不知柴价高低，一味要逍遥自在，且图眼下。更有一种妇人，喜欢游山赴会，入寺烧香，甚至倚门谈笑，买东买西，吃烟看牌，吹弹歌唱，无所不为，全不想丈夫娶你来家，原是要你治家立业、同心和好的。要知道你丈夫在外边受了多少风霜，吃了多少辛苦，求得银钱衣食来，你在家中安然饱暖，不知爱惜，还要挥洒浪费，不肯学好，以致你丈夫神思消索，走头无路，家计日渐淡薄。及至到了日后事业败坏，百般的饥寒苦楚，俱要你去领受，此时虽然懊悔，也是迟了。怪不得你丈夫不喜欢你，要冷落嫌恶你，就是家中大小，俱要你早死；亲友们知道的，俱要你速亡。无人不谈论你，个个都唾骂你，你何苦做这样一个恶妇？况且你今生不为男身，也是你前生罪恶深重，不肯修积学好，才脱生妇女的。若是再不速速改过，这罪恶又加深重，只恐怕后世要一个人身，也是难得的。要知道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要你性敏才高，只要你性情柔顺，只要你做事勤俭，更要你公婆不可忤逆，丈夫不可欺凌，再要你姑嫂妯娌们不可乖离，媵妻奴婢们不可残刻。若扶助得你丈夫成家立业，不独你丈夫要钦敬你，就是你娘家父母亲知何等光辉？不独你丈夫子女有许多快乐，就是你自己也有许多受用。这都是要紧的话，妇女们都要切切记着，速速改悔学好，不可忘了。

世上有种妇人，自己不能生男育女，丈夫年纪虽过了四十多岁，还不容他纳妾收婢，传个后代，只是妒忌悍毒。岂知光阴迅

速，悠悠年月，快去如箭，及至到了丈夫精血衰老，却不能生子，竟斩了他的宗祀，绝了他的后代，虽然百般后悔，也是迟了。一旦身死，只落得将你夫妻苦挣的家业，都被亲族人等群起纷争。不独害了你丈夫一人，连你自身的棺坟墓都无人葬祭，可怜孤魂夜哭，岂不伤惨其中？间有勉强容着丈夫娶妾的，也多吃醋拈酸，打张骂李，以致家室不宁，反为破败。我劝你做个贤良妇人，但是丈夫无子的，须要真心实意代他娶妾，倘若生下男女，一来接了祖宗的枝脉，二来少不得敬奉你做母亲，岂不大有受用？何苦学那妒忌恶妇，自讨苦吃。

夫妻和好，自然淑气满门，家道也渐兴旺，每日也甚快乐。其取和之法，须要彼此亲爱，恭敬如宾。贫富也要相安，贵贱也要相守。也不可倚着家资厚积而骄傲，也不可靠着身势贵显而欺凌，就是夫妻中有不是的事，也要彼此包容忍耐，委曲劝谕，令其听从改正，不可就生嗔忿。《诗》曰：“宜尔室家，乐尔妻孥。”丈夫日宜咏也。孟子曰：“必敬必戒，毋违夫子。”妇人又不可不切记也。

男刚女柔，是理所应该的。世上每有一种丈夫，爱敬妻子如同尊长，有事畏惧不前，而妇人反河东狮吼，牝鸡司晨，即大非家门吉兆。

教子

教女并载

世上接续宗祀，保守家业，扬名显亲，光前耀后，全靠在子孙身上。子孙贤则家道昌盛，子孙不贤则家道消败，这子孙关系甚是重大。无论贫富贵贱，为父祖的，俱该把子孙加意爱惜。但是为父祖的，不知爱惜之道，所以把子孙都耽误坏了。何谓爱惜之道？“教”之一字，时刻也是少它不得。试看古者妇人，一有怀孕，就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这叫做胎教，所以生子形容端正，聪明过人。子能吃饭，就教他用右手；子能说话，就戒他出娇音。六七岁时，男女就坐不同席，食不共器。一切出入饮食，教他逊让长者。衣服不许绸帛，饮食俱有时度。八岁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十五岁入大学，教之以明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至于女子，十岁时就不许出闺门，教以针剪纺织之法，饮食厨白之事。一切语言容貌，俱要温恭柔顺。古人教训之法还多，不能尽述。想他当日，岂不知爱惜子孙，为甚么把子孙这样拘管呢？正为不是这样拘管，就成不得人。所以孔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必定要劳苦子孙，才不耽误子孙，才是真正爱惜子孙。

子孙好与不好，只在个教与不教上。起根盖不教他俭朴，则必奢华；不教他辛勤，则必游惰；不教他忍耐，则必忿争；不教他谦恭，则必倨傲，出此入彼，自然之理。但世上的人，那一个生下来就是贤人？都从教训成的；那一个生下来就是恶人？都从不教训坏的。譬如玉不琢磨，就是废玉，怎得能成珍器？田不耕锄，就是荒田，怎得能成丰熟。

教子一事，为何专责在父母身上？假如父母不去教子，乡党亲族中就有好人，那能件件教导，日日不离？言语也不相信，情谊也不关切，谁肯像为父母的心肠，苦口饶舌，惹他厌恶？所以儿子学不好，都是为父母的专任，万一父母不在，总是祖叔的事。

世上也有富贵人家生出来的子孙，辱门败户；也有贫贱人家生出来的子孙，立身扬名。可见子孙的好坏，全在教与不教，原不在于家门之富贵贫贱。但人生一世，子孙是个后程，若是子孙不好，任你有极大的事业，总无成立，父祖死后，只落得傍人笑话。就是平常人家，也要个接代的子孙，所以人家子孙是最要紧的。若是有了子孙不去教他，也是罔然。所以教子学好，更是最要紧的。

可惜而今有子孙者，胎教的道理全然不晓，至于生长以后，娇生惯养，使性气也不恼他，骂爹娘也不禁他，欺兄压长也不约束他，慢乡邻、辱亲友、游手好闲、任意为非也不责治他，一切饮食衣服从其所好，满口膏粱，浑身绫罗，甚至诬赖骗诈、好争惯讼、坏尽心肠，除不警戒他，更有反夸子孙乖巧者。如今世上妇人护短的甚多，一见丈夫管子孙，方才开口骂、动手打，他就拦阻嚷闹起来，因此宠坏子孙者不少。

世间不肖子的根苗，多从父母酿成。但父母爱惜儿子，原是好意，殊不知子若不教，正是把他一世终身都坑害坏了。我每常见人家父母惜儿子，任他的性情，游戏闲荡，读书的，书也不问他读多少；做事的，事也不管他做若干，凡是略辛苦的生业，便不叫他做。殊不知把他的身子懒惰惯了，性子自在熟了，及至他后来自己做人，便诸事只图自在，稍有勤劳的，就不欢喜；少有辛苦的，就不耐烦，因此一切事务，东不成西不就，苗而不莠，莠而不实，粗鲁浮浅，不得成器，多从这个惜他上酿起来。又常见人家父母爱儿子，定要好食与他吃，好衣与他穿，好器物把他用，好去处领他玩。殊不知他吃惯了好的，穿惯了好的，用惯了好物件，玩惯了好处所，及至他后来自己做人，便奢华惯了，不知节省，也不晓得银钱如何难挣，也不明白家业如何难创。因此浪费浪用，卖田卖屋，多从这个爱他上酿起来。又常见人家父母疼儿子，随他的偏执，凡百事情惟恐怕违拗了他，尽他要的便与他，尽他恼的便替他打骂出气。殊不知顺

从他惯了，及至他后来自己做人，一发自由自纵，打人骂人，闯祸生事，多从这个疼他上酿起来。又常见人家父母喜欢儿子，专一调笑哄他，就是他说非礼之言，只管作耍；做诡诈之事，只管作戏。殊不知把他褻狎惯了，及至他后来自己做人，一味苟且歪邪、越理犯分，多从这个喜欢他纵容起来。又常见人家父母不拘管儿子，长至十来多岁，已至成人，他交的朋友，也不问他贤与不贤；做的事务，也不管他好与不好。殊不知把他纵容惯了，及至他后来自己做人，全无忌惮，总没怕惧，奸盗邪淫、为非作歹，多从这个不拘管他放肆起来。可见种种坏事，总由父母不教而起。及至后来家业被他破败，祖宗被他玷辱，父母妻子被他连累，那时父母割舍他不得，欲教他又不能，到得此时，方才知当初惜他、爱他、疼他、喜欢他、不拘管他，却不是为他，都是坑害他。悔也悔不来，教也教不及，恨也恨不了，只落得凄惶苦楚，旁人叹息。不独为父母的痛恨早不教训，就是为儿子的自己也痛恨父母早不教训。就恨也无用了。

有一等老年得子的，又有一等生子很少的，俱爱之如掌上明珠，恨不得时时捧在手里，日日含在口里。止知道骄养放纵，全不知道教训责成是为子孙的好事，以至为子的自幼至长未曾听一句好话，未曾见一桩好事，未曾近一个好人。到得大来，奢侈放肆，无所不为，轻则败坏家门，重则招灾惹祸，连父母也做不得主了，追悔何及？

世间有一种逞强的人，偏不喜子孙守分；有一种护短的人，最怪说子孙不是；有一种糊涂的人，凭子孙交游匪类、嫖赌横行，他总不知闻。及至子孙不肖，但诿成败由命，岂非大愚？要知养子不教父之过，为父者，教子之事切莫轻忽。

世间有一等知教训而不知道理的人，指望子孙长进，其实与耽误者一般。就如教训子孙读书，原是第一等好事，争奈不知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所教导的，不过是希图前程，指望富贵，改换门闾，衣锦还乡，把子孙养成个谋富贵、图货利的心，所以后来没甚好处。试看从来子孙做了官的，不做好事，不爱百姓，往往玷辱家声，折损阴鹭。甚而贪赃坏法，以至家破身亡，遗累父祖。这不全是子孙不肖之罪，却是当初教得差了。

教子之法，全在幼小时候。古人说：“教妇初来，教子婴孩。”又云：“小时不役，大时叫屈。”又云：“桑条从小郁，长大郁不直。”趁他年纪尚小，童心未丧，习染未深，正好作主，急忙教他成人。若等他知识大了，便唤他不转；若等你年纪老了，便钤束他不下。所以子孙必须自幼小时便时刻教训，不可错过。

教子之法，也要循个次序。六七岁时，便送学读书，把那件事该做，那件事不该做，对他说得明明白白，使他晓得为善的是好人，

为恶的是坏人。此时知识未开，最易收管。到十三四岁，更要择贤师良友，日与琢磨。看他聪明的，便教他读书上进；愚钝的，便教他习学技艺，随质授业，自然不耽误了他。

教子的大端，第一先教他重五伦。这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凡为臣的要尽忠；为子的要尽孝，兄友弟恭，夫妇和，朋友信，这就是教子最要紧的事。其实是为人的根本，先要从此教起。

教子不必远求多条，只是我这书上的十件事，须要时时讲与他听：即如生身的父母，是该孝顺的；年纪长大的人，无论亲族朋友，都是该敬重的；夫妻们是该和的；子孙弟侄们是该教他学好的；治家是该勤俭的；待人是该谦恭的；书是该读的；各人本分的事业是该不懈怠的；良善的好事是该行的；违理犯法的歹事是该戒的。若是教得人依从这几件，就是他一生受用不小。

此是教子大端，我再将教条分析于后。

但有严父，必出好子。严之一字，不是只在朝打暮骂，须要事事指引他，但不许他放肆非为。爱之一字，原不在于抚摩喜笑，须要调他的饥寒，节他的辛力，但不许他费精神做无益不正之事。父母要教他竭力孝顺，不许他忤逆兄弟朋友；要教他存心谦让，不许他欺侮；要教他长厚，不许他刻薄；要教他度量宽弘，不许他丝毫较量；言语要教他信实，不许他虚谬；行止要教他安详，不许他慌忙错乱；待人要教他谦恭和蔼，不许他做大；做事要教他勤劳，不许他懒惰；早晚出入要时时查考他，不许他浪荡邪行；衣食礼节要件件吩咐他，不许他奢华鲁莽；凡是父母、祖父母、师长、尊长、好朋好友的训言，要教他听从，不许他违悖；凡是琵琶、三弦、笙箫、鼓板、纸牌、棋骰一切戏耍之物，要教他谨戒，不许他习学；不许他与匪类相交：不许他与邪地相近；吃饭要约数，不许他过饱，若过饱则脾胃不能运化而成病；饮酒要适中，不许他大醉，若大醉则肺伤而耗损精神；不许他多言多语，则怨尤自息；不许他相骂相斗，则仇恨自无；人生的贫贱丑陋，不许他嘲笑；人家的闺闼是非，不许他谈论；不许他讪谤前人；不许他戏谑同辈；淫词俚唱，不许他见闻；风寒雾露，不许他远看；奸邪小人，不许他同处，恐他身心移变；江湖山崖，峰岭桥梁，一切险地，不许他轻往，恐他倾跌危陷；衣服要按时添减，不许他忍受寒冷；读书写字，讲学作文，要随时查问，不许他悠游懈怠，虚度岁月；坐立揖让，不许他歪斜忙乱；行走不许他跳；教他小心做事，不许他粗心浮气；授他资身营业，不许他妄想巴高；宾客前不可试他乖巧，亦不许他卖弄乖巧；酒席上不可任他颠狂，亦不许他笑人颠狂；不许他打奴骂婢；不许他残物害生；但凡无益的闲书，不许他看；但凡无益的闲事，不许他管。我这上边的说话，

共计二十联、四十条不许的事，言虽浅俗，俱是教子切要的法则。

教子全要慎择同伴，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知道，好朋友与他相处，自然学好；浪子游徒与他相狎，自然学不好。跟好学好，自然之理。

世人该做的事，不该做的事，子孙年纪幼小，那里晓得这许多？全要为父祖的时时与他讲论，日日与他解说，他自然听从。如不听从，轻则叱骂，重则责治。常言道：“棒头出孝子，娇养忤逆儿。”若姑息反是害他。

世人教子读书，只图做官，这也不是。从来读书的多，做官的少，也有读书做官的遗臭万年，也有读书不做官的流芳百世。但论子孙贤与不贤，不在做官与不做官也！若是子孙资质聪明，可以读书的，须要请端方严正先生，把圣贤道理实实教导他，果然教得子孙知道孝悌忠信，知道礼义廉耻，知道安分循理，知道畏法奉公，这就是贤子孙了。至于穷通有命，富贵在天，做官的忠君为国，洁己爱民，上受朝廷的恩荣，下留万民的歌颂，使人称道是某人之子、某人之孙，这才叫做扬名显亲。不做官的，守义安贫，循规蹈矩，上不干犯王章，下不背违清议，使人称道是某人之子、某人之孙，这也就是光前耀后。若气质愚钝，不能读书的，就教他做正经生理，为农也可，为工也可，为商贾也无不可。但要教他存好心；教他行好事；教他节俭辛勤，不可奢靡懒惰；教他循礼守法，不可意大心高；教他义中求利，本分生涯，不可利己损人，阴谋诈骗。至若纵酒行凶，奸淫赌博，兴词好讼，嫁害良人，诸如此类，尤当禁止。总之，只要把子孙教得不惹事、不招灾，他自然享许多安乐快活，这才是父祖的真心慈爱。

要教他做家，先教他做人；要教他做人，先教他存好心。心是根本，心好方得人好。心好人好，自然福寿增延，兴家立业。我从未见没良心的人有个好结果。

仕宦人家子孙，骄奢淫暴的多，谦卑逊顺的少。须教他读书明理，是第一要紧的事，切不可任他违悖了。

大约子孙的规矩，是父祖造下来的；子孙的习气，是父祖开下来的；子孙的好尚，是父祖引下来的。所以教子孙的，不止以口教他，须当以身教他。人家父母祖宗就是个师傅，平日家庭间，子孙在眼前，父祖说一句话，行一件事，早早晚晚子孙听着、看着，件件都照个影子存在心里，不记自记，不会自会。就如嫖赌淫酗、下流不肖等事，为父祖者何尝以此教导子孙？但恐自家游戏，稍开其端，子孙便自不知不觉尽情摹仿，所以身教最为紧要。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能行于妻子。”为父祖者，先要做个好式样，与子孙

仿摹。古人云：“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可见父祖若原是歪邪的人，就把圣贤的道理时刻与子孙讲说，子孙谁肯信服？这叫做自己不正，焉能正人？母与女、师与徒，也是如此。

天下做一样人，就有一样当尽的事件，贵贱大小，成就一般，在家中为肖子，在世上即为良民。究竟祖孙父子安居乐业，教训处原是父祖的受用。只看律条上，有卑幼犯法，罪坐家长；妇女犯法，罪坐夫男。我往往见有子孙犯罪连累父祖，以致败坏家业，玷辱门风，总因平时不曾教得。及到了犯法，无论姑息无所施，即懊恨亦无所用。指望子孙防身靠老，继业成家，谁料有子孙反不如无子孙，这就是养子不教的结局，可不伤惨？

人家生个女儿，自幼全要教训，若不教他，及至嫁到人家，忤逆公婆者有之，欺凌丈夫者有之，姆婶不和、姑嫂乖离者有之，御下残刻、践踏童婢者有之。甚至任性使气、好吃懒做、终朝吵闹、悬梁投井者亦有之。世有一等歪性父母，不知责成自己女儿不是，不知自反当初失教之过，一味偏怪公婆、打骂女婿，甚至视人命为奇货，无所不至，酿成大害，极为可叹！

教女儿照依教子一样，不可姑息他。从小教他性气和平、言语柔顺，一切纺织厨灶、针线衣服的事，俱要教他亲做，切不可令他安闲受用惯了，打骂奴婢熟了，多言乱语、性情轻佻了，以致后来娇狠毒恶，搬弄唇舌，貽累丈夫，辱及父母，连他自己毫无好局，岂不害了他一世？若教得女儿嫁到人家，件件不失做媳妇的正经，方才显出父母的家教。就是他家有些纷争吵闹，也只责备自己女儿的不对，才是好父母。

我上边这些教子的说话，虽然愚俗，为人父母的，若能依着教子，自然教出好儿子来，方才成得个好父母，方才不愧为人的父母。为人子的，听了父母的教令，务要件件顺从，方才成得个好人。就是父母失于教诲，今日听见这些话，也须自己急急改悔，务要学好，方才成得个好人。

治家

予另著有《知世事》、《人事通》，备载治家待人持己涉世诸法，凡彼书已刻者，兹不重载。

人家居住，先要择邻，孟母三迁，良有深意。凡寺庙神佛之傍，不可居也；显宦财主之侧，不可居也；前后近河之所，不可居也；草房丛聚之处，不可居也；窝藏凶暴之地，不可居也；娼优相杂之

间，不可居也；少寡荡子之近，不可居也。居之虽未必就有事故，但以其势压于我，其情悖于我，其理拂于我，不妨远之，以防后患。若居淳良之乡，不独邻称德，里称仁，而自己享许多快乐安静之福。

人家房屋，不在大小多少，只要坚固整齐。凡有损坏，即时修补完全。主人须是勤加扫拭，门庭光洁，乃是兴旺之象。我每见有等人家，高大厅堂，破落欹斜，尘灰昏暗，非独不饰观瞻，且主衰败之兆。

人家房屋，向南为上，向东为次，向北又次，切不可向西。以西方门向多不利也。

人家房屋，不可多留空间。凡人多屋少，是人胜宅，主吉；屋多人少，是宅胜人，主不吉。

人家房屋，凡有墙头冲射、巷路冲射、屋脊冲射、寺庙桥梁冲射，或在门前，或在屋后，俱不可住。

人家房屋，贫者不妨少住几间，须买者为上。若或租赁，岁月迅速，利为人得，且修造不便，最是失计。

人家房屋，贫者不妨少住几间，不可住草房，恐易惹火。即幸不患，亦如人搭漏船，虽不就沉，料亦不久。况三年两头插补，所费亦不甚减。如少有之家，断不可住。倘再住于草房丛聚之处，更是不堪。如或不信，请问主人出外作何想？在家夜宿作何虑？

人家房屋虽少，亦要分别内外。我每见有等人家宾客到来，妇女声音，杂闻于外，成何体统？甚有妇女买物应门，不以男子为主者，更属不雅。

人家须要早起早睡，则事无懈误而家道兴隆。我每见有等人家，晚间虽无事，或是闲谈，或是饮酒，亦必更深才睡，乃日高几丈，人来敲门，尚在睡梦。以日作夜，以夜作日，阴阳颠倒，消败之兆。

人家“勤俭”二字乃是根本，勤则无废弛之事，俭则无空乏之虞。人所不能做的事我能做得，勤也；人所易尽的物我犹存得，俭也。婚丧诸事，各要相称，宁可朴实，莫学奢华。不然，用多进少，未免贫苦求人。

人家日用柴米，乃第一急务。假如婚娶厚薄，可以量力，礼节往来，可以原情。即菜肴亦可省减，惟有柴米，岂能停待？既为家主，首当念此，便则照月备足为佳，宁可多余，不可缺乏。倘一时外出或有事耽延，家中无措，岂不误事？

人家酱与酱油并各样小菜，俱要制办不可省。

人家门户，在于开闭有时。仕宦之家，门官苍头，谨司锁钥，自鲜意外之虞；士庶之家，照管全在主人。未晚先闭门户，倘有事

迟归，须张灯遍照，以防潜躲之贼。人若早睡，则夜半自然醒觉，但有声响可疑，不可认作猫鼠，直说是贼，须起来呼伴惊逐。

人家凡事俱要防于至微。古人有一歌，予略加改注录此。歌曰：“厨中刀斧用时磨，用完须藏密处，恐防小儿戏弄，并妇女短见。灶前柴草少堆多。俗云“穷锅门，富水缸”，要积柴者，须另贮一屋，谨其启闭，少少取用。内宅井栏宜口小，须穿一横栓锁固，汲水时方开。后门谨闭莫通河。省却许多防闲。僧道尼姑休来往，僧道高者少，庸者多，交之多生坏事。堂前莫走卖三婆。一切外来妇女，托卖物为名，哄去钱物尚属小事，更有败坏门风者。亲友戒说知心话，一切机密事，俱不可向人说。即自家妻妾，言语亦慎，防其日后指实害人。此是人间安乐歌。依此慎防，自无后患。”

人家讨买男女，须访问的实，以防逃拐：当媒人说合之始，一见男女，相其形貌善恶，察其中保奸良，若图便宜不问从来，或有事故在身者，或有亲夫未娶者，一经成交，不但失财，且而受累。至于雇觅工人，亦要的实，恐其有偷窃之行，不良之事，宁要粗朴，莫要乖俐。查明来历，善则多用数月，恶则急为遣去。况近来有东人逃人之忧，遭此者累不胜数，不可不防。

人家一切鸟虫，俱不宜笼养，如画眉、鸽雀、鸣虫之类，不遂其飞腾之意，俱有怨苦之声，主招不祥。

人家子侄奴仆，多倚着有势力，动不动就欺负乡邻，殴辱贫贱，且谋佔生事，无所不为。全在主人细心察访，严加约束，不可稍有放纵。此等最易招怨，其咎尽归主人，不可不慎。

人家有男女同居众多者，日逐米盐琐碎，口舌是非，不能全无。若无大伤于伦理者，主人俱当忍耐，只付之不闻不见，不必过于明察。古云：“不痴不聋，难做阿翁。”张公艺九世同居，用力全在于一忍。

人家最不可养闲汉出入。人口虽多，各有事做，不独除其闲暇为非，且令自食其力，省费不小。

人家日用菜蔬物件，俱当公道买办，切不可用色银小钱，以及轻贱重秤。要知肩挑小本贫民，日逐奔走劳苦，所赚不过分厘，一家父母妻子，衣食仰望，倘若刻薄，彼何度日？此事种怨最多，如于此辈上宽厚存心，真是现在功德。

人家财物出入，俱当记帐。不独日后有所稽查，且可预计其收用存留之度。

人家堂屋前花栏花架，俱不宜制造，花木亦不可栽种。要知住居非园亭可比，有花木主招邪淫。

人家有应戒的事，今约计三十件，我逐件说与你记着：不许卑幼冒犯尊长；不许子弟交往匪人；不许妇女咒骂高言；不许妇女人寺烧

香、游山看会；不许家人搬弄是非；不许奴仆生事；不习博奕牌骰马吊；不学吹弹歌唱；不蓄戏玩古董；不笼养虫鸟；不频宴客；不多兴土木；不用绸缎被褥，不穿绸裤；不杀生；不作贱米谷；不养闲汉出入；不容三姑六婆进门；不蓄俊仆；不铜婢；不延妓优入门；不信邪巫；不以金银珠宝装饰小儿；不用色银小钱、轻贱重秤刻薄穷人；不交结势宦、地棍讼师；不鄙笑贫贱丑陋愚蒙；不嫌饮食衣服居处，行事朴实俭素；不欠官钱私债；不贪睡早觉；不更深夜半聚饮无度。

待人

凡亲戚朋友、乡里宗族，义同此类

人有几等，或是三党中的亲戚，或是相交的朋友，或是乡里邻佑，或是本家宗族。这些人，士农工商，贵贱贫富，种种不一。其中也有胜如你的，也有不如你的，须各平平常常，安分守己。恃不得势宦，逞不得英雄，使不得奸狡，用不得刁唆。大家和睦，岂不为美？可恨今人，有些家资的，就将贫贱的欺凌；没些家资的，又将富贵的忌妒。欺凌之心，无所不至。或侵占人的田宅，要取方圆；或谋夺人的妻女，盘借准折；或纵牛放马，践踏人家的禾稼；或飞鸡走猫，咒骂人家的良善。一个欺凌到极处，一个已生忌妒，又怨恨到极处。人到怨恨所积，巴不得灾患降临，自己就不能报复。一旦小有事故，便撮出天大的祸来，实皆自取。

亲戚有三党，或是父党，或是母党，或是妻党。与我既有亲谊，便不同于路人了。

朋友有几等，或是同学，或是共事，或是道义相交，或是资财相通，与我既有朋情，便不同于路人了。

何为乡里？凡城市村庄、同街共社、居址相近、地土相连都叫做乡里。这乡里的人，最为要紧。可惜今人每每为着些小嫌疑，伤了大家和气。或因争房争地，或因私债私钱，或因小儿戏玩，或因鸡犬走失。一件极小的事，两家起了忿心，也有撕打的，也有告状的，轻则惹气丢财，结仇构怨；重则打伤人命，家破身亡。若到事后，悔也悔不及了。从来邻里不和，多起于妇人女子，东家说长，西家说短，止因彼此婆舌，搬成一场吵闹。男子汉不查个头尾，不分个皂白，听了妇人的言语，便去打街骂巷，撒泼行凶。若遇着那家能忍的还好，倘遇着不能忍的，便打作一团，骂成一块，甚至投河奔井，割颈悬梁，都是有的。一场大祸，皆因妇人而起。若到事后，悔也悔不及了。又有那不晓事的童仆，为着自己的私怨，搬弄

邻里的是非，主人听信其言，也不度情理，也不察缘由，遂至伤仁害义，破面失情。若到事后，悔也悔不及了。所以古人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凡有水火盗贼，无不赖着邻里救护；出得门来，无日不相见；有起事来，无家不问候。大小事相关，苦乐事相知，你想邻里可是不和得的？

何为宗族？除父母兄弟之外，与我一姓的，俱为宗族。虽有远近亲疏之不同，总都是始祖传下来的根苗，只因支分派远，或迁在他方，或移向别处。这宗族的人，最为要紧。因其你我不认，把这联枝贯叶的根源都看轻了。更有族里发了一个科甲，出了一个富翁，便倚势自相争讼，互相仇杀，岂不可恨？

待人不好的，有几种人：或引诱人家子弟，或拆散人家婚姻，或占人田土，或唆人词讼，或明为和解而暗起风波，或意欲关通而先翻衅隙，这都是就中取利，没了良心的人。又有一等买房置地者，或短人价值，或与人低银，或货物高抬，或折准利息，甚至以远年旧债利上加利，初不过没多本钱，折算人家许多产业，令那颠连危苦的人忍气吞声，心酸泪落。再不思想我富他贫，我安他困，反要在这些穷人上讨便宜，于心何忍？又有或凭自己势力，或恃交结党援，作贱乡邻、欺负里舍，也不念桑梓之情，也不顾亲友之谊，虽图快意，实可寒心。又有用过人家财物、借了人家资本，立心坑骗，屡讨不还，反而成仇，徒昧了一点良心，也不曾富了几年，只落得子孙消败，自己披毛戴角还人。嗟乎，习俗之坏，一至于此！

我看世间待人不和好的病根，大约有三件：一是损人利己；二是争强好胜；三是妄自尊大。我逐件说与你听：那损人利己的，只顾自己快心，不管他人死活。却不知世上止有一个便宜，原是大家共公的，就譬如一条路，能让人先行固是个君子，即与人同行也没得争竞。若是绝了别人的去路，只顾自己横行，那些人争你不过，也只得忍受。待到那路逢险处，群起而推挤，堕坑坠堑，谁肯扶持？乃知从前讨便宜处，就是吃亏的根本，不独失了人情，损人即是损己，有何好处？那争强好胜的，恃财藉势，背理丧心，不揣内里的是非，止图外边的体面，却不知忍人让物才成豪杰，欺邻压里不是英雄。语云：“柔弱护身之本，刚强惹祸之由。”常言道：“冤家路窄。”不多时，人怕的转而怕人，更说甚麽好汉？须知这财势不是保得长远的。平昔仗财靠势，欺凌于人，一旦财去势穷，人即以你之所欺凌者，又欺凌于你。自古道：“人怕不是福，人欺不是辱。”这不是谎话。那妄自尊大的，举止乖张，语言躁妄，恃着自己的才能，便觉眼中无物，把个邻里亲友如同儿戏。却不知好歹尽在乡评，是非全凭公论。照这样人，大家唾骂，众口交讥，失了乡情，坏了人

品，亦何益矣？人能晓得此理，自知和睦待人有许多好处。

待人的法也无甚难事，只要你春风和气，谁人还来恼怪你？只要你谦恭忍耐，谁人还来凌虐你？只要你行善修德，谁人还来毁谤你？只要你隐恶扬善，谁人还来搬唆你？凡亲友乡族之中有德行的，要尊重他；有学问的，要就正他；有年纪长的，要恭敬他；有年纪小的，要爱惜他；有横逆的，要宽容他；有强暴的，要回避他；有喜庆的，要拜贺他；有疾病的，要问候他；有善事的，要称扬他；有恶事的，要劝化他；有官司的，要和解他；有冤枉的，要表白他；有患难的，要扶持他；有死丧的，要祭吊他；有孤儿寡妇、老病残疾，以及婚丧困穷无资的，要怜悯他，要量力周济他；比你富贵的，不要妒忌他，亦不要诈骗他；比你贫贱的，不要欺凌他，亦不要鄙笑他；但有一切相争相嚷的，自己只认了个不是，自然和好了。他纵有以非礼加你的，你只管平心和气，以礼相待，自始至终，只是忍让，就是极不好的人，久久自然感动了他。这就是待人的法则，须要切切记着。

若亲友和睦，乡族无嫌；一人相争，几人来劝；一家有事，几家来解，替你商量调处，定然息闹解纷。常见人有一腔之气，奋不顾身，立刻要起争兴讼，或被好人两三句善言劝谕回头，将天大的事也都冰消火灭。倘若怨恨你的多，因而添风放火，假公济私，致令小事变大，祸害不止，岂不可怕？

读书上达的人，更该忠厚待人。你只想亲友乡族中，若见了你发科发甲，便人人称颂你祖宗功德，个个祝赞你前程远大，谁人不贺，那个不喜？报录一到，填街塞巷，欢欣鼓舞，这等样期望你的心思，何等真切！可恨世上有等衣冠败类，方才发迹，便生了个欺负人的心肠，便动了个诈骗人的念头，或是起争挑讼，或是说事赚钱，或是倚势图占，或是逞强谋算，以致人人咬牙，个个切齿，但愿亲友乡族中少发个科甲，便是少生个狼虎。你要发达上进，更要培植心地。须知士为民望，若是为士的肯和睦待人，劝息争讼，那些愚民百姓越发闻风感化了。

我看和睦的人，到处自讨便宜。就是到了他州外府去，我将和气待人，人亦将和气待我，你好我好，岂不快乐？可见乖戾骄傲的心肠，原是没处使的。你若是骄傲轻薄，亲友乡族中谁不恶你、远你？那个来服你、敬你？所以古人说得好：“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看见许多骄傲自大的，每每犯法受罪，苦楚不了。及至犯法受罪的时候，见了那牢头、狱卒，都去谦虚恭敬，不敢不下气求他，岂不大愚！要知自大是个臭字，徒取憎厌，有何利益？

我看而今人情，甚是恶薄，或倚着有些势力，或仗着有些刮棍，

便到处生事。知有良善的，就以为良善可欺；知有财富的，就以为财富可诈；知有贫贱愚懦的，又以为贫贱愚懦可以凌虐，总没良心，只以欺^欺诈凌虐为事。若不幸遇着此等坏人，先以不与之较远他，倘彼刁恶无赖，视我为鱼肉，此时便不可柔弱，必以私法处他，官法治他，岂可以我之俭朴而积之资，供彼挥霍浪费之用？

重儒

士行并载

孔夫子是个天纵的圣人，后世尊他为至圣先师。天下但有一府一州一县，便造一所宫殿供奉，春秋祭祀，舞乐俎豆，流芳万年，又有配享从祀的大贤。只因孔夫子当日所讲的话，句句是人伦正理；所行的事，件件是人伦正道。几千年以来，人人读他的书，那书上并没甚的新奇怪异，不过教人尽其为人之道。其伦，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法，就是礼乐刑政；其教，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要知孔夫子说的话，虽极平常，却极正大。依了他教，得大快乐，得大安稳。生也没得忧患，死也有得葬祭，历万世而无改。所以当今皇上写“万世师表”四个字的匾额，颁悬天下学宫，何等尊重！若是不依孔夫子的教，或另立别个门户，攻习于他，便坏人心志，丧人身家，如白莲教、无为教、大乘教、圆通教之类，诱集男女，夜聚晓散，不知性命真旨，不识人伦正理。更有巧术奇法，盲谈瞎说，若随着他走，学着他样，大则招纳亡叛，酿乱走险，败露之日，身首异处，好恶俱死，岂不可惜？小亦淫污诈骗，为非作歹，身亡家破，岂不可惜？你各各思量，若无孔夫子传下这正学来，那纲常伦理不知灭绝败坏到几时了。

为士的既知读孔孟之书，就要遵孔孟之教。只因士习不端，有一种荡检逾闲的人，串通讼师地棍包告包诉，叫做刁笔秀才。用尽刁钻，逞尽伎俩，或是起灭词讼的，或是抗粮不纳的，或是武断乡曲的，或是滥冒衣顶名色、借端生事的，因这般败类，把那潜修好学、有品行的士子都带累得不好了。所以有司衙门不分泾渭，见了秀才，一概不加礼貌，甚至以户婚田土小事，借个名色，将生员凌辱呵叱，与齐民一样看待。到康熙九年，顺天学院看见有司任情喜怒笞责生员，随奏闻皇上，奉旨严禁。凡有司官，不许擅自责治生员，或有干名犯义的，方许送该学教官戒饬。圣恩待士子何等隆重，为士的岂可不以儒学自重？如何叫做自重？第一件是要端心术。心术宜正大不宜偏私，宜宽容不宜刻薄，宜诚实不宜诈伪，宜谦逊不

宜狂妄。若实在端方的，平日能把圣贤的道理参透于胸中，自然此心操持得定，把固得稳，岂肯做那非礼非义之事？凡事要在实地上做工夫，根本上立基业。如果孝悌无亏，言行不苟，所作所为的事无不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今日如有这样端心术的秀才，岂不为儒学所重？第二件是要端品行。品行宜廉洁不宜贪污，宜爱惜不宜菲薄，宜端庄不宜轻佻，宜朴茂不宜虚浮。务须修身以立命，正己以无求。倘若在衙门中管些闲事，市井中弄些机关，或利己损人，或伤天害理，或结党羽而互相标榜，或托声气而肆志骄矜，这样人败名丧脸，衣冠禽兽。你们士子果然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养成国土之器，视为邦家之祯，自然食报于天。今日如有这样端品行的秀才，岂不为儒学所重？第三件是要端学问。学问宜沉潜不宜浮躁，宜实落不宜剽窃，宜静养不宜奔兢，宜勤苦不宜安佚。务须道理淹贯才是通儒，德业精醇方称名宿。若一味炫己之长，攻人之短，或吟诗作赋，自谓班马齐名；或镂板灾梨，谬冀洛阳纸贵，这样人奢华鲜实，作无益以害有益，断断非圣贤之徒。又或藉夤缘以希幸售，恃贿赂以作津梁，犹悻悻然自为得计，不知貽羞士林、见鄙当世。不若刺股悬梁，受尽那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滋味，自然有个出头日子，何等清高，何等受用？今日如有这样端学问的秀才，岂不为儒学所重？只因有等士子不肯自重，兼之冒滥衣顶，种种名色，真伪不分，所以有司不加隆重，胥吏得以呼名，舆皂得以肆虐，岂不斯文扫地？幸当今天下太平，又幸皇恩重儒，为士的俱要洗涤陋习，奋发有为，非仁不行，非义不由，把自己身心待若圣贤，把异日功名望如台阁。也不要管闲事，也不要赚脏钱，也不要欺天理，也不要灭人伦，也不要伤风俗，也不要犯名分，也不要恃才傲物，也不要导欲宣淫，也不要趋奉权势，也不要附会豪门。只要耐得饥寒，受得困苦，甘得淡泊，忍得横逆，今日伏处草茅，隐居求志，他年名登天阙，那立德立功，希圣希贤的事业，肯教他人占了？这才是不负自己所学。

有等士习浇薄成风，平日诈官诈吏，稍不遂意，辄编造歌谣，有事为鬼为蜮，一有风闻，便捏名揭帖，谈人短行，这是惯兴事的人。还有藉口岁终告赈，捏造鬼名，有缔交过往客绅，扛帮关说，这是惯走空的人。又有一等人倚着一领青衿，便为护身符，仗着自己知道几句书，便为饱学，就思量到处诈骗人，专在衙门市井里招揽寻事，公呈证见也来，议论揭帖也来。但凡人家有一宗田房交易，或有一件斗殴争闹，就插入其中，混作亲友赚钱吃食。小事架大，大事倾家，只顾自己腰里有得赚，口里有得吃，那管别人死活？书本终日不见面，宗师学师也终日不见面。每日相会的，不是衙门里书差，就是诈骗人的光棍，这是惯害民的人。我说的这几样人心术

也坏了，品行也卑了，学问也就疏谬了，天灾恶报也不久要受了。须各自问心。有此病的，急急痛自改悔，不可再迟了。

读书人须立起志来，若得了志，便为民上，治民就秉公清正，爱养百姓；即或不得志，也为民师，教民就尽心训诲，育成人才。存此好心，自然必有好报。

读书人切不可学写词状，若代人动笔，必至以小架大，将无作有，满纸奇凶极恶，恨不一笔一刀将人杀死。及至官审，或被告冤枉，无辜受刑；或原告虚诬，反得重罪。人的身家因而败坏，岂不伤天害理？我眼见许多会写状的人都有恶报。或是惨遭奇祸，或是死于非命，或是子孙灭绝，或是妻女淫乱。古人云：“刀笔杀人终自杀。”世间诸事可为，何苦笔下作孽？至于一切伤人害人文字，俱莫动笔，就积许多阴德。

安分

世人各有本分，虽大小不同，若肯安分，到底都有受用。如何叫做本分？凡为士的，只去读书；为农的，只去耕田；为工的，习学技艺；为商贾的，买卖经营，这就是本分了。如何叫做安分？凡为士农工商的，各务了本等的事业，也不去游惰放荡，也不去作歹为非，一心只在本业上做工夫，这就是安分了。世上不安分的，有两个病根：其一病在懒，其一病在贪。如何是病在懒？人若习成了骄傲，游手好闲，狐朋狗党，把自己的本分事业全不放在心上。有钱时纵酒贪花，赌钱摇嚼，横行无忌，弄得手内空虚，走投无路，遂至为非作歹，一切出乖露丑的事，都做将出来，重则招灾犯法，轻则流落饥寒，这都是懒惰之病，遗累无穷。如何是病在贪？丢了自己的事业，羡慕别人的营生，得一望十，得百望千，这山看见那山高，顾东盼西，朝更夕改，耽误的这边也不成，耽误的那边也不就，千条计算，反弄得一事无成。又有那辛勤攻苦，成了个人家，算得个体面，就要意大心高，妄求非分。谁知图乐多忧，求荣反辱，这都是贪心无厌，终贻后悔。我只劝人各安本分，必然快乐享福。如读书为士的，要知诗书原是教人为圣为贤的路径，不是与人图名博利的阶梯。凡读书的务要立志潜心，下帷攻苦，但图正谊明道，不可谋利计功。就是困穷无藉，设馆训蒙，也要知继往开来，是学者分内事，不可藉口束修，坏了礼义廉耻。至于废行有命，行止在天，得志加民，固君子所愿，枉尺直寻，尤圣贤所非。要晓得大行不加，穷居不损的道理，这就是士人安分了。如种田为

农的，要知终岁勤劳，不可论丰荒旱涝。古语云：“十年高下一般收。”又说：“良农不以水旱辍耕。”又曰：“粪多力勤者，乃为上农。”这就是农人安分了。如手艺是百工的本分，祖父传来是那一艺，子孙就做那一艺；从小学的是这一件，到老还做这一件。自古道：“箕裘弓冶”，常言说：“莫换碗吃饭”，这就是百工安分了。如买卖是商贾的本分，须公平正直，不必论市价行情。利多也去做，利少也去做。俗言说：“本少利微强如坐”，又说：“良田万顷，不如日进分文”，又说：“良贾不以折本废市”，这就是商贾本分了。又有富贵人的本分，富者须要存心宽厚，不可克薄。宁教人负我，莫教我负人。凡事知足循理，这就是富人安分了。贵者尊卑上下，自有不同，各有当尽的职分，也矜不得学问大，也恃不得才力高。不可厌薄卑小而图高大，不可倚藉尊崇而作威福。《中庸》曰：“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这就是贵人安分了。又有一等贫贱人，无田耕种，无本钱买卖，又不会手艺，少不得背负肩挑，佣工度日。俗语云：“天不生无禄之人”，只要安分守法，老实勤谨，自然衣食无亏，这就是贫贱人安分了。总之，天地间人只要安分循理，惜福知足。语云：“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又曰：“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若凭人力与造物争衡，决无此理！就是有良田万顷，日食不过三餐；大厦千间，夜眠止得六尺。休恨不如人，还有不如你的甚多。要知世人的钱财，也不是朝东暮西，可以袭取得的；也不是怨天尤人，可以勉强得的，须要在本分事业上专心致意，早起迟眠，不论士农工商、富贵贫贱，都有个好结果。但人的种种妄念，多从闲想中生出来；种种非为，多从佚游里闯出来。苦果能安分，放了一件事在心上，不但习业成家，正可安身立命。若不肯安分，或是懒惰而不专力，或是憎嫌事微而妄想贪图，必致衣食缺少，受许多饥寒苦楚。倘苦楚难受，必致为非作歹；若是为非，必致身犯刑法。及至犯法，诸般受罪，有衣不得穿，有食不得吃，犹如活地狱。到这时候，悔也悔不来。眼看那街坊上肩挑步担的贫贱下人，都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就如逍遥神仙一般，好不快活！我劝你们急急安分，保身保家，全在于此。

行善

《易经》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司马温公曰：“积金以贻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贻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可见行

善原是自己极讨便宜的事，只为世人眼睛看得不远，所以不肯着实去行善。你只看行善的，不独自己受了许多快乐，又免了许多灾难，且而后代子孙绵远久长。较之那不良之人，眼前萤光不久消灭者，真有天渊之隔。

种种善事，先要从人伦上做起。我这书上所说的十件事：孝亲、敬长、和妻、训子、治家、待人、重儒、安分、行善、戒恶，若能依得的，就是实在善事；若或不依的，就是不行善事。如不从人伦上做起，虽然行了别的好事，也敌不过这几件。

凡有利益于人的，俱为善事，有用谋虑的，有用钱财的，有用气力言语的。今人藉口曰：“我没钱财，不能行善。”要知善事时时处处俱有，不专在于钱财一件。但世间的人，岂有既无钱财又无谋虑、气力、言语的人？有此数端而不积德行善，深为可惜。

如何是谋虑行善？凡人事关于己者，则无不尽心竭力，至于他人事务，则苟且粗略。须要设身处地，用心筹画，期于有济，这就是谋虑行善了。

如何是钱财行善？凡有钱富翁，行善最易，量力酌事，诚心为之。如赈饥荒、设义仓、施粥施袄、修桥修路。再如见人风寒刺骨，战栗难经，或枵腹忍饥，鸠形菜色，我随力救济，令其饱暖；又有父母不能奉养的，我助之以供菽水；技士习艺的，我助之以免内顾。又有死丧大事，衣棺无出，柩久停厝，不能归土；又有婚姻喜事，完聚乏资；又有年岁荒歉，卖儿鬻女，身投奴仆的；又有拖欠债负，不堪凌虐而寻自尽的；又有官银逋赋，身罹刑宪，以填狱底的；又有疾病卧床，汤药无措而奄奄待毙的，诸如此类，难以枚举。若肯存心救济，力可能的事，就自己独任；力不能的事，也要竭力倡导，不可视之膜外，虚为嗟叹。至于街乡瞽目、残疾乞丐、病人老人，或一二文钱，或一二抄米，或一二盞便粥便饭，俱可聚少成多，度他的命，济他的急，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就是钱财行善了。

如何是气力行善？凡见水火盗贼，我急力救护；又有死丧异柩无人，结斗拳打不解，我急力解劝，这就是气力行善了。

如何是言语行善？凡见有忧愁的，我用说话宽慰他；人有争闹的，我用说话解劝他；人有恶事的，我用说话谏止他；人有善事的，我用说话赞助他；人有昏愚痴迷的，我用说话提醒教导他。至于变乱是非、毁谤圣贤、破离美事、谈说闺闼，起争讼、喜讥刺种种不利于人的话、俱闭口莫说，这就是言语行善了。

我看有钱的人，若劝他施舍，他就攒眉诉穷，鄙吝推托，其意不过欲留银钱为自己享用，为子孙厚积。谁知心若不良，每每事出意外，水火盗贼，死丧病讼，钱财如热汤浇雪。纵或间有保全一世，

及其死后，或遭不肖子孙嫖赌摇嚼，荡费无存；或遭无赖亲族强势纷争，图谋占夺，若到死变之际，虽欲行善，已无及了。何如施财行善，邀上天之庇佑，岂不至当么？

四民有四民当行的善事，富贵贫贱人有富贵贫贱人当行的善事。士子读圣贤书，行仁义事，若训蒙设馆，就尽心授徒；农夫用力耕种；工人制造坚实；商贾货物真诚，出入公平，这就是四民行善了。至于富贵人更该行善。古人云：“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倚尽。”富者要周贫济乏，救患恤灾；贵者要乘时布德，量力行仁。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济。”这就是富贵人行善了。人若不幸至于贫贱，俱是前生未曾修积，所以今生困苦。凡事须要尽心竭力，安分守己，一切不良的事不但不行，也不可起于心，这就是贫贱人行善了。各要先存善心为主。

戒恶

善恶两个字，若提起善来，人人喜欢，若提起恶来，个个恶嫌，这就是良心天理不曾昏昧的真面目了。及至看你行出来的事，说出来的话，想出来的意思，为何件件多在恶字一边去？这就是抹了自己的天理，坏了自己的良心，岂不倒是喜恶嫌善了？

天地间只有一个理，凡人行的事有顺理的，就叫做善；背理的，就叫做恶。要晓得人的恶事不限定，并不是反叛大逆、响马强盗、杀人放火、奸淫妇女等事才叫做恶。但凡丧心无行、利己损人、败俗乱常、越理犯分的事，都是恶。我再细细说与你知：有嫁祸无辜的，有欺压良善的，有撒泼行凶的，有打街骂巷的，有恃财凌物的，有倚势作威的，有打点钻营的，有教唆词讼的，有欺孤凌寡的，有残物杀生的，有坏法妨公的，有图赖骗诈的，有斗殴轻生的，有调戏良家的，有拐带人口的，有侵占田房的，有党告党证的，有窝访卖访的，有捏造非言的，有扰乱屈直的，有行使假银的，有违禁取利的，有假公济私的，有卖法受贿的，有攻人之短的，有诟人之私的，有破人婚姻的，有离人骨肉的，有助人为非的，有夺人所好的，有坑骗资本的，有忘恩背德的，有幸灾乐祸的，有口是心非的，有重秤轻戥的，有大斗小尺的，有纵奴欺主的，有宠妾凌妻的，以及一切不公不法、不仁不义的事，都叫做恶，但大小不同耳！古人说得好：“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知一星之火烧遍紫场。可不戒么？

世上的人，哪一个没有良心？哪一个不知是非？但是责成别人

的是非尽自明白，到了自己身上就糊涂颠倒起来，这是甚么缘故？总为“利”之一字。种根深了，只是一个占便宜的心，所以没了天理。

从来作恶的人，起初皆因一念之差，就做到后悔不及的田地。你看那捱打的、戴枷的、问成徒流绞斩的，解救不能，改悔不及，弄得身亡家破，父母干连，妻子离散。这样人岂是天生下来就是恶人？都只为他胆大心粗，一念错走了路途，遂落得自作自受。到这时候却埋怨着谁？

世人为恶的病根，大约不出“酒、色、财、气”四个字。凡人未吃酒时，就是凶恶的人，也还有些顾忌。只几盅落肚，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大呼小叫，胡行乱作，一切闯祸行凶的事，都做将出来。所以贪酒之人，最为坏事。男女有别，是风俗所关，廉耻所系。有等不肖之徒，偏在此中寻消问息，止贪一时欢娱，遂至犯法受刑。再如花街柳巷，原无定偶，可笑那痴迷汉斗胜争风，把那虚情假意认作实心，往往招灾惹祸，倾家丧命，岂不愚极？钱财有无，皆由天命，原是强求不得的。世上人只为这银钱用了许多计较，费了百样机关，辱身败名，寡廉鲜耻，强索枉取，贪得无厌，甚至图财害命，截路劫人，及至天道好还，法纲到来，如蛾投火，如汤泡雪。那一种好争闲气的，不顾屈直是非，一味争强角胜，好高自大，夸口逞能，常因些须小事不能忍耐，往往惹出祸来。你看那斗殴伤人的，只为气头失手，后来披枷带锁，服罪抵偿，追悔何及？这四个字明明是作恶的根本，世间多少英雄好汉，大都断送此中，真可悲痛不了。

世人为恶的缘故，我分别四等昏昧：第一是不曾读书。人不读书，不知礼义。凡古人的作为那个是好，那个是歹；那样是君子，那样是小人，一向全不知道，所以任意为作。也有知道往古的是非，晓得前人的邪正，只是口头称说，不肯身体力行。第二是不知法度。古语说“知法怕法。”而今田夫野子，耳不闻法度之言，目不识法度之书，所以意大心高，妄为乱动。第三是不明定数。人想作恶，希图侥幸，原是死路。世人多有知道故为的，只说苟且一时，未必有害，岂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常言道“菜虫终是菜里死”，从来那有恶人能得到头的？第四是不择交游。平日亲近交结的，都是市井无赖、轻薄少年，彼此互相勾引，把那贪杯恋盏的，倒说是豪放；倚翠偎红的，倒说是风流；打吓诈骗的，倒说是伶俐；行凶惯讼的，倒说是英雄，如此相仿相学，习与性成，不觉的引到坏路上去。所以古人云：“博览广识见，寡交无是非。”又云：“畏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凡事当审己量力而行，不可妄想非分。人果能读书、能守法、不侥幸、不滥交，那为恶的事，自然没有了。

而今的人，未曾行善，先求报应，这就大不是了。凡有所为而为善，即是利心，虽有善因，终无善果。所以古人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是为善者未必得福，而善不可不为；为恶者未必得祸，而恶不可不戒。古云：“宁可一日没钱使，不可一日坏行止。”又说：“屈死休告状，饿死休做贼。”又说：“少实胜多虚，千巧不如拙。”若依了这样好话，就是个戒恶的好人了。

世上有三等人：有一等自暴自弃的，除了自己不肯学好，还把那循理守法的笑为愚夫，指为呆汉，却不知拙者未必全失，巧者未必全得。我尝见那愚夫呆汉乐业安生，那吃亏的多是聪明乖巧。古人说：“君子赢得为君子，小人枉了为小人。”有一等委靡怠惰的说道：“已是做成这样，纵然改悔也不济事。”却不知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果能一念知非，就是君子。譬如行路的，错走了路途，掉背转来，就归正道。所以说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一等懈弛宽假的，以为平生无有过失，这一件偶然差错，也不为过。却不知善必积而后成，恶虽小而可畏，一念为恶，就是小人。譬如登山者，一脚走错，就堕深渊，所以圣人说道：“细行不矜，终累大德。”这三等切须慎戒。

人要莫作恶事，全要先存着戒恶的心，心是根本。若外面假仁假义，内中包贮险心，纵欺得别人，欺不得上天；纵逃了王法，逃不得鬼神。古人说：“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所以世上的人，有未见他大功厚德而获福的，有未见他行凶作恶而得祸的，这正是他心中善恶有人虽不知而鬼神独知处。所以孟子曰：“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大家都要自己心上检点，可有恶念没有恶念呢？

大都人心善恶无他说，凡举念可以告人，就可以告鬼神，这就是善心；不可以告人，就不可以告鬼神，这就是恶心。行事善恶亦无他说，凡行事令人欢喜感动的，就是善事；令人怨恨痛恼的，就是恶事。你只看许多刑法，若干律条，都专为作恶的置设。我只劝君子秉礼守义，小人畏法奉公。年高有德的，以节义廉耻引进后生；少年新进的，知循规蹈矩，效法长者。人人完名全节，个个保身安家，下能取重乡评，上不背违功令，共享太平之福，真大快活也！

学堂条约

计一百条

师位最尊，而师道最重，全贵乎设教者。条训有方，则受教者遵循有序矣！予每见师长总不专心诱导，或多出外游，或多管外事，或懈惰因循，虚度月日，虽有好子弟悉被误害，终身不能成器。空得人之脩供，非独于心有愧，岂不大损德行哉？所以往往师后不昌，未必不由于此。予乃不揣愚昧，妄立训约百条。愿人人各置一本于案头，师依予言而设教，徒依予言而受教。各须及时训习。为徒者学与年进，器必有成。而师心无愧，师德亦不小矣！

天基石成金撰

诸生每日清晨要早来，盖每日读书惟朝气最锐。若贪眠迟起，则志气昏惰，精神懈怠。

清晨进馆，先揖孔圣人，次揖先生，乃弟子谒见师长之礼，虽极长学生，亦不可免。

早晨至馆就读生书，生书熟背后读理书，理书再背过吃早饘。早晨理新理书，午后理旧理书。

早食后写仿习字，大学生抄文章。

傍午看讲书，若讲书看熟，就覆讲书。小学生做对。

午饭后，看破承题起讲。

午后至晚读旧日理过理书，俟理书背熟，认次日生书字，读次日生书，放学。

每日功课要按时早完，宁暇静养，不许迟误急促。

每晚放学时，或歌诗一章，或说故事一段，揀古今极浅、极痛切、极感发有关系者，命之歌咏，与之讲说，教之体贴。其艳语淫词切须禁戒。

放学时，先揖孔圣人，次揖先生，乃弟子告别受教之礼，虽极长学生，亦不可免。

放学，若学生多者，先后散放，先远后近，先幼后长。行路各

自回家，不许在路聚玩。

放学到家，先揖家神祖先，次揖父母、伯叔姑婶。

放学回，或有亲戚宾客在堂，揖过家神祖先，即从容站立下首，向某称呼奉揖，打恭请坐。答话须要小心谦逊，不许放肆多言，亦不许慌张躲避。

放学回家，晚间灯下要读书，不许懈惰。若遇夏月天热停止，候秋凉仍旧夜读。

书要爱惜，可用青布包裹，便于捧回，不许擦损。

小学生读书，今多从《大学》先读起，次读《中庸》，次读《论语》、《孟子》，不过以少至多之义也。但学《中庸》理深篇长，且而字句重叠，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云云。又如先治其国，欲治其国之类。初学授读甚难。以予愚见，可先《论语》，因《论语》章节短少，易分易授也。读完《论语》再读《孟子》，学《中庸》似觉省力。至于初学讲书，亦当依此次序。

点书授读要分段落，宁少毋多，只要多读遍数。

读书先要认字，字既认得，则不必师教可以自读。

读书要字句明朗，不许糊涂，不许增减一字，不许颠倒一字，只是多读遍数，自然上口。

小学生读书，先将字义、体贴、朱注粗粗讲说，若明白书中义味，自然不难记诵。字义须令回讲，若回讲不明，必要再讲明白，庶几有得。

读书须要三到，谓眼到、心到、口到。惟心到更要紧，要知书若到心，再加一句紧一句，遍数多自然记得坚固。切不可口里读书，心想别事。但凡眼瞅定，则字不差；心不走，则书易入；句渐紧，则书易熟；遍数多，则久不忘。

读书不论遍数，只以读熟为止。书若夹生，虽几百遍亦不可止。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

读书要低声多读，不许高喊。若高读未免损气，且不能耐久。

每日读的生书，要连前三日生书，通读通背，才贯串，才不割裂。背书要字句明朗，不许含糊。须宛然如书在心目之间，流水背出。若半吞半吐，假熟混过，不久即忘。

背书如学生多者，抽签背，不许拥挤。

读完一本书，即限日理完，一总熟背，一字不错。再抽提二三十句，背得熟者，方读新书。

写字先将笔用水润过，不许咬捺。

润过笔，然后高执墨锭，端正磨研，不许墨污手指，亦不许砚瓦湛起墨水。先润笔，墨研究则笔已润透，写完将笔入砚水摆洗。

执笔要直，坐位要正，不许歪斜。

写字时不许说话，不许粗心，不许墨污纸上，不许写字在桌案上，更不许在砚上搨笔。

写字下笔要知先后先左后右，先中后边，先上后下，各有结构。

写字要一面写一面认。

写字要依正韵，不许学省笔俗字，以致科场误事。

每日判仿点认仿上字毕，就将本日读过的书，朱写四五字在仿上，令其识认。既认得字，记得书，将来题目，从此不错。

判仿时，字若写得不好，即用朱笔改，说以后要如何如何改写，不可混义。

仿本要三十张为一本，以供一月之用，不许撕毁。

仿本写完，即点出认出，一字不错，方换新影本。

但见字纸，即拾取候焚，不许抹桌拭污，包裹物件。

每日讲书，就教学生向自己身心上体贴，这句话与你相干不相干？这章书你能学不能学？仍将可法可戒的故事嘉言说与两条，令其省惕。他日违犯，即以所讲之书责之，庶与身心有益。

听讲要存神细听，不许眼望别处，心想别事。

看讲书要潜心细玩，每章义旨务要胸中了然明白，又记得清楚，才看第二章，不许粗率。

书上有讲不明白的义旨，就来细问，不许含混。

覆讲要透彻，如讲得不明，必再向讲解明白另覆。

做对要分门别类，要知平仄虚实死活，不许错误。

做破承题起讲，要看题思索，用心精习。

记文须选前辈老程文极简浅切当者，每体读两篇。作文之日，模仿读过文法者出题，庶易引触。

初学作文，出极明浅易于发挥题目令作。如不能作，再将此题细讲一遍，仍作此题。一题三作，其思必尽，其理自通，胜于日易一题也。

放茶放饭，各自来，各自去，不许等伴，相约同玩。

放茶放饭，要早来馆中习业，不许在家久玩。

饭后到馆，略放散步一二刻再用功。盖少年脾弱，恐食后久坐用功，则食不消化而成病。

每日诸生早来，轮流一人值日洒扫，并于孔圣人前焚香，亦弟子应供职分也。

每日在馆出小恭，只许四五次，大恭只许一次。

每月朔望日，诸生到馆除先后自揖外，俟来齐再排班向圣人前行参拜礼，作对揖，亦演习礼仪法。

每月朔望日，可将孝亲敬长诸事明白细讲，令其作事体贴力行，

庶身心佩服，则一生受用不小。为师者，不可惮劳。子著有《传家宝》书一本，条分十类，极浅明易晓，当与学生逐细说讲。

每逢佳节放学，各人在家守父母之训，不许彼此相约出外远玩，亦不许约在某家聚玩。

每日诸生在学听先生训读书文，演习礼节，在家听父母伯叔兄长指教，不许高傲自大，指挥不动，忤逆犯上。

父母师长但有教诲，诸生惟低头唯唯听从，不许妄自批评。即有辩说，亦不许疾言遽色。

诸生当以立身行检为重，不许骂人父母尊长，不许搬人是非，管人闺阁闲事，不许看人家妇女。但凡一切伤人害人之事，俱不许做。

游刮匪人一与之交往，则习学下流，为非作歹，害误终身，不可救药，切须戒之。

教童子先学洁净，砚无积垢，笔无宿墨；书要离身三寸，不许磨损卷角；手要日洗两番，不许少污书籍；案上书要安放整齐，不许乱堆斜放；书中字要潜心认读，不许乱点乱批；学堂日日扫拂，桌凳时时绰抹；凡一切泥水灰污之事，俱不许亲近。

诸生在座，各有桌位，非奉师命，不许乱动更换。

馆中所用，只是书仿笔墨砚。凡一切闲书，有妨正业，俱不许带入馆中。其余银钱玩物食物，一概俱不许带来。

诸生一言一动，俱要端方，不许说市井下流话，亦不许学市井下流事。

气质要驯雅，不许粗心浮气。

坐定要端严持重，不许箕开股岸踞足，亦不许偏倚。

几人并坐，不许交头接耳，扯衣踢足，语笑喧哗。

行走要安详稳重，不许跳跃奔趋，亦不许打砖掷瓦骂人，惹人小兒，亦不许乱同不相认人说话。

同行不许跽肩搭背，指东望西，亦不许跑跳喊叫，亦不许路上谈文讲武。

在路行走遇见尊长亲戚人等，即端正站立下首，奉揖打恭，或竟朝上奉揖，不许乱恭乱躲。若问话，从容答应。让伊前行，不许先走。

有年长同行，必居路右。父母师长，则随其后。

说话要从容真实，不许含糊扯谎，要低声下气，不许高谈阔论，亦不许夸大嘻笑。

奉揖要舒徐深圆，不许浅侍促迫。

侍立要庄严静定，不许跛斜。

起拜要身手相随，从容恭敬，不许仓皇失节。

抄手要着衣齐心，不许怠惰。

衣服帽鞋要朴实儒雅，不许浮华。

衣服帽鞋要存心爱惜，不许邋遢损污。

冬月携火炉入馆，不许弄火弄灰，烧炙物件。如向火盆，不许太近火旁，非但举止不便，恐烧损衣履。

馆中以长幼为序，除系亲族自有称呼外，其余少称长者兄，长呼少者名。行让长左，坐让长上。

有宾客到馆，诸生即下位照班次奉揖，如免揖，即打恭，俱要端庄。坐定若问书文仿对，一一答应。客若不问，不许多言，不许交头接耳，语笑喧哗。

先生遇东家邀请，或有事出门，诸生各守规矩，照旧读书。不许下位叫跳，不许讪骂戏顽，不许以大欺小，不许排挤殴打，伤毁笔砚物件。

凡无益之事，俱不许习学，如斗牌掷骰，踢毽踢球，打马吊，下象棋，放风筝，养禽兽鱼虫，与夫笙箫弦索弹唱之类，皆为无益。若或亲习，不但有妨正业，抑且淫荡心志，当深戒之。

博奕乃诸生之首戒，劳心动气，废时失事，莫过于此。小时不戒，大来破家荡产，总由于此。

琴棋书画虽是雅事，最妨正业，为师者切戒。字虽该学，若扇头斗方，应接不暇，亦当婉辞。

淫词艳曲，小说俚唱最分心害事，总不许入目。

诗词乃文人名成寄兴之事，少年习学，正业必疏。

交友往来、谈叙迎送有误学业，师友须各体谅。

饮食随便，有则食之，无则不可思索。语云：“君子谋道不食。”诸生须体此义，不许在家欧作争较。

饮食要细嚼缓咽，不许响啞，亦不许争较多少，亦不许远取，并将吃残之食还入盘内。

诸生若入酒席，必先告坐恭敬，不许顾望摇动，高谈多话。凡举杯举箸，告酒起落，俱看众人，不许前后参差，亦不许大嚼大饮，倾酒淋汤，有失体统。

同客并席，要敛身相让，不可广占坐位。

诸生酒要少饮，则言不颠倒，不失规矩。

学生凡远出，必揖父母告别，远归必揖父母告回。

诸生家中，或有喜事，或远去探亲，务必令家人先来禀明，即时放行，不许无故自己来说，借事躲懒赖学，两下说谎。

诸生有受教训，循规矩，书读得熟，字写得好，可夸以好言，赐以笔墨，奖励其功，且可诱进余生。

诸生或有不受教训、不循规矩、书生字丑者，先劝诫两三次。不

改，初罚跪于本位以辱之，再罚跪于门口大辱之，再不改，责之。但责不可在饭饱后，恐食停胸膈成病，亦不可从背后猛打，恐惊骇成病。

先生束修，按期送用，不可推托，以慢师长。每日供给茶饭不可过丰，随便家常足矣。至于时节礼物酒果之仪，有无各从其便，诸生不许在家殿耍。

子弟读书，大则功成名就，小亦识字明理，乃世间第一件好事。有等愚父母，有子不教读书；又有一等愚子孙，有书不肯用心读，习成邪心野性，到大为非作歹，养就不肖，触犯刑宪，皆由于此。几曾见明理识字之人肯作非为乎？纵力田事忙之家，必须于每年十月以后，令子弟入学读书，俟来春三月以后，回家治生，如此三五年，亦可成人。

为人师者，全要老成自重，既系教书，就要专一，时时与学生讲论，不可懒惰，不可间断，此即先生积德好事，在东家自然敬服。近日师辈有兼行医者，有卖卜算命者，有代书词状、做中做保者，心分外务，何暇训导？在学生功课因师不稽督，必致贻误，害其一生，不得成人，非但东家轻视，而自己大损德行矣！幸有予之迂谈，改弦自重，予所竚望也。

读书心法

读书首要立志，立志若专，反难为易。盖志定则不移不惑，久而工夫精纯，何书不熟，何书不透耶？一切世事之成败，皆由志之立与不立耳！然志虽贵乎专一，又要贵乎有恒。若不有恒，多至半途而废，或少有得而自书，岂非自弃哉？予每事凭己愚见，俱自立拙法，其于读书也亦然。今所载读书诸法，不过下学愚衷，间入浅譬，亦叮咛，曲喻之意。若才高学博之士，必各另有心法，则此书览之未竟，谅必鄙而掷之矣！

天基石成金撰

吾儒读书，首要立志，立志贵坚，坚而有恒，其学必成。一切世事，俱要立志，读书希圣希贤，志尤为最。试看越王之复吴仇，

张良之报韩恨，以及狄仁杰之复唐室，志有所在，而事必成也。

读书秘诀，须置一册，记每日所读书文，逐日捡点，至十日二十日，将所习者循序温之，所谓“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也”！读书之功，无逾于此。

读书不发愤，须要想着考场之内，出一题目，茫然不知作何解说，斯时何等苦楚，何等急躁？自然发愤读书矣！如之何不读？

读书不发愤，须要想着作文构思时，他人何以容易，我何以独难？想到困苦之极，自然发愤读书矣！

读书不发愤，须要想着宾客聚会时，他人谈的说话何等文雅，我的说话何等粗俗？更有听他出言，茫然不知意味，自己如哑如痴，被人暗笑，羞愧无地，坐若针毡，如何还不读书？

读书不精熟此篇，不复又读他篇，胸中始能酝酿精纯。若东读西读，这篇不熟，那篇不精，岂不枉费工夫？须置书柜谨闭，只留一本在眼前，俟精熟了这本，才换第二本，再循序温理，自然有成。一切世事，最怕杂而不纯，若不切戒，事必难成。纵成而亦不能精萃，出人头地。

读这一篇，就要把精神注意在这一篇上，切不可读着这篇，又想着那篇。譬如一锅水，煮许多时，自然滚热，倘水尚未热，又换水另煮，虽煮了许多水，到底不能滚热。好胜务博者，往往犯此病。

每见贪多之人，专务广博，读书之时，自恃才思敏捷，连篇连卷，从目中口中流水竟过，其实何曾用心？精研虽多，亦奚以为？今后须要宁少而精，勿多而粗。昔兵法有云：“兵在精而不在多”，予于读书亦然。

读书先要除去了杂念，才能熟得透彻，记得久远。譬如人腹中先将藜藿菜蔬吃饱了，后来虽有珍馐美味，也不能下咽，必须腹中消去几分藜藿菜蔬，才能进得几分珍馐美味。这杂念不独是尘俗事件，即书中亦有要紧的，不要紧的。

读书要能运用。运用者，善能解悟也。闻此知彼，触类傍通，一篇可至十篇，十篇可至百千篇，不可胜用矣！予每见有等人，虽读过许多书，却呆呆守定字句，不独不知运用，且不知何处用着，反不如少读而能运用者之为上乘也。

读书有一便法：凡有事务的人，当精选古文一本，时艺一本，置于案头眼前，得闲就熟读，纵有事稍闲，也就熟读。是能读一篇则得一篇之益，能读十篇则得十篇之益，若务期闭着阅读几个月书，吾恐人事冗杂，未必能够尽闲。奈何光阴似箭，瞬息间一月一月，又了却一年矣！岂不总因等待贻误乎？

读书最忌者有二件：记性日拙，家事日多。人之一生虚度，皓

首无成，皆由于此，深可叹惜也！

读书须于五更清晨时用功，较之辰巳以后，几倍有益。盖平旦乃天地清爽之气，最当挹取。前人云：“一日之计在于寅”，人于此时学事，事必精萃；人于此时读书，书必熟透。

读书须要振起精神，明目细心，如将军在阵，如刑官在廷，着丝毫昏沉忽略不得。

读书最忌说闲话、管闲事，盖闲话闲事俱令人心散神飞，无益而有损也。

读书切不可间断，假如勤功一月，已臻上乘矣，只消间断十日五日，彼上乘者不知何在，更不得援前月之勤以自恃。

读书不怕少，不怕缓，只怕一暴十寒。譬如赶路的人，虽然紧走了些路，却歇息了多时，反不如徐行缓步者，转先到地头了。谚云：“不怕慢，只怕站。”信哉！

读书读多时，觉有疲倦，也要抛卷缓步，闲散潇洒些，颐养我的精神，心目方有机括。若呆呆苦用功夫，不但天性不灵，而体弱之人疾病生焉。

朱文公有云：“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而有来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呜呼老矣，是谁之愆？”诚哉是言！予谓只“时习”二字，便成就一生；只“姑待明日”四字，便耽误一生，极可猛醒。

读书虽不可停缓，亦不可过于急遽。譬如善走路的人，每日走得百里，只走七十八里，则气力有余而筋骨不疲；若倚恃着力气强健，走过百里之外，自然疾趋狂奔，必至疲倦，次日反不能行矣！读书者往往读出病来，皆由于此。予自六岁至十六岁，读书十年，因贱性愚拙，随读随忘，自恨空疏无成，乃发愤苦读。未几时，即患病年余，竟至危笃，费尽调养医治，始得痊愈，书反由此而弃去，岂不可惜？后之急遽用功者，当以予为鉴也。

读书原只为明白这个道理，须要句句体到自己身心，日用上力行，方为实在有益。若图涉猎该博，专供谈论，固非所宜；若借此以骗科名取富贵的，一得出头，便置书中道理于肚外，更是大错。

读书读到身体困倦时，可将两肩上下前后，用力扭转数十遍，则周身血脉流通，精神爽快，不生诸病，修养家所谓“辘轳双关”是也。凡看书以及作一切事，但觉体倦，俱当为之，又能祛一切寒邪。

或绝早，或黄昏，看书看不甚明，必待天明，或点灯才看书，则不伤眼目。若于昏暗时就强着眼力看书，定大损于目。或未老而昏，或成近视，皆由于此。

读书或完或歇，但无事时就将两目垂闭，养我精神。若欲再看书或做事，不妨再睁开，则目力不伤，到老不昏。不可以神光施于

无用之地。

每日到晚来灯下读书，固大有精进之功，然亦止可更余。若苦读太过，则精神因之而损耗，次日必加困倦疲败，反为不美。或勉强复又用功，气弱者疾病生焉。但人若子时不睡，则血不归肝，在气血壮旺时虽然不觉，异日致病，为害不小。

读书人每日事务虽忙，必阅时艺四五篇，令文机常在心目间，受益甚多。

于临考时读书最忌贪多，选上好文章二三十篇，熟玩其神机，场中自是得力。

积书不在乎多，只要能读，若读而至于精熟，斯为贵矣！予每见世有一等人，家藏万卷，未曾看十余页，即收置几柜间，以为观玩之具耳。亦有新整，手未触而目未睹者，反不如贫寒之士，将数十文钱买一书来家，手不释卷，从始至末，熟读精思，书义尽为己有。由此观之，岂贵于积书之多耶？

师范

人家盛衰在子弟，其子弟成败在师长。所以师长尽心，则子弟秀良而家道昌；师长失教，则子弟愚顽而家道替。是师之一身，实人家数世所倚赖也！但寒士不得已借资舌耕，须常思砚田可以积德，亦可以造罪。盖消糜人馆谷事犹小，而关系人子孙事甚大。今集浅说列为四条，附授受行止、教授说二篇，诚为师长之懿范。惟愿登师位者尽心体此，则养成许多德性，造就许多人材，其功德不可量矣！切勿谓其迂而忽之。

天基石成金撰写

自立品行

为师者，弟子之所效法。其师方正严毅，则弟子必多谨饬；其师轻招佻达，则弟子必多狂诞。是以文人才士虽不必过学迂腐，但

俨然为人师范，举动间亦须稍自检束，令子弟有所敬惮。至于馆政外，非西宾所宜与，又不待赘也。

时刻尽心

天下罕有不可教诲之子弟。惟东君掣肘，难行馆政者，断宜辞去。除此便当随其年力资分，悉心开导。督课必须严紧，讲贯必须透彻。文艺之外，必须一切人情世事、品行心术，俱当一一指示，令其朝夕熏习，庶有裨益。若喜其聪明，便不督责；恶其顽钝，便不鼓励，或作文不加评阅，或读书不立课程，悠悠忽忽，误人子弟，问心岂不缺然？至于旷馆闲荡，一曝十寒，其过尤重，不可不戒。

随地用功

师于训蒙，多不轻易，不知幼学是入门之始，尤不可一刻放松。盖童蒙浑朴未雕，训导有法，养成令质，他日充之可望大成，否则亦不失为驯谨人。所以一切内外事体，都宜时加提拔，不是教伊句读习字，便足塞责。若并此视为具文，徒籍为自课自给之资，尤不堪问矣！

村馆散馆中，学徒聚集，动以十计，其师偶不在馆，群辈顽劣，无所不为。有年未出幼，因同学诱开欲窦，断丧忘身者；有窃取家中物件卖钱，到馆博戏者；有逞强斗胜，跳险负重，伤力成病，终身不痊者；有借名到馆，私自结伴游荡，致成败类者。若为师者不严立规矩，时刻查点，则学徒败坏，皆其师之罪孽也！且其中多有旧家子弟好根基者，有过人聪明好资质者，若能教出一两个人，功德倍常。不然，各家修脯虽极微薄，俱系辛苦竭措，不知何法得消缴也？

因人加意

寡妇之子，伊母饮水茹蘖，艰苦万端，举目无依，专望其子成立，因无父训诲，不得不加督责；因无父爱惜，又不忍过于严厉，专期为师者宽猛互用，教成令器。若不加意训导，致令孤子无成，寡妇失望，视寻常误人子弟者，更甚一等。

单传之子，累世宗祧，关系一身。此种人倘一失教，则其先代更无可属望之人，何异为师者斩其数世之嗣也！

不读书者之子，其父苦不知学，辛勤拮据，令子从师，专心相

托，望眼欲穿。若为师者因其不知而欺之，或谬加奖誉，或代作文字，或诱令夤缘，以至从师多年毫无实学，读书无成，改业已晚，遂至沦为弃材，师岂能逃其罪哉？

授受行止

教子义方，父之职也。然父子之间不责善，故古者易子而教之，此师道所由隆也。父母为子延师，竭力借办束修，加意供奉饮饌，安心委付，即如托孤寄命的一般。日望其子明理醒事成人。子弟就拜门墙，尊称之曰：“先生”，亲称之曰：“师傅”，俯躬听受，即如投胎望生的一般。日求其师传道受业解惑。盖人家一代之兴替，全关子弟；而子弟终身之成败，系于师长。西席一位，并于天地君亲之列。其责任之重，为何如哉？况人家子弟正在妙龄，嗜欲未开，聪明方启，比之出土之苗，含华之蕊，倘能滋培灌溉，不难因秀成实，开花结子。秉慈惠之心者，及是时迎机开导，随材造就多术，提撕设法诱掖，宽严并用，恩义兼尽，使之闻正官、见正事、存好心、做好人。小而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而孝悌忠信之道，礼义廉耻之防，穷理尽性仁民爱物之要，无不训迪，无不讲究。养成圣贤之材，蔚为卿相之器，德行足以传家，文章堪以华国，世道赖之，朝廷功之，乡闾荣之，宗族乐之。庶几成已成物，有始有卒，诲人不倦，启发有权，陶铸之德，功同造物；栽培之仁，量过生成。古有以骨像寒微，留心教道，丰神照人，形骨俱换，世登科甲，朱紫满朝者矣，此其食报，宁有尽乎？今也，师严道尊之风微矣！持己不正，教人无术，模范先亏，步趋末由。不思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不惟管束不严，且纵放以市恩；不惟督课不勤，更姑息而避怨。冒滥时名者，会文拜客之事多；经营俗务者，离家进馆之日少。即有株守者，勤于自课，懒于教人，存心苟且，涂饰是事，暮四朝三，一暴十寒。既鲜日进之功，焉有日计之效？韶华能几，飞逝如电；岁不我与，老大兴嗟！更有平居代作课艺，欺瞒父兄，临考怂恿贿嘱，希图酬谢。究竟小子无知，何望成人有造？弄得大不成，小不就，一生青衿，自首寒窗。虚糜东家馆谷，取罪尤小；错过后生光阴，损德甚大。由是观之，天下子弟坏于父之不教者，十之一二；坏于师之不教者，十之八九，而乡馆为尤甚。盖乡馆之师品，先不一矣，或文学，或武生，或老迈儒，或童子试，甚至课命代书之流，俱充乡师。嗟乎！这等样人，有甚么乐育英才的胸怀，蒙以养正的工课？不过借舌耕之名，为糊口计耳！那管人家子弟成败？可怜平等力量不能延师，口挪肚减，凑些修金，

送子其中，原未妄想中科中甲，惟求知书达礼，成个明白好人。殊不知已将不雕不琢的良善好子弟，送到杀场上去矣！盖乡馆中，一二十家顽童恶少聚集一处，竟是薰莸同器，香臭不分了。其渍染也最易，其败坏也甚速。往往家中从未闻之秽语，一入乡馆无不闻；家中从未习之恶事，一到乡馆无不习。彼此诟詈，群相斗殴。不说谎者会说谎，不嬉戏者会嬉戏，不赌博会会赌博。诚实化为刁顽，聪明变作巧佞，放僻邪侈，无所不有。更有对父兄言赴馆，向师前而告假，两头不见日，或去串戏，或去耍拳，将天地父母所生至灵极贵之品，尽为至愚极贱之物，斩断世界多少种子。甚矣乡师可为而不可为也！操无刃之戈矛，戕有生之命脉，所以天地不容，鬼神不佑，穷年伊唔，终身蹭蹬，意外饥寒，非常落魄。是岂诗书无灵？盖由教学作孽，误人损己，人苦沿习不觉耳！故平等人家子弟，与其送入乡馆，凿破混沌之窍，宁可不读书不识字，犹留得朴鲁无文，谨慎子弟也。若遇老成君子，纯以古道自任，有先传而无后倦，慈心度人，热肠教世，爱徒如子，胜己所生，刻刻不离，孳孳不忘，譬如雌鸡抱卵，一心摩弄，倾神鼓荡，必求其出壳成雏而后已，则严师傅而慈父矣。为子弟者，当何如报之哉？为子弟之父兄者，更当何如敬之哉？乃世俗事师，吝财亏礼，虚拘笼络，谬为恭敬，阴为侮慢，甚至劳以书札，委以应酬。名列西宾，实如幕客。此等人家，未有食重道，崇儒尊贤，敬士之报者也！而子弟骄惰放逸，轻藐师长，不知礼法，违背教训，忘本负恩，冥罚尤重。然则身任师责者，固不可误人；而事师者，尤不可无礼也。

教授说

添改刘梦震

与人一家业，不如与人一学业。分人以财，不过谓之惠；教人以善，乃可谓之忠。凡今之坐皋比拥绦帐者，试一反躬自问：果能博古通今，登峰造极，足为人之师表乎？未必然也。即今之延师训子，以求上达大门闾者，更一虚心自思：果皆名贤大儒，实可法今传后，为我子弟之师表乎？未必然也。模不模，范不范，子云氏抱叹久矣。若尽如今之为师与从师者，则古人双亲在堂，负笈千里，动辄数年不归省者，不几犯远游之戒乎？而何以孟母三迁，至弃其故庐而不恤；乐羊有妇，至断其机缕而不顾也？则知今之延师训子弟者，已万万妇人女子之不若矣！其为之师者，复以饥寒切身，登门索荐，甫入高门，已同帮客，名教扫地，至此极矣！又有窳启鄙儒，自觅坐地，引类呼朋，谬种流传，贻祸更烈。即若此之辈，何

尝不自谓尽心？而其所云尽心者，反不如不尽之为愈也。但既为人师，则当自思“先生”二字是何义，不能生之，顾杀之乎？“师傅”二字是何解，不能传之，反陷之乎？昔人之训曰：“先生者，先醒也，先觉也。梦不醒则死，迷不觉则死，奈之何其死之？师傅者，辅以道也，扶以义也。不道则颠，不义则颠，奈之何其颠之？”然则姑就举业之师言之，尽心教授当如何？第一开广大心，勿择贫富以分倦勤。见聪颖者，教之敦厚，是为福基；教之谦虚，是为学海。此智过于师，乃可传授者也。若乃愚钝，教之谨守，守久自化；教之活变，变则不穷。此智与师等，可得师半者矣。惟多动少静者，如野马、如顽猿，虽极聪颖，专好务外，作诗作赋，本业反虚；贪酒贪花，精神耗散。在其家则辞之，入我舍则逐之，必不姑容，为门墙玷，是乃所以为广大也。第二动慈悲心。均是资禀，我清彼何以浊，我明彼何以昏？来问虽频，勿生厌恶；真心发愤，急与奖提。如彼大觉，不肯安坐西天，至反五浊恶界，只因接引，不见垢污，至理难明，多方譬晓，虽教顽劣，亦复心开，苟非下愚之流，定有光明之日。怒答互用，常令畏惧存心，是乃所以为慈悲也。第三开正法眼藏。大道现前，人人本有原，非强以所难。无奈万径千蹊，最易耽着，遂至望一人学如登天，望一进贤如绝路，不思云程万里，行得到只是三年。时刻千金，放些闲已过一日。为师者尚复无可执持，为徒者如何教他把捉？虽然穷达有命，何尝衣钵逼真。大都撞彩，中后依然似梦；谁知就正，到处实可参求。衣里有珠，惟须直指；盆中有月，勿去空捞。欲联捷者，看联捷名稿轻圆秀爽，个中已授金针，然非博极群书，则落笔便流酸薄；欲冠军者，学冠军真文蕴藉风流，意外时飞玉簪，然非玲珑八面，则拂楮仍似含糊。此予走遍天涯，今日方知安身立命，是乃所以为正法眼藏也。不如是不可为人师，不如是不可为尽心教授。在佛家谓之坐消信施，在儒家谓之杀人子弟，均应受诸恶报。至于童子之师，更为要紧，先人之言，终身常记，自非端人正士，不可为小学师表也。但其馆谷凉薄，渠惟恐或失，无以度日，实心教授者，十中反有一二。惟秀才最可恨，妄自尊大，不屑训蒙。既受其责，常常旷馆，令东家不敢言而敢怒。年终辞去，则已误却一年矣。每见秀才受种种恶报，非止终身潦倒而已。按《太上感应经》一则曰“慢其先生”，二则曰“恚怒师傅”。所以戒弟子者至矣！又首曰：“正己化人。”复曰：“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甚则戒之曰：“诳诸无识，虽不止为教授举业者说法，而凡矫首抗颜，好为人师者，得不心恻骨惊，痛加忏悔乎！”因草数言相劝，不觉纒缕至此。

教授果报

王诰进省试，文甚快意。留京待榜，闲行僧寺，遇相者相曰：“公骨格甚寒，纵才高班马、文超韩柳，亦不能成名。”诰不信，揭榜果黜。再往问终身。相者曰：“据公尊相，岂敢应许？若决志于功名，莫如种阴德，或可挽回造化。”诰归，心口自语：“我处贫穷，济人利物事何能为之？”因念世之为师者多耽误人子弟，自今我只留心教训，或者我不负人，天亦不负我矣！即以此为种德何如？嗣后为师，遂尽心竭力。兼教人子弟，首以心术为重。如是数年，复与试往省，寻寺中相者尚在，一见惊曰：“公丰彩照人，定应高拔。”揭榜果中。诰往谢曰：“何向者拒我之峻，今日许我之确耶？”相者忘其所以，诰为述前事。相者曰：“公形骨俱换矣！留心教授，成就人之德业，阴功莫大焉！宜造物之默相也。”诰于将入场前梦神人告之曰：“汝训徒肫挚，不负人托，天将报汝以禄位。”因陈诸乐器于前曰：“汝请记之。”时方献新乐，诰意试题必出此，研考精核，阐题果是乐调四时之和，因得中试。若非德感神佑，岂能致耶？

宋登，仁宗时人，为塾师，善于诱掖，遇人以诚。入其门下者，必先规以德行，然后课之文艺，虽酷暑严寒，训讲并不少懈。因此一时子弟学成名立者甚众，其子孙亦皆相继登荣。熙宁九年，神宗第进士时，登长子宋绶已为翰林学士，侍立上前。及唱名，第续及二孙，皆一榜进士。上顾而笑，王恭从旁称美曰：“此皆其父至诚教授所致也。”上特赐锦币旌之。要知人既拜我为师，则其终身之成败荣辱，皆我任也。若不尽尽心竭力，相与有成，何异庸医杀人乎？所以至诚教授之报，最甚最确也。

王正裕公，乃文康公之父也。素食贫以教学自贍，然所受之生皆村童，翁必尽心尽职诲之。里有窘者，更不计其修脯。来就教者日益众，翁之课法更精。其徒读四子之书未半，不特询之以字鲜不识，且能明其逐字之大意。又兼海德行。中年未有嗣，念甚遑迫，晚得一子，即文康也。登第位历宰相。有二孙官至学士，曾孙二人皆为大夫，朱紫相继不替。翁享年九十有二，无疾而终。按陈眉公曰：“教人之利甚薄，而德亦甚大，如因才化导，为师者教以养身，则弟子多寿矣！教以立德，则弟子多贤矣！教以立学，则弟子多贵矣！若师以此三者施于人之子孙，天即亦以此三者报于师之身，及子若孙，固其所也。”

万历间，京口张某有能文名，入院七次，望采芹如登天。年将四十，求梦文昌祠，梦帝君怒视曰：“尔天罚至矣，尚望入泮乎？尔忆

十五年中，豪富相延，束修颇厚，汝之所授不能偿十之一。凡历五家，皆为改文以欺父兄，遂误其子之终身。今尔饶裕，犹不思衣食所自来，且又习诸游戏外好，乃聚徒馆舍，群习樗蒲，尔竟不知，为师者当如是乎？”张不敢答。遂觉，察其徒果然。有一同社过访，送不数步，忽生徒汹汹来报曰：“某生因搏争殴，被某生击死矣。”后张株连讼狱，刑辱甚惨，财尽郁死。夫今之为人师者，未必无存心制行，仿佛古人之人，则功名寿福，皆可基积；其有质行庸猥者，只知资馆饩以糊其口，若生徒之智愚贤不肖，竟漠不相关，如秦人之视越人者。甚而至于导以非僻，假以虚誉，吁贼人之效未发，而天先示警于其身者多矣！昔人云：“为师者，勿论书香子弟与田野村童，因材施教，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即是有功于世。屡获吉报，在在不爽。若误人子弟，字不能认，书不能背，文不能通，纵其嬉游赌博，令其门户衰残，即大伤阴鹭矣！”此与寻常罪过，尤加倍重。

费文祯有疾，其弟子程康棐自乡溪走百里问候，调理扶持，不离左右。月余而文祯卒，哀戚如丧亲。康棐家亦贫，受知于邹郡司马，每有赠金，辄分半以遗其诸子。此不独神报而子弟有报矣！贫如康棐尚如是，其富者贵者又不胜数矣。

课儿八法

熟读

子弟读生书，须于清晨，令其连读，自百遍至二百遍，熟如流水，乃及别事。盖今日之根本既深，嗣后永不遗忘。及理书时，不烦多读，即通本一气滚下，何等省力！每见乡塾中，不乘其朝气熟读生书，日午纠督，一句一格。先生拊之而加怒，子弟愈久而气昏。究竟此书甫读，彼书又忘，及后竭力温理，徒苦难熟。

少授

如读书能读十行，止与七八行读。一则力省易熟，二则养其精神，讲解字义。或曰：“如子教法，能读十行，止与七八行读，则

经书不能早完，奈何？”予曰：“如十岁读完，或不能透熟，即或熟而一字不解。若依予法，凡读至某第，即讲至某第，虽迟一二年念完，其受益更深于早一二年也。”

认字

宜于其未读之书，先将字样依次写出，每日讲解，量资质定其多少。如前一日教以一字、了字，次日即以了字加一字，即夫子之子，父子之子。如此类推，字字识认，字字透解。是书未读，而字已识认。读生书时，最为省事。

正画

字有一定之式，一点一画，不可造次。如省笔字，重叠用二点之类，竟不可令之见闻。童而习惯，自一一严正矣。

讲义

如今早读某书已熟矣，午间认字完，下午写字完，理书完，仍令将生书及十日内书再读百遍，随把所读之书与之讲解。盖字义先已了然，此时贯讲，自然明白，随读随讲，较之多读不熟而又不解究者，当何如？

存敬

射者，必内志正，外体直，况我辈读书写字时乎？近见诸生偏首侧坐，种种违式，何以变其气质耶？写字时，须令端坐，两手均平，两足齐一；读书时，目无旁视，身无动摇，字句清朗。万一有时气昏，宁令静息片晌，勿草草了事。即平常无事时，坐必如齐，立必如尸，不独儒体原该如是，抑生严敬之思，收拾放心，莫逾此法。

活机

夏秋昼永，正务易完，不妨令其随师闲步，或问其平日所习字义，当日所讲书理；或见草木鸟兽，俱与志名识义；或古今帝王师

相、历代名儒贤佐，俱就便叙论。久之开益神智，积累自富，正不独散其困倦已也！

问理

尤紧要者，临卧时已离师侧，为父兄者，即于榻前问其今日所读何书，彻底申理一番，其有遗忘者，不拘时候另询之。又于五更时唤醒，仍如前问。经年无间，其益十倍。至于文章机窍，闲即与之讲论，须不令其怠惰为准。

学训

河南郑二阳敦次撰著扬州石成金天基评改

尊师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是师也，盖与人君并重矣！何等尊重须博访遴选，务求学行俱优之士，然后敦礼而延之丈室。勿令不谙世故之腐生，得以营求厕身其间，以为名教辱。凡师有教诲，必诚心领略，苟不诚于受教者，是谓自己不知先生之尊也！夫为子弟而不尊先生，于法则为乱民，教之多不能人，终于无成，可不戒哉！其一。

今人延师，多信荐托而不细加遴选。殊不知师者教人成材之模式，若不得其人，则游荡荒谬，甚至心怀奸险、妄生事端，使子弟终日亲近，学其行止，害误终身，不能疗救，岂不大可叹惜哉！

今人多轻慢其师，既无以感先生之心，又何得妄希先生之报？欲教子成人者，当以尊师为第一着。我既殷勤尊敬先生，而先生岂草木乎？未有不尽心教授者也。

师得其人，则不可不敬。予家设有金字牌位，大书五字曰：“天地君亲师”，朝夕焚香敬俸。夫师胡得与天地君亲同列？乃为其传道授业解惑也。是我今日所赖以通解安享者，皆师授之功，可不尊敬乎？切勿轻慢，以作负恩之人。

《会典》开载为学之道，自当尊敬先生。凡有疑问及听讲说，皆须诚心听受。若先生讲解未明，亦当从容再问，毋恃己长妄行辩

难，或置之不问，旨哉言乎！世间人只为妄恃己长，即断送多少才人。溯其源，皆因受教之心不诚，病根在此兼不知先生之尊也。其二。

先去做心，才得成人，才得受教。

《会典·学规》云：“为师长者，当体先生之道，竭忠教训，以导愚蒙。勤考其课，抚善惩恶，勿致怠情。务要依先圣先贤格言，教诲后进，使之成材，以备任用。敢有妄生异义、瞽惑后生、乖其良心者，诛其本身，纵逃王法，必遇天诛，全家迁发化外。”是其议成师范，抑何凛凛乎严哉！今一登师座，务恪奉此规。篇内曰“竭忠”、曰“勤考”、曰“毋致懈惰”，为师而能体此三言，全是尽心二字。师道其庶立乎？究而言之，水由孟幻，金以范成。观法所从，感通有在，先德行，后文学则德行二字，其师先立教之本耳。《书》曰：“尔身克正，乃罔不正。”为人师者，其慎图之！其三。

此篇专论为师能如此，方不愧为人之师，方可当人之尊敬。若或不能，早为别图，毋得误我子弟，污我师席。若簧口哄骗愚东，误人终身，必遭阴谴。

勤课

徐干云：“今之学者，勤心以取之，不懈以成之，自足以致昭明而成博达矣！”盖精于勤，荒于嬉，所从来矣！凡我子弟，须于每日黎明，各齐集学堂，至则各随迟早向上三揖，或设孔圣人位然后各就席读书读生书已刻则写字一张。傍午则授讲书一段，多少各随资性，宁少而精熟，毋多面卤莽也。下半日则专于读书，读理书薄暮或歌诗，或不歌诗。散学时，须序长幼排齐，向上三揖而退。

此教训切实，次第须是严立，课程不可一日放慢。早晚三揖者，先揖天地也，次揖父母也，次揖师也。再令每晚归家时，于家神祖先父母尊长处各一揖，虽长至一二十岁，亦不可费。

早晨精神清爽，宜读新授生书。午后可读一应理书。酌其资性，授以多寡。

各随资性，宁少毋多。三句非止言讲书，兼指读书习字也。

若生徒众多，散学时不可一齐出门，恐群聚游嬉。须先远后近，次第单出，仍须不时查察。

读书

凡读书，先贵识字之声韵画数，务各精心辨析。大抵遵《洪武正韵》，合符于本书音释之为当耳。其一。

凡读书，每日须读一般经书，一般子书，不可贪多，只要精熟，须静室危坐，读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须要分明。又每日须连三五授，通读五七十遍，只要极熟不必记数务令成诵，不可一字放过，此读书最妙之法。其二。

读一般书，譬如读《论语》，只读《论语》，不可又兼读他书。俟读完此书，再读别样，要使用心专一也。连三五授，通读极熟，更是兼读兼理之妙法。

吾有记书之法：取文一篇，分为三四度，一度四五行，须要清心肃志，最要心到心依口、口依眼、眼依书，打成一片，立求一遍即记。一遍未能，再读数遍，比既成诵，遂掩卷于几上，心口暗诵约十余遍，至于纯熟轻快，口若悬河而后止。尝试挑灯读之，漏下数刻，而三四度俱遍记矣。盖读之之时，虽少而记之之念甚切，自然之理故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若泛然对书而读，其初与书尚不相熟，口之所到，目亦到焉；目之所到，心亦到焉。十遍以后，目口虽到，而心已横飞，读至百遍，真黄梁之一梦而已。斯则愈烦而愈厌，愈读而愈生矣！如得此法而读之，反愚为明，反钝为敏，岂不至快哉！其三。

此读书极妙心法，谁肯传人？乃先生不秘家珍，尽泄底蕴，真圣人无我之心也。

读书贪多，未免读前忘后，读后忘前。或暂虽强记，而未久遗忘，须得此法，方为尽善。在予资性愚钝，所见如此。若果聪明超人，方不以此为则。

王阳明先生云：“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其精神力量有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要专心一志，口诵心维，字字句句，细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理浹洽，聪明日开矣。”此读书极妙之法，义同乎前，是以附此。

孟子曰：“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又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夫平旦鸡鸣之时，日在寅神气清明，志意安定，当此时而能回思日前所读之书，反复而诵，则熟者愈熟，而生者亦熟。曾记幼年尝用前记书法，约以鸡鸣钟响之际，半醒半梦之中，努力振起，复诵前记。时方眼未能睁，口未能开，而心舌默诵，其

响若雷，从前记忆到此，更觉亲切。此记书之妙诀，犹炼丹之火候。夫火候到而丹自熟，夫丹熟而仙自成。此时悟道而道明，参禅而禅透。当鸡鸣钟响而念书者，亦记诵之火候，读书之神仙也。其四。

已试之良方，而且效验捷速。

习字

昔张长史在京洛，有求字法者，第言倍加功力，事皆然久当自悟其训。颜鲁公亦曰：“功精力勤，当自妙矣。”是字未有不用心习学而成者也。凡我弟子，于每日已刻写字，务各用心习学，恭敬端楷，点画向背之问，一如古人字法，不得潦草简笔，依仿便俗而已。

《洪武正韵》之字，点画俱有考辨，可专心习学。但笔法不甚圆活，可用王羲之笔法书写，庶成双美。

敦孝

《论语》开口学而，即紧紧以其为人也孝悌继之。可见学为君子，不过学为孝悌而已。尝见有先达著论，谓孝之一德，首于百行。孝之一字，冠于五经。今诸弟子初来为学，正是学为人之始。自今以往，常要把孝字时时悬在心目，惟恐举念一差，便非孝道。庶乎根本不伤，而君子可学而至矣！

孝者为人之根本，凡树之所以长活者，乃其根本立也。孝立，则悌长等道皆生于此。予恐常人难悉，特撰通俗浅言于《传家宝》书内，令子弟切须熟记。

存厚

万物始资于乾，而资生于坤。坤之象曰：“厚德载物。”是厚也者，万物之生气也。非厚则生无所资。将并乾始而失之矣。居平以存厚训人。每谓试观凡器之厚者，即能耐久，薄则动辄损坏。确切即如酒之厚者则可久留，薄则出瓮而败矣。更确从古国祚之久，莫过于周，惟是以忠厚传国耳。夫忠厚亦何不利于人，而顾必好以轻薄相尚哉？天下之人情世道，有至平等而人不肯行，至便宜而人不肯就者，“忠厚”二字是也。何害有至乖刺而人偏欲行，至惹怨而人偏乐就者，“轻薄”二字是也。何益今以忠厚望人，非甚高远行，惟自急恃三寸之舌始。何也？士人轻薄，大都见之行事者少，见之口角者

多。尝见朋侪聚首，名曰“文会”，实为谈藪。或卮酒相邀，横恣笑傲，抑风朝雨夜，抵掌夷犹。当斯之时，则有攻发隐私，掀揭微暖，言人之无以为有，传人之假以为真。每喜谈人死亡之灾，未讫而密耳以报讫；最喜说人帷簿之事，无奸而信口以捉奸。嗟呼！若将妄语逛众生，自招拨舌尘沙劫，士方以为赏心乐事，顿足拍肩，相笑而莫逆也。呜呼！亦足悲矣。今欲崇德，不必广行博济之仁，只先于舌上强作慈航；今欲积福，不必广开方便之门，只第于口头少留元气，毋以人之性命为我笑柄，毋以人之节操供我谈资。多方为人说一好字，不轻为人说一破字，斯则千间广厦，万丈长裘，都在三寸舌尖矣！事易功大况尔等一点生气，正如初出之苗，生意油油，从此加意滋培，勿令少有损伤，庶乎厚德全而元命固。昔所称德合无疆何人哉？君子攸行，吾于尔辈旦暮遇之矣！

篇内将人所常犯者备晰指出。静读一遍，汗流浹背。急速悔改，自多受用而免诸灾祸矣！

守谦

《易》惟谦卦六爻皆吉，幽而鬼神福谦，明而人道好谦。谦于尊则光，谦于卑则不可逾，是谦无往而不利也。我与诸士从容商度，何所恃而不谦？恃资质耶？祇正平之缺两字，张安世之记三篋，亦口耳之学而已，恃文章耶？斗酒百篇，倚马万字，亦文墨之学而已，恃年少耶？青春几何，白首且至，是岂足以夸人，恃老学耶？道足为师，不妨下问，是恶可以藐世？即此数者，无一足恃，而人之不可自恃皎然明也。若夫由士而进之，或举于乡，或魁于世，或跻于九列，或位于三台，此亦书生之常事，有何足恃？我不见其足恃，但见其风波之可危。夫士也，何用恃而不谦也！且谈谦道，又无别为深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开卷即是。《孟子》则以徐行后长谓之悌，疾行先长谓之不悌。夫徐行后长，岂人所不能哉？则夫谦也者，亦岂人所难为哉？教我弟子，自今以往，一举足便要徐行后长，一言一行都要谦下，守之勿失，则终身受福无量矣。

人生学得一谦，即终身受用不尽。

奉法

读书士人最为尊贵，何须求人？惟无求于人，乃所以保全士之尊贵也。独怪士人每自忘其尊贵，甘心降与齐民等，往往折节于王

公大人之门，皇皇如有求者，亦独何与？士而无求于人，士之法自足以法天下；士而有求于人，王公大人之法始得以绳士，士而至于法得以绳也。士抑何自贬之极也？士之言曰：“吾非喜求于人，而不能不求于人也。彼豪强之徒，弱青衿而鱼肉之，岂得无求救于公门？”噫嘻！吾思夫士若自尊自贵，日杜门与黄卷中圣人相对，与吾道中良朋相资，即或有时与市人交言，而不出恶言，彼何从而怒我？即或有时与狂汉共席，而不与共醉于席，彼何从而狎我？又其贫者守其清苦，不负人一债；富者安其本分，不争人一产，将怨尤之端尽泯，争斗之祸自消，又何至有雀角鼠牙之讼？然则士尽可以无求于人。如其俛然囚首，有求于人者，必其士之不类者也；不然，则其好生事以凌驾人者也；不然，则其轻发言以触忤人者也；又不然，则其猖狂游戏之习、素为人所鄙而不以取重于人者也。祸福无不自求者也。士不自求祸，谁得而祸之？若其无故而为人所鱼肉者，千百之中，必无一二。士之欲保全尊贵，亦何难也！

读书士人，咿唔自得，其安静快乐，不论齐民之奔驰，即王公大人，谁能与比？要须自重为贵耳。

天福编

童蒙必读

人家生儿，教训要紧。小时不管，大来顽梗。从小教训，则到老驯良，性情已成，难以遽改也。

言语应对，从容得当。下气低声，不可说谎。凡说话要小心诚实，不可妄诞，低细出声，不可粗率。

出入必恭，不可乱步。望前竟行，东西莫顾。凡行走须要宽袖徐行，不可掉背跳跃。

逢人奉揖，随行侍立。有问即答，无问即默。赴席末座，椅桌休靠。不可横肱，下箸须少。逢迎行止，最要恭敬，不可放肆，亦不可多言多动。坐要定身端正，不可倚盘靠背。酒筵不可占据多箸，淋漓倾撒。

读书朗诵，字句分明。口眼兼到，更要专心。谈书不可贪多，只要字句分明，专心熟读，勤勤通理。

写字周正，笔画均匀。勾圆竖直，点撇有神。写字须看明原本，端正下笔，不要潦草歪斜。

是官当敬，凡长宜尊。交必择友，居必择邻。但能敬上法善，未有不
成好人者。不可以心高气傲。

大富由天，小富由勤。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尽人力以听天命。世间
岂有场外之举子耶？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贪心害己，利口伤人。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孽由心造，害由心积。

自家有过，人说要听。当局者迷，傍观者清。道吾恶者是吾师，道吾
好者是吾贼，下句比博奕事，此理愈明。

担头车尾，穷汉营生。日求升合，休与相争。此辈境界甚是劳苦，何
忍以刻薄待他？正好施惠也。

仇无大小，只怕伤心。恩若救急，一芥千金。羊羹毫炙，至死不忘；
豆粥麦饭，终身知感。

三姑六婆，休教入门。倡扬是非，惑乱人心。拒绝外来杂妇，不独财
物免致哄骗，且闺门静肃。

富不可势，贫不可欺。阴阳相推，周而复始。未来事，暗如漆，世上
钱财无定主，那是长贫久富人？

度德量力，看体裁衣。休争闲气，乖里放痴。凡事不量力者，难成就
也。空尚饿气，甚是无益。

他弓莫挽，他马莫骑。许人一物，千金不移。不干己事，就不可多事；
言既出口，就不可虚谬。

恩休自表，好休自题。桃李无言，下竟成蹊。花美实甘，人自往来兴
下，譬如有功，人口内称颂，当谦让不遑，才有光彩。

先学耐烦，切莫动气。性燥心粗，一生不济。心若粗急，一切世事定
难有成，非为读书一件也。

白日所为，夜来省己。是恶当惊，是善当喜。日间所行之事，但肯夜
间追思改悔，则功多过寡。

造言起事，谁不怕你？也要提防，王法天理。人怕恶人，王法天理独
不怕恶人，且专要去寻治恶人。

害与利随，祸与福倚。只是平常，安稳到底。只是本分事业、本地风
光，得受许多自在。

当面说人，话休猛厉。谁肯甘心，受你闲气？事虽当理，亦必出言婉
逊。每见好言动怒者，皆由语貌之严厉也。

奴婢无能，缓缓教理。他若有才，不服事你。不是他故意，只因他无
才，要宽恕他，要体恤他。

好听偷瞧，自家寻气。装哑推聋，倒得便益。治家涉世，一切细事不
必过于明察，所谓“不痴不聋，难做阿翁”。

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此四句读之凛凛可怕，
世间痴汉还起恶念否？

心要慈悲，事要方便。残忍刻薄，惹人报怨。残刻之徒，人怨而天亦
大怒、危矣哉！

男儿事业，经纶天下。识见要高，规模要大。人若识卑见小，则不足以成天下之大务也。

沉静立身，从容说话。不可轻薄，讨人笑骂。出言行事，若不沉实，专习轻浮，必不成器。

当面证人，惹怨最大。是与不是，尽他说罢。与我无干，何苦讨人恨？倘有受教者，可背人说之。

今生用度，前生积下。今生用尽，来生乞化。人生福分都有定数，即如有钱一千文，每日用十文，则用百日；每日用百文，则用十日矣。

饱食暖衣，闲说闲耍。终日昏昏，不如牛马。牛能耕田，马可骑坐，惟无人用，虚费衣食，要之何用？

内要伶俐，外要痴呆。聪明逞尽，感祸招灾。但要心中黑白分明，最忌现于面目舌笔之间。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大嚼多唾，大走多蹶，文清公所谓“缓则得，忙则失。”凡天下甚事不因忙后错了？

能会几句，见人乱讲。洪钟无声，满瓶不响。钟虽重大，若不力撞，亦不能鸣，半瓶水轻摇则有声。

让他说话，我只闭口。让他指挥，我只袖手。省了许多气恼，讨了许多便宜。

要成好人，须结好友。引醉若酸，那得甜酒！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孟母教子所以三迁。

无心之失，说开罢手。一差半错，那个没有？无心为过，有心为恶，过责于改，过而不改是谓过也。

各人之情，各有所重。体量人心，休任己性。人人都在己性，不管他人甘苦，取怨结仇，皆由于此。

无可奈何，只要安命。怨叹急躁，又增一病。困穷抑郁，圣贤不免。若或烦恼，徒为自苦，不如心安意顺，听天由命，何等宽快！

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责己要厚，责人要薄。持家不得不俭，待客不得不丰。厚责己则寡过，薄责人则寡尤。

越娇越脆，越泼越壮。舟子河边，军人马上。大丈夫要炼此身，使之无所不耐，方能得成大用。

零零星星，耽误一生。绵绵密密，功名指日。此四句乃力学要法。非但读书，一切事都是如此。

人虽蚩蚩，亦不可欺。人虽碌碌，亦不可辱。童叟无欺，方存天理。辱辱懦弱，于心何忍？

酒色财气，杀身四忌。尽力贪求，丧尽仁义。酒不大醉，色不邪淫，财不苟得，气不暴怒。

事不干己，分毫莫理。生怨招非，自讨羞耻。同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若是连头都不点，也无烦恼也无忧。

分卑气高，能小得大。中浅外浮，十人九下。此三件皆世人易犯之事。殊不知皆易败之道也。

年年防旱，时时防疾。日日防火，夜夜防贼。人能守此门防，则一生坦途矣。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将心比心，强如佛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知是都知，能是谁能。休听口说，只要躬行。能言不是真君子，善处方为大丈夫。

添改神童诗

劝学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学成经济，治国安民。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帝王推重，他事莫及。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读书全在少年愤志。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许多贵官，俱自书出。才学勤中得，萤窗万卷书。人能勤，学广博。三冬今足用，谁笑腹中虚。才自充，实有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有志者，事竟成，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荣贵容易得也。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则相天下，穷亦善其身。达则为卿为相，穷则为师为友。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窗前勤苦读，马上锦衣还。时光莫负，勤学莫怠，荣贵必得。

登科

喜中青钱选，才高压俊英。萤窗新脱迹，雁塔即题名。何等荣显！年少岂可不急早勤学耶？

少年初登第，皇都得意回。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扬名显亲才是大孝。惟书方可遂志。

状元

玉殿传金榜，君恩赐状头。英雄三百辈，随我步瀛洲。临渊羡鱼，不如急归结网，欣慕他人何益？

帝都

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都。太平无以报，愿上万言书。风云际会，千古帝王家。

四喜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人有一喜即大快乐。莫看容易，才知受享。

慎言

莫道舌柔软，伤人快似刀。教君安乐法，缄口最为高。金人铭白主诗：“切须时佩，莫待言后追悔。”

守淡

身安茅屋稳，性定菜羹香。识破世间事，淡中滋味长。“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诚大有受用也！

应世

堂前无俊仆，槛外少奇花。不交僧与道，便是好人家。除此三事，落得身心清净。

克己情交久，财明义不疏。奸狡用心机，欺人即自欺。只要公正，切勿欺心。欺心即是欺天。

耕牛无宿草，仓鼠有余粮。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识破都有数定，妄想徒自苦劳。

见事知长短，人面识高低。饶人不是痴，过后得便宜。冤家宜解不宜结，得饶人处且饶人。

舌软常在口，齿折只为刚。思量这忍字，好个快活方！老子秘传妙法，一生受用不了。

厌静还思喧，嫌喧又忆山。自从心定后，无处不相安。在心不在境，知此理，遍处皆安乐国也。

甘懦

终日被人欺，分明我自知。若还忍耐得，终久大便宜。做个无用汉，安稳过平生。

春水满泗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胸中洒然，眼中旷然，才能说出。

正学歌

予幼从蒙师启读，每晚授以放学文歌，咏而散其歌，俚乱不切。及长而见九峨李先生童训十二章，每章四句八句不等，选句虽雅，义犹未尽。每欲另撰，自愧荒陋，未敢擅笔也。予素敬字纸，虽勾涂狼藉，亦必拾取。一日于废纸中偶获蒙训七律，作者姓氏逸而弗传。披阅之下，言虽浅近，大惬予意。予又另取乐吾韩先生诗五律合成十首，谬名曰《正学歌》，后生小子每晚令看吟咏，不第有以养其性情，且趋向克端，由此而学，庶几正而不偏矣！

天基石成金撰

凡歌诗，须要声音清朗，节调均审。此以句义体贴，身心才为有益，非专在宣其结滞也。

诵书

读书端的要坚心，义理求详口辨音。诵过务宜多遍数，讲来须欲细推寻。先经后史工层用，作破行文力递深。片刻莫闲勤习字，窗前时趁好光阴。

坐位

坐垂双膝着胸脐，状貌端然如塑泥。当忌一身偏左右，莫将两手弄东西。与朋并坐肱休横，对客同堂足用齐。切忌膝摇鞋打地，最为下贱使人低。

行走

行时体泰定端恭，莫作轻狂举趾松。怕有崎岖防跌失，恐遭湿滑损仪容。亲邻遇着随深揖，尊长临前即后从。最是嫌疑还欲避，村头屋角步相逢。

言语

言出来时不可轻，轻言动辄取人嗔。寻常应对须从实，亲厚相谈悉要真。启口最嫌侵内事，闲评当戒及乡邻。交头接耳殊非祥，莫逞机锋乐斗唇。

饮食

饮食随常饱便休，不宜拣择与贪求。若当尊席无先举，便属同行务逊酬。残物岂容盘内反，余羹切忌口傍流。好人但是粗知味，饕餮从来实可羞。

孝亲

借问缘何得此身？一毛一骨是双亲。但看养子殷勤意，便见当初鞠育恩。常仰昊天思一本，难将寸草报三春。试于反哺观乌鸟，敢背劬劳愧此禽。

敬长

天地生人各有先，但逢长上要恭谦。鞠躬施礼宜从后，缓步随行莫僭前。庸敬在兄天所叙，一乡称弟士之贤。古今指傲为凶德，莫学轻狂恶少年。

待人

生来同里共乡邻，不是交游是所亲。礼尚往来躬自厚，情关休戚我先恩。莫因小忿伤和气，遂结成仇起斗心。报复相戕还自累，始知和睦是安身。

安分

士农工贾各勤劳，自有荣华自富饶。好是一心攻本业，莫垂双手待明朝。精神到处天心顺，术艺成时泰运交。勿慢起贪登垄断，羨鱼还恐失檐樵。

戒非

凡百非为不可为，为非何日不招非？无端自作风波恶，有犯休嗟命运亏。起念一差何所忌，回头万悔不能追。争如守分为君子，我不欺人人怎欺？

女训

书内语义亦有颇关男子者，宜互看。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不赖乎内助。而内助之贤，必由于为女子时得闻教诲。惟是富贵之家，生女每多延师读书，否则力有未能，若不教而成贤淑，又不多见。但女孩幼小即读以深奥文书，虽极加讲说，俱属茫然。旧看《女孝经》、《女论语》等书，繁而太深。其《女儿经》又似村庄歌唱，难以入口。予因仿女儿家常话，演成数首，又改集吕闲翁女儿语二一，通仅十六首，极简极明，成诵即解。今后无论富贵与否，生子俱可读习，而成内助之贤矣！

石成金撰写

言行端庄，女不离娘。依从教训，谨守兰房。人家女孩儿，时刻随母听命、不拘长大，自然贤良。

少年女子，须要勤谨。比人先起，比人后寝。俗云“勤谨勤谨，衣食有准。懒惰懒惰，必至冻饿。”盖勤则功成业就。

笑莫高声，话要低语。下气小心，才是妇女。妇女阴象，专主柔静，若牝鸡司晨，大为不祥。

金珠锦绣，不如雅淡。只在贤德，不在妆扮。能安于布裙荆钗者，定有住金屋瑶台之福。

偷眼瞧人，低声私唱。惹是惹非，又为贱相。良家子女有此丑态最招淫贱，切须禁戒。

说话先笑，行走头袅。这样光景，讥消不了。有此形相，极为下贱。

不贪口腹，不尚多言。咒咒骂骂，其实可嫌。饴口多言、咒人骂人，妇女常犯，切须悔改。

站门买弄，进寺烧香。游山玩水，邪丑名扬。妇女诸般坏事，都从这几件起。

事无大小，休自主张。公姑禀命，丈夫商量。要知妇人识不远大，自行主张每多错误。

夫不成人，劝救须早。万言千语，要他学好。若遇不肖夫男，莫惜苦口劝谏，迟恐习性成。

公姑丈夫，荣枯掌里。气傲心高，那个容你！小心敬奉，尽我妇道。

女客到来，恭敬留款。人家是非，莫谈莫管。款待女客则喜悦，其他人闲事不可说，亦不可管。

门户常关，箱笼常锁。日夜提防，盗贼水火。时刻防患，自无失落之虞。

大伯小叔，姑娘妯娌。你不让他，谁能让你？自己谦逊，诸人愈加敬重。

事事该会，件件该能。切莫夸己，切莫笑人。虽有能干，夸己则形人之短，笑人则招人之怨。

既是一家，休要二心。上下和睦，世代长兴。一家和睦，自然兴旺长久。

童礼知要

礼者，乃天理之节文，人心之懿范也。今人生子率以姑息为恩，当童幼之年，举止语默，便无检束。及其既长，则骄慢性成，何怪其放纵悖逆哉！昔浙江按察司学校副使屠公讳议英著《童子礼》一书，语本《曲礼》少仪、弟子职诸篇而演述，诚幼学之津梁也。予不揣愚昧，改其迂繁，补其遗缺，另订一集，简明切当，题曰《童礼知要》，存以自训子弟，并刊问世，俾人人尽知礼节之要。令其谙察仪度，虽至壮至老，骄慢不生，多享极大之福，岂但曰《童礼》云乎哉？

石成金撰

洗面

每日清晨早起，先洗面以饰容仪。洗时须卷起两袖，勿令沾湿，敛手而铤，勿令水淋他处。

整衣

凡着衣常加爱护，饮食须照管，勿令点污。行路须看顾，勿令泥渍。遇服役必去上服，只着短衣，以便作事。有垢破必洗补完洁。整衣欲直，结束欲紧，毋令偏斜。

叉手

叉手之指，以左手紧抱右手大拇指，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拇指向上，以右手掩其胸。手不可太着胸，须使稍离方寸，礼称手容恭。教童子叉手有法，则拜揖之礼方可循序而进。

揖

凡揖时，稍阔其足则立稳，须直其膝、曲其身、低其首，眼看自己鞋头，两手圆拱而下。举手当心，下至过膝，手随身起，叉于当胸。两手圆如抱斗一般，不可尖直。

拜

凡下拜之法，一揖少退，再一揖即俯伏。以两手齐按地下，先跪左足，次屈右足，顿首至地即起。先起右足，以双手齐按膝上；次起左足，仍一揖而后拜。其仪度以详缓为敬，不可急迫。

凡见尊长皆四拜，平交皆两拜。或尊长已拜而复有致谢，则随时再拜。尊长通指父、兄、师长及父、兄、师长之辈而言，后皆仿此。

跪

低头拱手，稳下双膝，背当稍曲，以致恭敬。

跪者，卑幼事尊长之常礼。请问献进，俱当长跪。或尊长有弗意怒色，则不待呵斥之加，先跪以听戒责。

立

拱手正立，双足相并，必顺所立方位，不得歪斜。若身与墙壁相近，虽困倦不得倚靠。

坐

定身端坐，敛足拱手，不得偃仰倾斜倚靠，凡席间如与人同坐，尤当敛身庄肃，毋得横肱，致有妨碍。

行走

两手笼于袖内，缓步徐行。举足不可太阔，毋得左右摇摆，致动衣衫。自须常顾其足，恐有差误。登高必用两手提衣，以防倾跌。其掉臂跳足，最为轻浮，常宜收敛。寻常行走，则以从容为贵。若见尊长，又必致敬，急趋不可太缓。

言语

凡童子常宜缄口静默，为得轻忽出言。或有所言，必须声气低悄，不得喧聒。所言之事，须真实有据，不得虚逛，亦不得亢傲瞥人及轻议人物长短，如市井鄙俚戏谑无益之谈，切宜禁绝。

言者人所易放，苟有所畏惮，收敛久久亦可简默。今之父母，见其子资性聪慧，于学语之时，往往导其习为世俗轻便之谈，以相笑乐。此性一纵，必不可反。是教以不谨言也，尤宜禁之。

视听

凡收敛精神，常使耳目专一。目看书则一意在书，不可侧视他处；耳听父母训诲、与先生讲论，则一意承受，不可杂听他言。若非看书听讲之时，亦当凝视收听，毋令此心外驰。童子聪明，始开发于耳目，倘耳目无所防禁，则聪明便为外物所诱，而心不存矣！养蒙者须记之。

饮食

凡饮食须要敛身离席，毋令太逼。从容举箸，以次着于盘中，毋致急遽，将肴蔬拨乱。咀嚼毋使有声，亦不得恣所嗜好，贪求多食。安放碗箸，俱当加意照顾，毋使失误坠地。非节假及尊长之命，不得饮酒，饮亦不可过多。

洒扫

洒者洒水以敛尘，扫者扫地以去尘，致洁以事长者，乃弟子之职。今洒可不用，而地须勤扫，几须拭净。

应对

应有应其呼，对者对其问。以卑承尊，礼当敬谨。然必于呼问未及之先，常察尊长之颜色所问，庶几可不失矣。

凡尊长呼召，即当轻声而应，不可缓慢。坐则起，食在口则吐地，相远则趋而近其前，有问则随事应对。然须听尊长者所问辞毕方对，毋先从中错乱。对讫俟尊长有命，乃复原位。

进退

凡见尊长，不命之进不敢进，不命之退不敢退。进时宜鞠躬低首，疾趋而前。其立处不得逼近尊长，须相离三四尺，然后拜揖。退时亦疾趋而出，须从旁路行走，毋背尊长。如与同列共进，以齿为序，进则鱼贯而上，毋得越次紊乱；退则席卷而下，毋得先出偷安。

温清

夏月侍父母，常须挥扇于其侧，以清炎暑及驱逐蝇蚊；冬月则审察衣裘之厚薄，炉火之多寡，时为增益，并候视窗户罅隙，使不为风寒所侵，务期父母安乐。

定省

十岁以上，清晨先父母起，洗面整衣，诣父母榻前，问夜来安否。如父母已起，则就房中先作揖，后致问。昏时候父母将寝，则拂席整衾以待，已寝则下帐闭户而后息。盖定以安其寝，省以问其安。此与温清之礼皆人子事亲之常，不以少长有间者。然能习惯于童年，则孝爱之节，自然驯熟矣。

出入

家庭之间，出人之节最宜当谨。如出赴书堂，必向父母奉揖告出；散学时必奉揖，然后食息。其在书堂时，或因父母呼唤，有所出入，则必请问先生，许出方出，不得自专。

馈饌

凡进饌于尊长，先将几案拂拭，然后两手捧食器，置于其上。器具必乾洁，肴蔬必序列，视尊长所嗜好而频食者，移近其前。尊长命之息，则退立于傍，食毕而撤之；如命之侍食，则揖而就席。食必随尊长所向，未食者不敢先。食将毕则急毕之，俟其置食器于案，亦随置之。弟子勿以执饌为耻，则骄傲之气自折矣。

侍坐

凡侍坐于尊长，目则常敬候颜色，耳则常敬听言语。有所命则起立，尊长有倦色则请退。有请与尊长独语者，则屏身于他所。但弟子分当侍立，或尊长命之坐，则亦当遵命而坐，然须敬畏如此。

随行

侍尊长行必随其后，不可相远，恐有所问。如问及己，则稍进于左右，以便应对。目之瞻视，必随尊长所向。有所登涉，则先后扶持之。与之携手而行，则以两手捧而就之。遇人于途，一揖即别，不得舍尊长而与之言。

邂逅

凡遇尊长于道，趋进奉揖，与之言则对，命之退则揖别而行。如尊长乘车马则趋避之，或名分相悬，不必为己下车马者，则拱立道旁，以俟其过。

执役

凡尊长有所事，不必待其出命，即当趋就其傍，致敬服役。如将坐，则为之正席拂尘；如侍射与投壶，则为之拾矢授矢；如盥洗，则为之捧盘持巾；夜有所往，则为之秉烛前导。如此之类，不可尽举，俱当正容专志，毋得怠慢差错。尊者宜逸，卑者宜劳，故劳役之事皆卑幼任之，弟子之职当如是也！若耻于为役，则必无长进矣。

受业

受业于师，必让年长者居先，序齿而进，受毕奉揖而退。其所受业或未通晓，当先叩之年长，不可遽读问于师。如欲请问，当整衣敛容，离席前而告曰某于某事未明，某书未通，敢请先生。有答即宜倾耳听受，答毕仍复原位。

朔望

朔望清晨进馆，除先后自揖外，俟来齐，长年率众诣圣人象前，焚香礼拜毕，向师再拜，师立而揖之。

晨昏

常日清晨进馆，先揖圣人，次揖先生。至晚散学时亦然。

居处

端身正坐，书籍笔砚等物皆令顿放有常。其当读之书，当用之物，随时从容取出，不得信手翻乱。读用已毕，复置原所，毋令舛错。其借人书物，亦当登簿记录，及时取还，不致遗失。

接见

凡先生有宾客至，诸弟子以次序而立，俟先生与宾客为礼毕，然后向上奉揖。宾客退，诸弟子仍奉揖送之。先生与客命之不可出门，即各入位凝立。俟先生返，命坐则坐。若宾客与诸生中自欲相见者，亦必俟与先生为礼，乃敢作揖。退亦不得远送。非其类者，勿与亲狎。

读书

整容定志看字断句诵读，务要字字分晓，毋得目视他处，手弄他物，仍须细记数遍熟读。如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其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方止。犹必逐日带温，及逐月通理，以求永久不忘。

读书不在多，但能积下精熟工夫，渐次积久，自然有得。今弟子勉强记诵，自逞其能，而为之师者，又假此为功，以取悦其父兄，遂不计生熟而慢令加读，旋即遗忘。积习既成，卤莽无益，所当深戒！

写字

凡写字不问工拙，必要专心把笔，务求字画严整，毋得轻易怠惰，致有潦草欹斜，并差落涂注之病。研墨放笔，毋使有声，及溅污于外。其戏写砚面及几案之上，最当戒之。

常礼须知

凡起拜揖让之礼，予已备载《童礼》书内矣。惟是谒见迎送、铺筵设席诸仪，虽系日用之常，若不讲习于平时，忽尔骤然登堂，未免举止周章，进退维谷，岂不貽讥大雅乎？予自愧乡野愚人，未见盛筵大席。每遇寻常交接之仪节，似有一得于心，乃以本处俗礼撰书一本，简明易晓，俾世人悉如礼敬之要。虽未能尽合乎道，亦可无慌错之谓矣！至于官爵贵宦举动俱有仪注，尊循毋庸少越，又非予乡野愚人所敢擅言者也。

天基石成金撰

迎接

凡新亲贵客到人家谒拜，须预先令仆投一到门名帖，主人知道便于迎接，如久交常会则不必。

闻客到门，主人急出趋迎，见客未可即揖，先一恭，客亦一恭。主立定，随拱手请客入门，云：“请！”客立云：“不敢。”主又拱手云：“请！”面向客，手拱向门。

客由西而左行，主由东而右行。

客登堂从西上阶，主略后些从东上阶。

登堂

凡新亲贵客，候客行礼完，必转客右主左，以答谢。如久交常会，则不必。尊长到卑幼家亦不必。

厅堂中，客左主右并立，客先拱手逊云：“请！”

主拱手答云：“请！”客左主右同揖。如尊长则行四拜、两拜礼。

主人向客应坐之位整椅拂尘，拱请客坐。

客亦回向主人应坐之位整椅拂尘，拱请主坐。

主客俱坐定，各一恭，叙话候茶。

四拜

凡四拜，止有父母、祖父母、本地官长，其余不可。即施受者或正坐拱手，或傍立拱手，不回谢。

平身、端拱而立也。揖、俗谓之唱诺。拜、跪下而俯也。兴，跪起而立也。连四拜四兴而再一揖，谓之礼毕。

两拜

凡学生见先生，侄见叔，女婿见岳丈俱受两拜。受者旁立答揖，不回谢。如四拜则答两揖。

照四拜之礼减两拜。

并拜

凡礼之，南北当随本地风俗行

尊者在上南面而坐，二人在下北面而拜，以年长居西，幼者居东。如无人在上，止是宾主叙揖，必逊宾居东，主居西，此南礼也。若用北礼，则宾西主东。

人众

凡众客先到我后到，则用此仪

来客登堂，先向众客拱手云：“请了。”声要高些，令众客知闻。

众客从座各起身，拱手亦云：“请了。”

来客随请主人奉揖，主人谦逊拱手，请客奉揖云：“请。”

客又谦客，主不僭客，亲不僭友，凡系亲戚虽长俱在后一次。长客谦过竟向奉揖。记同来客谦上下。

次幼客奉揖，次亲戚奉揖，再次宗族奉揖如客众不能分别亲友，众客则齐向一揖、最为简便。

众客揖毕，复请主人。主人竟立下首奉揖。主人虽长亦在客下。

来客向众客再拱手，众客回拱，来客逊坐毕，就依位坐，坐定各一恭。

各叙闲话，闲话忌长冗，忌鄙俗，忌矜夸。上茶。见献茶礼。

茶毕复叙闲话，少顷安坐上席，或话毕告辞。

序坐

凡序坐先将上下记熟，不可舛错

自量齿位，略谦即坐。坐时双手一拱就坐，不必过谦。次序先须习熟，假如一堂之中南向四椅，北向四椅，东向二椅，西向二椅，共计十二座，先以上之中东为第一，上之中西为第二，上之边东为第三、上之边西为第四。次以下之中西为第五，下之中东为第六，下之边西为第七，下之边东为第八。又以东之近上为第九，西之近上为第十，东之近下为十一，西之近下第十二。或压于名分而难坐者，随时变通可也。

献茶

凡新亲贵客尊长上茶，须两次，亦有三次者，其仪同此。

主呼茶云：“献茶！”客云：“不敢领茶。”或云：“不劳赐茶。”

价者两手躬身，挨次献茶。价须向后退，不可以背向客。

主见价捧茶到，即双手捧云：“请！”不必起身离坐。客逊客拱手云：“请！”无客答云：“不敢！”随即领茶。

长客竟躬身领茶，余客依次躬身领。

主候众客茶齐，云：“请！”众客各举茶杯，齐躬到地。主亦躬答云：“不敢。”众客捧茶在手，主举杯请用茶云：“请！”客用茶。吃茶忌啜声、忌匙声。主亦用茶。客用茶毕，捧杯在手，候收盘。价者捧盘上厅收盘，主请客放茶杯云：“请。”

客略逊客，竟依位次放茶杯。放盅于盘、须轻缓些，不可闻声。

递酒

凡贺寿、贺喜之类，俱用此礼

主人举杯斟酒，向外一揖。三酌，又一揖，而转身斟酒，向客一揖而奉之。客接杯一揖而受，又对众客一揖而后饮。饮毕，主人举杯于客，客即斟杯一揖而酢主人。主人接杯又一揖而受，客亦举杯。待众客递饮毕，共一揖而谢。此主谓酒主人，客谓受贺人。

安席

凡优觴大宴，须用此礼。如小酌常酒，即就便一揖，主人在位上奉杯箸拱请。

主命价铺毡于厅中，主立右边，云：“请告羹”。客人齐立左边，面往里，主向众客一揖，客答揖。

正登毡，命价斟酒，执杯向外一揖三酌、酒斟半杯、恐防泼撒失仪。主酌毕，又向外一揖，即转身另执酒杯，请尊客，客坐，主人拱手云：“请！”客虽尊长，亦拱手逊众云：“请！”主请尊客并立厅中，奉揖。有子侄者，执箸后随。客竟居左陪一揖。

主双手捧箸盘，缓缓步至第一席前，客随主至席面，主尊之即躬身变双手敬奉杯箸，后以衣袖拂洁椅桌整坐。客踌躇打恭，主向椅坐前，恭敬一揖。客在席面前恭敬答一揖，主复走至厅中原处，再一揖。客随主至原立处答一揖。竟在左边，不必谦。

客揖完即退后立。如请第二位客安席，礼仪照前。如客多，止安二三席，众客向主辞云：“不敢多劳。”主人向众客总奉三揖，各坐。

安席完，领席尊客领众命价斟酒，安主人席。仪照前，如主人坚辞不敢当，客即同众奉主一揖，就坐。凡客安主席，以辞为是。

首客先立于位傍，候众客各就坐，然后坐，不可先坐。首席坐下，请长客拱手谦云：“有僭。”二三席长客拱手答云：“理当。”席俱坐完，如席中有子侄遇父叔，婿遇翁，学生遇先生，俱下位。至尊席前，另又向应告坐之人奉一揖，然后各坐。

奉酒

凡斟酒只可大半杯，若满杯恐有泼撒，岂不失仪？

主人命价斟酒，双手躬身敬奉席上。如席多者，命陪主敬奉。

客躬身领在手，向本席客谦逊过，竟领放席上。

主人候众客酒齐，方举杯告云：“请饮。”或云：“请酒。”客答：“请。”主人酒奉完，众客向主奉酒。或尊客云：“不敢同敬。”

凡斟酒一杯，主人先举杯向客云：“请！”客亦同拱后饮。每杯酒主人必先饮干，然后以空杯劝客。主如量小者只斟半杯。

上看

凡看从有边空处捧上，放近客前。如大筵首一看，主人每席奉一揖。

主人见肴至，双手捧奉，客云：“不敢当！”

主人候各席肴齐，先双手横箸拱请云：“请举箸。”客举箸。主人不请客不可先。

主人请过，即以箸入碗内拨奉云：“请。”客用肴。主人候众放箸完方放箸，不可先放箸。

遇汤点至，主人出位到各席前奉一揖。客立躬，首席尊客回敬主人。主人辞谢：“不敢。”

告辞

凡小酌常会，临辞则不必奉揖，只拱手告别

有酒：饮毕，客起身一揖，谢主人云：“多扰。”主人陪一揖，谦云：“有慢。”

无酒：话毕，客起身——揖云：“告辞。”主人陪一揖，谦云：“空坐。”或云：“承光顾。”

送别

凡平常相会门外，不必奉揖，只一拱而别

客走下阶，转身向主拱手云：“请留步。”主人竟送云：“容送。”

客至二门，复向主拱手云：“请留步。”主人送云：“容送。”或云：“不敢。”

客旁行云：“不劳远送！”主人云：“再容少送。”

步行：客至大门外一揖而别，主人陪揖，立候客去始回。

有马：客至大门外向主一揖主人陪一揖，拱手云：“请登骑。”客一拱云：“不敢，请回。”主立候云：“恭候。”客走马过几步，遂上马行。主人立候客去始回。

有轿：客至大门外向主一揖，主人陪一揖拱手云：“请乘舆。”客一拱云：“不敢，请回。”主立候云：“恭候。”客令轿夫抬过门几步，遂上轿行，主人立候客去始回。

发答心言

言者，发我心中之意，而转致于彼也。其出言之法，全以谦和为主，冗长粗厉，所当忌戒。每每宾主交往，因言之谦和而成胶漆者甚多。是此相见之言，岂可浅浅套视哉？予常见宾主会谈，心中之意，言不能发，即发而未必中节，听者不甚欣喜，此皆未得发言应答之窍也。予因将日用家常之言，联成问答，撰书一卷，学者虽不必泥定此寥寥数语，要之以此类推，引触变通，自不可胜用矣！今后心意即发于言，其于交接往来，未必无补。

天基石成金撰

初相会

贵姓；上姓；尊姓？答：贱姓某。
台号；大号？答：年幼无号，或止云：“年幼”。贱字某。
贵庚；贵甲子？答：虚度若干岁。
府上住何处；尊府住何方？答：舍下某处；草舍某处。
令尊纳福；尊翁万福？答：家父托庇；老父外出。
令堂纳福；令堂安福？答：家母粗安。
昆玉几位；贤昆仲几位？答：愚弟兄几人。
几位公郎；几位令郎？答：豚子几人；小儿几人。
何业？答：某事。

屡次相会

屢常惊动起居。答：幸蒙赐教，迎请不至。
屢承大教。答：不敢，彼此。

久别

久违，久违大教。答：不敢。

常怀渴想，时常渴慕。答：彼此。

一向得意；一向纳福？答：托赖；托庇粗安。

近别

近日违教；多日未曾趋教。答：俗冗少候；常怀渴慕。

拜访遇

轻造；惊动起居。答：承光顾。

微事冒渎；小事请教。答：拱听大教。

拜访未遇

前、昨日叩府公出；向日恭候未遇。答：失候；失迎候。

承顾失候

前蒙光顾，有失迎候。答：岂敢！

途中相见

何往？何处贵干？答：前边小事；某处俗事。

路次不及；途中少情。答：不敢；不敢劳。

承扰

前日多扰；向日过扰。答：简慢有罪；何足言谢！

简褻

前蒙光顾，甚是简褻。答：过承台爱，感谢不已。

谢惠

前日多承；向日多蒙过爱。答：不诚，菲敬不堪，无以为敬。

谢劳

承携带；承培植；承高照。答：微劳何功之有？效劳不周。

感谢不尽。答：何足言谢？岂敢劳谢？

相会致意

某某致意；拜上。答：言重；不敢。

临别转致

回去致意令尊某人；回府拜上某人。答：岂敢？当以代言；理当转达。

见官员

老大人贵职？答：某职。

贵治何处？答：某处。

见师长

设帐何处？答：某处。

高徒几位；门人几位？答：小徒几人；顽童几人。

见文人

治何经？答：习某经。

一向用功；久闻潜修。答：一向荒疏；虚度岁月。

即日高荐？答：惶恐。

见武将

营扎何处？答：营在某处。

帐下几人？答：小卒几人。

久闻弓马精熟。答：有失习学；未曾操演。

见农夫

目今田禾如何？答：甚好；平常。

今年宝庄收成何如？答：甚好；比去年稍可。

目下米价贵贱？答：价若干。

见生意人

一向生意大发？答：托庇；只好度日。

见写画人

久闻笔法精工；一向丹青甚妙。答：拙手惶恐；拙笔涂鸦。

改日拜求；异日转拜奉求。答：拙笔献丑；丑笔不敢呈教。

见舟人

宝舟装货多少？答：若干。

见僧人

宝刹何处？答：小庵何方。

上房几众？答：几僧。

久闻老师禅机透彻。答：愚昧无知。

一向不曾相会。答：小僧杜门不出。

见道士

仙观何处？答：小观某处。

久闻老师清修高妙。答：愚昧不知。

新撰有福人歌

耍孩儿

《西江月》引首

浩浩乾坤似海，昭昭日月如梭。偷闲听我唱山歌，各要存心改过。贵贱前生已定，有无空自奔波。从今安分乐天，福人长享福果。后列各歌，首二调是有福人起句，自第三调起，俱以劝世人莫字为起句。

总概

有福人听我言：这歌词用意编，从头细细将人劝。披肝沥胆君须记，苦口叮咛切莫嫌。知音急早为良善。一句句修齐至宝，依得我福寿绵绵。

听从

有福人仔细听：这歌词理义明，言言切着真心病。世人若肯回头转，方信吾言值万金，非同词曲闲吟咏。我这里高歌低唱，一声声唤醒迷魂。

凶恶

劝世人莫行凶，施毒恶显神通，机关使尽南柯梦。嘉言入耳全为谎，好事当前不用工，转脸反笑人无用。任凭你乖巧伶俐，只恐怕天理难容！

奸淫

劝世人莫邪淫，俏红颜最动情，谁知损德亡身命。你若淫人妻

共女，你的妻女也又淫，循还果报原相应。非独是招灾藐祸，怕后来灭绝儿孙。

争斗

劝世人莫斗争，闲是非不可听，须知忍耐多和顺。若还恃力施强勇，脚踢拳伤人命倾，王章一命偿一命。最可怜披枷带锁，才晓得望救无门。

词讼

劝世人莫兴词，告状的真是痴，花钱受辱荒田地。赢了冤家图报复，输了刑伤活惨凄，如炉官法非儿戏。有甚么深仇大隙，自寻那困苦流离？

嫖荡

劝世人莫耍嫖，姊妹们惯逞娇，做成假意虚圈套。痴心恩爱如珍宝，当面温存背跳槽，黄金散尽谁欢笑？只落得梅疮遍体，最可怜衣食无聊。

赌博

劝世人莫赌钱，迷魂阵似蜜甜，无昏无晓相留恋。头家帮客都想赚，打骂争喧最可嫌，娼优隶卒同卑贱。起先时衣囊折揭，到后来典卖田园。

贪刻

劝世人莫乱贪，不义财休恋看，何苦身被他牵绊。奸巧刻薄强争取，利己损人心怎安？儿孙恐怕难承担。空留下他人浪用，恶罪业自己填还。

酗酒

劝世人莫醉沉，饮半酣可称情，贪杯误事还成病。言颠语倒相

争斗，胆大心粗不认人，愚夫此际常拼命。惹起来奸偷坏事，从这里败德亡身。

烹宰

劝世人莫杀生，悲痛声不忍闻，怎忍口腹伤残命。盘中香美脂膏味，都是生烹活剥成，可怜冤报何时尽。你只想针芒刺肉，百般样痛楚难禁。

奢华

劝世人莫奢华，淡泊些最是佳，何须浪费争高大。珍馐罗列喉如海，衣服新鲜锦上花，只恐福小难招架。这作为怎能长久，总不如朴实成家。

观望

劝世人莫巴高，富与贵天数招，荣枯得失谁能拗。眼前饱暖都为福，向后盈虚任长消，但萌妄想皆非道。不知足时时苦海，能安分处处逍遥。

怨尤

劝世人莫怨天，好和歹宿世缘，痴人何苦多埋怨。前生修积今生受，数定时辰有后先，怎能事事如心愿。不退想自寻烦恼，能知福快活神仙。

虚妄

劝世人莫妄求，得休时且罢休，功名富贵天生就。粗衣淡饭随时过，劳碌奔波早白头，清闲自在多长寿。作好人身安梦稳，行好事快乐无忧。

昏昧

劝世人莫志昏，五更时心自扪，细将往事公平论。凭何阴隲能

消罪，有甚修持种善因？请君快把前途奔。恶心肠急须改悔，速回头挽转天心。

谋虑

劝世人莫远谋，子与孙何必忧？各人衣禄安排就。纠缠世事催人老，撇却尘缘得自由，电光石火须臾候。且享些清闲自在，先落得安饱无求。

忧愁

劝世人莫忧愁，将烦恼一笔勾，谁人管得前和后。荣华富贵天生定，岂是常人智力求？心机费尽终无就。到不如随缘快乐，享许多自在悠游。

痴迷

劝世人莫痴迷，年渐老雪鬓堆，此生聚散如萍会。花无长放香无久。月有团圆光有亏，无常迅速难迴避。试看你形容枯槁，还不肯意转心回。

因循

劝世人莫因循，见死亡也自惊，无常那论高年近。亲朋死别无数，老少凋零不忍闻，人人为你传音信。急回头累功积德，莫辜负万劫人身。

《清江引》

世人须急回头早，莫等无常到。恶除心自良，永受人天报。切不可恋尘情，将本身昧了。

新撰好男儿歌

耍孩儿

《西江月》引首

若论乾坤大事，首重纲纪人伦。我编俚唱劝今人，各要留心细听。俗语淡中有味，粗言浅内含深。男儿要好莫因循，急早改邪归正。后列十调，内有邻里奴婢，虽非五伦，乃处己之要事。因附于末。

纲领

好男儿，依我言。重伦常，最要先，纲常伦理人争羨！果能做得伦常好，胜积阴功几万千，何须拜佛祈神愿？一处处太平世界，快活人共乐尧天。

心志

好男儿，先正心。人是树，心是根，根伤枝叶焉能盛？行事先将自己想，自心不欲就莫行，好贪乖巧休称兴。到头来善恶果报，怎逃得天地神明。

至上

好男儿，要尽忠。事君王，礼鞠躬，赤心报国成梁栋。清廉正直无私曲，不爱民财秉至公，流传万古芳名重。行仁惠恩加百姓，不枉了禄享千钟。

本源

好男儿，孝双亲。念劬劳，养育恩，此生报答真难尽！怀胎生

产耽惊险，就湿推干受苦辛，饥寒举动勤相问。切须要竭力尽孝，莫忘了天地高深。

昆玉

好男儿，爱弟兄。念同胞，一母生，不宜争竞伤天性。哥哥爱弟年轻小，弟弟尊哥手足情，一家和睦乡邦敬。休听那枕边言语，为钱财赌气相争。

唱随

好男儿，重宿缘。做夫妻，总听天，双双和爱无埋怨。妻能内助家门盛，夫善刑于礼让先，同食共枕情休变。最悲伤红颜薄命，才知道福在丑边。

后嗣

好男儿，教子孙。训义方，不可轻，贤愚成败关家运。勿劳纵爱非真爱，积德非金却胜金，切休酿就豺狼性。做不法玷污宗祖，作非为败坏家门。

金兰

好男儿，信在先。与人交，戒妄言，一言九鼎无更变。托妻寄子全忠义，一诺千金自古贤，交情休论贫和贱。只学那桃园结义，切莫效孙臧庞涓。

邻里

好男儿，要睦邻。邻里人，义转亲，左邻右舍须和敬。莫因些小生嫌隙，患难常施救济恩，相逢喜寿先欢庆。试看那水火盗贼，急难中难望远亲。

奴婢

好男儿，恤下情。奴婢们，最苦辛，孤单冻饿谁来问？虽然贵

贱尊卑体，也是爹娘一样生，何苦打骂施威令？凡百事从容教导，可怜他愚拙痴心。

《清江引》

敦伦重理真个好，不负圣贤教。消除薄恶情，依顺中和道，方才是男儿无愧了。

新撰好姑娘歌

予各反其义，已另著《坏婆娘歌》十首，同此调、同此韵

家之有贤妻，犹国之有良相也。相良则国治，妻贤则家自兴矣！然而聪明男子尚赖教训以成人，何况妇女乎？但妇女处闺阁之中，通文识字者甚少，若以深奥之言向说，奈彼茫然不解，虽说与不说同也。予先将劝戒男子者，已编成《有福人》、《好男儿》等书觉世，至于辅助成家之妇女，岂可不论乎？因又将妇女事所宜者，另编“耍孩儿”十调，或配渔鼓，或合弦索，令彼闻音知义，各各成良善好妇女，何愧于国之良相哉！因以《好姑娘》名其歌。

天基石成金撰

孝公姑

好姑娘，是好人。事公婆，极小心，问安视膳多和顺。你能竭尽心和力，后代儿孙照样行，贤良自有人钦敬。就是那公婆恶薄，能孝敬才乡里传名。

敬丈夫

好姑娘，依好言。敬丈夫，如敬天，家庭事事相和劝。安贫守分方为美，共力同心就是贤，何曾爱富嫌贫贱。你看那孟光淑女，敬梁鸿举案眉前。

和妯娌

好女娘，听我歌。妯娌们，总要和，上恭下敬随时过。相亲相爱家中宝，无是无非福自多，一生快乐消灾祸。你只看人家兴旺，再不起无事干戈。

教子孙

好女娘，看得长。教儿孙，学善良，明师好友相亲傍。起居出入都恭敬，饮食言谈必正当，家庭事事相谦让。你看那三迁孟母，断机杼万代名扬。

守闺门

好女娘，性淑贞。守闺房，不妄行，闲游戏要从无问。烧香入寺休提起，看会迎春不出门，繁华不喜耽幽静。惟遵守三从四德，这才是兰蕙为心。

慎言语

好女娘，谨语言。是和非，总不传，家庭内外无埋怨。诸姑伯伯都相敬，邻里亲朋尽有缘，一团和气人争羨。咏于归宜家宜室，性温柔无怨无嫌。

勤女红

好女娘，俭又勤。做生活，手不停，织经纺绩偏多兴。缝联补绽常浆洗，裁剪绫罗手段精，衣衫件件都干净。再不会好吃懒做，又何曾戏耍闲情！

理中馈

好女娘，不惮劳。入厨房，自煮烧，烹炮饮食般般妙。丰腴荤素皆中吃，咸淡酸甜五味调，延宾款客都周到。小菜儿精致洁净，胜人家美味佳肴。

待亲友

好女娘，会掌家。亲友们，都敬他，犹恐失款心常怕。亲族到了安排饭，宾客来时准备茶，从无简慢轻人话。专喜欢雪中选炭，再不去锦上添花。

恤婢妾

好女娘，顺又柔。不暴横，不苛求，立心步步存忠厚。知甘识苦奴心喜，体恤饥寒婢不忧，恩存呼令皆欢受。从不会敲敲打打，又何尝嚷骂无休。

《清江引》

贤良妇女真个好，事事能周到。勤俭会持家，才是家中宝。奉劝好女娘，依我十劝，不可少有违背了。

新撰坏婆娘歌

和《好女娘歌》原调原韵

妇女本来原无坏处，总因习染无教而成也。予已将女事之宜者编为十调，名曰《好女娘歌》。若不依予言，则不孝公姑、欺辱丈夫种种不贤。小则惹人唾骂，大则身亡家破，乃世俗所谓坏婆娘也。因又各依原韵，反和十调，就名曰《坏婆娘》。要知笑之骂之，正所以发其惭愧羞恶之心，胜如教之训之也。但愿有志妇女听闻之余，痛自改悔，狮吼之性变为柔顺之质，则受福不小矣！或有恨我语言刻毒而生怒骂者，是不可救药终坏妇人，深可惜哉！

天基石成金撰

不孝公姑

坏婆娘，恨杀人。待公婆，没好心，心高气傲非和顺。不遵礼节供甘旨，恶语狂言放肆行，全无一点真恭敬。直弄得家门破败，恶媳妇到处传名。

不敬丈夫

坏婆娘，不可言。不敬夫，反怨天，打夫骂主谁能劝？好穿好吃长丢丑，撒泼行凶大不贤，人人见了都轻贱。动不动报生怨死，嫁错了懊悔从前。

不和妯娌

坏婆娘，听我歌。妯娌们，总不和，大家不肯安闲过。憎嫌嫉妒偏生有，惹是招非到转多，凭空弄起无根祸。他弟兄原如手足，为你们同室操戈。

不教子孙

坏婆娘，看不长。好儿孙，教不良，狐群狗党相亲傍。偏心护短难收管，溺爱娇生不正当，家庭吵闹何曾让？到后来酿成不肖，败家精到处传扬。

不守闺门

坏婆娘，性不贞。爱风流，喜浪行，多言好事逢人问。观山玩水游僧寺，看会迎神早站门，生来好动何能静？说三从全然不懂，纯是些狗肺狼心。

不慎言语

坏婆娘，不谨言。招风嘴，语乱传，行行步步招人怨。诸姑伯伯参商了，邻里亲知总没缘，说张说李谁人美！最可恨妇人长舌，败家声屁臭屎嫌。

不勤女红

坏婆娘，不肯勤。坐房中，事事停，织纴纺绩全无兴。不管儿女衣和履，就是人间懒惰精，一身邈邈无干净。好睡觉日高怕起，不梳头满脸痴情。

不理中馈

坏婆娘，最怕劳。全不管，煮与烧，生茶生饭何能妙？无分荤素唇难进，不论酸咸味不调，烹炮火候何曾到。小菜儿从来没有，还说甚么美味佳肴。

不待亲友

坏婆娘，不管家。亲友们，都恨他，恶名遍晓全无怕！诸亲断绝难来往，有客来时莫想茶，逢人惯说馊兜话。就遇着至亲好友，都当做眼底虚花。

不恤婢妾

坏婆娘，不顺柔。恶冤家，乱苛求，狠心毒口非忠厚！监茶料饭家僮苦，肚饿身寒婢妾忧，时常打骂难禁受。有一朝把人逼死，那时候怎了怎休！

《清江引》

不贤妇女怎的好，妒忌淫偏到。七出有明条，牝鸡不是宝。奉劝坏婆娘，依我十戒速回心，再莫坏了。

新撰天福歌

昔平泉陆先生有《巧字歌》曰：“巧巧巧！惯使机关终日搅。是人亏，只己饱。阎罗拙算霎时来，千般受用生前较。”予读之，喜其味长，恨其幅短，因和而广之。各以两字顺连而撰，遂成二十调。至于孝悌忠信等字，虽云甚好，因限于格调，未免词不尽意，所以未曾编入。况予另有《好男儿》等歌，已悉其意，又何须重赘乎？读者因歌而省悟，则有许多天福可享矣！因以《天福》为名。非敢曰觉世，亦不过增演陆子未尽之词义耳！

天基石成金撰

后列各歌，每二首题叠字一正一反而撰，惟心身富贵嫖赌六歌，是顺目未反，读者知之。

心、心、心，披毛作佛此中分。庶民去，君子存。只此几微成善恶，远在儿孙近在身。

身、身、身，哄尽愚夫错做人。将假合，认成真。不务回光寻本体，痴痴何用苦贪嗔！

富、富、富，幸入宝山休虚负。开礼门，定义路。积而能散还复来，放利而行徒怨恶。

贵、贵、贵，患所以立不患位。半世官，百世罪。眼前赤子任君行，头上青天真可畏。

闲、闲、闲，柴门虽设昼常关。寻颜乐，惮许烦。世事算来催白发，几人休去伴青山。

忙、忙、忙，心慌恰似失林獐。都前定，枉仓皇。等到白头将歇足，人间又有染须方。末二句吕纯阳诗。

忍、忍、忍，怒火须将急水喷。刚易折，柔长存。早知泡影须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末二句史弥远诗。

争、争、争，争财争气命都轻。几人醒，几时平？握筹算就千

年计，属纆惟留一叹声。

拙、拙、拙，貌似痴呆口更讷。不谋求，不侵夺。一听造物有安排，偷得浮生转快活。

奸、奸、奸，对面如隔几重山。说鬼话，弄机关。尽自眼前施狡猾，拼身六道苦填还。

明、明、明，浸润肤受不能行。如镜照，没点尘。君子一生皆信实，小人满面是虚情。

痴、痴、痴，用尽聪明不见机。空算计，枉奔驰。可怜三万六千日，不放身心静片时。

福、福、福，没病没愁没欺辱。无灾殃，有蔬粥。上比不及下比余，多少饥寒嗟半菽。

祸、祸、祸，世事如棋一着错。看得破，忍不过。只说天网甚恢恢，你看到头饶那个。

嫖、嫖、嫖，香腮粉面小蛮腰。卖花箭，献笑刀。燃肌剪发甘情死，哄煞痴郎没下稍。

赌、赌、赌，此病人生第一苦。寻贫穷，招欺侮。身家两败骨肉伤，良朋远弃羞为伍。

休、休、休，红尘看破即丹丘。除妄想，务真修。有定荣枯徒拙算，无多岁月莫闲愁。

劳、劳、劳，东西南北苦周遭。忽憔悴，且逍遥。一心似水惟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末二句韩乐吾诗。

真、真、真，欺人欺己即欺神。诚为实，信是根。莫学世情多薄恶，虚头厚貌弄空心。

幻、幻、幻，假合一场精扯淡。递消长，倏聚散。世间何物得坚牢？劝君早把前程办。

新撰莫愁歌

黄莺儿

无事莫生愁。苦奔忙，未肯休，清风明月谁消受？财多越求，官高越谋，人心不足何时够？急回头，百年难得，一切不须忧。

无事莫生愁。叹愚痴，作楚囚，邯郸一梦谁参透？富贵难求，贫贱难休，波波劫劫空屠愁！忘回头，机关用尽，空自说吴钩。

无事莫生愁。子与孙，枉代忧，前生修积安排就。使甚机谋，结甚冤仇？后人田土前人受。急回头，饶他一着，胜作马和牛。

无事莫生愁。似浮泡，若赘疣，机关谁肯居人后？能者多求，智者多谋，终朝只见眉儿皱。急回头，光阴有限，莫负好扬州。

无事莫生愁。笑贪人，似饵钩，奔波劳碌无宁候。万里封侯，腰缠未休，名缰利锁牢拴就。急回头，流光迅速，不为少年留。

无事莫生愁。湛湛天，在上头，方才动念先知透。机心且丢，雄心且收，痴聋瘖哑偏丰厚。好优游，守己安分，快活度春秋。

无事莫生愁。住山林，学隐流，松篁掩映窗前后。布胜绉绸，菜胜珍馐，枝头花鸟皆吾友。好优游，酣然一觉，蝴蝶梦庄周。

无事莫生愁。访名儒，伴道流，本来面目宜参究。福是人修，闲是人偷，夜游秉烛明如昼。好优游，何荣何辱，呼马任呼牛。

无事莫生愁。爱观山，喜泛流，酒炉茶灶消清昼。言多招尤，事多招羞，闭门一榻羲皇候。好优游，闲非闲是，总不到心头。

无事莫生愁。悔从前，错下钩，仰天大笑今丢手。经文懒搜，仙佛懒求，内省只在心无疚。好优游，心田耕种，岁岁乐丰收。

新七笔勾

驻云飞

昔莲池大师恐学人被世缘缠缚，因作《七笔勾》，将人伦家业富贵才华悉得扫除，真修行之至言，出世之妙法也。愧予现居尘世，何能骤脱尘情？既未离尘又焉敢妄希佛祖耶？但眼前世俗有应勾之事，若不勾除，是徒然自取烦苦耳。予因另诤七调，常歌以自醒，亦可以醒人。读者果能依此勾除，则人人各享极大之快活矣！要知欲出世者，当以大师之勾为主，而予之勾语，又为涉世安乐法也。亦可渐精于出世，游于方之内，各适其可。

天基石成金撰

贪甚风流，不是冤家不聚头。但顾淫人妇，能保妻儿否？休！嬉戏眼睛头，孽满身后。报应分明，万恶淫为首。因此把美色邪淫一

笔勾。

终日忧愁，用尽机关不肯休。贫贱天生就，富贵天缘凑。休！算计五更头，明朝依旧。略放宽心，乐得安闲受。因此把妄想贪求一笔勾。

结甚冤仇，忍辱包容自不忧。唾面称仁厚，血气空相斗。休！平地起戈矛，祸还身受。过后思量，懊悔终无救。因此把赌气争能一笔勾。

势利堪羞，看破人情泪欲流。穷者嫌人有，美者笑人丑。休！总是一骷髅，牵筋动肘。一旦无常，那里分先后？因此把嫉妒憎嫌一笔勾。

舌底戈矛，驷马难追着甚由。谈遍闺门丑，装点他人咎。休！薄恶满心头，尖利在口。鼓舌摇唇，促短生平寿。因此把恶语谗言一笔勾。

三寸咽喉，结下众生宿世仇。宰杀充吾口，痛苦难禁受。休！禄尽寿难留，蔬味长久。相报冤冤，因果何曾漏？因此把美味珍馐一笔勾。

着甚来由，恰与他人做马牛。终日忙忙走，废尽悬河口。休！取怨复招尤，伤亲坏友。一刻清闲，天福能消受，因此把闲是闲非一笔勾。

《清江引》

眼前快活谁能晓，自寻诸烦恼。高超极乐天，胜住蓬莱岛。劝世人，依七勾，真个好。

改正七笔勾

驻云飞

人之一身，悉被五阴六识遮隔我之真性。譬如五色云霞，人但见其呈祥散彩，可爱可嘉，不知日之光明，尽被其障暗矣，岂不悲哉！一《金刚经》，义悉如是。莲池大师因撰《七笔勾》，教人深解迷因，顿令六根清净，断凡情而见本来面目，诚精进之宝筏也。惜此调传写甚多，字皆任

意增改，各是其是，未有正其非者。予不揣愚昧，较其可否，另以字句之异同，细注于每调之后，是亦体我大师原义也。大师有知，亦当以予言为近矣！

天基石成金撰

恩重山丘，五鼎三牲未足酬。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休！出世大因由，凡情怎剖？孝子贤孙，好向真空究，因此把五色封章一笔勾。

风侣鸾俦，恩爱牵缠何日休？活鬼娇相守，缘尽还分手。休！为你雨绸缪，披枷带扭。觑破冤家，各自寻门走，因此把鱼水夫妻一笔勾。

身似疮痍，又为儿孙作马牛。试问燕山窦，今日还存否？休！毕竟有时休，总归无后。谁道当年，万古常如旧，因此把桂子兰孙一笔勾。

富比王侯，你道欢时我道愁。求者多生受，得者忧倾覆。休！淡饭似珍馐，纳衣如绣。天地吾庐，大厦何须构？因此把家舍田园一笔勾。

独占鳌头，慢道男儿得意秋。金印悬如斗，声势非长久。休！多少枉驰求，童颜皓首。梦觉黄粱，一饭非吾有，因此把富贵功名一笔勾。

学海长流，文阵光芒射斗牛。六艺场中走，斗酒诗千首。休！锦绣满胸头，何须夸口。生死根前，半字难相救，因此把盖世文章一笔勾。

夏赏春游，歌舞场中乐事稠。琴瑟娱亲友，烟雨迷花柳。休！眼底逞风流，苦归身后。可惜光阴，迅速空回首，因此把风月襟怀一笔勾。

《清江引》

娑婆众苦谁能晓，轮回何日了。煎熬釜内鱼，系绊笼中鸟，劝世人，依七句，真个好。

新撰天如醒言

昔天如禅师有《警语》一篇，字字句句都是咬破舌尖、鲜血淋漓，从肺腑中说出。吾辈存神读诵一遍，令人心开目明，毛发顿竖，所以屠赤水先生深赞其妙。惜语止四百余字，未尽其意。予因以愚言增补十七，虽是砭砭乱玉，亦体我师醒人之念耳！若以言浅鄙弃，则世间多少华美文章，不啻金声玉韵，与我本来何益？争如此书之万一哉！但愿读者从此勘破无常，尘念顿灰，道心长进，急急参求理窟，忽至灵光透露，永脱沉沦，真大快也！

天基石成金撰

人的说话，只要说得切实，于世有益。若论才华精美，虽好到十分，有何用处？

人的见识，只说日月甚多，自身那里就死！要知这个身子，真如梦幻泡影，最是虚假的。所以当时雪峰有颂云：“一盏孤灯照夜台，上床脱了袜和鞋。三魂七魄随梦转，未知天明来不来。”你若不信，你只看眼前的人，年纪老似你的，也不知死了多少；年纪小似你的，也不知死了多少；与你同年班辈的，也不知死了多少。古人云：“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又到我。”又寒山诗云：“雀啄鸦餐皮肉尽，风吹日炙髑髅干。目前试问傍观者，自把形骸仔细看。”他人身子如此虚假，就是你的榜样。可见你的身子，须不是生铁铸成的，又不曾吃过长生不死的药，怎能逃得无常？说起来岂不害怕么？

这人身虚假，说起来那个不知？虽然知道，只是因循时日，不肯专心修行。虽有肯修行的人，又不肯认真去做工夫，大都懈怠自误，这是甚么缘故？总在于没一个真正信心，所以不肯勇猛，不肯精进，不肯坚固。有这等弊病，怎得能够超升？

今人虽有发道心的，不久又退转了。考你们退转的因缘，我约略有三种世累：一曰身口累，二曰眷属累，三曰家计累。这三种累

竟累死了天下的人。尽天下的人遭这三种累，竟忙了一生，闹了一生，苦恼了一生，干弄了一生，又空过了一生。何况又因这三种累，起了无量的贪嗔痴，造了无量的大小恶业，只是不得醒悟。待我把这三种世累，分晰说与你知道。

第一种是身口累。要知世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少，贵贱僧俗，各各俱有身体口腹。有了这身体口腹，便要好衣好食饱暖他，便要房屋器皿安住他，功名富贵荣显他，更有五般偏欲，乃是食色利名睡是也。这五般偏欲，都从这身体口腹上起根。要知道你这身子原是一个臭皮袋，全不属你主管，全不由你差遣，凡生老病死苦俱不随你处分。你从生至死，向这臭皮袋上枉费了多少心计，空造了多少过恶，到头来一毫也无用处。且如盛夏暑月，有肥胖壮汉，忽然于黄昏之际得个急病死了，到半夜时候就觉臭秽逼人，近傍不得，急急用棺材盛了，等不得到天晓，急急抬出埋了，不容停留。以此看来，昨日晚间犹是一个健汉，今日早起就是一付腐烂的臭尸，一堆无知的坟土。知他一个识神，又向何处去了？有净土偈云：“皮包血肉骨缠筋，颠倒凡夫认作身。到死始知非是我，从前金玉付他人。”岂不可叹！我最可怜世上人，不要说别的，就是身上被人掐了一把，脸上被人唾了一口，原没甚么大事，不知不觉就发出许多暴怒来，必至报复而后已；再者身上或是生出一疮一疖，或是发出一癣一斑，本不害事，心里也不快活，必至平愈而后已；再者就是蚊虱咬了一口，针芒刺了一下，泥垢灰尘污了一些，心里也不喜欢。及至无常到来，眼光一闭，任凭人把这身子火烧土埋，狗咬蚁吃，都不能管了。这样虚假，如何徒遭他累，退却道心？

第二种是眷属累。你的妻妾子女，万般恩爱，家口眷属，无一不记挂在怀。殊不知彼此都拖个臭皮袋，彼此都不觉悟，平日眼前被情欲缠绕，随着混生混死，怎得出头？我极可怜世间人，不要说别的大事，只说你家里养的猫狗，乃最微的物件，或是有了病痛，或是走失去了，也牵挂于怀，心里也不快活。及至无常到了，眼光一闭，虽至爱的妻妾子女，彼此都不能相顾，也保留不得，也替代不得。这样虚假，如何徒遭他累，退却道心？

第三种是家计累。你的财物家产，在眼明脚健的时候，经营计较，悭吝守护，将谓百千万年得他受用，谁知都是假的。我甚可怜世上人，不要说别的大事，就是失去一文钱，折了一只筷子，打破了一个碗碟，又有纸窗被人戳破了，椅子桌子放歪了，都是极小的小事，胸中也不快活；再如乞丐穷人求化一文钱、一撮米，心里也不欢喜。及至一口气呼吸不来，两脚直硬的时候，虽有万贯的家财，都留与别人享用，一些儿也带不去，要知时刻也难免不得，贿赂也

通关不得。这样虚假，如何徒遭他累，退却道心？

世间若果然出个有志的人，将从前过去的日子不须提起，只从今日今时起知道这个身子是假的，这眷属家计都是假的，于此三种累上，莫忍着、莫恋着、莫贪着，要从自己胸中，发出一个信心来，山烂不改，海枯不移。无论行住坐卧，随便就澄心觉照，务要勇猛，再不因循；务要精进，再不懈怠；务要坚固，再不忽略。只是回光照破，痛自省发，今日也参，明日也悟，时节到来，包你有个分晓，包你有个超升。若至此处，才是太快活也！

新辑甚么话

陈眉公辑有《模世语》三十六条，唤醒人心而脍炙人口者，已久且多矣！予今又有是刻，岂不重复赘疣乎？惟眉公所辑，间有语义未确、事务未备者，亦何足以启人情世态耶？予乃不揣愚昧，另集古语，改其未确，增其未备，共计六十条。复又各以愚言二句略加自注，遂名之曰《甚么话》。有能识得“甚么”二字，则事情悟彻，超出尘寰矣！然书内语虽不越寻常，而有至理存焉，孰谓常谈可忽哉？虽眉公复起，似亦不易予言也。

天基石成金撰

每条上一句，取古人七言成语。下二句或注或评，字写略小以别之。

积善人家庆有余，议甚么？皇天无亲，惟德是依。
 举头二尺有神明，欺甚么？暗室亏心，神目如电。
 远在儿孙近在身，疑甚么？若还不报，时辰未到。
 越奸越狡越贫穷，坏甚么？人若痴懦，反有大福。
 神明正直无私曲，谄甚么？只论善恶，不论祈祷。
 不礼爹娘礼世尊，敬甚么？堂上父母，胜如活佛。
 打虎还得亲兄弟，分甚么？手足情深，急难相关。
 要好儿孙必读书，惯甚么？子不读书，官从何来？
 丑妻瘦田家中宝，拣甚么？消人妄想，省我烦恼。

奴仆也是爹娘生，凌甚么？人虽贵贱，痛痒一般。
 命里有时终须有，求甚么？命里若无，空费妄想。
 聪明反被聪明误，巧甚么？情性痴呆，反是大福。
 当权若不行方便，做甚么？既入宝山，空回可惜。
 公门里面好修行，害甚么？衙门里面，易作善恶。
 刀笔杀人终自杀，刁甚么？字上造恶，字上杀身。
 冤冤相报几时休，结甚么？环转不止，自然之理。
 人争闲气一场空，斗甚么？昔日英雄，而今安在？
 赢了官事输了钱，告甚么？既多耻辱，又有惊恐。
 烟花寨里陷人坑，嫖甚么？一入其中，虾蟆落井。
 暗里催君骨髓枯，淫甚么？杀人刀斧，愚迷不醒。
 博弈之人没下稍，玩甚么？废时失业，倾家荡产。
 十个下场九个空，赌甚么？一掷千金，阵列迷魂。
 为非作歹乱狂言，醉甚么？腐肠伤胃，惹祸生灾。
 非义钱财火上冰，赚甚么？汤来水去，何苦丧心？
 本分随缘莫强求，想甚么？前缘分定，劳神无益。
 多少朱门锁空宅，置甚么？妄肆起造，难保安享。
 谁人保得常无事，消甚么？前途昏暗，未来难知。
 恶人自有恶人磨，闷甚么？我不打他，自有人打。
 欺人是祸饶人福，较甚么？让人一步，自宽多少。
 人生何处不相逢，狠甚么？结些善缘，后来好见。
 他家富贵前生定，妒甚么？你若修积，也就如他。
 后代儿孙不若人，乖甚么？剩些聪明，留与儿孙。
 虚言折尽平生福，诌甚么？言若不实，自损其福。
 是非到底自分明，辩甚么？风吹云散，依旧青天。
 文章自古无凭据，夸甚么？时至则佳，时退则腐。
 得便宜处处便宜，贪甚么？塞翁失马，难分祸福。
 是非只为多开口，说甚么？祸从口出，守之如瓶。
 到处欢喜且随缘，嫌甚么？遇境取乐，大得自在。
 失时个个笑寒饥，叹甚么？世态炎凉，到处皆然。
 从来福在丑人边，相甚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补破遮寒暖即休，兴甚么？一丝一缕，都出辛勤。
 才过三寸成何物，馋甚么？莫因口腹，杀害生命。
 早起三朝当一工，懒甚么？勤谨勤谨，衣服有准。
 省事俭用免求人，奢甚么？仰面告人，才知极难。
 人世难逢开口笑，苦甚么？落得快活，多愁自苦。
 眼前花月任逍遥，嗟甚么？美景良辰，切莫虚度。

前世不修今受苦，怨甚么？今再不修，后世更难。
一生都是命安排，愁甚么？命已前定，妄想徒然。
今日不知明日事，虑甚么？来日阴晴，今日难定。
岂可人无得运时，急甚么？春桃秋菊，各有其时。
儿孙自有儿孙福，忧甚么？人无百岁，计作千年。
一日清闲一日仙，忙甚么？等闲不闲，偷闲便闲。
千年田土八百主，争甚么？若不弃置，久富长贫。
前人田土后人耕，占甚么？多有自买，等不到久。
穴在人心不在山，谋甚么？阴地虽好，不知心地。
世事真如一局棋，算甚么？时时变更，那里论得。
人生自古谁无死，悲甚么？有昼必夜，理本如然。
荣华富贵眼前花，恋甚么？及到过后，一场扯淡。
死后一文带不去，吝甚么？止有恶业，随身不离。
一旦无常万事休，有甚么？梦幻泡影，毫无实在。

正得是

昔人有笑老人相反者十事，谓面应白反黑，而发应黑反白，哭无泪而笑有泪，昼寐而夜不寐，记远事而不记近事之类，予谓此乃侮老之言也。要知老人阅世既久，历事甚多。几许少者强者而天没，虽欲求至于衰老，何可得哉？况所言相反诸事，皆缘气血衰弱，精神短少所致。殊不知世间相反之事甚多，此不讥笑而以老人为讥笑，予见其惑也！因取目前世态之相反者，聊举百条，分为十类。愿各抚心自问，可改悔者急当改悔，莫貽人笑也。

石成金撰

贵人十反

自以为贵，恒入贱格

心当逸而反劳，身当劳而反逸。

百姓犯些小事，也不宽恕；自己贪枉，全不知愧。

好工夫用在酒色应酬上，理民事反嫌繁冗。

要下司清廉，却收其馈赠。

名正言顺之钱，偏矫廉不取；伤天害理之钱，却胡思乱想。

夜宜卧而饮宴，早当起而高卧不醒。

无病常服药，及至有病时，反不肯服药。

食物初出，味不全者喜吃。及至味全之物，反不吃。

自己请客，肴馔菲薄。及至别人饮宴，却要丰盛。

请人要人即来，及至人请却不肯就去。

读书人十反

欲学正人，急改所为

心里明道理，口里说话也明道理，只是行事反不明道理。

不作阐明圣贤之言，而学词状刀笔。

文社词坛怕到，而喜出入官府衙门。

劝人行善之文不作，而喜编造淫词艳曲。

明师益友怕交，而喜交邪佞小人。

平时不肯读书，及至宗师临到才日夜用功。

自己学问不通，就老脸教人家的子弟。

怕读书做文，反好说闲话、管闲事。

正经书不看，反好看闲杂小说。

有钱人十反

当用不用，殊为可惜

一文钱如性命，而自己性命反看得不值一文钱。

宁可被光棍脱骗、贼盗打劫，若劝他用银子做济人好事，却舍不得。

米谷宁可腐烂，至于穷苦佃户，却不肯削让升斗，而乞丐亦不肯施舍。

田连阡陌，至于傍有贫人丘角，定要谋求方圆。

为些小没要紧的事，却用多金结讼争占。

结交宦宦乡绅，往来宴饷，虽费多金不惜。而于贫苦亲友，却不肯周济。

衣食虽堆仓箱，自己却粗粝不肯穿吃。

日夜盘算，已到衰老疾病之时，尚不肯放松些。

明明家资有余，见人一味哭穷。

昧心人十反

人我不除，难与谈理

我生儿子，就指望孝顺我，自己却不肯孝顺父母。
凡事说人鄙吝，及到自己做事？却一文钱也舍不得。
戒谕自家妇女不许出头露面；窥别人妻小，惯会巧语低声。
远出喜人款留，居家嫌客轻造。
爱惜自己儿女，却喜痛打奴婢。
自家好清静，却会到别人家去搅扰。
我欠人的，子母年月不问；人欠我的，本利丝毫不清。
借我之花，惟恐人折一枝；他人之花，恨不连根拔来。
好借别人器物，及至人来我家假借，只说没得。
常说人不请客，自己却不喜设席。

痴人十反

迷而不悟，后悔何及

不孝顺父母，反去礼拜神佛。
弟兄手足不和，而反结交异姓朋友。
有好子孙，听其娇傲，却不肯严训。
贫穷人家，却苦折揭，要仿效富贵人家的体面。
聪明性格，却不肯读书勤学，而游忽度日。
家资有余，乃终日盘算无休，却不肯安乐享福。
费钱教歌童舞女，而训子之师，却不肯厚待。
有病不请医服药，而反信巫骗。
作恶全无顾忌，却思量请僧道念经忏悔。

浅见人十反

胸中欠大，所以量窄

自己聪明文墨，却笑人愚鲁；自己蒙昧，却恨人谈文。
自己体貌整齐，却笑人丑陋；自己残缺，却忌人美好。
自己有余，却笑人淡薄；自己贫穷，却妒人富足。
自己清廉，却骂人贪浊；自己脏污，却笑人有钱不会取。
自己杜门，却嫌人出路；自己喜游，却鄙人看家。

自己吃蔬，却看不得人吃荤；自己吃荤，却驳削人吃蔬。
自己好运，却说人淹蹇；自己困顿，却恨人通达。
自己有过，怕人谈论，却专好说人过失，且更捏造是非。
自己喜人奉承，却不肯奉承人，且更骄傲自大。
自己不饮酒，却怕人贪杯；自己好饮，却强劝人多饮。

俗人十反

尘埃苦恼，救之莫缓

目不识丁之人，对人乱谈诗书。
对美景不知玩赏，而反忧虑俗事。
有好书不读，而反置尘封。
人说妙谈，而反以粗言间断。
自己本是粗形，而偏妆出许多秀媚。
不通文理之人，见诗文书籍，专好囫囵乱看。
不知字画，却信口乱指批评。
不敬正人君子，反交往无耻下流。
本分事不用心勤习，反学无益的坏事。
俊美童婢，反专驱使粗重事。

常人十反

举世如此，可笑可怜

真心爱妻子，反假意待父母。
父母师长之教训，多有不依，而妻令不敢不从。
一父母能养活数子，有数子你推我诿，反不能奉养一父母。
厌自己妻妾，反偷情别人家妇女。
和尚道士荤酒都吃，而在家人反斋戒。
有钱富翁不肯施舍，而贫人反肯用钱做好事。
有才人怕读书谈文，而不读书人反好说文话。
老年人奔波劳苦，而少年人反安闲自在。
在外酒食风流，而家中柴米有无，反置不问。
读书人好歪着心肠不明理，而粗鲁人反直率。

女人十反

妇女属阴，所以本愚

家里不敬重公婆丈夫，而反远去寺庙烧香。
事甚无理，而反偏执断然，强做有理。
自己没儿子，反妒恨妾婢生子。
凡事最多忌讳，而反会咒人骂人。
吝惜小钱，而用大钱处反不惜。
吃斋念佛，敬重僧道，而苦打奴婢，宰杀生命反不戒。
有好儿子不肯严训，反姑惜慈爱，酿成骄傲不肖。
爱小便宜，而大有利益之事反不喜。
不爱长子，反爱少子。
不信人，反信鬼。

出家人十反

正其所反，顿成佛道

不居山林，而反住城市。
不甘淡泊，而反恋繁华。
不在自己性命上用功，反于文字俗事上着力。
不吃蔬而反好饮酒食肉，更有牛犬蟾螫都不忌戒。
不讽诵经典，反喜欢看闲杂诗文。
不参悟本来面目，反喜管俗事。
不谈讲禅理，反好说闲话。
不守戒律，反自放纵。更有奸骗非为、自寻披毛戴角。
不喜清净，反恨寂寞。
不爱惜光阴，反悠忽度日。

纂得确

李义山以滑稽巷谈撰《杂纂书》一卷，载列事条，中情极确。继后王君玉、苏子瞻、黄允交俱仿其意，各有续纂，而确当亦不逊于义山。予读诸纂，其间事系于身心家国者甚少，因另辑十类，篇目俱以一正一反，两两并列，令读者知某某为宜当行，某某为宜当戒，则举止有所凭式，较之前人杂纂，似有益也。辑成此书，以俟异日后有感发，再加增续。省庵徐先生见而高声谓予曰：“纂得确！”予乃不遮厚颜，即以此三字名其书。

天基石成金撰

好模样

行好得好，留样儿孙

敬天地祖宗。孝子顺孙。妇人不管外政。好读书。肯改过。结交正人，远绝匪类。谨身节用。好行盛德事。常说嘉言，引进后学。言语低婉。宴会有节。延端方明，师训子弟。故旧穷亲，在座饮酒，衣服朴素。体恤下人饥寒劳苦。不说谎。谦恭逊让。不与愚人争是非。临事三思。酒后不多言。妇女不入寺烧香。

坏模样

坏事习惯，日流汗下

使暗箭。唆人争闹结讼。好谈朝政并官府升降。习学乐技。撒酒风。惯叙家世，夸奖势利。坐下即架脚或摇腿。行坐低唱。夸己长，道人短。无端说鬼话。讨下小便宜。乱翻人书籍器皿。说话高声猛撞。穷汉说大话。乱认富贵人为亲友。

读得成

用功勤学，书不误人

闻鸡早起。时习不怠惰不间断。尊师长，亲近正人君子。熟读默记。勿畏难。让不肖人矜盛。喜夜读。有疑难就问。不以长物自累。敬书惜字。精研义理。不在饮食衣帽上求胜。

读不成

因循自弃，可惜可怜

好游。结交下流小人。好管闲事，说闲话。不听父兄师友教训，姑待明日。好看小说、歌词、闲杂书。

定然富

人力致富，可以回天

勤本分事。省事俭用。奴婢善耕织。子弟一心。合家和睦。治家有礼节。早起。门户墙垣坚固，三姑六婆不入门。不嫌粗粝。忍辱耐事。不克剥佃户穷民。

定然贫

自作贫穷，是谁之过

早卧晏起。庄园不料理。抛撒饮食五谷。多作淫巧。养闲汉。出重分结会扮戏。游手好闲。慳不中札。多买古董无用物。喜改造。好迁移。学富贵人家体面。攀高贵亲友。厚嫁女。不小心常致火灾。造花园楼阁。结交官府。没主意，信人哄骗。教戏子。非嫖即赌。兄弟妯娌时常合气。

大费用。专事口腹。痴糊涂，喜奉承。

大吉利

言行不妄，快乐甚多

知福。心里常自宽乐。待人无论高下都谦和。不占人便宜。不多事。对人说话，不哭穷诉苦。

不吉利

行事犯忌，必罹凶灾

无事嗟叹。逢人诉穷诉苦。一动气便毁器皿什物。卧食饮。日高不起。逢时节偏角口斗争。小故大嗔。动口就咒骂。外宅妇在家奸宿。以势利欺人。笑人勤俭。对日月并灶大小便。床上唱曲。自己捣鬼。怨恨天地祖宗。

极相宜

安分知足，自求多福

最乐者为善积德。最本分者耕田读书。最好者知过即改。最有益者待人宽厚。最安稳者不妄作非为事。最有见识者有钱就还债。最享福者随缘知足。最远谋者教子孙学好。

极不宜

匪类坏事，存心切戒

最无谓者管闲事。最折本者爱小便宜。最苦者趋炎附势。最造孽者做状词。最下流者赌钱。最可恨者搬弄是非。最毒者编人浑名、捏人坏事。最可笑者只说别人家事。最不好过者大醉后吐。最担惊险者做奸盗事。最受气者做媒人中保。最没见识者说家人过失。最忧愁者打官司。最无理者抢人话说。最忌者食牛犬肉。最厌者歪断缠人。最可嫌者自夸能干。最不该者向人伸懒腰。

纂得确二集

共计百条，每条俱以不字起句

予曾将人事之好歹两两并列，撰书一卷，令依依者读之，而知所趋避矣！年来复见人之言行举止不当于理，而犯天人之恶者比比皆然，因又另续十类，各以惜字贯首。要知惜者，有怜爱、痛吝之义存焉！惟人不知此惜也，所以易染种种过愆，其于言语，尤为更甚。是以书内惜言之条独多，愿读者俱加自惜。予知今后有益于身心世道者，又更多矣！但予自愧何人，敢于上续东坡诸才子之貂？一而复再，诚不知羞耻之至也。

天基石成金撰

惜念

举心动念，神鬼先知

不起坏念。不远愁过虑。不妒人有笑人无。不怨天尤人。不念旧恶。不妄想远大事。

惜身

危墙之下，知命不立

不好色无度。不大醉。不轻历危险之地。不暴怒。不交下流小人。不忿恨与人打降。

惜福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不暴殄天物。不爱奢华。不过求全备。不想非分。不作贱五谷。不杀害生命。

惜事

世无本事，庸人自扰

不薄伦常。不作坏心事。不违逆父母师长命。不多言。不动客气。不两面三刀趋奉人。不多事。不作灯头会首。不刻薄贫贱下人。不欺凌孤寡。不诬告人。不习学一切无益事。不欺隐田粮。不欠官粮。不收藏犯禁人物。

惜儿

爱不以道，害误一生

不许饮食过饱。不许多食生冷油腻。不许穿戴金珠锦绣。不许近小人。不许多话。不许习学无益下流事。不许傲上。不许到嫖赌场。不许至风波险恶之地。不许骂人。不许闲荡。不许自打奴婢。

惜财

量入为出，乃积乃仓

不嫌衣食粗粝。不起造园亭。不收买无用物件。不交往官宦。不频饮宴。不学富贵人家行事。

惜言

多言多败，不如守中

不谈人闺闾。不说人密事。不臧否人之品藻。不犯人忌讳。不伤人父母。不破人一切好事。不起人事端。不笑人相貌。不数子弟家人罪过。不惯好戏谑。不发誓。不当面破人不是。不疾恶太过。不直言自信。不造语陷害人。不夸富。不哭穷。不说与富贵人交往。不厉色说话。不鄙人贫贱。不搀夺人说话。不说自己才能。不说谎。不赞助人做坏事。不说歪文。不讲嫖赌事。不说话有头无尾。不咒人骂人。不说男女伎俩。不评论衣食精粗。不诉苦。不间人妙谈。不讪谤圣贤。

惜笔

文人之笔，胜于戈矛

不写一切损人害人之字。不写一切词讼控告之字。不写一切伤风败俗之字。不写一切离间是非之字。

惜书

圣贤精义，如宝如珍

不以书夹刺。不以书作枕。不以书与妇女夹针线。不卷脑折角。不乱翻乱揭。不杂乱堆积霉烂。

惜字

惜字一千，延寿一纪

不以字纸抹桌拭污。不以字纸糊窗糊壁。不以字纸覆瓮。不以字纸包银裹物。不以字纸放口内乱嚼。不以字纸与妇女脱鞋剪样。

快活方

世人俱各有本等之快活，全在于人之善能受享耳！善能享快活者，日常循理安分，不多事，不作恶，饱食暖衣，优游于尧天舜日之下，乃人生之大快活也。惜夫人情弃常取新，所好之快活，每于本等之快活相左，如奸盗斗讼、嫖赌酗酒之种种，皆俗习喜好趋赴者。推其终始，非但不能受享快活，而且反有大不快活之境罹之。予每一念及，不胜太息，因将世事之害切于身家者，列为十戒，又恐未读书者不能明解，乃用浅俚通俗之语，著书一册，名之曰《快活方》。犹夫沉痾患体，服我药方，顿然痊愈，痛楚去而满体清爽，岂不大快活哉！愿世人勿鄙予之浅言，各各谨记胸中，时刻慎戒，不独自己快活不已，虽父母妻子亦

不至孤苦惨楚矣。切不可于本等快活之中，自寻大不快活受也。若不信服予言，必到大不快活之境。及至凄惶泪落时，始悔早不慎戒。于其日后懊悔难追，孰若善享本等快活之为乐哉！

时在康熙壬申嘉月之吉觉道人天基撰并书

莫邪淫

奸

诸恶淫为首。要知奸淫一事，乃世间最重的过恶，最惨的祸害，最速的报应。道书云：“淫人之罪，加杀人数等。”盖淫心一起，夺人之爱，妒人之有，恨人之阻，诸恶由此而起，是过恶之最重也。古人云：“赌近盗，奸近杀。”盖男女婚姻，有一定的配合，切莫邪淫。假如他人奸你妻女，你心何如？每每人命大案，非谋杀本夫，即奸夫被杀；非强奸不从而杀，即彼此忌奸而杀。是奸与杀原是相连，行奸图一时之乐，多至丧命辱亲。须知被人杀与杀人偿命，总为极苦，是祸害之最惨也。俗语云：“淫人一妻，还人一女。”我眼见许多淫人妻女的，不久妻女亦被人淫。总在本身亲受，不能待至子孙后代，是报应之最速也。我劝你们各守淫戒，既无过恶，又免妻女淫人。长远快活，此为第一！

莫做贼

盗

本分做人，大可成大，小可成小，都有个安乐快活。惟有那好吃懒做，斗讼嫖赌的人，将家业歪乱费尽，没得生理，到那饥寒迫体，贫窘极至的时候，就无所不为了。当初未入贼伙的时候，便思量有威风，有钱用，及至一做了贼盗，就觉自家途路窄狭，终日提心吊担，恐怕有人算计。即外面假装强梁，毕竟心下十分张惶，举动受恐，寝食不安，岂不可忧么？俗语骂人为贼根子，可知一人做贼，上连父母，下及子孙，都算是贼。但凡提起一个贼来，无人不骂，无人不恨，岂不可羞么！一旦被人拿获，私下捕快必然先要吊拷捆打。槐杖铁尺，痛哀震地，勒逼赃物，九死一生。及至到官，夹打惨楚。小则窃贼刺配流徒，大则强盗依律定罪。到那砍头的时候，不但无人怜恤，还恨不得把来凌迟碎剐，方才快心。人但起了做贼的念头，颈项上边就犯了一刀之罪，岂不可怕么？一刀毕事还

是造化，活活受罪，苦更难捱。我曾眼见牢狱中的罪犯，真正可怜，因顺口作四字语三十句曰：“看见罪犯，不似人形。囚头垢面，虬虱满身。手扭脚镣，铁索惊心。砖块作枕，冷饭乱吞。摇铃打梆，捱尽长更。寒冬霜雪，冷冻如冰。酷暑夏日，毒热熏蒸。饥渴谁管，疾病谁亲？腿脚腐烂，臭秽难闻。黄皮包骨，与鬼为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求死不得，求生不能。阴风飒飒，怨气昏昏。百般苦楚，诉与谁听？悔也无用，只候典刑。伤心哉！如此苦恼。”

罪犯问其至罪之由，非属人命，即系贼盗，尽都是当年威风强暴之徒，岂不可惨么？要知他人费许多辛苦挣的财物，一旦被你偷劫而去安然受用，天理何在？良心何存？你见几个做贼盗的财富了的？你见几个做贼盗的不死于刑法牢狱刀刃的？如此可忧可羞、可怕可惨的事，有何受用？有何利益？你却甘心去做，可不是极拙极愚？若肯改过安业，就是小本营生，却都俯仰无愧，也强如作贼盗万倍。

莫宿娼

嫖

奸淫人的妻女，是世间最重的过恶。乃有一等人，以娼妇妓女非良家子女可比，我用银钱去嫖，意思说不伤阴德，不为过恶。殊不知极可厌的，娼妇下贱，真情实意向你的，百中无一，大略尽都是假意虚情，哄骗你的钱财。你若到那钱财稀少的时候，他的恩爱情意也稀少不堪。最可嫌的，娼妇下贱，洁净的少，秽毒梅疮的，十有八九。一染其毒，痛楚哀号，声震天地。虽求请名医百般治疗，即侥幸治好，也害得死里逃生，连子孙妻女都传染个不了。就是至厚的亲族朋友，个个都恶嫌你，总不敢与你同语、同食、同坐、同居，惟恐怕惹害过来，贻祸不小。更可恶的，娼妇下贱，贵贱不分，常常争风遇敌，光棍刁诈，官讼牵连，受累不休。这宿娼的事，有这等可厌、可嫌、可恶，虽然取乐一时，却是流害无穷。你好好的一个快活人，何必自寻这般苦吃？

莫耍钱

赌

人好赌博，原不是肯把自己的银钱输与他人的，实是想要把别人的银钱赢入自己腰里的。要知道赌场上的输赢如何拿得稳，你只看从来赌博的人，十遭下场若有五六遭得彩，也该去赌，眼见得十遭下场

到有七八遭折本，如何还要去赌？总都是贪心痴心使然，到后又生出嗔心聚会，为害不小。人若一入赌场，这许多思量俱在赌上。到赌的时候，肚里饥饿，茶饭也不思量去吃；身上寒冷，衣服也不思量去添。娼优隶卒、奴仆下役之人，但有银钱可赌的，不论贵贱好歹，就与他同赌，品行也不思量去立，家中父母妻子的饥寒也不思量去管，生业也不思量去做。更有引领许多少年光棍在家赌钱，夜深之际，托故而起，潜入奸淫，就是房中妻子，也不思量去顾。若是偶然赢了，贪心不足，思量还要去赢，也要赌个不了；若是不幸输了，不肯住手，思量救本，更要赌个不了。就是费尽了精神，丧尽了体面，荡尽了财产，总不思量去改悔。古人说得好：“赌钱是做贼的后门”，又说“赌近盗，奸近杀”。盖赌钱未有不输的，输钱未有不作贼的，作贼未有不犯罪的，作贼犯罪未有不砍头的。可见赌钱一事，在愚人看来是一件快活戏耍之事，却不知道竟是砍头的事。即不作贼，输完财产，变作饥寒下贱，有何好处？即不作贼砍头，那官府处治赌博的，枷打也不轻饶。若说图赢人的银钱，你见那个富家是赌钱挣起来的？那个富家子孙，不是赌钱贫穷了的？可见赌钱是最低最贱的事。玷辱父母，还要砍头，可不谨戒！我眼见许多名门子弟，衣冠出身，赌得赤贫下流，衣食俱无。亲戚朋友们或是看见，或是听见，无人不唾骂，无人不耻笑，何不急急改悔！保养你的精神，保固你的体面，保全你的财产，保守你的父母妻子团聚，将这赌博的心思，赌博的工夫，都用在本分事业上，不愁不饱暖，何等自在快活么！

莫烂醉

酌

酒乃合欢陶情之需，岂可戒你们不饮？若全戒你们不饮，我先不合时宜。但有一等人，好撒酒风，饮至酒醉之后，不知天理，不怕王法，不通人情。此时昏迷放肆，乱打乱骂，每每极大的祸事，都从这醉中做出。若或不信，你只看世间许多的官府审定的重案，到有一大半都从酒醉之后奸淫的，都从酒醉之后做贼盗的，都从酒醉之后打死人、杀死人的。总因酒能壮胆行凶，平常不敢为的事，不敢作的事，一到酒醉之后都敢作敢为了。及至犯了大罪，到了酒醒的时候，改也改不得，悔也悔不来，谁人救你，那个替你？我不要你全不饮，只劝你今后遇着酒，该饮得十分的，止可饮六七分，既免了许多的罪恶，又保养了许多的精神，更却了许多的疾病，平了许多的性情，且而筵席上又不获罪了许多的朋友，可不大快活么！

莫欠债

通

世间人若能上不少官钱，下不少私债，就是极大的快活。你不知道官钱私债的利害，待我分别了，细细的说与你听。

世间人但是有了田地，就有钱粮；但是有了买卖，就有税课，自古至今，断不能无。盖因国家的事务极是浩繁，有许多的用度，才有这许多的征收。每年要许多官员的俸禄，许多衙役的工食，给散许多的兵粮，制造许多的兵器。或修筑河工，或打造船只，买许多的物料，给许多的工银，有这许多用度，所以钱粮必要征输。若不征输钱粮，这许多用度从何出处？要知道朝廷这般费用，究竟总还是为你们百姓用去的。即如设许多官府，原为治民，若你们民间有不公不法的事，若没有官长，谁人来代你断理？再者假如不设许多官府拘管，那奸恶的人自然生出许多以强欺弱、无故争夺的事来，你何能安稳么？即如设许多兵马，原为卫民，若你们地方上或有盗贼窃发，若没有兵马，谁人剿灭？再者假如不设许多兵马镇压，欲求地方宁静，人民安居乐业，怎得能够么？就是筑许多河堤，也是怕民居被水淹的；修许多城池，也是怕人民没保障的。种种钱粮都是为民间费用去了。因有这许多费用，不得不征收民间这许多钱粮，原不是分外苛求的。你们想到此处，就该将应完的钱粮急早完纳了。只为世间有等奸顽百姓，不肯早完钱粮，因此定下一个官员的考成，着他用心催征。若是征收不前，即要革职降级，罚俸停升。有司官长因有这个处分，所以必要催趲，若是不完钱粮，便有许多苦楚。每逢比期，愚民不肯依限早完，官长定要差人拘叫。那差人承票到手，即呼朋唤友，三五成群，骚扰乡里，索酒索钞，任其诛求，恣其凌虐。你少不得要与他酒饮，少不得与他饭吃，还要差钱船钱要个不了。及至拘到衙门，见了官长，定要责打，除将自己的皮肉受了刑杖的疼痛，还要铺堂钱、刑杖钱，凌辱个不了。或自己怕打，再雇人代打，又要出一番雇打钱。若不到的，自然签拿，又重出一番签差钱。受了许多亏苦，挨不过一两限，这钱粮少不得要完。到了后来，催比得越紧，外费越多，剜肉医疮，疮不能好，反去了一块好肉。顾不得这件，完不得那件，一倍反用去了几倍。若是你们晓得算计，把家里一切事务权且放下，先将钱粮照限全完，那官长自然不来叫你。不但官长有许多快活，就是你自己的身子，也是得闲的；自己的心上，也是放宽的。省了许多的杂费，免了许多的苦楚，父母妻子安乐团聚，门户清静，岂不享许多大快活么！

私债虽然比不得官粮，这受害之处，却也相仿。人家借债，究竟实在为着饥寒切肤的事甚少，为着奢华体面的事极多。要知道你借下这一项债负，原不是白送你使用的，俱是每月三分四分的利息。还有没良心的，惯放火债，每月加一加二利息。这利债或按月一要，或按季一讨，大约放债的人多半都是有势力的，或是官宦乡绅，或是兵棍旗下，或是生员衙役，或是无赖乞丐。到了该还的时候，或自己亲要，或使奴仆走讨，站在你家门首言语，坐在你家屋里勒逼，约得两三日若还不偿还，便发话辱骂，甚至吵闹扭打；再若不还，即送官拿审追比。此时衙门差用，分外花销，一倍费去几倍，到底赖不过去。莫说经官动府，就是当人评论，人人说是欠债的没理，受了凌辱，仍要还钱。任凭你穷苦，他也不怜；任凭你卖鬻，他也不慈。当日顾体面的事，而今弄得大不体面，好好的一个家业，不到尽穷不止。又有一等不勤讨的欠债，更要早还。古人云：“宽债不可拖。”即如债主不来取讨，到后一总结算，更是难堪。我劝你们可以省得的事，须要加意减省，免了许多凌辱，免了许多气恼。父母妻子安乐团聚，清门静户，才是体面，就是衣食淡薄些，也是极大的快活。

人家用度，动不动喜去当当，殊不知典铺将你衣裳物件值十两银子的，当不得三两与你，把你衣物扣在家里，本利并不催讨，不怕你不去取赎。日月甚快，无银取赎，虽欲变卖，奈物在他家，无可奈何，眼见多余尽归典铺。就是能赎，到那赎时虽说二分行息，戛头银色件件克算，少他分厘，扣住物件，不容赎回。今后倘有急用，不妨忍痛变卖物件，等到日后有余，再去置造，还是大讨便宜。

住房买者为上，典者为次。若或力微，不妨少住几间。心宽强如屋宽，胸中何等快活？若按月租房，即同利债，倘有生理，可抵房租，才不害事。

我劝人切莫借当，盖因光阴似箭，过的日月甚快，转眼几个月，悠忽就半年，我的生计竟为利耗。所以劝你们除饥寒急切的事可暂莫久，其余缓事，切莫借当。会享快活的人，此最要紧。

莫浪费

奢

财物须要节俭，用度才不匮乏。古人云：“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我添二句云：“有时思无存不去，无时想有想不来。”人若没有衣食，自然身受饥寒；人若没有用度，自然难撑体

面。仔细想来，甚是可惜。有等温饱之家，财足意满，看得身子娇贵，布帛菽粟，视为泛常，穿的须要绫罗，吃的须要美味。一般的衣裳，便思某样的颜色方妙，某样的款式更高；一般的饮食，便想某家的烹调最胜，某家的方物最多。渐而器用什物件件俱求精美，居住房屋处处尽爱鲜华，止图眼前的虚华，那顾日后的苦恼！更有一等人，看见他人奢华，全不想自家力量，却也揭借典当，勉强仿样，若有俭朴，反加鄙笑。以至到处争斗奢华，可不是白送家业么？但好奢华，自必暴殄天物，那里有这许多钱财供你浪费？不过是卖鬻设措，东挪西补。我常见若大的家业，不够几年便都贫穷。及到饥寒苦楚，事事难过，才晓得浪费的大害，虽然悔恨也是迟了。更有一等人，平日奢华惯了，一旦无钱使用，受不得穷苦，或是为非作歹，或是自己寻死，可不是白送性命么！我劝你们凡事省费省用，知足知止，剩些钱财以防饥荒，惜些福力以养身命。可减即减，可少即少。人家争华竞靡，我只朴素。人家穷奢极欲，我只平淡。衣裳只要蔽体御寒也就够了，何必定要绫罗锦绣？饮食只要充腹免饥也就够了，何必定要海味山珍？房舍门户只就坚固朴实也就够了，何必定要雕梁画栋？什物器皿只要备办适用也就够了，何必定要奇巧异样？不可顾了目前，忘了日后；顾了自己，忘了子孙。你们有家有业，诗书耕织，教训子孙。存些厚朴，也省几个闲钱；减些虚花，也带三分古道。衣食可以不亏，财源可以常足，礼节可以粗完，家业可以永保。有余的日益富厚，不足的渐至有余，安享受用，岂不是极大的快活么！

莫懈惰

懈

古人说：“一勤天下无难事”，又说：“乞丐无种，懒汉便成”。盖因人生在世，饱食暖衣原是要的，若是少衣缺食，便受那饥寒苦楚。这衣食的根源，若不是劳心劳力的寻求，却从何处得来？总在勤与懒两件上分别。但这勤劳，须要在本等当为的事上用力才是实在。为士的只去用心读书讲学，到了功夫纯熟，自然通晓治乱，识达古今，持心明朗，处事精详，平居必是个孝悌忠信的人，居官必是个忠君爱民之士。既做了好人，又受了荣显，岂不快活么？为农的只去用心耕田种地，耕田则田不荒而稻谷丰登，种地则地开辟而桑麻茂盛。遇着年岁成熟，酒香菜美，父子夫妻乐聚一堂；就不幸遇着年岁凶荒，也是陈仓积粟，一家老小免受饥寒，岂不快活么？为工的只去用心习学手艺，学得精巧，便能出人头地，

处处赞好，个个称奇。一般可以致富，岂不快活么？为商贾买卖的只去用心做生意，南北道地皆能熟谙，某物该卖，某物宜屯，价目高低，了然于胸中。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自然发财，岂不快活么？最可恨世间有一等人，好吃懒做，终日东摇西荡，苗不苗莠不莠，学成油滑腔调，士农工商没他的分，嫖赌摇嚼倒少不得他。家业渐渐贫乏，那饥寒苦楚自然要他领受。若受不过苦楚的，便为非作歹，犯罪遭刑，寻死丧命，总是自取。所以自古帝王制度，凡民间不栽桑麻的，罚他出一里二十五家的布；若无行业的，叫他出夫役之征。这样难为他，都是要人勤务本业，莫学懒惰的意思。俗语说得好：“勤谨勤谨，衣食有准；懒惰懒惰，必定冻饿。”你去细细思量，只要你一心一意，专力在本等事上勤劳，不论阴晴早夜，毫不懈惰，朝朝如是，日日如是，就是时运不通，也安贫受淡到底，终有结果。只要莫懈惰，自然衣食有余。不求人、不受苦，就是极大的快活。

快活方二集

铭心快活方

治一切忧愁思虑不宁，以及愿欲不满等症。

足时刻存想此字，能除一切妄念。乐时刻存想此字，能除一切烦恼。此二味，用清净汤调服。世人福寿荣华、妻财子禄，俱是前生修积，岂由忧虑可得？但不饥、不寒、无灾、无病，即现在之大福。只将不如我者比量，则我之受享多矣。以此为乐，是真乐矣。“知足常乐”四字，乃铭心法也。

极乐快活方

治一切烦恼、虚度岁月等症。

颠如痴如狂，即享大快乐。痴如聋如哑，即享大快乐。此二味，用醇酒调服。予另刻《酣乐吟》，内有四句云：“但逢身外莫思量，学得颠痴是妙方。人世百年终日酒，醉游三万六千场。”如有酒取乐为佳，

若无酒清乐而至颠痴，其乐更甚。“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须悟此意。

消灾安乐丸

治一切客气、怒气、怨气、抑郁不平之气。

忍、忘。此二味，用不语唾送下。先之以忍，可免一朝之患也；继之以忘，可无终身之戚也。更饮醇酒数杯，令醺然半醉，尤得其益。

一味长生药

静坐。此一味，遇便行之。或止观，或慧定。苏东坡云：“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世间何物能有此效？既无反恶，又省药钱，此方人人收得。若无好汤，便多咽不下。

安贫自乐方

颜蠹战国时人隐居不仕，常言处穷方，其药四味：知足以当富，无事以当贵，缓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此四味服之，虽箪瓢陋巷，亦自快乐，而不以贫累也。

六味治目方

积劳致目青者，闭目养神，去器习静，专修止观，不用药攻。古今目疾多人，得此方皆愈。

减思虑、专内视、少读书、省外缘、日迟起、夜早眠。此六味，熬以神火，下以气筛，蕴于胸中，见效甚速。长服不已，洞见墙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逍遥无比汤

治伦理难医之病。

宁耐、糊涂、学聋、学瞽、正经三分、痴呆七分。此六味和匀，用感化汤送下。如前病未愈，再加“逍遥”一味服之。吕新吾云：

“心不必太分晓，太分晓便是糊涂。”陈眉公云：“留三分正经以度生，留七分痴呆以防死。”医伦理之要药也。

欢喜和美汤

治心高气傲、惹人憎嫌、起人怨恨等病。

和颜、谦下、婉言。此三味和匀佩服，能令遍处欢喜，诸人和美，且消许多口舌烦恼。真妙方也。

延年独睡丸

治一切虚弱癆伤、吐血痰喘诸病。

独睡须要静乐，切忌思虑。此一味久服，令人精神康健、却病延年。昔包承斋恢年八十八，以枢密登拜郊台，精神老健。贾似道问之必有摄养奇术，恢曰：“我有一服丸子药，乃不传之秘方。”似道坚叩之。恢徐曰：“老汉全靠吃了五十年独睡丸。”满座大笑。予谓人能服“独睡丸”怡养，再加以食“半饱法”自辅，寿之延长定可保矣。

快乐四物汤

治一切虚弱咳嗽、焦劳忧思不安诸病。

读书、饮酒、赏花、玩月。此四味不必候齐，有一样即领略一样，享许多快乐，养许多精神。

四妙诚实丹

专治拾人咳唾、附人声响、听人簇使、希人意旨、替人和柯，及模棱两可、咽喋忿争、深情诡秘，并皆治之。

守口、防意、熟思、审处。此四味，用不语津咽下，久行不已，自然真实。不诳不绮、不两舌、不恶口，功效难以尽述。

敦本四君汤

专治灭伦败行、下流等症。

孝父母、训子孙、友兄弟、和夫妇。此四味佩服，即成君子。

解难至宝丹

专治男妇不敬天地、不重君亲、夫妇无情、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信不慈、不廉不耻、不认亲疏、忘人大恩、计人小过、使心用辛、利己害人，以及诸般不正之病，悉皆治之。改无际大师方。

老实头一个、好心肠一条、慈悲心一片、信行半月、道理五分、本分三钱、忠直一腔、忍耐三分、孝顺十分、温柔八月、阴隔全用、方便不拘多少。此十二味，用宽心锅炒，不可焦爆，去火性。以“波罗蜜”为丸，如菩提子大。不拘时候，用和气汤送下。切忌六般毒物：暗里箭、腹中刀、草里井、心头火、两头蛇、平地风波。凡智慧信受者，身心安乐、福寿延长。

长寿二宝丸

安安则宁一而精神不扰。和和则优柔而情思不躁。

苏东坡居岭外，问长寿诀于吴复古，复古告之曰安曰和。此即老氏致虚守静之妙法也。

千金安睡方

专治床卧不安、梦魂扰乱等症。

睡侧而屈、觉正而伸、早晚以时、先睡心、后睡眼。此五味，上床佩服，保固精神、却病延年。

加减补中汤

专治一切难医不愈之病。

莫欺心、守本分、去嫉妒、务诚实、顺天命、行好事、心谦和、寡色欲、崇节俭、戒暴怒、除狡诈、甘恬退。此十二味时常佩服，保固元气，诸邪不侵，万病不生，可以久安长住也。

快活方三集

切不可犯盗贼律

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

如何是“已行不得财”？乃是凡做强盗的，已到失主家里，或被失主知觉，保守拒住，或被邻佑乡兵救护赶散，不曾打劫得失主家银钱衣饰等物，不论十人五人，一概都打四十板，问流徙到二千里外。凡问了流罪，本人的老婆俱要一同解去安插。此不过饥寒所迫，一念差错。既不曾劫得人家的一分一文，就该问此离乡背井的重罪。你想三千里路，举目无亲，比在家里所受饥寒，更加百倍。又带累老婆，与解役同起同睡，何等惨辱！

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立决。

“但得财者”，是做强盗但打劫了失主家财物，不论银钱衣服首饰多寡，就是一千钱、一两银子，或几件粗布衣服、铜锡首饰，或几斗粮米，或几头牛驴，都谓之“财”。“为首”是强盗做头的人，“为从”是同伙跟随的人。不论此起有十个五个，但是同去了，一得些财物，事犯拿住了，审明定案，部文一到，都要立刻砍头，窝主同罪。且砍头之后，身尸难以葬入祖坟；原分的赃物，还要着落在妻子名下，变卖家产，照依原分的数目赔还失主。再如内中若有因去打劫，奸淫了人家妻女，杀伤了失主家人口，及放火烧了失主的房屋，此各件中，不必全犯，只犯了一件，除立决砍头，还要将头挂在行劫地方，谓之“枭首示众”。至于骑着马匹，带着弓箭腰刀等器械，不论一人二人，白日在大路上邀劫行客财物，谓之“响马”也。也与强盗一样枭首，赃追给主。况做了此等坏事，心惊胆战、东躲西藏，惟恐事犯。既未得将所分赃物受用一些，究竟天网难漏，国法难逃。拿获到官，夹打监禁，锁铐遍身，各处解审，受尽苦楚，到头来难免一刀。玷辱祖宗，貽笑乡党，更且连累

妻子儿女。追赃还主，算来一毫东西不曾得，只落得一砍头的罪。有什么好处？怎如得安分守己，力农趁食，父母妻子骨肉团圆。这是大快活也。

凡窃盗已行而不得财，笞五十，免刺。

此是已去做窃盗，而不曾偷有财物，就如前面强盗之已行不得财相同。因未得财物，所以免了脸上刺“窃盗”二字，然犹打五十。何苦空空受刑。

但得财不论分赃不分赃，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为从者各减一等。

“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者，如做窃盗的，原偷了两家的财物，一同事犯到官，只就赃多那一家。合算起来，定其窃盗的罪。“并赃论者”，如窃盗本是十个人同去偷的财物，如今合算起来，共值四十两银子，虽每人只分了四两，今应通算在一处，这十个人，都该问四十两赃的罪。造意为首者，是那个先起念算计去偷的。就是为首，该杖一百，折责四十板；其余为从的九个，比为首的减一等，应杖九十，各折责三十五板，俱刺字也。

从计赃一两至四十两，该杖一百。五十两至九十两，该问徒罪：自徒一年至徒三年。如到一百两至一百二十两，就该问流徙的罪：自流徙二千里起，至流徙三千里止。如一百二十两以上者，绞监候。初次事犯拿获到官，除计算赃物，该杖、该流分别定罪发落外，还就在本犯右边面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边面上。至于犯到第三次，就不论赃数，只以窃盗三犯论绞监候。若窃盗临时，或窃物未离失主之家，或窃得财物走出失主门外，与失主拒捕杀伤人，及因盗而奸淫失主家之妻妾奴婢者，不分为首为从，皆斩。其白昼黑夜在途抢夺人财物者，罪同窃盗。窝主亦是同罪。

此窃盗，不但是伙偷盗人家银钱衣饰等物方是，就是偷了人家骡马牛驴，与地里田禾柴草、园中瓜果菜蔬，都是一样。事犯拿获到官，计赃论罪，不必定至徒罪流徙。就是算赃，只值几钱银子、几十文钱，不到一两，也该笞五十，更不论赃多赃少。凡系有犯，都要打了板子，然后分别问罪，将偷的物件，照数还要追赔还主，且要在本犯右边面上大刺“窃盗”二字。无论绞罪身死不能复生，流罪带累了妻子，流徙远方终身不能归还乡里，重见父母。就是徒

罪三年两载，虽可回家，杖罪笞罪，打了板子，自有好的日子，只是刺了深深的“窃盗”两个大字在脸上，终身带着，不但出门难见乡党亲朋，就在家里，何颜对父母妻子？虽欲急图痛悔，改做好人，奈有此两字刺在脸上，如何区处？一出门庭，即三尺童子，一见便晓得是贼。若有人心的，生不如死。更可虑者，将来所养儿女，谁与联姻？附近被窃，群相指摘，时刻惊心，梦魂总不得安稳。且应捕番役的搜求索诈，百般苦辱，不至身死而不止也。一念之差，终身难洗。何如安分守法之快活耶！

宜安分

世上人秀顽不一，也有向上读书的，也有务农的，也有做手艺买卖的，总是一个求衣食的念头。大约世人想去做那败名丧德的事，略有三件：第一是巴高妄想富贵，第二是懒惰怕辛苦，第三是为饥寒。此三件，只有了一件存在心里，就为非作歹的事都不怕了。及至犯了法，受罪亡身，就悔也不悔不来。只要在士农工商本分事业上费些辛勤，吃些劳苦，自然饱食暖衣安稳度日。四民既各有一业，专心去做那件事，就任他穷通得失，只是一心在这业上，不肯摇动。惟有无志的人，名不成，利不就，随波逐浪，适意的去处就住住，快心的事就做做，遂致不论是非，不辨好歹，流入匪类了。这是谓何？只因他心不安分，所以声色货利，随地就起妄想，乱行乱做，自寻罪受了。人能安分，就有个拘束。假如读书人存心积虑，要想中举、中进士，就是时运不济、青灯黄卷、铁砚磨穿，他的志气不移，自然有个一朝发达。种田人存心积虑，要想堆满仓廩，就是年岁不登、辛勤困苦，他的志气不移，自然有个大熟丰年的时候。工作的人心心念念，想遇几个好主顾，总成他大工程赚些银钱，既或生意淡薄，他的志气，只在那技艺上用工夫，自然熟能生巧。名扬出去，寻他的必定多了。买卖的人心心念念，想撞一宗贱货带到地头，猛然价贵数倍利钱。即或算计不到，枉费奔波，他的志气，只在经营上着精神，自然守着一日忽的发迹起来。可见为人不可不守定本分一业。若失了业，就是游手游食的人，到得饥寒难过，必至为非作歹、家破身亡，怎如安分守己？真好快活也。

切不可犯人命律

凡谋杀人或谋诸心，或谋诸人，造意者，斩。从而加功者，绞。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若伤而不死，造意者，绞。从而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加功者，杖一百、徒三年。

若因而得财者，同强盗。不分首从论，皆斩。

谋杀人是平日与人积有仇怨，或是争产夺婚未遂其意，思量报复；或是自己立心算计要致死他，因自己力不能为，纠合亲戚朋友商谋同往，将其人或打或杀，以致必要其死也。造意者，是造谋立意为首之人，该问斩罪。其从而加功者，是听造意者之计谋，或同去帮助为首之亲戚朋友，或一齐拿着刀枪棍棒，将致死之人也。曾有致命重伤者，该问绞罪。至于不加功的，是当日同在一处商谋，临行又相随一齐同去；打的时节又在旁边张威助势的，该问杖一百，流徙三千里之罪。以上是被谋之人已经当时身死了的。若是所谋之人虽经受伤，犹不至死，造意为首的，减一等尚且问绞。加功的，减问流徙。不加功的，亦减等问徒。若谋杀人而又得所杀人之财物，则不论杀人与不杀人，都同强盗一样，不分首从，皆问斩罪。在本人既不能含容忍耐，起初的意思只要报复仇人，不想自己亦杀身；亲戚朋友又不力加排解，反同恶相济、挑激扛帮，共逞小忿，致蹈受罪。或绞死，或流徙，或徒或杖，有何便宜？岂不可怜可惜！

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故杀者，斩，俱监候。若同谋共殴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伤为重下手者，绞。元谋者，不问共殴与否，杖一百，流三千里。余人各杖一百。

斗殴杀人者，如有两个互殴，原因一时气忿不平，彼此争持，俱无必定打死之心者，内中一人偶因伤重而死，故谓之斗殴杀人也。不论是手打的伤，脚踢的伤，以及金刃等伤，都问绞罪，故曰“并绞”。至于故杀问斩者，因其临时有意安心要打死此人，其人果然当时身死，全重在那“临时有心必欲致死人命”，是以该斩。若同谋共殴人，其初原无必欲致死的心，不过只要殴打此人一顿以泄其愤，原是谋殴，不意此人因而致死。因检验被殴受伤，或在卤门、太阳、耳跟、肾囊等处下手打此，致命重伤之人，问绞。其元谋，是主谋造意谋殴之人。所以不问共殴与不共殴，都坐以杖一

百、流三千里者，恶其为起祸之罪魁也。余人者，是既不主谋，又不曾下手打有致命重伤，止是跟随同行，也曾帮助打了几下的人。亦各杖一百、折责四十板。又恐此等余人之内，番出执有凶器，检验也有他打的致命重伤，所以律条之内，又有将此等人问发边外充军之例也。总之，人命至重，有犯难逃，世人上须当仔细思量。岂真有杀父的冤仇，万不得已之事？止不过贪图名利，遂至相争。或一言不合，挥拳攘臂；又或酒后相戏，弄假成真，直至杀人偿命。撇下高年父母叫谁侍奉？娇妻幼子靠谁抚养？一时不忍，贻恨无穷。可不慎哉！

宜忍耐

世上人常有一言不合、怒气相加，就打死了人。细究根由，并无深仇大恨，止不过是一时气怒。但凡欲致人死的事，须要仔细想一想：他还是杀了我的父母呢，还是占我的妻子呢？若不是这样大仇，虽有别的怨恨，何苦将自己的性命问成死罪，白白偿还他？岂不是虽害他人，却明明害了自己？我苦口奉劝，诸事忍耐。那伤天害理的事，不但不可为，亦不可起念。冤业解释，留着身命，坦然度日，真好快活也。

切不可犯奸情律

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各杖九十。刁奸者，杖一百。

和奸者杖八十，各折责三十板，是妇人之无夫的。如有夫之妇与人和奸，则杖九十，应各责三十五板。刁奸者，是将妇人引至别处通奸。然刁奸都从和奸而来，所以不论有夫无夫，各杖一百，应各折责四十板也。男子妇人皆当以廉耻为重。如不爱名节，一朝事犯，当官去衣同责，即便靦颜偷生，有何面目以对父母亲邻乎？

强奸者，绞监候。强而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绞者，是用绳子绞死。就是已强不曾成奸的，也还杖一百、流三千里。

凡妻妾与人通奸，而本夫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

奸所，即男女行奸之处。勿论，是不问罪。

其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者，凌迟处死，奸夫处斩。若奸夫自杀其夫者，奸妇虽不知情亦绞。

奸人妻妾，不过苟遂一时之欢。被人捉获到官，当堂双双杖责，男子妇人归家，何颜见父母亲友？若被本夫撞获，登时杀死，如屠猪狗，更且人人称快。只图片刻之欢，竟作无头之鬼，把自己妻子转眼反做他人的妻子，身遭惨戮，贻臭无穷。急须切戒。

宜娛內

夫妻是五伦之一，最当和睦。即或男女偶有是非长短，亦须彼此包容。要知自己妻室，我要倚着他生子孙、接宗祀、主中馈，竭力内助，帮成家业。但夫妻和好的人，有许多便宜：不费钱财、不担惊怕、不害相思、不伤天理、不犯刑法，何等安稳快活。若是贪爱他人的妻妾，分明是自寻罪受。况且万恶淫为首，淫人一妻，还人一女。歌云：“劝人莫借风流债，借得债来还得快；家中自有还债人，你要赖时他不赖。”尤当猛醒。

切不可犯斗毆律

凡斗殴与人相争，以手足殴人者，及以他物殴人成伤者他物，如砖石棍棒之类。成伤，是皮肤被殴青赤肿等伤，拔发方寸以上，俱该笞罪。若所殴血从耳目中出，及内损其人脏腑而吐血者，杖八十。以秽物即粪溺之类污人头面者，罪亦如之。折人一齿及手足一指、眇人一目尚能小视，犹未至瞎、抉毁人耳鼻，若破伤人骨，及用汤火铜铁汁伤人、以秽物灌入人口鼻内者，皆杖一百。折人二齿、二指以上，及尽髡去发者，杖六十、徒一年。折人肋骨已折、眇人两目不能全视、堕人胎及刃伤人者刃不论大小，能伤人者即是，杖八十、徒二年。折跌人肢是手足体腰项及瞎人一目者皆成废疾之人，杖一百、徒三年。瞎人两目、折人两肢、损人二事以上二事如瞎一目，又折一肢之类及因旧患如本人原瞎一目，今又打瞎一目之类令至笃疾，若断人舌割断人舌，令人全不能说话及毁败人阴阳者以至不

能生育，并杖一百、流三千里，仍将犯人财产一半是行凶人之所有房产地土也，断付被伤笃疾之人养贍。

以上俱是殴伤其人，致成废笃等疾者之罪。若被殴之人因伤而死，则依前条人命下手、致命元谋、余人等律，问绞、斩等罪。

宜和让

世上人但相知识，都该和好。只是如今的人，或有房屋联基，或有田地分界，或因财帛往来，或因酒食宴会，语言最易生嫌隙，亦最易构也。有富的嫌贫的骚扰的，也有贫的怪富的怠慢的，也有乖巧的去欺那老实的，也有豪华的去笑那寒酸的，以致意气不合，至于相争；相争不已，至于斗殴；斗殴不解，甚至成讼。大约心里若有一个不和不让的念头，自然必定尚气。彼此都假装脸面，我既不肯让人，人又不肯让我；人若骂了一句，我要还骂十句才欢喜；人若打了一拳，我要还打十拳才快活。以至难解难消，小怨变为大怨，小仇积成大仇，弄得个彼此败坏，不了不休。仔细思想，何苦来由？

自今日起，听我好话：但凡做事待人，都要和让为主。遇了事，虽然是是非曲直，心里有个主张：只要大意不差，便了。其余细微，都要通融包含些，不必追根辑底。见了人，虽然高低好歹，肚里有个分别：外面都要浑厚宽容些，不必吹毛求疵。也不去矜情傲物，也不去立异求新。无论尊长官宦，不去得罪他；就是孩童妇女、贫贱下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和好，还有那个不欢喜呢？无论知交中是没是非、相亲相爱，就是有甚么非意的相加，不堪的横逆，也只是情恕理遣，放开度量，不屑计较，还有那个不敬重呢？如此做事待人，还有什么争斗？前人云：“会做快活人，凡事莫生事；会做快活人，省事莫惹事；会做快活人，大事化小事；会做快活人，小事化无事。”可见学得“和让”，就一生快活有余矣。

切不可犯轻生律

诸人自缢、溺水身死，别无他故，官司详审明白，准告免检条例。若自缢赴水是实，尸亲妄捏虚词控告，枷号四十日、责四十板新例。

世人有一等愚夫愚妇，偶因一时口角、小忿，辄自轻生服毒、自缢投河、跳井弃命害人。岂知《律》载自死是真，别无他故，总甲人等呈明地方官免检，批押葬埋。如尸亲妄捏虚词控告者，枷责。是轻生空害了自己性命，又累了父兄子侄的枷责，有何利益？更有弃死的人，主意尚在未定，奈弟男子侄、左右亲属，并不力加劝解，反乘机耸激，以致自尽，因而大家指尸打诈。及至告官审实，即问诬告反罪之条。即或扛尸诈有银钱、抢有财物，俱应准照窃盗抢夺治罪。所诈所抢的财物，问罪之后仍要追出还他；打坏器皿物件，都要估计价值追赔。可见不能害人，反害了自己。岂不可怜？

若因人命图赖而诈取财物者，计所诈取赃准窃盗论详见前窃盗条。因图赖而抢去财物者，准白昼抢夺论计赃重者，加窃盗罪二等。伤人者，斩。从减一等，并刺“抢夺”二字。

假命图赖，固有诬告本律。就是人命果真，若尸亲抄抢者，除人命应问抵偿外，其抄抢的尸亲俱问索诈抄抢之罪。

宜重命

世上有等愚人，或因邻里怨恨，或因家庭口角，一时气忿，就思量弃命害人。要知道，但凡自尽的人命，经官即用薄材押令抬埋，并不把他问罪。狂自横死，冤沉海底，追悔不来。何苦把父母生的身命轻如草芥，岂不可惜？今后诸事，都以自己的身命为重，切莫学那拙见轻生。安分度日，好快活也！

快活方四集

前人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要知世间功德，孰有大于救人性命乎？予最怜有等无知愚夫、短见妇女，一遇打骂争斗、灾难急迫，辄便轻生。或投河投井，或自刎自缢，伤心哉！此身上承祖宗千百世之枝派，下接子孙千百世之源流，岂可轻弃乎？予知为此者，不过有二意：一则思欲图害他人，一则思欲脱离苦难。殊不知所争名利忿辱，皆虚浮微幻。且近日奉各上宪严示饬禁：自死者即时掩埋，不断抵偿。是冤未伸而仇未报，徒空白死，反为彼之窃笑矣。

至于命运迍遭，每逢灾难，须知天地日月尚有风雨盈虚，人生岂得快心满意？应安心耐受，自然否极泰来。

予今所著救死诸法，非授自老翁，即出于亲见。名曰《快活方》者，谓人当快快活来，以受在生之乐也。惟望仁人平日留心熟记。遇人遭此，即时亲身奔救，或出主意教授他人。若得起死回生其人性命，乃我之再造。功德浩大，造塔之功真不及也。常时如不明悉，忽遇此事，慌张急迫，茫然莫救，良可浩叹。

康熙五十八年仲春石成金天基撰写

救热死

路上行人酷日趲程，野中农夫炎天劳力，津竭汗尽，卒然昏倒，此为“中热”。切不可令卧冷地，及饮冷水。若得冷，即不救。急用微热水一盆，或布或手巾，蘸烫肚脐小腹上，冷复换烫，自然甦醒。醒后仍勿饮冷水，饮之立死。可用生姜汤或童便灌之。戒饮冷水者，防气脱也；烫脐腹者，固元气也。

康熙壬申，夏热异常。予远出，路见一人卧倒不醒。是时野地无处寻热水烫脐，因急挖地下碎土围患人脐腹，溺小便腹上，复取

童便灌之，渐甦。

是年六月酷暑，有人因急事远走。至一家渴甚，求冷水解渴。饮毕，口数开而死。是年七月，暑热更甚。予往如皋，见路上行人并绛夫热极遇井，辄取凉水饮之。饮毕复行，竟无一患。同是饮水，一死一不死，盖因走急歇下饮水，脏腑猛然凉逼，又不运动，所以不救。若饮冷水，仍复行走，水运不停，自不为患。凡吃冷水冷物，如不行走运动，纵不死，亦成大病。

救冻死

凡冻死有气者，急以灰炒暖，旧布布袋烫心胸并脐腹。袋须两个，冷即更换。灌以温酒姜汤即甦。若不先温其心腹就以火烘，则冷与热争，必致难救。

救烧死

火中不得出，急取被褥或酱浸，或水湿，顶护头脸身体跑出，火不能伤。凡遇火烧将死之人，急用童便灌下。迟则热血奔心，难以救治。

予舍亲阮某好善，每闻有失火之处，不论远近，即带末药前往。凡见火伤，或成疮疱，或破皮肉，与药干渗。若未破皮者，用健猪油调敷，即刻止痛见效，且无痕迹，真仙方也。予竭力得方，只用“地踏菜”一种。此菜形如木耳。潮湿黑绿色，夏月雨后遍生郊野。可作菜食，三五文可买一筐。晒极干，不可火焙，碾为极细末，治一切汤火伤神效。可见贱物反有奇功，积德者可多制济人。此方予舍亲秘如珍宝，予乃刊传于世。但说破未免为人轻贱，不值钱耳。

救溺死

凡行舟失水，急抱船上桅桨篙板之类，身浮水上，不致淹没。但水溺之人，惟冬寒难救。余月心头暖者，俱易救。捞起者，切不可倒控，急口将撬开，横啣筋于牙间，侧卧，令水可出。昔人治溺，将患人横伏牛背，牵牛徐行，腹中水从口鼻、大小便内流出即活。此法虽佳，其居城市，牛只难觅；且扶人不得法，多致倾跌。予立捷法：只用阔凳一条、凳上加棉被叠起，被下安棉枕，中高旁低，

垫虚一凳脚，令一人常常将凳摇动，水控去即活。春夏秋俱用此法，冬月用后法。

冬寒溺水，切不可就用火烘。火逼寒气入内，则不能救。急将湿衣解去，即脱人身热衣披上。一面炒盐，用布包烫脐腹，冷则转换；一面厚铺被褥，取灶中热灰多多铺在被上，中安棉枕，将溺人伏卧枕上，仍以灰从头至足厚堆，就如埋在灰中一样，只留口鼻在外出水。灰上再加被褥，不可令灰冷，常须微热。或将灰炒微热加上，亦不可太热。盖灰性暖而能拔水，凡蝇溺水死，以灰埋之，少顷即活。此明验也。

冬月失水人尚活者，不可就解衣换。须令其达湿衣疾走数百步，方可换衣。如一出水即解衣，常不可救。凡见溺水七孔血出者，不能救。

救缢死

凡缢死，自早至夜，身虽冷犹可救；自夜至早，则难救，恐阴气盛也。但心胸微暖者，虽一日以上犹可救。凡闻有喉声痰喘并脚踢手打，声迹可疑，急将门窗打开。此时务要镇定心神，不可惧怕。先将缢人紧紧抱起，抽松其绳，然后呼人将绳结解开。切不可用剪刀截断绳索，恐气息猛出，则不能救。解绳时，将手掩其口，勿令通气。解开缓缓抱下，安放正坐，如僧人坐禅样。另着一人手挽揪其发，常令提紧弦急，不可纵缓致头低下。然后轻轻将手揉其项痕，撚圆咽喉气管，并要活人膝盖，或用手裹衣物，紧顶谷道，妇人并抵阴户，勿令元气下泄。随将手按心胸勤数摩动，又将其手臂腿足频频曲仰，虽已僵直，亦渐渐强为屈伸。又摩按其腹。若再不醒，急用半夏或皂角细末吹入鼻孔，喷嚏通气，再用姜汤灌之。如此一饭时，虽得气从口出、呼吸眼开，仍要摩伸莫止。须臾可少用清粥汤灌之，令喉渐渐能咽乃止。依此救法，万无一失。手挽发勿令头低者，恐喉促不圆通也。先抱其身者，令身不下坠，则绳结宽松不紧也。伸屈手足摩弄者，令气血流通也。

恐一时气不能接，即令人以口对口接之。再将腰背轻打四五拳，以两管吹气入两耳内，即活。

凡有心救人者，皂角末不可不碾一罐收藏家内，恐临用碾不及也。碾极细，筛过。碾时要闭目塞鼻，勿扬入眼鼻，恐发涕伤目也。罐须密固，勿走药气。

康熙己巳岁，予家人因争斗气怒，夜忽自缢，是时四更。予闻对过房中有足踢壁桌声可疑，因急起披衣呼父弟仆从。奈其房

门闭固，不能即开，予急打碎推窗。人皆畏惧不敢进内，予倡先跳入。是时黑昏月光，果见有人悬于梁上，手足微动。予不看其头面，恐动畏念，但低头向前，抱住其身，抽松其绳，大呼从人持灯火照入，如法授人解绳安放，揉圆咽喉，曲伸手足，后用姜汤灌下即甦。随将绳向街上焚烧，以绝家人惊畏。缢人至今尚存。倘救之稍迟，或畏惧不前，或救不如法，恐不能回生也。全要在平日熟记。

予母舅萧之绶因事自缢，救人不得其法，慌忙中急用刀割断其索，气一叹而死。

救毒死

凡中诸毒，但觉腹内不快，即以生豆试之。入口不闻腥气，此中毒也。急以“升麻汤”煎浓连饮，以手探吐即愈。或用白蜡一块，研细清水搅匀服下，或吐或泻自愈。或甘草、或绿豆水冷服，能解百毒。

中砒霜毒，其人烦躁如狂，心腹搅痛，头旋欲吐不吐，面色青黑，四肢逆冷，命在须臾。或灌多年粪清，或饮甘草汤，或饮绿豆汤，或冷水饮数碗，或用真绿豆粉、细黄泥各四两，生鸡蛋清八九个，三共一处，以浸绿豆冷水和稀服之，总以吐解毒尽为度。醒后仍颠不语者，每日以绿豆煎汤冷饮，毒尽自愈。愈后，烟酒姜椒须忌百日，方无后患。

服砒之人，不可睡卧。恐毒流四肢，最难救治。

蒙汗毒，俗名“烧闷香”，饮冷水即解。

服银砒水者，浓煎乌梅汤灌之即解。

服盐卤者，捣肥皂汁和水灌之即吐。吐未尽，灌热豆腐浆，少顷即吐腐形而愈。

中巴豆毒，口渴面赤、五心烦热、泄痢不止。用黄连一钱煎服立愈。或用冷水、绿豆汤皆效。

野菌毒，用地浆水饮之。其法：地上掘二三尺深，以水倾入搅匀澄清，名为地浆。或服陈粪清亦效。

河豚鱼毒，用橄榄、芦根、粪水皆效。或香油灌吐。

饮食遇毒未知何毒，急煎苦参汁饮之，吐出自愈。

予坊有陈银匠，一日与妇打闹，妇遂自寻砒霜一撮服下。心烦渴极，大呼茶吃。其家不知，急取热茶数碗与饮，又渴又与，暴躁难过。予闻传说，急往救治，已不能矣。倘遇知者戒饮热茶，只将绿豆冷水饮之，或可再生亦未可知也。

砒霜毒药不可蓄贮。或有他用者，须藏密处。刀斧利器亦然。切莫令妇女小子知见，恐忿气相加，一时短见。前贤教人井栏用小、后莫通河，大有深意。

救跌死

人卒然摧压跌打、从高坠下，及竹木所磕、落马扑车损伤者，俱有瘀血凝滞。大小二便通者轻，不通者重。凡心头热者皆可救。将本人扶起如坐禅样，一人将其头发往后控住，令面少仰，用半夏末吹入鼻孔。如气通少甦，用生姜汁加芝麻油和匀灌之，神效。

救打死

人被打死，如气绝沉重，取药不及，先掰开口，以热尿灌之，用半夏末吹鼻，以艾灸脐，再将患人盘坐，将发提起，令气从上升即活。若骨节打折离脱，急用生蟹捣极烂，以热酒倾入，任量饮醉，即以蟹渣敷患处。如无活蟹，即蟹壳炭炙碾极细末，用热酒调服，饮醉熟睡即愈。

救刎死

自刎之人，急急将头扶住，乘其气未绝额未冷，用丝线缝合刀口。如口小不必缝，急将活雄鸡扯下热皮冷则没用，将线缝刀口，周围缠护，用软绢同棉花扎好，外将旧布裹脚再缚五六层，不可泄气，自然合一。令刎者仰卧用高枕头，令头不直，自然刀口不开。冬夏避风，衣被盖暖。若气从口鼻通出，用白米一合、人参一钱、生姜三片，同煎粥汤饮之，再请医调治。

救砍死

不拘何处杀伤气未绝者，急取葱白炒热遍敷伤处，冷即再易，痛止人甦。刀斧杀伤、伤不透膜者，急用乳香没药各弹大，研烂，以小便半钟、好酒半钟同煎，通口服下，再用乌贼鱼骨浸淡为末，敷伤口。

救恶死

凡中恶鬼气，其症暮夜或登厕、或出荒郊、或遊冷室、或到人迹不至之地，忽见眼见鬼物，鼻口吸着恶气，蓦然倒地，四肢逆冷，两手拳曲，口鼻出血，性命逡巡。凡遇此症，切勿移动。即令众人围绕，打鼓烧火，或烧麝香、安息香、苏合香、樟木之类，直候醒知人事方可移归。或用犀角末五钱、麝香朱砂各二钱五分为末，水调服二钱更妙。

凡九窍出血者，大蓟一握绞取汁，好酒半盏调和顿服。如无鲜者，即捣干者为末，凉水调服三钱即愈。

救暴死

烧炭火一大杓以醋浇冲，令患者鼻受醋气即甦。或捣韭菜汁灌鼻中，或刺雄鸡冠血灌鼻中，或用豆大艾团于鼻下人中上灸一壮，即醒。

救惊死

俗名“吓死”。以醇酒灌之即甦。

救饿死

饥饿将死之人，切不可骤以粥饭与食，恐脏腑不常，反速其死。须先用稀米汤缓缓灌下，候甦醒时渐与粥食，亦须少与。凡饿死之人，须用布浸热水烫其脐腹，以固元气，自可回生。

知世事

欲知世事，当察人情。今人情薄劣，变幻百出，惟知利己，不顾损人，所以奸狡诈骗，欺侮刻毒，无所不为，吾安可不知其情哉？知人情之有此，而已情亦所不无。不知人之事情，则有害于己；不知己之事情，既无长厚之事，必无长厚之报。虽有害于人，实有害于己，是皆俗习熏陶，利欲蔽锢，未明乎中正之理。又有事语轻忽而不知慎者，害亦有也！予童子时侍教父师，获闻绪论，略知趋向。及长而涉世多年，目睹境界，乃将世事多端，或出愚拙之见，或述父师之训，知人之事情而预防之，知己之事情而预改之。又且事加谨慎，俱以浅言演出，撰成一书，即名之曰《知世事》。篇篇语语，总不越乎寻常日用之间，犹如布帛菽粟，虽非锦绣珍馐之可比，至若御寒止饥，则人人未可少也。大抵圣贤所著，言微旨奥，非小乘人所能知。不若以浅近之言，显明易入之为得，因传于世也。世事既知，果能身体力行，不但人已之害尽除，抑且大利于己，又利于人，共享安乐之福，乃知予之浅言，原通乎至理。谁谓下学而非上达之发轫也哉！

天基石成金俗撰

人生天地间，凡行事说话，俱要从厚，若能依得这厚字，定有大福大寿。欲学厚字，先从容忍上学起，即如明知人之诈伪，我却不破他，亦不现于颜色；明知人之欺侮，我只忍耐他，亦不发于言语。所谓觉人之诈而不形于言，受人之侮而不动于色，彼时虽觉愚懦，此中却有受用。

人行事说话，先存心为自己想一想，再存心替他人想一想，假如这件事行出来，这句话说出来，自己有利，他人也有利，方可就行就说。即或有利于己，无损于人，亦可行可说。若只谋利己，不顾损人，切莫恣为。如竟为之，明处纵能讨得便宜，暗里必受亏折，

岂不是徒坏心机，枉用计谋耶？

“不多事，不多言”，此二句六个字，人能学得，即是安分守己，一生就享许多快活，讨许多便宜。

见人壁上贴的诗文字画，并人做的诗文字画，其中或有讹错不是处，或有浅俗不通处，都要包涵，胸内宽谅其人之未学，切不可显自己有聪明才学，替人改正，亦不可当面说出，辨驳是非。要知今人的性情，凡事喜人奉承说好，喜人称赞说妙，倘若说他不好，心里就惭愧怨恨。即我之才学极高，没有人来虚心下气求教于我，虽有不是处，还当包容婉转，何况彼人并未求教，何必自讨人之怨恨厌恶！至于听人说一切新话旧话，并收的往来柬帖书启，俱同此一样包容，才合得人情。

听人说话，不论古事今事，旧话新话，我虽是已经听过知道的，也只听着，不可倚着自己知道了，便截断他的说话。要知彼说者一团高兴，若被我阻遏，未免惭愧。如当人众，更须切戒。

善人原该作，善事原该行，奈日今人情薄恶，我为善人，则人以我为懦弱可欺，事事搜寻我、骗诈我、谋算我。俗话说得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然则善不为而为恶乎？予有拙法，我凡事检点，并不去损人害人，但人来欺我诈我者，我先让他避他，再或不止者，我便不可轻易恕他，揆之天理，亦不为过。至遇良善好人，须要加倍敬奉，所谓“遇文王而施礼乐，逢桀纣而动干戈”，如此涉世，庶乎可矣！

今人说快意话，做快意事，都用尽心机，做到十分尽情，一些不留余地，一毫不肯让人，方才燥脾，方才如意。昔人云：“话不可说尽，事不可做尽”、“莫扯满蓬风，常留转身地”、“弓太满则折，月太满则缺”，可悟也。

吃荤人归罪与杀生人曰：“你不杀死了，我也不去寻吃，因你杀现成，我才吃的。与我何罪？”其杀生人又归罪与吃荤人曰：“你不吃荤，我也不去杀生，因你好吃荤，我才以杀生为业的。杀生全是因你，与我何罪？”以予论断，二人之罪业相等。要知因吃所以才杀，不吃则不杀矣！因杀所以才吃，不杀则不吃矣！然其中吃者之罪，尤加杀者一等，多吃则多杀，少吃则少杀，不吃则不杀矣！如或不信，请看世上猫鼠无人喜吃，人何曾取而杀之乎？

世人每谓“家中不可杀生，只向市买现物，可免罪过。”请问市上生命岂俱不杀即有乎？此真可谓掩耳盗铃。日用如不能戒荤者，惟在少用，渐除为佳。

六壬奇门、星命卜筮以及天文堪舆等术，其书最多，其理极微，欲学此等事，虽用尽心思，亦不能精妙，除非大聪明人才得透彻。

予父维石公专喜此数事，藏书若干，奈予生性愚昧，读各书彼此互异，俱不能解。诸术内予父于周易课法尤为奇验，求占者多，因将卜筮全书、易隐易冒、断易天机、课径诸书授予再四，而予随读随忘。惟予意谓世人精此数事，无非欲诸事可以预知，吉凶可以趋避。要知人能趋避之吉凶，原不是真吉真凶；若真正吉凶，世人焉能趋避耶？独有人之善恶可以转变天数。前人云：“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予敬服此语！

算命起课，以及僧道之斋醮，古来原有此法，今人能得真传者甚少，所以验与不验相半。予虽一概不信，若有他人信之者，亦不可动加毁谤。要知世间赖此数事以求衣食者甚多，况皆贫瞽方外之流，何必破其生计以取怨恨耶？

相法不可不学，相书不可不看。人若能知相法，则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穷通一见即知。昔人谓“识相便轻人”，盖人之相貌好处少而不好处多。世人亿万，其大富大贵能有几人？但相貌好与不好，只可自存胸中，不可动加评论，说人之某处生得好，某处生得不好，招人厌恶。要知今人性情，说他好处就欢喜，说他不好处就不欢喜。或者只说人之好处，其不好处隐而不说，庶乎可矣！

人但行事刻薄，说话尖利，不是短命，就是贫贱。何也？要知原来之福寿，都被其剥削尽了。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无一人无职事者，身居四民之中，若一无所事，坐享衣食，是天地之耗蠹，民生之蠹贼也。俗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要知治家涉世，勤是第一件，盖勤则一家之人不至于懒惰废业，而无游手闲食之人。即如当家主公主母，每日清晨早起，先尽其家长之职，以率其男女子弟，令各勉其卑幼之职；又率其内外婢仆，令行供其力役之职。凡男子则耕读工贾，妇女则纺织针指，无分贵贱，各竭其力，则既可以成人，亦可以成家。况且人若闲居，非有正见者，则嫖赌不义之事相率而为。今勤治生业，则非为妄想无自而生，是勤之益人大矣！

勤必要俭。盖俭之一法，不能专在鄙吝，先要总计我一家之中人口若干，每岁衣食用度需费若干，因而制财用之经营量入为出，一切吉凶之费，皆有限制，又须常留盈余，以备不时意外之需。至于房屋、舟车、饮食、衣服器物交接，俱从俭朴，不可矜胜争强。凡一切无益之用度，不急之烦费，都从减省。自家俭朴只须自家俭朴，不可勉学富贵人家行事，如此则可免缺乏难继而求人。

勤俭两件，犹夫阴阳表里，缺一不可。勤而不俭，譬如漏卮虽满积而亦无所存；俭而不勤，譬如石田，虽谨守而亦无所获。须知勤必要俭，俭必要勤。予堂门书前人联句云：“勤俭持盈久，谦恭

受益多。”可为至语，时当警察。

一切世事，俱要俭朴诚实，不可习学浮华。盖浮华虽光耀于一时，究无益于实事。即如男婚女嫁，理当称家有无，随分厚薄，原无一定不易之例。予见世俗通病，务求饰观，即新人彩轿灯旗鼓乐极其奢华，少不精美则不称意，以至竭尽财力，甚至借贷典卖，虚装体面。及至事毕之后，常有贫难度日者。试想只为一时之虚文，反损害于生计，即使尽有实济，在本家先已困乏，日后何能再行别项礼节而源源不竭乎？予又见女子自矜嫁资之厚，骄慢其夫，其夫不能屈之，竟有终身唯唯从命者，可见厚嫁之资反为伤伦害义之物矣！且士庶之家，财产易尽，固当善留余地。即官宦之家，所入体禄亦是有限之民膏，若非做贪官、做罪孽，安得如许之金钱而供其靡费乎？大抵人之败名坏行，罹灾得祸，都由于用度过奢之所致。凡事皆然，不独嫁娶一事而已。

俗云：“当家不得不俭，待客不得不丰。”要知人生在世既不能绝人离俗，未免有亲戚故旧，来往通情，必须礼貌相待，施报得宜。凡事虽从朴实，却要件件周到，致其敬诚，则人人无不敬悦矣。若相待过于苟减，则人皆鄙笑，何以做人？

人之应世，只在说话行事两件。予谓事之关于说话者甚多，话若说得好，人也和合得，事也成就得；话若说得不好，非独取人厌恶，而且招灾惹祸，皆出于此。予将言之不可者谄成八句，令人谨慎，大有利益也。一不可信口多言，二不可厉色高声，三不可诉穷诉苦，四不可夸富夸能，五不可说人过失，六不可笑人丑形，七不可夺人言语，八不可杜撰歪文。人能守此八句，即讨许多便宜，有许多快乐。予恐每一句其义未详，所以又另注八条于后。

凡向人说话，先要自己心里想一想，该说的才说，不该说的就莫说。该说的即如劝人为善，解人争斗，慰人忧愁，省人迷误之类；不该说的即如助人为恶，搬人是非，笑人有无，起人事端之类。大抵言要减少，老子曰：“多言多败”，前人云：“贵人少语，贫子话多。”凡言语若多，未有不错乱招尤者。

虽有极好良言，说话时若厉色高声，在听话之人亦不欢喜，何况所说者尽非顺意之言乎？无论向贤愚贵贱说话，俱要温和低婉，听者自必喜悦。

所处境界贫苦以及自己艰难冤屈之事，俱不可频频诉说。听之者虽当面空为嗟叹，其实并未入耳，究竟于事无益。若果其人有济者，才可告诉。

我有才能，我有富贵，人虽称赞，亦当谦让不遑。予每见有等人大言不惭，夸自己才能以及富贵奢华，喋喋不休，岂不貽笑大方？

且令不如者听之愧恨。又有平常小事办置得宜，便到处卖弄，鄙浅甚矣！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岂须如此耶？

天下之事，本来易败而难成；天下之境，本来逆多而顺少。或运蹇时乖，所行拂乱；或偶然错误，改悔无及。行路艰难，古今同慨。予每见有种不近人情之人，往往身立局外，信口谈笑，或曰：“如此颠倒不好”，或曰：“如此贫贱无能”。试问其生平，果能保全终身富贵安康而无失陷乎？要知天运循环，几年一转，前路黑暗谁能预？必有先贫后富，先贵后贱。妻子筹算有此少彼之类，不可胜数。可见贫乃士之常，多有隔几时而贵贱存亡不定者，何可以此而谈笑哉！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惟贵能改耳。多有朝为非而暮迁善者，何可以此而谈笑哉！至于他人过恶坏事，即与我有隙者，尚当包容，何况与我并无干涉之人。因一时口舌之快，即尽揭其人之生平短处，甚至虚空架谎，极意装点，如同目见，陷人于不仁不义。隔墙都有耳，窗外岂无人？传闻于彼，无隙者种怨，有隙者愈加仇恨，不解何苦如此？是以善涉世者只说人之好处、能处，其坏处、短处虽见闻真确，亦默而不言。此隐恶扬善之法，不独利人，又且利己也。

前人云：“福在丑人边。”又云：“红颜多薄命。”予每见大富大贵之人，相貌标致者少而丑怪者多；其贫贱庸常之人，尽有面目整齐者，是以君子不以形貌取人也！况且人之形体本无可恃，疲癯残疾，皆一生难保之事，美目可盲，捷足可折，天灾人病，俱不可知。由此观之，自爱不暇，何敢说人笑人耶？更有聋瞽痴哑之类，万般苦恼，就是现在地狱，总因前世不修，所以今生受此果报，见之者当生怜悯恻隐之心，自加警惕而不遑，何忍说人笑人耶？又有一等人，好题人诨名，编入歌谣，摩写酷肖，堪为绝倒，轻薄口过，莫甚于此。笑人者每不如人，是亦报应昭然耳。予曾撰《笑得好》书一部，笑人性情，笑人过恶，且备讲笑趣。独于形体亏缺之人，不但不笑，且又谆谆致戒也。

听人说话，待他说完了自己再说，不可从中间断夺人语言，惹人嫌恶。

不知文者，说话不防愚直，不可勉强乱诌歪文，岂不为识者暗中讥笑？若扯唐入汉，有头无尾，更取人之鄙贱。

祸福在天地间，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专待世人自召耳。自召之道，只在存心、说话、行事三件。

欲求富贵者，在乎立志；欲求福寿者，在乎存心。一切术数之说，不足凭而不足计也。

士君子存心利济，或力不从心，惟常存善念，广行方便，遇人

急难处，出一言解救之；遇人痴迷处，出一言开导之；遇可着力处，不惜挺身趋救之。立心制行，无非阴鸷为念，是亦种德也。

我以厚待人，人以薄待我，非薄也，是我厚之未至也；我以礼待人，人以虐加我，非虐也，是我礼之未至也，彼何罪耶？然则厚矣礼矣，彼复薄虐者，乃我命也，彼何罪耶？是以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贵人之前莫言穷，彼将谓我求其荐矣；富人之前莫言贫，彼将谓我求其济矣！盖穷也贫也皆命也，非可告人而即得富贵者也。至于富贵人，又不可夸张富贵以骄人，令听者或增惭愧，或暗讥笑，无益而有损也。是以无论贵贱贫富，若于群聚之中，惟淡然漠然，总付之谨默而已。

言语不慎，最为祸胎，昔人每因私语而受大祸。予谓不独显言之当慎也，欲发一言，必先虑前顾后，虽背地之语，亦须当面可言者，方可出口。若事当避讳，总不如不言之为妙也！前人云：“饱谙世事休开口，会尽人情暗点头。”可见头若明点，尚恐惹祸，况其余乎？又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真万世之药石也！

有等人恃有口才，每每题人绰号，捏人歌谣，最当切戒。盖一出其口，则好事者必传为美谈，为人终身之玷，其怨恨当何如哉！彼亦将极口讥讪以为报复矣，岂非自损？又有发人阴私短处，害亦同此。

朋友居五伦之一，凡问道解惑、理剧分忧，非友无以济之，固不可一日无也。须要选其贤者与之交往，则德业相助，过失相规，真有益矣。若交匪人，则日流污下，眩吾耳目，荡吾心志，奸盗邪淫，无所不至，身家因而败坏。谚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慎之哉！

衣帽无论华俭，但整洁则起人敬重。须要时加爱惜，有破即补，有污即洗。凡外穿衣套，晚间须折叠柜内，不可搭放衣架，恐鼠咬尘污。近身袄褂，每晚脱时须放床里一定便处，恐夜间猛然火灾诸急事，黑暗中随取随穿，不烦寻觅误事。忆昔年某夜间邻人火惊，予一知觉，衣服即已穿齐，而家人因事急心慌，尚在觅衣，可见衣当放于定处也。

暖帽惹蛀，须伏天烈日下反复晒几日。无论凉帽暖帽，每日不戴时，随即收入帽盒，自然纓色经久。

每日穿衣时，先提起领来，抖两三抖，恐有一切蛛虫蚤蚁游住于内。夏月更甚。

鞋须两双减，隔几日轮换穿晒。凡晒时以鞋底向天，晒至干。

要知鞋底湿则易烂易坏。

人之有过，苦不自知，惟旁人视之甚明。必须虚己下问，始得闻而改悔。若或不喜规谏，人莫我告，必至溃败而不可收拾，后虽知而悔之，亦无及矣！是以贵莫贵于求过，病莫病于愆谏。

人生世间，一艺一能，必有所长。若恃我之长而矜己庇物，鲜不败矣！譬如善讼者，恃己之能，人莫敢与敌，然而常系纆继，何也？盖因自恃其能而每欲讼人，卒受讼困。试观愚懦之夫、退步让人者，曾有是辱乎？孔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勇力振世，好之以怯。”请事斯语，辱其免矣！

凡见贫贱之人，不宜倨慢，当益谦和。我以礼待之，则彼虽贫贱，亦当屈服于礼；我一倨慢，则小人蓄怨于心，必借端生衅，而我反受其毒，何如我以礼待之？《语》云：“勿轻小物，小虫毒身；勿轻小事，小隙沉舟。”能善御小人者，然后能为大人。

小人之量如针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欲害人。只须以仁礼待之，以大度涵之，可远则远，岂可较哉？

凡遇宴宾客、会亲友，若不能一概断绝荤腥，亦当量情渐除。假如五六肴，则三四荤、二三蔬。要知添一蔬则可省一荤，省一荤则可少杀许多生命。虽稍觉慢客，而亦为客惜福，究竟客亦未尝不饱。至遇飞禽走兽鱼鳖虫蚁等类，俱体天地好生之德，随方救护，渐养慈心，则满腔浑是生机，种福无涯矣。

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愚而不肯事贤，此是人之三不祥也，总是一傲字为害耳！世人先除去傲性，才得成事。

凡有望于人者，必先思己之所施；凡有望于天者，必先思己之所作。可见凡事只反诸己，有种必收，理本如此，谚云：“在家不会留宾客，出外方知少主人”，亦是此意。

人生在业，须做一事业，切不可太闲。若太闲则身无所事，而必入于嫖赌非为之事矣。昔人云：“一日不可无常业，安闲便易起邪心。”凡闲居无事，或涉猎书史以广才学，或留心本业以全生理，庶不虚度光阴，可免偷生之消，但不可过于劳苦耳。

妇女性情，每喜寺院烧香，以为修善作福。殊不知庵观寺庙乃僧道藏集之地，众目共睹。且轻薄子弟专于此等去处窥探调笑，讥刺品题，如蛾如狂，甚至游刮恶少群聚拥挤，凌犯戏谑，无所不至。此时隐忍受辱，犹如落牙自咽，若不出闺门，岂有此辱乎？要知妇女好处，全在于孝公姑、敬丈夫、勤女工中馈、教子恤婢，此几件便是修善作福。如不学好，虽日日烧香，礼拜神佛，亦不能免罪矣。凡有妇女者，为父母夫男先须谆讲此理。

世人动喜妄交异姓兄妹，甚有朋友俱不分内外。要知男女有别，

人之大伦，虽是至亲，尚常趋避。《礼》云：“男女授受不亲。”岂有异姓之人，竞相往来乎？所谓“远间亲，淫破义”，其不至于败常乱德者，十无一二，可不切戒？有拜干儿、干娘、认疏远亲族，俱亦同此。

遇盛喜中，不可滥许人事物；遇盛怒中，不可轻与人书柬。盖喜时之言多失信，怒时之言多失体而不恭也。言语书柬，俱当谨慎。

以有限之身而创无穷之业，愚也；以寻常之人而作奇异之事，怪也；以生生之心而下戕杀之手，狠也。此三者，予所不能为而不敢为、不忍为。

要作长命人，莫做短命事；要做有后人，莫做无后事。凡人做事，切莫自与愿欲相反。

心已知其小人险恶，亦不可骤与疏远。譬如医重病须缓缓用药，倘投猛剂，恐病未去而气血反伤矣！

世俗为儿女结婚，惟以房屋、田园、车马、奴婢、衣饰之盛则缔之，虽来自杀人、劫夺、不仁、不义，俱置不问，岂非大错？

世俗諂事神佛，经忏斋醮，修建庵观，坚意极诚，不知自问夫钱财从何处得来？欲以此而求神佛默佑，予恐未必然也。

扬城五方杂处，游手好闲而无生业者甚多。惟其无业，所以终日局诱良家子弟淫赌，又或党告谎词害人，机械变诈，无所不至，总之弱肉强食。惟江右工贾绝无一人斗殴争讼者。盖江右人人读书，读书不成则游学，以至百工手艺无不知书，故能安贫安分。若扬民习以为法，便是好世界。

遇富贵人不可诉自己的贫贱，恐彼疑我之有求也；遇贫贱人不可夸自己的富贵，恐彼疑我之骄人也。要知贫富贵贱俱不可自言。至于文人前不可说愚话，愚人前不可说文话，都要简点。

凡值人私语时，不可倾耳窃听；人人私室内，不可侧目窥望人之箱柜，亦不可擅开。人之书集柬帖，亦不可展看。所为者，恐犯其人之疑忌，失漏而生端也。

一切事物，凡众人所争者，不可轻取；众人所共者，不可独据。怨议既多，必招其害。

昔人谓少色欲以养精，少言语以养气，少思虑以养神，此保养精气神之至言，即修身之妙诀也。至于人若多言，不独损气，且更招尤。予又赘增曰：“节饮食以养胃，节劳苦以养力，节费用以养财。”

目今涉世妙法，惟要称人之善，不可称人之恶。和颜悦色，下气低声，与人恭而有礼，才可以合得时好，才可以免得时忌。

有子要择妇，有女要择婿，先须量其子女之性情体貌，年岁家

业可否相等，不甚过于高下者，即可为配。假如子本丑陋痴愚，竟设计诱娶美好之妇，非独情谊不和，或生意外坏事，俱不能免。男女同然。是以嫁娶非偶者，总皆父母之过也。至于媒人，媒字与迷字同音，百般虚假，将无作有，只要撮成索谢，不顾他人好歹。凡说话只可略听三分。即有七分不足信也。一切事，都要自己确访，全倚托不得。

无义小人，不得已而与之往来，须要外和吾色，内平吾心。一言一动，都要存神，庶可免害！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天下之事，未有不从算计而得者。是以不能算计之人，不但日后要受困苦熬煎，目今先多失志矣。！俗云：“穿不穷，吃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只要在本分上勤俭生活，切不可损人利己、刻薄谋害，以自己折算自己福寿耳。

炎凉之态，富贵更甚于贫贱；妒忌之心，骨肉更甚于外人。此处若不当之以冷眼，御之以平气，未有不日坐烦恼障中也。从今日起识破此情，落得胸中许多宽快。

孩童不可将小鱼与食，因彼无知，自不能细心摘刺，且又性急乱吞，每每鱼刺横戳咽喉，不上不下，哭叫无救，是皆大人害之也。再如尖簪尖钉之类，俱不可与儿入手，一则恐其吞咽，二则恐跌倒戳伤，都成大害。

有儿之家，凡热汤壶碗以及刀斧利物，都要安放桌里稳处，不可放于桌边案旁，恐小儿无知，伸手勾耍，为害不小。又如火笼火炉，俱不可令小儿近旁。河桥塘井，若无大人携带，亦不可令儿轻往。非予之迂言，实有因此而害命者，不可不防。

凡事勿论大小，务须预先思量停当，临时即以应点，自然都有着落，岂不便宜？若待事至再虑，必致慌乱失误。此予拙人之见，在能者可以不必。

凡说话行事，或有他人求教者，我虽能得十分，止当谦应五分，到后行出多来，彼人自加敬悦。切莫预先满口允诺。倘若行不践言，非独自己惭愧，且又貽笑招怨。

人家清晨早起即净扫厅堂，洁拭椅桌，衣帽整齐。有宾客到来，即热茶奉敬，不独交情融洽，且而家门辉耀，自然兴旺之象。彼日照高卧、房屋尘积者，岂非衰败之兆？

“早饭要早，中饭要饱，晚饭要少。”此三句是居家出外、养生却病之妙法。

早饭要早，每见人家日照多高，主人或吃参汤补药，或泡糕饮乳，而奴婢服役多时，尚是饿肚空心，更有遣往冒风雨寒暑行走者，此皆不体贴人情之所致也。要知空腹做事，风寒易冒而病多由此生。

予谓每日清晨下床洗面之后，或粥或饭，合家饱餐，凡人腹中有食，则治事者有力治事，出外者腹饱出外，岂不大益？是以清晨早饭，断不可迟。

人家三餐，俱宜早吃。早、中既早，而晚餐更不可迟。是以每晚于日将落时即完晚饭。少停一黑，即照管门户，归房安睡。要知早睡之益，计有六件：房中厨下可免火灾，一也；早睡则夜半容易醒觉，可防贼盗之偷窃，二也；无子弟博奕酗乱之患，三也；早睡则次日早起，不至沉昏失晓，四也；省许多油烛之资，五也；不到黑晚则厨下锅碗器物不至跌损，六也。迟睡者则反此六损矣！习熟几日，即成自然。

扬俗衣服袖口，并腿上满袜都作紧窄，不独手之伸缩不便，且每日早晚穿脱费力，将极整新之袖袜竟被扯破，此皆市井所为。予剪制略宽，甚便甚省。

予闻前辈云：“至富莫起屋，至贫莫弃田。”要知起造房屋，乃是最难之事。其始初，木瓦匠工惟恐主人怕多费而不为，则必省其物料，减其工价，诱令主人欣然乐从。及至半途，左亏右缺，种种增求，尝有原估百金，竟用二百尚不能完竣者。主人势不容己，或借债以落成，或停止以倾废，多有因此而破家荡产，岂不失算之甚？予谓心宽强如屋宽，必不得已欲造房屋，须预先将木植砖瓦，渐次捐措，经营俱备，即工匠之需，亦不取给于仓卒，方可为之。至于田地，或是祖父所遗，或是自家续置，不知费几许心力而始至我手。乃粮食所出，养命之源，且传流子孙，受用不尽。虽间遇水旱，究竟丰年居多。若无至急至大之事，切不可轻易典卖于人。予每见今人一有争斗之词讼，婚娶之奢华，以及可已可省之事，动将田地轻弃，及至后来生计艰难，再想追悔，已无及矣！前辈莫起莫弃之言，可为至宝。

人到五十岁以外，六十岁以来，精神渐渐衰败，非同少年可比，譬如日已将落，未来光阴料亦有限。最长寿者，七八十而止，百岁翁世能有几？须将事业渐次交付子孙，未结之事，急当了结，偷闲安享，才为达者。予见今人每每全不自量，年已半百，尚不服老，或有昼夜谋虑不止者，或有娶妾娱情者，或有求官者，或有起房造屋、买田置地而不休者，或有远涉江湖、高登险峻、沐雨栉风、尘埃满面、丢妻撇子而无定息者，吾不知巴巴汲汲，俟何时而后止？家拥余资，顾何时而能享？始则发白，既而乌须，目昏齿摇，腰弯面皱，犹然强说不老。“儿孙自有儿孙福，枉代儿孙作马牛”之言，全若不闻。愚昧至此，真为可怜。

佛乃西方大圣人也。其智慧高明，愿力广大，而且慈心普度，

世人最当敬信者。今人读书不多，见理不到，每每谤佛为虚无寂灭之学。予曾注《金刚经》一部，每部一百二十页，专讲般若妙法。空中真有实际，其说无相者，但教人去妄念而存天理。若并天理去了，岂不行尸走肉？世人不细究此理，只乱说佛是空寂，譬如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彼门外人何能得知？

今人每说僧人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游手好闲之徒，不可敬信。试问说者曰：“世上不耕不织者极多，尔曾耕而食、织而衣乎？”又说僧人势利贪财，动好募化。试问说者曰：“世人虽孩童，但有知识者即爱银钱，即爱好衣好食，尔可果不趋炎赴势，见银钱而不取乎？”又说僧人藉以佛教经忏，终日铙钹铛铃，哄骗愚人银钱，更有荤酒邪淫种种作业者，所以佛教不可信奉。试问说者曰：“今之读书儒士，品行端方者固有其人，亦有恃着文才，好以刀灾笔人，奸计害人，百般作恶，无所不为。孔圣人原不曾教读书士子以文字聪明败坏品行，岂可以败行之士，遂不敬奉吾夫子乎？”要知各有贤愚，断不可因噎废食。

人家妇女，只要老诚俭朴。凡女工中馈，俱要用心勤谨，切不可令其识字。要知识字读书原是好事，但而今妇女若能识字，凡圣贤书文偏不喜看，只喜欢看淫词小说，虽贞烈者尚且学坏，何况水性易惑？反不如愚拙妇女之安分守己。所以说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至于琴棋书画、吹弹歌舞，非吾辈常人所宜，习学何用？

姦字是三女字合成。古人造字，原有深义。要知妇女若与二三名女伴私聚，以及同居同宿，就有坏事做出来。

凡赴筵席以及见新亲贵客，先要打点大小便，然后赴见，不可谓事小而厌。予琐碎常有因恭急出神失仪者。即登轿上马，皆先留意。

凡灯不灭，妇女莫解内衣，恐窗外有窃窥之人。

凡于匆忙急迫之时，若说话行事以及发书柬与人，定要细心检点。多有因忙而错误者，后悔何及！

凡说话行事，虽要认真，然亦不可认真太过。其可以圆活者，还须体顺人情，通融转动。所以前人有“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之言，诚为持己妙法。即如直言无忌，动辄招尤，岂不是立身大害？

与人交接，宁可过于谦恭，过于周旋。凡礼节疏略，得罪于人，只是此心懒散所致。

初与人交往，未知其立心做事生平品行如何，其言虽可听，貌若可亲，亦未可遽然相信，就以机密之事、心腹之言吐露。倘或非正人，则祸根由此而伏矣。后悔何及？

誉人之言，不可太溢；责人之言，不可太尽。一时虽不畅意，日后亦无悔心，含蓄之妙，不可不知。

凡看人文章，论人行事，非最相知厚密者，不可太直。盖既以形人之短，亦且恃己之长，皆招尤取侮之道也。至于向人说话，毋论相知不相知，切不可任己之性，直说得太尽。

可以言，可以不言，就不言可也；不能行，不可不行，就行之可也。

人不可自恃，自恃以为无患，则患至矣。是即天道恶盈而好谦也。所以每当事不可不有临深履薄之思。

与人共事，遇有错误，有彼不肯认过，互相争执，所伤必多。若能引咎自责，徐以一言解之，则识量过人，彼心愧服矣。俗云：“自己认了不是，人再不好说你；自己倒在地下，人再不好跌你。”乃最妙之法也。

人生禀质，大抵一定不移。与之说道理，未尝不知；及至做事时，只依着自己性气做去，全不改易。所以变化气质，全从学问工夫得来。学问工夫，要从孩童时便渐渐引入，才得习与性成。若年长而自能变化，非好学者不能。

凡事初定议时，彼此发于真诚，尚恐后有变局。若有一毫勉强，他日必不践言，所谓“要盟无信”者，此也。

亲友庆吊礼文，要及时往来，不可遗忘失礼。倘有缺失，不但受人指责，即或有事聚会时，自己脸上岂不惭愧？予贱性多忘，因自立拙法，用红纸裁一单，画为十二月十二格，每月一行，每行分三层，上层填上十日事，中层填中十日事，下层填下十日事。凡亲友寿日以及婚丧庆吊往候诸事，预填于每月格内，粘面架之旁，每日洗面时抬头即见，庶不致失礼获罪于人也。

富贵荣华，妻财子禄，皆从前世修积而得，假如前世不曾修积，则今世不应有享用矣。譬如春天不曾耕种，秋来从何收获？自然之理。不知此因者虽日日妄想，亦妄想不来。忧之思之，徒自损其精神耳。有何益哉？予每见世人境界不如者，都不肯安分，终日戚戚，眉头不展。妄求于人，则摇尾乞怜，寡廉鲜耻，甚至妄作非为，受辱遭祸，皆由于此。前人有云“贫不受人怜”。然当今之时，谁为怜者？况人情薄恶，处处相同，如向富贵人言之，奈富者多鄙吝，而贵者多倨傲，不但不能救济，且多生厌薄之心；如向贫贱者言之，不过有同病之感，彼非轻财好义之人，欲其行分财周急之事，奈彼自顾不暇，何能顾人乎？所以君子口不言贫。“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须要自己立起志来，辛勤于本分事业，读书者上紧读书，贸易者专心贸易，听天由命，水到渠成。况春梅秋菊各有其时，落

得心中享许多快活。能依予言，即为世上最会讨便宜之人。

人家子孙，谁不要聪明？予每见有聪明子孙而不依教训，任着己性，习学下流，劝之不醒，说之不改，其败坏更甚于不聪明者。人家子孙，岂可不读书？予每见有博学能文，而于根本上全不理睬，其缺失更甚于不读书者。前人有云：“资质美又贵驯良，读书多又须明理”，真为至言也。

凡理所不当为之事，虽至亲好友相托，宜力辞之。事成原未尝谋其利，事不成亦不致受其过。凡非深交之人，不可以隐情密事相告，宜力忍之。语不合则无失言之羞，语即合亦不无事后之虑。

以言感人，不若以行感人，言虚而行实也。欲使人见吾之善，不若使人不见吾之善。见则恐招人之忌，而不见则我自阴行其德也。

子弟初学，先令其明长幼之分，发孝悌之情。言动有仪，饮食有节，勿轻易打骂人，然后问其每日读书功课。

子弟初学，先宜属对。要知对书一部，其中字句各有平仄、上下、虚实、死活。分门别类，若能细心熟记，不独开发其聪明，日后文词章句、学识见闻，大有广博。所以好对书名之曰“五总龟”，因天下万事万物但有所问，无不知晓也。岂可以浅学视之！

凡出外远行，遇关津渡口闸坝行埠之处，切不可与之争骂斗殴。此皆土棍会聚之所，彼众我寡，势不相敌。小则受其侮慢，大则官司人命，暗地打劫，有误程期。予每见不知者往往犯此，害累不小。至于人家奴仆，出外比如在家，尤当照管。要恤其饥寒，节其劳苦。万或致病，受累非常。若打骂不堪，生心离叛，尤多不测。

凡舟车脚价，其贵贱多寡，须当预为访问，临给之时，不可过为争论短少。盖此辈辛力之资，藉以养命，多有妻小家口赖此生活。我一刻薄，既坏自心，且又种怨于人；待之略宽，颇得其力。又有不良之人暗通盗贼者，安顿行李最要谨密。

人之耳目心思，必有所用，不用于正，即入于邪。若专好在没要紧处着精神，则于要紧处反不照管矣。读书治家做人都是如此。何以谓没要紧处？如好酒、好色、结交游荡、看闲书、管闲事、音乐技艺、玩好畜养之类皆是也，所以凡观人者，只看其所好何事，其人之邪正可知矣。

凡见人家于厅堂好华洁，其书房全不收拾，算盘、帐簿、闲书、戏具与经书文艺混在一处，其人必读书不成。亦有书房精洁，字画几案铺设整齐，而读书不成者云何？曰：“他只是外面整齐，其胸中文义全不理睬，那得有成！”

凡有苦志读书而不得科第者，必其隐行有亏也；有未尝用功而得科第者，必其命运本好也；有全无恶事而不得科第者，必其攻苦

未深也；有作为不善而得科第者，必其福量本厚，未曾折尽也：若苦志读书又积阴德，纵命运不齐，断无不中之理。此是读书最验良方，不可轻忽视之。要知福薄而读书积德，天只限之以福分，不限之以科名。盖有科名而少福分，仍与寒士无异也。寒士若望成名，宜以此自励。

人家何以要好子孙？古来凶恶称瞽鲋，他身为天子之父，只为生子好；大圣称尧舜，他将天下让与人，只为生子不好。文王不生武王，焉有八百年基业？家国本是一理，若人家无好子孙，纵富贵止不过一时；为子孙不肯学好，虽尧舜亦难教训，岂不危哉！尧舜非不教子，到底不能继世。今人不思教子孙，遂说子孙好不教自好，子孙不好教亦无益，独不闻孟母之三迁，汉朝之万石乎？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人家子孙，大抵中材者多，习于善则义，习于恶则恶。古来累世义门家称礼法，非由于教训耶？

人生在世，全要贵于自立，若只倚靠着父兄教训，原不是好子弟。试看古今许多大圣大贤，何尝是父兄教出来的？只为子弟不才，不得不有望于贤父兄耳。

人家教子孙，只教得幼小之时。若到后来长大了，其好与不好，全在自己为持。但小时好，后来自己再学好，就极容易；若是小时不好，后来自己才学好，未免甚难。所以教子孙于幼小之时，最为要紧。

老子曰：“不见可欲而心不乱”，予又曰：“若见可欲而心不乱者，非大圣人不能。”盖圣人主理一定，物欲不能摇惑。若在常人，因习见而未有不移乱者。譬如戒子孙赌博，乃家中赌具满案，群聚辄赌，子孙焉得不习于赌耶？是以予父维石公家教垂戒，不独牌骰不许存留于室，即围棋、象棋、双陆、牙牌之类，一概不许置备，又一概不许子孙入手入目。虽亲友至舍饮聚索之以消闲者，亦乞诸其邻而与之，甫完即返之于邻，不停时刻，恶子孙见而心为之染乱也。所以愚弟兄四人，自幼至今从不知牌如何斗，骰如何掷，围棋、象棋、双陆、牙牌之类如何才为输赢，皆由不见不习而然也。要知孟母三迁，深为可法。不但博弈之事，若嫖酗争讼之种种无不如此，是人乐有贤父兄也！

以言劝人，要先顾自己行止何如。果能自立于正，然后举而示人，彼人未有不服从者；倘以己所不能者以之说人，不但人不服从，且将得谤矣。譬如戒人赌博以及教子孙不可赌博，乃极正之事也，倘若自己好赌不止，惟以空言劝戒他人，彼必曰：“自己不正，焉能正人！”乃将何辞以应之？凡事皆然，不独赌博一事。

予见府大堂某守悬扁额六字曰：“天理王法人情”，官每坐堂治

理政事，举目即先见之。为此颡者，欲令本官触目警心，审断诸事必由此理法情三件而行，自然行之必当矣。予谓不独居官为然，凡持己待人、说话行事，俱以此六字三语为式，自然所行必当，就是积阴德于冥冥之中矣。

观人于失意时言词举止绝无怨尤愤激之气，此即是有学识者，其度量过人远矣！

胡安定曰：“嫁女必须胜吾家者，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戒；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则妇之事舅姑必执妇道。”此前人之言也。以予愚见论之，世人结婚，当以其家父母子女之贤良为主，其次只要门当户对，纵贫富贵贱不宜太过。即如我今有女嫁出，若选胜吾家者，彼男家必以我为有意攀高，凡一切礼节妆奁，事事要从丰厚，虽加甚厚，彼亦自为该得；倘少有欠缺，难免被之欺凌讥笑矣。假如诸事从厚，自必费我设措，甚属无味；假如诸事从减，又恐启人争端，且与体面相关，进退两难。世人每每攀其高门与之结婚，皆未之思也。又如我今有儿娶妇，若选不若吾家者，我儿即为彼家之婿矣，我身即为彼家之亲翁矣，我之后裔与他之后裔世为中表。但其人系仆隶下贱之流，岂不大伤体面乎？世人每每贪其小利，与之结婚，皆未之思也。勿论嫁女娶妇，莫不皆然。要知子女之贤与不贤，全在其父母之教训何如耳，原不关于家门之胜与不胜也。不察子女之贤与不贤，而徒以家门之胜与不胜是选，则高下悬殊，必致懊悔莫及，岂不皆由前人“胜吾家”、“不若吾家”二语之所误耶！但愧予之愚见而妄议前贤之非，似不能无过焉。

前人云：“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非如后人所解三十而始娶，二十而始嫁之谓。盖谓男子不可过三十而不娶，女子不可过二十而不嫁也。要知男女至二三十岁，正当强壮之年、生育之时，过此以往，则精血渐衰，失其时矣。况且今世人情尖利，非复昔人之老诚朴实者可比。试看小小孩童，无事不晓，说话有似成人，何况年至成人耶？予每见一等人，男女虽已长成，或因争论财礼，或因较量有无，或指望手底宽余，或只图谋求名利，任意愆延，婚期莫卜。在男女羞涩，何能自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青春虚度，芳心难遏，必致暗里丑事无所不为。貽父母之羞，玷辱家门，悔之何及！此虽子女之非为，是亦父母害之也。予又见一等人攀高性急，望后意殷，子女十四五岁，精血尚未充足，即与完婚。大抵幼童无知，惟图戏乐，不解节欲保身之道，真元既损，必成虚病，渐至危笃，医药难治，因而夭死者极多，悔之何及！此虽子女之无知，是亦父母害之也。一迟一早，太过不及，其害均同。予因立期，无论男女，凡年至十八九岁以及二十岁之内，人已长成，精血强壮，即

当及时婚配，内无怨女，外无旷夫，非独宜室宜家，抑且遏淫正俗。世事之最要紧者，莫过于此。

近日婚嫁愆期，多因聘礼奁资之艰难。要知亲戚之谊，全在两家相好，情投义合，所以结亲，岂在于财帛之丰俭而生较量哉？若女家专求厚聘，是以女身出卖得价矣，最为可鄙。况且求得厚聘，必须从厚赔嫁，财来财去，原物原还，更加多费己资，枉与争论，甚是无益。若曰体面攸关，予每见人家因女厚嫁致令事业贫乏，家计萧条，未免百计求人，若到消乏求人之时，有何体面乎？若是为儿娶媳，只要新妇贤良，能敬公姑丈夫，能勤俭安静，就可以内助成家，何必定要妆奁丰厚耶？若曰新妇妆奁之丰厚，可以济子之贫穷，要知人生贫富各有前定之命，假如命该富贵者，虽无妻家带来之财，亦能富厚；假如命该贫穷者，虽有妻家带来之财，亦必贫穷。予每见人家新妇因妆奁丰厚，致启贼盗之偷劫，天灾之火烛，甚有自己作孽嫖赌浪费，将妆奁尽化乌有而后已者，亦有妻子恃有厚资，目无公姑丈夫，放肆而不安分者，则厚奁有何益哉？予以为凡有嫁娶，俱从俭朴，不可习学浮华。量力为持，将来将去，两家减省，早完儿女婚事。能依予言，省许多口舌，全许多亲谊，免许多忧虑，乐矣哉！

为儿孙定亲，宁可男长于女，不可女长于男。要知女子年长，未免欺负夫男，且而阴盛阳衰，甚不合宜。但男之年长，只可长三五岁，再多不过十岁之内，若或太长，又不宜也。

富贵之家，每每老夫多娶少妾，或老而断弦，仍娶幼女，只图眼前欢乐，皆未曾想到后来境界耳。要知老人之精力日渐衰败，在少年妇女青春正艾，若要遂其欢心，则将灭之灯，何堪频去其油？必致疾病丛生，身命随丧，甚可畏也。若要不遂其欢心，则女虽有夫如同无夫，孤守活寡，误害终身，日夕悲愁怨叹，于心何安？甚可怜也。若要防闲太紧，则女必忧郁生病，夭命而亡，岂不大损阴德？若要防闲稍宽，则种种丑事皆由此起，岂不大辱家声？要知老虽爱少，奈何少不爱老，憎恶之念一起，虽烈妇亦生心外向。何必贪一时之乐，而讨无限之苦耶！

世人只知选媳为难，不知为女选婿更是难事。人家亦有好子孙，见之者未有不爱之而次以女妻之也。我若结婚稍迟，即为他人所得，岂不可惜？男先于女虽是古礼，然坦腹东床之事，不可不早计也。订婚要早，但不可在孩提襁褓之时即与结婚。要知人事更变，沧桑不一，往往数十年间即人情事业大相悬殊，此时悔之何及？须是订婚之后不过三五年，即可完娶，自无更变之虑矣。且而年若太幼，言行之好歹亦难察也。

俗云：“会拣的拣儿郎，不会拣的拣田庄。”但选婿之法，只要婿之贤能，不必过要家产富厚。予每见富贵之家生出不肖子孙，未几而消败者有之。所谓“但得好儿郎，何愁无田庄”者是也。

女生外向，既已适人，即当令其奉事公姑。入赘一事，切不可行。夫赘者赘也，如人身之有赘疣，去之不可，存之不便，极为可恶。倘婿家真无依倚，不得不赘，亦当另住一宅，不得与本家闺阃相近。

人虽有尊卑贵贱之分，其男女爱欲原自相同。予每见今人于亲生儿女能及时婚配，至于家人奴婢，年虽过长，亦漠不相关。大约为家主者喜用无夫之婢，恐其分情于夫，未免服事不专。殊不知天地生人有阴有阳，极细虫鸟莫不配偶，为人岂可逆天行事？况婢女之苦恼更甚。即如婢女有能守者，但其穿房入户，闺阁情事焉得不知？每至风晨月夕，孤眠独宿，枕冷衾寒，辗转不睡，愁叹终夜，怨气积于家庭，大不祥也。又如婢女有不能守者，举止动静百般撩人，眉来眼去，暗里佳期，私开门户，偷盗衣物，拐带逃走，甚至投旗做贼，设计谋害，主人之身家因而败坏，大不利也。能守之婢极为可怜，不能守之婢又极可恨，是皆主人不及时婚配之过也。予立拙法，凡婢女至二十岁内外，年已长成，有父母叔伯者，即令其父母叔伯自寻经纪小民，年岁相当，我为察看，着备卖身原价，领回完配。我再量给嫁用盆镜衣物，或于原价之内削让若干，更见丰厚。如此做事，婢家之人，虽嫁有好歹，亦自无言，日后婢亦无怨。但须防有不良之徒串通婢家之人，多价另卖，须着人查访确实才行。倘若婢家无人，我即为之择配。得其身价，又可另买小婢。予家用三婢，俱是如此。其奴仆之诚实可用者，或配家用，或助配另自营生。总之奴婢既于幼小之时，听呼唤劳苦服役于人，若待年已长成，岂可仍令其苦役终身哉？一切衣食，虽与亲生儿女各有分别，其及配婚，不可过迟，此事大有阴德耳。且彼奴婢原非草木，自必感我恩惠而不忘矣。

亲友中凡有儿女长大者，劝之诸事将就，及时完娶，乃极大之阴德也。

相法谓“六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假如身虽生得极好，若面部生得不好，亦不能富贵也。又谓“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心”，假如面虽生得极好，若心里不善，损人害人，将本来之福剥尽，决无好结果矣。

一切泉水河水，以予愚见，总不如天水之味甘美，且取之甚易。惟晴久之时，须俟雨水冲流之后，才可收用。恐猫粪、壁虎、杂虫粪在瓦缝中，有毒不洁也。收时多用瓦器零收汇聚最妙。或人有用

布篷架搭空中取水者，虽是洁净，既恐费力，又恐布帛之上浆染不洁，能杂水味也。

凡盛过咸味、酒味之缸坛，不可收贮天水，不但变味，且易败坏也。

凡遇有雷之雨，则不可收取。盖有雷即有毒气，如烹饮，多生胀病。

天水收贮坛内，不比藏酒，如藏酒若有一毫孔隙，则酒气走漏，不久即坏。若是藏水，全要漏气，倘如盖密气不外透，则水反易坏。大抵水缸、水坛，俱不必封口。倘堆积水坛者，可用枝条间隔坛口，则透气。

天水存贮器内，不久即生小虫，上下游动，如取水时，其虫自然避去，并无妨碍。世人有用炭烧红熄于水内，则不生虫。殊不知水中生虫者水活也，其味更美。须听其生动，不久自变青虫飞去，不必用炭熄以坏水味也。

春月雨水，是春升生发之气，最宜收贮。今人多取夏月梅雨，殊不知梅雨乃系湿热之气，郁遏熏蒸酿为霏雨。人受其气，则生病；物受其气，则生霉。此水惟入酱易熟，即造酒、醋，亦不宜也。

人之脾胃，喜燥而恶湿，凡一切茶汤，俱宜少饮。前人云：“茶有百损，惟益于目。蒜有百益，惟损于目。”盖茶性能下气消食，其西番将马来我国易茶者，以其地所食腥肉之膻，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吾辈腹中，腥膻稞热原少，何烦茶之频涤也？要知茶虽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其瘠气耗精，终身之累斯大。福近易知，祸远难见，往往如此。世人有好茶成癖者，皆谓清高之士，独予愚人意所不解。所以一切佳茗，予饮亦不辨其味，由于贱性习成也。至于茶之不可少者，惟饱饭后，一钟半钟漱口而已，每日亦不可多饮。空心茶极损人，更不可饮。

河水、井水，如浑浊不清者，可用明矾碾极细末，约水一百斤，入矾末一钱，搅定供用，若矾多则味反涩，而水不清也。

日用水缸，须用箬蓬盖好，恐夜晚蛛尿虫涎皆有有毒也，在夏月更为要紧。

厨中水缸二口，用一存一，最为妙法。但须用完此一缸，就将此缸底浑浊水脚尽行刮去，再挑入新水，方可供食。

米饭面粉之类，如遗入水缸内，致生毛衣者，人人若误食，多生痲毒，不可不戒。

每逢夏月，用贯众两三段，浸入日用水缸内，可辟疫气，又能解诸水之毒。

天热之时，饭食菜肴存留过夜，如若悬挂屋檐廊下，须要箴箕

盖好，不可露空。一则恐天上游丝坠入，最是毒人；二则要辟蛛尿虫涎，误食鼠残也。或用夏布缝成的箴盖亦妙。

夏月有剩下鱼肉荤肴，可用绳索穿蔑络悬挂井中，令凉气上辟，虽经宿不坏。

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为巨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胜，臣惧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予谓屋少人多者，为之人胜屋，主吉；屋多人少者，为之屋胜人，主凶。要知房屋起造太大，虽曰壮观，必多费材料，一也；日后修饰不易，二也；居大屋则觉此身渺小，三也；再加房屋多层门户间隔，难以照管，四也；屋空阔势必多设器物，五也。非大富贵，何以当之？

务博之学不精，好大之愿不副，过望之福不享，此三者俱因奢念所害，反舍实在受用，真为可惜。

钱字，从金从戈者。古时制钱俱如刀样，故谓之钱刀。所以钱字从戈，警戒世人。如以二戈争此一金，戈系杀人之物，若止知金而忘戈，必为人所杀矣。则此钱者，原起杀机之物，不可不守理以避戈也。

同人顽耍，切不可于暗处吓人，或猛叫惊人，或利器试人，往往致成残疾，甚而不可医救。己亦遭害，何苦如此？予友赵某，黑夜被一顽友躲于门后，突然跳叫，赵友因食饱着惊，遂成隔症，医治不愈而死。其人常见赵某索命，未久亦死。予幼时，有窗友王某，低头伏于案上习字，因师外出，被一顽生就将活蛤蟆从背后颈项上猛然一放，王某惊叫急跳，项背因而不能直，疼痛不止。两相争闹成仇，至今遂成跽背。予又见一人，右手五指全无。问其因何至此，自言曾有一友，新买厨刀一把，极其锋利，因见手放桌上，戏谓曰：“汝手可伸直些，我一刀能将五指一齐剁下。”遂将手指伸直，笑向之曰：“我竟将手伸直在此，你敢剁我么？”其人竟挥刀一剁，意在手指缩回，不料缩手不及，五指尽被割断，疼痛滚地，血流不止。举刀人其家大富，见此危难，心甚不安，除自己代为医治外，情愿出银百两，以偿误伤之失。其弟兄族众齐来争闹，讼之于县，县官以彼此俱因戏顽而起，原出无心，但某右手无指即成废人，从宽恕罪，断令举刀人将田房家产各分一半，给与断手人为业，族众不得混争。此事一人因戏而遂至破家，一人因戏而遂成残疾，各皆终身悔恨。予谓以言戏谑尚且不可，何况因顽耍而致人于病死残疾耶？不可不戒。

古今对联极多，予最爱“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二句。要知人生在世，除读书积善之外，并无比此更胜之法。盖读书则人敬之，积善则鬼神敬之。读书则心细而浮气自然收敛，积善

则胆小而光明渐久自生。世人只要专在此二件用力向前，自然定有大好受用。目前之贵贱贫富俱所不论，所谓得水之源头、木之根本也。予曾撰《俗语正讹》书一部行世，内有一篇是俗语，云：“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人若依此说，则积善读书最要者，反在命运风水之后，而揆度正理，不通甚矣。岂不可笑？予改云：“不论命运风水事，只在阴功与读书。”似为确当。

人好洁净，固是雅事，但不至邈邈，适中而止，亦不可好洁太过。倘好洁太过而成癖，在孤身独居则可，若与人共处，决难和气。不但难于涉世，即自己到处疑心不洁，举动俱成烦恼。更可畏者，好洁太过之人，每每定得污秽之报。即如倪云林爱洁无比，末后死于粪坑之中。此前人之可鉴者。近来，予有舍亲某最爱洁净，日用衣帽、鞋袜、器皿什物，但有一点尘泥，必然刷去。自坐椅桌，不许他人沾体；巾盆器物，总不同人合用。厅堂房屋地下若有些微叶棒，亦必拾去而后快。毛帚条帚，扫地拂桌，刻不离手。未几年，腿上患一廉疮，流脓流血，腥臭难闻。始而乘轿出入，继而卧床不起。如此二年有余，便溺满榻。予往问候，惟在房外传言。其人无子，虽自己妻妾、奴婢，俱憎恶不近，医药不痊而死。此予亲眼所睹者，不独此一件也。人若过爱清静，乃是出家僧道之相，若非贫穷，决定无子，俗语云：“邈邈财主”。要知江海之内，污秽总集泥土之中，臭气都容，所以成其江海之大，地域之广。试看财富之家，一切食用居住，不甚过于拣择，即可知矣。予深服司马温公云：“草妨步则剃之，木碍冠则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与同生天地之间，亦各欲遂其生耳。”予谓世人不可不日诵此言。果能体之，则气量广大，自己有许多受用。福寿根基，全在于此。

僧道常说，人若有罪过可以忏悔。殊不知忏悔二字，并不是向神佛求拜，可以算得忏悔的。也不是叫些和尚道士叩头念经，敲动铙钹钟鼓，叮叮噹噹，大吹大擂，可以算得忏悔的。盖忏者，乃是忏以前之过；悔者，乃是悔将来之非。若是今日既忏，明日不悔，虽日日忏悔，有何益也？

人生在世，孽多障重，都从身心口上起。身上三恶业，乃是杀、盗、淫也；心上三恶业，乃是贪、嗔、痴也。惟口上恶业倒有四种：一曰两舌，是指人之语言无定，说来说去也。既在东边说东好，又在西边说西好。俗云：“破蒲扇，两边摇，唆得两家来相闹，却在中间作好人。”此即搬人是非，起人争斗之祸根也。一曰恶骂，是毒言毒语辱人祖宗父母，咒人死亡祸害，乃恶口骂人也。一曰妄言，是劈空说起，说得甚好，地下的事竟可以说到天上去，天上的事又可以说到地下来。甚至极犯法的事，竟可说作正经的道理；极黑心

的事，又可以说作有利于国计民生。只要骗人，随口说谎，不顾廉耻，不顾信行，止图目下口舌利便，遮得非，掩得过，免得罪，骗得人，这叫作妄言。一曰绮语，是说标致话，说尖酸话，说暗藏话，骂了人，人还不知；害了人，人还不晓，这叫作绮语。此口上四恶业，人若犯之，不独自昧了良心，他人听从其言，必至为害不小矣。所以吾夫子并不曾恨别人。惟独深恨这种人。一部《论语》，止说是故恶夫佞者。盖佞字，妄人也。妄人安得不恶？但人身之杀、盗、淫三恶业，免得来者甚多。即心上之贪、嗔、痴三恶业，亦有知觉者。惟独此口上四恶业，人最易犯，究其害人之处，却与杀、盗、淫相去不远。所以凶恶果报，与之亦不甚远。要学好人者，务必先从口业上戒起。

少年人读书，偶遇有不晓得之处，便向师友讲明；凡作事，遇有不理会之处，便向知交说透。日后才学见识自然大过于人。切不可多问为耻，亦不可以人有不如我者，即惭愧不屑去问。试看吾夫子尚曰“不耻下问”，至于人太庙每事问。在圣人且然，何况他人乎？

问事须婉言下气，以礼恳求，彼自细说始末。但不可当人众问难，恐有不知，而彼反没趣也。

安乐铭

人禀天地正气，冠为万物之灵。家齐而后国治，正己始可修身。圣贤千言万语，无非纲纪人伦。竭力孝养父母，劬劳恩似海深。晨昏省候安否，凡事体顺颜情。当效返哺之义，寻思跪乳之恩。追想父母爱我，爱子之心爱亲。为子出入必告，倘若有事可寻。有病不离左右，汤药扶持辛勤。不幸百年归世，厚治棺槨衣衾。兄弟同胞一体，弟敬兄爱殷勤。须要同心竭力，毋分尔我才真。后世因听妻语，争论视若仇人，假使乖伤骨肉，悠悠四海谁亲？若是分居各爨，财产务要公平。父在遵依父命，父歿凭宗亲。肥瘦相兼品搭，高低估值均匀。备写分书阄定，免得日后相争。莫因些小事，有伤手足恩情。弟兄或有亡故，教养子侄成人。男女惟选贤德，门当户对为姻。访其家教可否，不须爱富嫌贫。

富家子女骄傲，轻慢姑舅尊亲。娶嫁须过二十，庶免夭折伤身。
 夫莫嫌妻貌丑，丑妇乃是家珍。妇以敬夫为主，理宜严肃闺门。
 女眷戒其长舌，牝鸡不可司晨。盛衰患难相守，不以存亡易心。
 金玉休愁不富，儿孙但愿成人。衣食酌量时度，调养不饱不温。
 休餐生冷甜辣，莫佩珠宝金银。能食教用右手，能言戒使骄音。
 一有知识训读，不训玷辱家门。作揖要他端正，行步戒其忙奔。
 写字笔画真楷，读书字句分明。幼时习学易记，老来记不入心。
 事若不知就问，舜因好问成人。人则孝顺父母，出则和睦乡邻。
 长上有问必答，在坐定要抬身。不可虚言戏谑，不可斜侧骄矜。
 莫呼长上表号，开口就要尊称。饮食先让长者，行路当随后行。
 年过十五六岁，戒近游荡闲人。莫学吹弹唱曲，莫学双陆棋枰。
 谅其资才授业，事成安享终身。试看荒疏无赖，多因失教无成。
 不但六亲可敬，须知九族当尊。本源同是一体，各要谦和为心。
 亲近有德君子，远离无益小人。善人久可处约，恶人反面无情。
 君子小人易别，听其言语知音。君子所言道德，小人开口浮轻。
 或言饮食好歹，或论衣服旧新。或评女色美丑，或谈势利欺凌。
 见人富贵即重，见人贫贱就轻。结识皆系狂悖，相与歃血连盟。
 后生误入其党，嫖赌游荡胡行。小忿恃众不忍，行凶殴打伤身。
 被人告官拿究，自家相怨生嗔。粗蠢一无见识，有事商议失惊。
 投入奸刁网内，生祸连累家倾。奉劝择交三益，友直友谅多闻。
 百千计较何用？怎如积德行仁。为善终须迪吉，作恶果报儿孙。
 仰不愧于天理，俯不作于人情。勿以善小不为，勿以恶小可行。
 人有患难危急，就思济弱扶倾。恤怜鳏寡孤独，救护鸟兽虫鳞。
 成人一切好事，解人一切纷争。戒食耕牛守犬，休伤走兽飞禽。
 虽仇不可排陷，落火不可添薪。宁可人来负我，不可我去负人。
 五谷须当珍重，糗粒来自艰辛。敬惜遗弃字纸，须知一字千金。
 行藏存乎天理，动静存其良心。莫道鬼神无报，半点不肯饶人。
 明中惧怕王法，暗里惧怕鬼神。试看官事罪犯，枷锁夹打牢刑。
 饥寒残缺水火，疾病痛楚呻吟。曾见前人失跌，后人把稳行程。
 只须回心学好，方免灾祸来临。惟以德行为主，上天何有疏亲？
 贫富俱当早起，一日之计在寅。莫分朝夕劳苦，作事务要专心。
 凡事莫推明日，明日最是误人，一年几个明日？三百六十有零。
 还有寒暑风雨，往来喜庆迎宾。疾病灾横时遘，算来皆是日辰。
 曾见几个拙汉，平生懒惰因循。本是今日之事，却推明日早晨。
 明日偶然阴雨，又说待到天晴。天晴复有别务，前事耽搁无成。
 却自怨天恨地，无故咒鬼骂神。只因明日耽误，叠做一起难清。
 试看天上日月，昼夜环转如轮。君王五更登殿，文武百宰朝临。

在外大小官职，夜眠晨起操心。武将顶盔贯甲，刀枪剑戟为能。
 君臣文武贵客，尚且个个辛勤。我等庶民子弟，岂可自在安身？
 朱门多生饿莩，白屋倒出公卿。顽石琢成美器，铁杵磨为绣针。
 趁着年青力壮，不可虚度光阴。莫待老来衰败，吁嗟怨悔伤情。
 文士用心勤读，达则为相为卿。乡农春耕夏种，及时灌溉收成。
 受得苦中之苦，方为人上之人。世上岂有难事？都缘人不专心。
 家中有银千两，每日止用三星。倘若终朝安享，不消十载无存。
 坐吃山崩壁倒，口是无底之坑。一朝产业破散，饥寒褴褛羞人。
 纵有良田万顷，不敌日进分文。成人不得自在，自在不得成人。
 虽然大富由天，其实小富由勤。如肯着实努力，做事何患无成？
 治家须要清白，男女不可乱伦。大体不宜皆昧，细事不必逼明。
 早起焚香礼拜，敬谢天地君亲。洒扫厅堂前后，拂拭桌凳灰尘。
 分咐厨中女眷，碗碟擦净洗新。客到热茶相待，自然光壮门庭。
 兴家创业大智，不用奸佞邪人。家长分事人众，人众务各为成。
 屋宇墙垣损坏，急宜修补坚新。多备开门七事，外边体面衣巾。
 不拘银钱到手，也须聚积三分。有日常思无日，天晴防备天阴。
 家中莫断盐米，厨下休缺柴薪。往来喜庆礼物，当行也要施行。
 昼夜谨防火盗，三姑六婆休亲。园内多栽蔬菜，笼中莫养飞禽。
 奴婢留心宽待，饥寒病苦调停。及时须为配合，不可铜禁青春。
 门户向晚早闭，空处防贼存身。夜或响动喝起，莫言猫鼠无惊。
 有贼只宜吓退，不可追逼伤人。若是擒拿杀戮，贼党怨结仇深。
 须知谦虚有益，却嫌气岸相争。欲要上人一步，休辞下己为能。
 不可倚财仗势，十年消长虚盈。多少先贫后富，许多先富后贫。
 才能搦管稍解，满脸文学聪明。不知仲尼大圣，何曾夸耀于人？
 请客多请数遍，客若等久生嗔。不知奴仆躲懒，只说主人无心。
 客到用心恭敬，大小坐次分均。切莫打犬骂仆，劝酒致意殷勤。
 若赴大会筵席，牢系帽带衣襟。打点大小二便，礼节从容徐行。
 撞倒筵中器皿，打破席上钟瓶。自己面上惶恐，东君心内生嗔。
 务要瞻前顾后，轻快稳便回身。坐次凭东安席，谦逊在己虚心。
 与人同席共坐，阔窄两让均平。饮酒只叙淡话，自然细语低声。
 东君浣行酒令，先须禀告席尊。尊者说过委托，要观人物施行。
 务使人人晓得，须教个个欢欣。若是单行孤令，蛮人必定生嗔。
 演戏须拣端的，内恐忌讳伤人。倘有舞酒之辈，早离免生祸因。
 处世最宜谨慎，温良恭俭和平。切莫喝大骂小，不可暴怒横行。
 到处隐恶扬善，何须妒富欺贫。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
 凡百待人接物，和颜下气低声。若或自尊自大，谁人来往规箴。
 过失还当归己，是非莫去尤人。责己己能无过，尤人人不相亲。

不要与人争竞，有理不在高声。十分他来欺我，旁人路见不平。
 吩咐家人妇女，不可冲撞乡邻。开门日日相会，也须留些人情。
 有用只推无用，有能只作无能。做个无用钝汉，胜他百倍聪明。
 恶事虽有千万，第一首数奸淫。我不淫人妻女，妻女亦不淫人。
 若恋烟花嫖荡，费钱惹病亡身。产业因而消散，真同陷人之坑。
 最嫌赌博牌骰，费时失事劳神。不到破家不止，且为贼讼之根。
 好讼甘刑求胜，怀仇斗力为能。纵然幸免夹打，奴颜屈膝公庭。
 官廉也要纸赎，吏书吓取人情。差皂骂索常例，狱卒强骗财珍。
 只要哄钱过手，任你自取输赢。个个如狼似虎，家财立见消倾。
 譬如一件磁器，原日多少工程。打破只消一下，何能补整如新？
 曾闻唾面自拭，须知百忍家兴。忍字刀从心刺，不忍终不安宁。
 十分机关用五，一半留与儿孙。试看奸巧诡譎，到后涂败无成。
 除了性理本业，余外不习为精。若是多学纷扰，徒劳枉费精神。
 无益之事休做，岩墙之下少停。一物不敢妄费，一事不敢胡行。
 凡见失物拐带，知风切莫报人。回避囚罪贼犯，恐为连累非轻。
 莫学打拳斗智，灯头戏首逞能。若是妄为妄作，难免灾祸来临。
 但凡与人说话，腹中先要思忖。不干己事休说，不当言处莫论。
 不可信口乱道，不可说谎无诚。不可扬人之恶，不可夸己之能。
 不可诉穷诉苦，不可笑丑笑贫。不可夺人言语，不可当面破人。
 言语不可轻发，不会演文莫文。说得有头无尾，被他识破胸襟。
 古言要有出处，时话要有来因。略说大概情节，言烦人则厌听。
 衣食婚丧等事，酌量家计而行。切莫拌穷做富，切莫扯拽逞英。
 未富先富不富，未贫先贫不贫。省使俭用过世，粗衣淡饭为生。
 亲朋往来攀谒，只宜淡味陶情。眼前小羞易过，后来债大难伸。
 若有当为之事，合用勿得吝啬。十分鄙猥太过，却又倒了门庭。
 切莫叠借冷债，债叠不由不贫。年积年还不觉，一总算取难禁。
 借银十两加四，四年算利一斤。家业渐渐荡败，未免俯仰求人。
 幸遇清平盛世，荷逢有道明君。况生中华福地，又兼须发男身。
 粗衣淡饭饱暖，身强耳聪目明。切勿心怀戚戚，时常喜笑欣欣。
 世界从来缺陷，全福能有几人？但将下等比较，自然心和气平。
 遇饮酒时饮酒，得开心处开心。就事论事行乐，莫辜美景良辰。
 万古此身难再，百年展眼光阴。纵不同流天地，也休污了乾坤。
 书内语言粗俗，要劝愚者通明。必须熟读谨守，福寿绵远家兴。

多能集

天下之事，有宜能者，有不宜能者。宜能之事，事虽微细，能之而有益。不宜能之事，事即重天，能之者，当时之人或为称誉，或为敬畏，不旋踵而灾害其身，以及其妻子家口矣。今人惟图利己，即损人之事，明知不宜能者，反刻意习能，其所得名利，虽欲久长享受，岂可得乎？夫宜能之事，大而仁义道德孝悌忠信之类；小而居家日用衣食杂事，凡有益于身家者，皆是也。要知宜能之事不厌其多，多而更佳。不宜能之事，岂惟应少，必勉至无。宜能大事，具在圣贤经传，予小子何敢复赘一辞？惟居家日用细务，因予愚微，凡事自身经为，但历实效，随即笔记，日久汇成一书，名之曰《多能集》。愿世之能人，不能不宜能之事，而多能其宜能之事。若或能其所不宜能，而不能其所宜能，予恐果报昭彰，因能而成害。世务昏昧，因不能而无知，能与不能，可不慎哉？

时康熙三十九年清明前二日石成金天基氏撰并书

预知晴雨法

古云：“朝看东南，暮看西北。”凡每日早晨，太阳将出未出时，只看东方及东南方，若天色赤而气清，主大晴且暖；或不赤而清，亦晴；若见黑云遮蔽，气色昏暗，或如积土之状，或似垒孟渐渐而起，或有紫黑云在日之上下贯穿，或黑云如鸡头、如旗帜、如山峰、如阵鸟、如龙头鱼鳞种种状者，并主当日有雨。再看风急则雨在午前，风缓则雨在午后，将晚看西方及西北方，日落时占法与此相同。若有雨则在半夜或明日。大概只以日出入之处，见天空则晴，虽有云而片色分明，或玲珑光耀者，亦晴。反此者阴雨。

预知风暴法

凡见天色昏淡，禽鸟翻空，或云脚黄，日色赤；或云行急，日月晕；或太白昼见；或西南参星动摇；或灯火焰明作爆；或石脉润，树汁流，水作腥气、鱼腥土气；或鱼跳蛇暴，蚓过路，蚁出穴；或黑白云起，倏尔变作片片相逐，聚散不常，皆主风暴。

春夏二季必多暴风，若遇天色温暖，午后或云起，或雷声，所起之方必有暴风。

风暴多起于午后，渡江涉水者，宜早为稳。

看试金石占晴雨法

好真试金石，若潮汗则雨，无汗则晴。

烧灯草

晚间将灯草点烧，如烧转得速，主来日大晴；缓些，亦主晴和。若点上即息，或略转数转即灭，皆主阴雨。盖灯心体质最轻，遇雨则阴气先着故也。

定日出日没时法

歌诀曰：“日出卯时日入酉，五十前后不同轮。出茶齐正斜角落，万载千年此是真。”

日出卯时，日入酉时，惟五月昼长，则日出寅时，日入戌时。十月昼短，则日出辰时，日入申时，所以前后不同。其各省增减载数，每年历日内算载明白。后二句乃看日定时法，备悉后条。

定月出月入时法

歌诀曰：“三辰五巳八午升，初十出未十三申，十五酉时十八戌，二十亥上记其神。廿三子时廿六丑，廿八寅时终卯轮。出茶齐正斜角落，万载千年此是真。”

每月初三日，系辰时出月；初五日则巳时出月；初八日则午时出月。余例此末二句，是看月定时法。

看日定时法

每日太阳在天七时，是卯、辰、巳、午、未、申、酉是也，惟五月夏至前后，月余之内，在天九时。十月冬至前后，月余之内，在天五时。

面向南正坐，展此书看，且如日出卯时，日出曰“出”，言此时日始出也。辰时名曰“茶”，茶者，言此时如早茶时候也。至巳时名曰“齐”，齐者，日斜东南也。至午时名曰“正”，正者，日在正南也。夏月则在中顶。至未时名曰“斜”，斜者，日斜西南也。至申时名曰“角”，角者，日在屋角也。至酉时名曰“落”，落者，日落入也。五月则重一“出”字、“落”字二时。十月则减去“出”字、“落”字二时。

凡看日月定时，以一“正”字在头顶正中作为准则，将“出”、“落”二字作两边，才好分七字。

凡看日月定时，须在空阔地方为准。若在街巷墙屋遮蔽之处，则不验。

看月定时法

出茶齐正斜角落，照日出歌，一字一时顺数。假如每月初三日辰时出月，至巳时曰“茶”，至午时曰“齐”，至未时曰“正”，至申时曰“斜”，至酉时曰“角”，至戌时曰“落”。初五日则巳时出月，十五日则酉时出月，月尽则卯时出月，皆从“出茶齐正斜角落”七字顺数去。

凡迁移造葬诸事，选用夜间吉时，在城市虽有更鼓，而更鼓各处迟早不同，亦难作准。而乡野鸡鸣更为不定，惟看月到何处定时最的。

旅店行人，江湖舟揖，最宜知此，何也？若太早，恐前途误事；若太暗，恐投宿过迟也。

云暗天虽无朗月，只看昏云中暗光，亦可为定。

定寅时法

歌诀曰：“正九五更二点彻，二八五更四点歇。三七平光是寅时，四六日出寅无别。五月日高三丈地，十月十二四更二。仲冬才到四更初，便是寅时定准诀。”

以寅时为例，抬头看日色正中为午时。以意参之，则可定昼夜

诸时。要知寅与戌对，卯与酉对，辰与申对，巳与未对，夜间丑与亥对，子时间中。

猫眼定时法

歌诀曰：“猫眼定时自有方，子午卯酉一线长；寅申巳亥梭枣样，辰戌丑未尽皆光。”

老猫方灵，小猫则不验。再看其大小以定时之始末。

预知春牛颜色芒神服色法

歌诀曰：“年干为头身属支，纳音为腹不差移。春日天干角耳尾，支为膝胫纳音蹄。阳年口开尾缴左，阴闭尾右不须疑。神服春日支遭克，克衣系腰与人知。”

干甲乙木青色，丙丁火红色，庚辛金白色，壬癸水黑色，戊己土黄色，支亥子水黑色，寅卯木青色，巳午火红色，申酉金白色，辰戌丑未土黄色，不纳音。假如甲子乙丑日立春，纳音属金白色，丙寅丁卯属火红色，余亦仿此。

芒神服色以立春支辰受克为衣色，克衣色为系腰色。如立春子日属水，衣用土取黄色，克衣色为系腰色，用木取青色。其法凡亥子日，黄衣青系腰。寅卯日白衣红系腰。巳午日黑衣黄系腰。申酉日红衣黑系腰。辰戌丑未日青衣白系腰。

预知来年闰几月法

俗云：“要知来年几月闰，但看冬后几日剩。”其法将今年历日，查看冬至后多余几日，即闰几月。假如今年冬至后多一日，来年即闰正月；若多二日，即闰二月，余仿此推之。

定十二用星法

歌诀曰：“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逐月轮推。”十二用星，是选吉切要之法，只在左手指掌上，从月建宫内，顺数至某日止，看至何星即是。

月建正月寅，二月卯，一月一宫顺数。此法只论节气，不论月分，假如正月内交二月节，即作二月算。

定黄道、黑道，选吉日捷径法

歌诀曰：“建满平收黑黑道，除危定执黄黄道，成开大吉利黄道，破闭不相当黑道。”此十二用星内，除危定执成开，此六日为黄道。建满平收破闭，此六日为黑道。予分为四等，以成开定为大吉，除危执为中吉，平收破为大凶，建满闭为小凶。凡选择只有嫁娶、埋葬、起造三事，必要细查诸书避忌。其余入学、出行、求财、修造一切诸事，只用黄道日大吉。至于宴会、疗病、修足、沐浴、栽种、造酒曲、制器皿、裁衣合帐，各小事随意即行，不必选日可也。为事要在上半日，盖太阳能伏诸煞也。

起房造屋开工法

取一吉日开工，是日用香烛礼拜天地神祇。令工人将正梁木锯下，木头供奉家神案上。礼拜后，用红纸写“开工大吉”四字，贴在木头上。另用黄纸一张，朱笔书写“姜太公在此”，贴于匠作处所，则无忌矣。

起造木料法

凡起造木料，须预堆当风日空房之处，待一两月后干透，除去潮湿气。起造房屋则髓眼收紧，不得走动。

柱木要根下梢上，梁木要根左梢右。须用心看匠人，不可倒了错了。不如此，主人口颠倒，不吉。

起房次序法

凡起房，须先起造住房，次后厅房，再后群房。待完作造大门。大约由内而至外，切不可先造大门，主不完全。

墙屋次序法

竖柱上梁以后，方可铺砌周围墙壁。不可先筑墙，后起屋，为之“困”字兆，主不吉。

造屋间数吉凶法

凡造屋以单数为吉，每进宜造一间、三间、五间、七间、九间，不可造成双数。

造房屋安中柱法

住宅主房，必要中柱着地，不可造架柱，其厅房则不拘。柱之上下共四处，可各留小空隙，于竖柱之日，安放银锭，主招大富。此锭不拘轻重，只要一样四只整锭。

竖柱上梁法

选一上吉日，竖柱上梁，俱要在一日，又宜在上半日，太阳光照时最能伏治诸煞。不可用夜间时刻。

竖柱时须选大吉，上梁时即次吉亦不妨。

竖柱上梁，须防匠人将柱之上下，梁之左右，安放树叶、头发、断箸、坏墨，及诸鸟兽、鱼鳖、毛骨、魇魅物件。

上梁时，不许匠人用斧凿墨笔，则不能魇魅。止许用木榔头敲上，最妙。木榔头俗名兴工是也。

预用大红纸横写六字真言，以俟上梁时即贴在正梁上，再用朱笔书写镇宅灵符一道，贴于梁下，以镇凶煞。魇魅六字真言：啊、奄、呢、嘛、喻、吽。

梁之顶上，将板物遮蔽，不可为风雨损坏符字。

解匠人魇魅法

于立木之日，先一时抬木一根，架于木马上，令木匠为首者，引锯截去巴鼻。即时拾起，口云：“头在这里了。”携入家内，即用笔写“魇魅匠人头在此”七个字在木头上，藏于神柜地下，待屋造完，于正屋中间，安油一锅，熬煎百沸。将此木鼻放入锅内，熬煎数沸取出。次日用斧于正屋中劈碎焚毁。则作者其法不验，且主横死，否则逸去也。

立木之日，密取匠人木马、墨斗同八尺竿，放后门口，以竿横顿在木马上，又以墨斗从竿引线，亦横亘之。两头垂下。俟匠人之

工已完，俱令至木马处，实教以故，命皆从木马上跨过一次。如不跨者，强扶跨过，便觉有疾，归即不起矣。

大抵匠人作魔魅者，多半由于主人太俭约、太琐碎所致，予以为四五日一次肉食断不可少。再加以和颜美语，知彼饥寒，待彼丰厚，则匠人未有不尽心于我矣。予造小屋数间，督工日久，深知此理，敢为世囑者也。

选砖瓦法

俗云：“新砖旧瓦。”凡砖必拣全青，敲之音高钉铛者为上。瓦买旧瓦更妙，因久经风雨霜日，破损者必无矣。

去新砖燥性法

新砖须埋地窖中，过上十日半月，去其燥性，方可砌墙。不然则砌上灰泥随干，不得混溶坚固。

砌砖墙法

砌墙不可在冬寒冻月，因水土冻冷，令砖泥不能和合，必难坚久。又不可在夏月酷热时，因砖砌上不至和溶，泥随即干离。今人冬月不动工者有之，而六月酷暑时，多有动工者，利于日长工多，不知此故也。

凡砌砖墙，必须以砖交搭叠上，全要中间填陷填的满足。俗云：“填陷如小砌。”但填得周全，即如人腹中充实，则能长久。若但虚空，徒用泥平，则易倾颓，即如人腹中饥饿，安能办事经久？匠人止知省事，要主勤看。

筑土墙法

取土入水和湿，用铁杵力筑则坚久。

泡石灰法

将成块石灰用水入内，随用棍钩之类，不住手搅和几千遍，自然稠粘。然后倾水去其底脚粗块。用水浸着，俟十日半月后取用，

越久越好，但不可干了。若不搅和，则沙散难用。但是不浸多时，则有小块子，一时又泡不开，但去粉墙则成炮钉，砌墙又不坚固。

粉墙法

将浸下石灰，去其粗脚。另用书店内裁下的绵纸、仿纸条若干，泡之极烂，和入灰内。及粉墙时，用糯米煮稠粥搅入灰内粉上，外面再用帚把扫过，自然不剥落矣。纸条名曰纸筋，不可以用有颜色者。

造门栓辟盗法

用栗木为门栓，能辟盗贼。

泥大门招财法

密取大富人家地下土来家，用净水泥大门之上，主富。

熬桐油法

用桐油每十斤，加入土子、蜜陀僧下锅熬滚，一滚即用小竹木条不住手搅，俟熬至四五滚，全要火候不老不嫩，倾入瓦钵内。又不住手勤搅，只至冷透方止。不然，则结面不好用。

用土子者，取其易干；用密陀僧者，取其发亮。

油门柱法

门扇屋柱，须待造完迟半月一月油漆方好。不然，恐潮湿之气封在内，不能外出，必易损坏。

开井预知某处有甘泉法

凡开井，先用几大盆水置各处，以俟气清星朗之夜，观其所照房屋何处最大而明，则就此地开，下必有甘泉。

淘井试法

夏月勿轻淘井，先以鸡毛投下，试覘摇动，多阴毒气勿下。凡久不汲水之井，最有毒气，不可久视。

完工安家神法

造房完工之日，用香烛、酒礼并净水一碗、杨柳一枝，或青菜一叶，置于神前，拜祭天地鬼神。口诵云：“天阳地阴，二气化神，三光普照，吉曜临门，迎请家堂，司命六神。万年香火，永镇家庭。诸邪莫入，水火难侵。门神户尉，杀鬼诛精。太乙救命，保护吾门。急急如律。”令念三遍毕，再拜而起，用后解魔法。

完工解魔法

拜家神、灶神毕，用神前净水，以柳枝遍洒门柱各处，口诵云：“天地阴阳，日月星光，凡有魔魅，俱变吉祥。吾奉太上老君律令。”不住口诵，俟洒完止。

移居人宅法

凡入新宅，择吉先入，后搬家则吉。只宜进财，忌出财。又忌先搬家伙，后入人口，则不吉。

如次日吉时进屋，隔宿备些香烛于中庭，家眷不可空手进屋。俱执银钱彩帛，长男抱器盛五谷，宅母带银于胸前，家主捧家神次第连入。中庭铺席，置前执物其上。候宅长捧香于炉，致诚献礼，祈求福祉。

大约迁移入宅，宜在早晨吉时，取其渐渐光明乃妙。

人宅安神法

家长安毕家神，焚香再拜，祝曰：“家和事昌，喜庆祯祥。田财万倍，福寿绵长。子孙兴旺，科第联芳。”祝毕，再拜。

砖缝不生草法

每年用官桂为末，于春月铺入砖缝中，草自不生矣。

地板辟湿法

凡铺地板，离地高些，留一活板，开闭堆炭，能收潮湿。

晒书法

于伏天烈日下，将书早晨即于有日空处展开，至午后翻覆再晒，将晚收起。及冷透叠入箱柜，但有热气便不可收藏。凡晒一切字画，以及衣帽物件，皆从此法。

漱口法

以下调养类，予另著有《长生秘诀》书，备载颐养诸法。

每日早晨，先吃些开水或饮食，然后洗面漱口，则津气还原，大有补益。凡饮食后，用茶漱净口齿咽下，则无齿疾，且除秽气。晚间卧时，用刷牙温茶或温水漱之，则一日饮食之毒不留于口，齿至老不败。

坐法

坐须厚铺软座，宽衣解带，不必定要盘膝，随意欹坐俱可，但要收神安静为主。若或身坐心驰，不如不坐。

知足享福法

细论见《长生秘诀》

凡遇有不得意之事，试取其更甚者比之，心地自然清爽，此降火最速之方。古人有歌曰：“他骑骏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回头又见推车汉，上虽不足下有余。”予以此四句图画一轴，悬于斋中，时刻触目，以消去许多妄想之心，享受许多自在之福。

消愁息虑法

昔林英以引年致仕，身如壮者。或问得何术，答曰：“平生不会烦恼，即明日无饭吃，亦不忧愁。事至则遣之适然，不留胸中。”达哉此言！但要退思回想，方得乐趣。

吃饭食法

陶隐君云：“食戒欲粗并欲速，宁可少食相接续。莫教一饱顿充肠，损气伤脾非尔福。”此吃食妙法也。凡食前先饮茶以润喉胃，食后又饮茶以漱口齿。食时勿说话，勿发怒。食不可过饱，午后食尤宜减少。

睡法

凡睡必须曲足侧卧，以敛其形。形敛则神敛，如仰卧则元神飘荡矣。卧时手不可放在胸上，则无梦魔。卧时不可言语，即如钟磬不悬，则不宜发声。蔡季通睡诀云：“卧侧而曲，觉正而伸。早晚以时，先睡心，后睡眠。”

沐浴法

凡浴时先以热水扑胸，则不致冷热冲激，浴完小便，能去腹中寒温气。但饥时不可浴，浴须避风。

大小便法

大小便不可强忍，便时要紧闭口齿，目上视，令气不泄。

驻颜法

以下修摄类

一面之上，常以二手摩之使热，高下随形，皆使极匝，令人面有光泽，点斑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先以摩切二掌令热，再摩额面，然后摩拭二目。

摩发法

即以摩擦热手顺摩头发，如理栉之状，令发不白。

聪耳法

两手掌掩两耳，以第二指交搭中指，弹击脑后二三十下，名曰“击天鼓”。既能聪耳，又能去头眩。

养目法

无事时合目养神于中宫，大能培养目力。

固齿法

齿不保固，则经络不通，且生齿疾。清早睡醒时，则叩齿二三十下。每晚及食后，必漱令洁净。小便时闭口咬牙，俟毕方开，永无齿疾。至老不落，受用多多。

调息法

修真家教人或闭气或运气，或数遍数，或吐故纳新。依予愚见，皆非正道。要知人身气脉原自流通，何烦闭运数纳耶？但只敛神静坐，安舒四体，紧闭口齿，息从鼻出，任其自然，不粗不促，不闭不抑，是谓调息耳。

转肩法

凡人坐久，常以二手按臂，左右转肩数十扭，则气血通畅，不生诸病。仙家以此法为辘轳双关，最有功效。

运手法

手不运动，则筋骨不壮。以一手握拳用力，先微后紧，伸缩十余次，再前后十余次，换手亦然，则诸病不生。

摆身法

身不摆则腹不能运，腹不运则食不能消。凡饱食后，以二手握拳交固胸前，横摆肩腰四五十次，左右转腹亦各十余次，则脾胃运动，饮食消化。

伸腰法

或作事，或读书坐久，则气血下坠。须二手伸上，先轻后重，连腰提起用力，如举千斤重物，复又渐渐轻放。如此三五次，令气血上升，身不衰败，可以却病延年。

正念法

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但念虽多，惟慧觉之剑，极能斩伏，即犹如日光一照，昏暗渐明。仙佛秘诀，无过此法。

却欲法

凡色欲之念一起，只想其妇女死后尸骸骷髅秽污，心发嫌恶，而色念即止。或想经过之危桥险岸，心怀畏惧，而色念亦止。要知保固身命，此为第一。

保精法

人身之精，乃生于夜半子时，但于睡醒四五更时，盘膝正坐，手齿俱固，先提玉茎如忍小便状，即微微收气有声，直至丹田。俟鼻气满，始微微放出，收放俱要于丹田中出入。每行七八次，自能保固精气，却病延年。

倒阳法

凡阳举时，但行保精法，其阳自倒。

握肾法

回回俗善保养，惟护外肾，使不着寒。夜卧则以手握之令暖，谓此乃生人性命之根本也。

擦足法

每晚上床时，用一手握指，一手擦足心，多至千数，少亦数百，觉足心热，将足指微微转动，二足更番摩擦。盖涌泉血在两足心内，摩热睡下，最能固精融血，康健延寿，益人之功甚多。

积米法

以下饮食类

冬季腊月四九内，研米堆贮，经久不坏，且益人脏腑。

藏米法

米囤根下，多用木板粗糠，以免潮湿朽坏。

煮粥法

米淘净，同水下锅煮滚盖好；少时搅转，再添火煮滚；又少时用竹篱搭起于甑内，留造午饭，所余米饮作粥。清晨饱餐，最补益脏腑。如用木柴煮粥，有积火最佳。

煮饭法

将早晨粥内搭起干的，俟午餐用甑蒸透，食最养人。

造酱法

人家日用酱与酱油，不可不自造。若零星市买，不但假伪，且琐碎取厌，大非治家之法。造酱之法虽多，或筑块焙焙，或煮面切片悬挂，或作饼烙熟，亦或滚水煮熟。又有小麦面、大麦面、大豆、

豌豆种种不同，总不如予家传面酱之法最为简便。用小面若干，内入炒热，大豆屑不拘多少，滚水和揉成饼，二指厚，两掌大，入蒸笼内蒸熟，冷干于不透风暖处，用芦席铺匀，上用楮树叶厚盖。俟至黄衣上匀为度，去叶翻转，黄透，晒一二日捣碎块，入盐水内泡成酱。

酱黄入水后，于每日早间用竹爬搅一遍。十日半月后磨过则不必搅，酱虽造成，须要磨过才好，不然恐有面块未碎者在内，则味不佳。

造酱要三熟，谓熟水调面，蒸熟面饼，熟水浸盐。

每酱黄十斤，下盐三斤，水十斤。

凡水内入盐，须搅过二三次，定清，用竹篱淋过，去尽泥脚草屑。用造酱油盐水，亦仿此法。

造酱油法

用大豆若干，晚间煮起，煮熟透，停一时，翻转再煮，盖好过夜。次日将熟豆连汁取出，放盆缸内用小麦面拌匀，于不通风处用芦席铺匀，加楮树叶盖好。三四日后，俟上黄衣取出，略晒干，入熟盐水浸透，半月后可食。或再熬一滚入坛内，泥好听用。

若是腊水酱豆，取之收磁罐内，经年不坏。再入茴香花椒末，吃粥最美。或晒干收亦可，或磨作豆酱亦可。每豆黄十斤，入盐一斤，水七斤。

制酱水法

造酱水，须腊月内拣极冻日，煮滚水放天井空处，冷透收存，待夏月泡酱用。此为腊水，最为有益，又不生蛆虫，且经久不坏。造酱油亦用此法。

造酱辟蝇蚋法

造酱已成，用茛苳撒面上，以鸡毛蘸香油抹缸口上。

造豆豉法

用大黑豆一斗，大约如做酱，串过晒干，去黄，大茴香、小茴香、药杏仁、砂仁、茛苳、紫苏各四两，桔红或陈皮、甘草各二两，生姜三斤切丝，干瓜丁晒干一斗，酱油六斤或四斤，好陈酒十斤，烧酒二斤，加肉桂、白豆寇各五钱，收贮小磁罐内，全以不透气为主。

造米醋法

粳米一斗，浸一夜取出，蒸熟成饭，待冷透入坛内。三日串透，入冷水三十斤，以柳条每日搅数次。七日后不须再搅，过一月不动，俟其成醋，滤去糟粕，入花椒、黄柏少许，煎数滚，收入坛内听用。

腌菜法

与下一法互看

凡菜一百斤，用盐八斤，多则味咸，少则味淡。腌一日一夜，翻覆，又贮缸内，用大石压住，至三四日打槁装。

腌五香咸菜法

用好肥菜削去根及摘去黄叶，洗净控干，每菜十斤，用盐十两，甘草数茎，以净瓮盛之。将盐撒入菜内，排于瓮中，入苜蓿、茴香，以手按实。至半瓮，再入甘草数茎。及满瓮，用大石压定。至三日后将菜倒过，扭去卤水，于干净器中另放。忌生水，却以卤水浇菜内。候七日，依前法再倒，用新汲水淹浸，仍以大石压之。其菜味美香脆。若至春日食不尽者，或于沸汤内焯过，晒干收贮，或煮蒸晒干，俟夏月将菜以温水浸过压干，入香油拌匀，以磁碗盛之，于饭上蒸食最佳。或用煮肉、煮豆腐、面筋俱炒，再加入花椒末更佳。

风菜法

腊菜取嫩心用绳系之，稀稀挂在风处风干，随使用之，取下或煮或炒俱妙。

焯菜法

将菜用滚水焯熟，入麻油、椒盐同闷贮罐内，其味最佳。

炒糖豆法

冬天腊月间，以大豆不拘多少，先早以清水淘净，下午用滚热

水淋过，放竹筛内铺匀，放天井露透空处冻四五日，虽有霜雪，不必收盖，冻透，下锅炒熟，用面糊和白糖将炒熟豆乘热拌匀，收入磁罐，最为香美。

腊月间炒的能久收不坏，别月不能久收，糖之多少则由人便。罐切盖紧，勿走气，但一走气，则不脆香。

炒五香糖豆法

如前炒糖豆法，再加椒盐、茴香末入内更妙。

煮酒豆法

如上煮盐豆法，加白酒浆，入花椒末、胡椒末同煮湿最美。或不用酒亦可。

增改名人快活歌

养心歌

邵康节原本

得岁月，延岁月。得欢悦，且欢悦。万事乘除总在天，何必愁肠千万结？放心宽，莫量窄，古今兴废如眉列。金谷繁华眼底尘，淮阴事业锋头血。陶潜篱畔菊花黄，范蠡湖边芦絮白。临潼会上胆气雄，丹阳县里箫声绝。时来顽铁有光辉，运退黄金无艳色。逍遥且学圣贤心，到此方知滋味别。粗衣淡饭足家常，养得浮生一世拙。

乐志歌

删改祝枝山

世人贪的功名显达，我心爱的山水林泉。栽花种竹，安分随缘。我也不敢望声名动地，我也不敢望富贵惊天，我也不敢望一言定国，

我也不敢望六步成篇。我也不羨那王恺有珊瑚树十尺，我也不羨那孟尝君有朱履客三千，我也不羨那石季伦有四十里的紫绒锦幃，我也不羨那刁氏女有一千顷的白米良田，但只愿樽中有美酒，案上有佳篇，衣食粗足，其乐陶然。如此足矣，更何望焉？

乐学歌

王心斋原本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于乎！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心佛歌

改大慧禅师原本，内兼禅定妙法

人心本是佛，自将妄心失。妄心一萌时，佛心还自息。一息佛湛然，人心依旧佛。佛即心兮心即佛，心非心兮佛非佛，心不是佛佛何名？佛不是心心何物？说不得是心，说不得是佛。咄！心，心，心，不可得；佛，佛，佛，无可说。心佛两忘，真佛跃出。劈碎虚空，六门出入。应物随情，得波罗蜜。

一年歌

改唐伯虎

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热最难当，寒则如刀热如炙。春三秋九好温和，天气温和风雨多。一年细算良辰少，况且难逢美景何？美景良辰倘遭遇，又有赏心并乐事。不烧高烛照芳樽，也是虚生在人世。古人有言达矣哉，劝人秉烛夜游来。春宵一刻千金价，我道千金买不回。

一世歌

添改唐伯虎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没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不必中秋月也明，不必清明花也好。花前月下且高

歌，急须满把金樽倒。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春夏秋冬捻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起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清明一半无人扫。

和一世歌

拂意事多如意少，年华倏忽催人老。人生行乐须及时，切莫磋跎成懊恼。晴和天气即良辰，明月娇花光景好。荣枯各自有安排，月下花前且潦倒。金殿蓬莱甚渺茫，三径优游乐不了。眼前快活是良图，免得中年头白早。迷途今是昨俱非，达人心里有分晓。须知富贵不久长，梁园梓泽成荒草。莫待白杨起悲风，愁多先用酒来扫。

广一世歌

人生七十古来有，处世谁能得长久？光阴真是过隙驹，绿鬓看看成皓首。积金数斗都是闲，几人买断鬼门关。不将樽酒送歌舞，徒把铅汞烧金丹。白日升天无此理，毕竟有生还有死。眼前富贵一盘棋，身后功名半张纸。古来彭祖寿最多，八百岁后还如何？请君与我且歌舞，生死寿夭总由他。

桃花庵歌

改唐伯虎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桃花当酒钱。酒醒常在花边坐，酒醉还来花下眠。酒醉酒醒日复日，花开花落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边，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贵人比贫士，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车马比花酒，他得驱驰我得闲。他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他人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花下酌酒歌

唐伯虎原本

九十春光一掷梭，花下酌酒且高歌。枝上花开能几日，世上人

生能几何？昨朝花胜今朝好，今朝花落成秋草。花前人是去年人，去年人比今年老。今日花开又一枝，明日来看知是谁。明年今日花开否，今日明年谁得知？天时不测多风雨，人事难量多龃龉。天时人事两不齐，莫把春光付流水。好花难种不常开，少年易老不重来。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

不如歌

我不如人，我无他福；人不如我，我当知足。知足不辱，一饭两粥。谢天谢地，平安是福。

无用歌

内兼涉世安乐法

龟为壳灵兔为毫，麝为脐香翠为毛。猩为血红丧了命，鸟为声巧被笼牢。好马阵前多费力，好汉争强祸必招。仔细思量世间事，推聋装哑最为高。

糊涂歌

糊涂糊涂度年岁，糊涂醒来糊涂睡。糊涂不觉又天明，复向糊涂理心肺。明明白白又糊涂，糊涂饮酒糊涂醉。世人难得不糊涂，独我糊涂有真味。

散诞歌

散诞即神仙，快心宽宇宙。衣虽粗，莫嫌厚，且喜身暖风不透；屋虽小，莫嫌旧，且喜天阴雨不漏。身安莫怨贫，无病休嫌瘦。有了一宿与三餐，这等清福难消受。

知福歌

添改文征明

小小房，低低屋，粗粗衣，稀稀粥，命该咬菜根，莫想多食肉。惟适意，怕甚的鬓斑斑？但开怀，为甚的眉蹙蹙？看上虽不如，比下当知足。日食三餐，夜眠一宿。随意家常，平安是福。也

不求荣，也不招辱。待时守分，知机寡欲。有大才必有大用，有余德必有余禄。乐善存心，不欺不惑。时时刻刻净灵台，莫教秽污来昏浊。算甚么命，问甚么卜？欺人是祸，饶人是福。若依斯言，神钦鬼服。

知足歌

冯公启原本

知足歌，知足歌，栋垣何必要嗟哦？茆屋数椽蔽风雨，颇堪容膝且由他。君不见世间还有无家者，露处沙眠可奈何？请看破，莫求过，竹篱茅舍常知足，便是神仙安乐窝。右咏居室

知足歌，知足歌，田园何必苦谋多？只用平畴十数亩，或禾或菽自耕锄。君不见世间还有无田者，籽粒艰难可奈何？请看破，莫求过，一犁春雨常知足，身伴闲云挂绿蓑。右咏田产

知足歌，知足歌，衣裳何必用绫罗？布衣亦足遮身体，破衲胸中保太和。君不见世间还有无衣者，霜雪侵肌可奈何？请看破，莫求过，鹑衣百结常知足，胜佩朝臣待漏珂。右咏衣服

知足歌，知足歌，盘餐何必羨鱼鰕？蔬食菜羹聊适口，欣然一饱便吟哦。君不见世间还有无粮者，爨冷烟消可余何？请看破，莫求过，粗茶淡饭常知足，鼓腹遨游仿太初。右咏饮食

知足歌，知足歌，娶妻何必定娇娥？荆钗布裙知勤俭，黽勉同心乐更多。君不见世间还有无妻者，独宿孤眠可奈何？请看破，莫求过，妻房丑陋常知足，白首谐欢胜翠蛾。右咏妻房

知足歌，知足歌，养儿何必尽登科？当知有子万事足，虽然顽钝可磋磨。君不见世间还有无儿者，只影单形可奈何？请看破，莫求过，有儿绕膝常知足，切莫劳形作马骡。右咏子息

爱睡歌

陈希夷原本，此是对御作

臣爱睡，臣爱睡，不卧毡，不盖被。片石枕头，簟衣铺地。震雷掣电鬼神惊，臣当其时正鼾睡。闲思张良，闷想范蠡，说甚曹操，休言刘备。三四君子，只是争些闲气，怎如臣向青山顶上，白云堆里，展开眉头，解放肚皮，且一觉睡。管甚么玉兔东升，红轮西坠！

喜睡歌

我生性拙惟喜睡，呼吸之外无一累。宇宙茫茫总是空，人生大抵皆如醉。劳劳碌碌为谁忙，不若高斋一夕寐。争名争利满长安，到头劳攘有何味？世人不识梦醒关，黄梁觉时真足愧。君不见陈抟深得此中诀，鼎炉药物枕上备。又不见痴人说梦更认真，所以一生长愤愤。睡中真乐我独领，日上三竿犹未醒。

安居歌

改沈石田

居之安，平为福，万事分定要知足。粗衣布履山水间，放浪形骸无拘束。好展卷，爱种竹，花木数株喜清目。涤烦襟，远尘俗，静里蒲团功更熟。渴烹茶，饥煮粥，雅淡交游论心腹。中则正，满则覆，推己及人人信服。不妄动，不问卜，衣食随缘何碌碌？偶饮酒，歌一曲，欢会无多歌再续。常警省，念无欲，世事茫茫如转轴。人生七十古来稀，百岁光阴真迅速。对青山，依绿水，造物同游何所辱。及时勉励乐余年，一日清闲一日福。

安分歌

离却是非门，退想心就足。日里求三餐，夜间求一宿。是花都可爱，有竹便不俗。遇酒随意饮几杯，遇书随意读一读。荣枯天已早安排，何必劳生空碌碌！

醒迷歌

醒迷人，甘淡泊，茅屋布衣心便足。布衣不破胜罗衣，茅屋不漏如瓦屋。不求荣，不近辱，平生安分随时俗。远却人间是与非，逢场作戏相欢逐。也若毅，也若朴，一心正直无私曲。终朝睡到日三竿，起来几碗黄蕪粥。吃一碗，唱一曲，自歌自舞无拘束。客来相顾奉清茶，客去还将猿马伏。或弹丝，或品竹，堪笑他人空碌碌。南北奔驰为名利，为谁辛苦为谁蓄？妻情深，儿爱笃，雨里鲜花风里烛。多少乌头送白头，多少老人为少哭。满库金，满堂玉，何曾免得无常促？临危都是一场空，只有孤身无伴仆。大高坟，厚棺木，

此身也向黄泉伏。世上从无再活人，何须苦苦多劳碌？张门田，李门屋，今日钱家明日陆。桑田变海海为田，从来如此多翻覆。识得破，万事足，惟有修持为己禄。百般美玩眼前花，无忧无虑方是福。时未来，眉莫蹙，八字亨通有迟速。甘罗十二受秦恩，太公八十食周禄。笑阿房，叹金谷，古来兴废如棋局。我今打破醒迷关，迷者欲醒须当读。

退步歌

莫要贪，莫要妒，富贵贫贱天之数，命里有时自然来，命里无时强不富。往前走，回头顾，安分守己天佑护。不干己事休向前，得退步时须退步。

耍耍歌

屠赤水原本，调寄《叨叨令》带《风入松》

罢罢耍耍，花花世界尽宽大。五斗米折不得彭泽腰，一碗饭受不得淮阴跨。种几亩邵平瓜，卜几文君平卦。快活！心坎上没牵挂，耳边厢没嘈聒，世上人劳劳堪讶。你看那秦代长城被别人打，汉朝陵寝被偷儿扒，魏时铜雀台到于今没片瓦。哈哈！名利场最兜搭。班定远玉门关枉白了青丝发，马新息铜柱标抵不得明珠价。哈哈！更有一般堪咤。动不动说甚么玉堂金马，虚费了文园笔札。只恐怕渴死了汉相如，空落下文君再寡。罢罢！到头来都是假。饶你事业伊周，文章董贾，少不得北邙山下，俺归去也。身不关陶唐虞夏，梦不想图王定霸。容膝的竹篱茅舍，犯手的琴棋书画，忘机的鸥鱼鳧鸭。槛外蔷薇高架，庭前蕙兰初卸。俺也不痴不聋不哑，肯把韶光虚谢。闲来时从附郭间桑麻，遇邻翁数花甲。铁笛儿在牛角上挂，酒瓢儿在鱼竿上插，诗囊儿在驴背上跨。眼底事抛却了万万千，杯中酒直吃到七七八八。哈哈！要罢就罢。浓睡在十里松阴，一任黄鹂骂。

顽顽歌

得顽顽，且顽顽，不顽空生天地间。可笑贪名又贪利，自寻苦恼惹愁烦。试看金谷麒麟阁，争如五柳七里滩！好时光，莫空闲，眼前绿水共青山。书酒花月休辜负，便宜只在会顽顽。

扯淡歌

删改刘伯温

老夫闲暇没事干，诌了一篇歌扯淡。自从盘古到而今，世代分明载通鉴。许多将相与君王，到头成败都虚幻。安邦名士计千条，北邙山下谁能看？细想古今这些人，个个都是精扯淡。我见世间扯淡人，我也跟着去扯淡。早晨扯谈到黄昏，天明起来又扯淡。挣得钱财过北斗，临死还是精光汉。冷来问我要衣穿，饥来问我要饭吃。有人识破扯淡歌，每日拍手笑呵呵。遇着作乐且作乐，得高歌处且高歌。

得过歌

若得过，且得过，多惜福，少惹祸。闲来熟读圣贤书，倦时随意花边坐。或饮酒，或高卧，若得过时且得过。

爱菜歌

删改唐伯虎

我爱菜，我爱菜，做珍馐，欺鼎鼎，多吃也无妨，少吃也无害。菜之味兮不可轻，人无此味将何行？士知此味功业成，农知此味仓库盈，技知此味艺业精，商知此味货财增。但愿人人知此味，此味安能别苍生？我爱菜，人爱肉，肉多不入贤人腹。厨中有碗青菜粥，三生自有清闲福。

爱驴歌

他人夸马肥，我爱驴儿瘦。肥马轻裘不久长，蹇驴布服能依旧。日日寻山人断霞，闲钱时醉野人家。灞桥风雪曾留韵，踏遍园林只觅花。君不见淮阴犹把封侯耻，未央一旦身已矣。身已矣，实堪怜，驴背安闲信是仙。

续快活歌

怡情悦性须知乐事赏心要法

教乐歌

教教教，教世人人都知道：任你贪图名利用机谋，谁能跳出天公套？倒不如放下担儿撇开手，做个快活人儿真正妙。“放下”二字，确是快乐妙法。百年能有几，行乐须及早。虽过百岁，亦是有限光阴，何况难至百岁乎！不拘月下与花前，且应满把壶樽倒，有花月固妙，即无花月亦妙。要知享乐在心，不在境也。会唱的大唱，会笑的大笑。嬉嬉哈哈乐天真，再休自己寻烦恼。寻烦恼都是自讨，有谁来撈逼你？尽着顽，尽着耍，切莫把好光阴，轻轻丢掉。

学拙歌

世人笑我拙，谁知拙为贵。口拙无是非，事拙无冤对。菜饭充我饥，不想珍馐味。布衣暖我身，不想绫绸被。手拙不挥拳，时常笼袖内。脚拙不妄行，邪径早回避。须择君子交，不入奸狡队。越奸越狡越贫穷，奸狡原来天不容，富贵若从奸狡得，世间呆汉急犹痴。心中有主张，外面推聋聩。内要精明，外要浑厚。不管短与长，不管兴与废，呵呵笑几声，嬉嬉吃一醉。日里安稳坐，夜里安稳睡。大好自在。行止有天良，这是根本。俯仰都不愧。我这守拙法，人人该学会。能学此拙，大有受用。

顽耍歌

顽顽好，顽顽好，若不顽顽空自老。真为可惜！读甚么文章，学甚么诗。贪甚么功名，爱甚么宝。劝君及时且顽顽，莫待形容成枯槁。懊悔不来！一朝卧病不起床，那时枉去求医祷。有何益处？勇跃精神着实顽，且莫自己寻苦恼。

耍耍罢，耍耍罢，莫待临时着惊怕。光阴似箭不迟留，果然一刻千金价。纵有千金买不回，何须碌碌争强霸！耍耍罢，耍耍罢，

昨日花开今日谢。功名富贵等浮云，虚幻不常。盈虚消长君休讶。今日
清明好，未知明日夜。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眼前快乐即神仙，
落得身心常潇洒。

逍遥歌

得逍遥且逍遥，逍遥之人乐陶陶。好自在！请看不会逍遥者，攒
眉奔走枉劳劳。苦惱可怜！富贵前生定，贫穷命里招。任你用机谋，难
与天公拗。劝君跳出这樊笼，随意逍遥真个好，落得快活！杯中酒不
空，心上愁须扫。花前月下且高歌，莫催两鬓成衰老。日日忧虑，自己
催自己速老，何须怨天尤人。

忍耐歌

忍耐好，忍耐好，忍耐二字真奇宝。一朝之忿不能忍，斗胜争
强祸不小，身家由此破，性命多难保。休逞财势结冤仇，后来要了
不得了。骑虎之势，不上不下。让人一步有何妨，量大福大无烦恼。量大福
也大，机深福亦深。

爱酒歌

美酒斟来须满瓯，饮酒快活赛王侯。醺醺妙趣人难识，要知一
醉解千愁，我从今看破凭天定，万事总皆休。开怀且进杯中物，胜
如骑鹤上扬州。

爱睡歌

我是天生瞌睡王，到处鼾眠不择床。睡味长，睡味长，睡中世
事竟相忘。辗转仰侧无拘束，就是神仙快活方。得大自在，享大快活。听
凭他纷纷缠扰都放下，且让我安稳一觉乐羲皇。

养心歌

养我心，静我性，静养心性常安定。养心寡欲是良方，孟子之
言真足训。莫将嗜欲累心思，何苦自寻烦恼！富贵功名皆幻境。知幻境，
即知命，行止快乐无偏病。

戒债歌

莫欠债，莫欠债，欠下债来穷得快。终日营求替人忙，身家脸面都大坏。予另著有《训词》十首，谨戒十事。此“莫欠债”三字是其一事。其余九事已刻于《留心集》内行世，兹不重赘。钱粮还有遇恩官，放债之人不等待。八折九折加一钱，过期追逼人难耐。转纸换券不容情，利上加利捆一块。狼如蛇蝎，吸人脂膏。那怕贫人卖妻儿，可怜！可悲！为富不仁真奇怪。不久子孙又照样受人追逼。劝君省俭度时光，落得心中好宽快。上不少官粮，下不欠私债，是人之大快乐。

皮囊歌

此与六祖《皮囊歌》不同

这皮囊多挂碍，与我灵台为祸害。随行逐步设机谋，左右教我不自在。筋一团，肉一块，纠合形骸成四大。音代。有饥有寒有贫穷，有病有灾有败坏。要饭吃，要衣盖，又要荣华贪世态。为你身心不得闲，为你结下冤家债。细思量，真叵耐，招引群魔难禁戒。贪真痴，不得了。无常速速急早修，莫言明日还可待。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

薄酒歌

与苏东坡《薄酒歌》不同，二首

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下看无衣受冻人，则粗衣温暖，岂非天上乎？丑妻陋妾胜空房。下看独宿孤眠人，自享多福矣！冬寒五更待漏满靴霜，不如日高三丈，犹自稳睡暖央央。明钱尚书自吟云：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忧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夏热衣冠齐整汗流浆，不如科头跣足，高卧北窗凉。春三秋九好温和，莫因名利苦奔忙。要惜寸阴。从今识破这机关，只是急急随缘快乐，切莫辜负好时光。

薄薄酒，饮几盅，粗粗布，穿几重，粗薄虽异醉暖同。娇妻美妾身早丧，丑妻陋妾寿如松。孔明娶丑妇为妻，大有识见。谚云：丑妻家中宝，出外无烦恼。可知惜许多精神。凡事只须回头想，许多快乐在其中。果老倒骑驴，只喜回头看。

十要歌

十要为箴，佩玉如珠，勉而行之，无量受福

人要孝，人要孝，父母生我恩难报。三年乳哺苦劬劳，养得成人图有靠。听我歌，尽孝道，朝夕承欢休违拗，寒时检点与衣穿，饥来茶饭宜先到。檐前滴水不差移，你的儿孙都尽孝。

人要悌，人要悌，手足天伦非儿戏。恭恭敬敬两相亲，骨肉同胞难抛弃。听我歌，当爱弟，语四言三都莫计。同居妯娌要相安，免得大家伤和气。嫡派同堂总一般，眼前生子又兄弟。

人要严，人要严，有子须知教训先。养子不教父之过，爱他今日误他年。听我歌，早着鞭，莫因小过且姑怜。自小纵容不成器，大来拘束也徒然。士农工商各执业，免他流落在人前。

人要忍，人要忍，闲是闲非休作准。些须小事没含容，弄得家贫身也损。听我歌，早自醒，告状争强没要紧。花钱惹气误营生，受怕担惊睡不稳。过后追思悔不来，只为从前早不忍。

人要勤，人要勤，男耕女织各经心。耕得田禾吃饱饭，织得布帛着衣衾。听我歌，该认真，迟眠早起学成人。游手好闲流下贱，为非作歹受官刑。古云坐吃山空了，要望成家只在勤。

人要俭，人要俭，淡饭粗衣安贫贱。酒肉宾朋哪个亲，手里无钱人都厌。听我歌，存主见，挣来俱从血汗炼。有钱常想没钱难，没钱而今何处变。不须花费是便宜，若要宽容当省俭。

人要谦，人要谦，从来自大决生嫌。惹祸必因好多事，扛帮豪横牵与连。听我歌，莫性偏，见人礼貌笑颜添。奸盗邪淫行不得，若还狂妄定招愆。新朋个个都欢喜，乡党恂恂一味谦。

人要让，人要让，你来我往都钦尚。坏人厚交吃他亏，有益好人当学样。听我歌，莫轻妄，就少推多才为上。放开一步天地宽，何必锱铢恁较量。由他算计有千般，我不想争惟一让。

人要愚，人要愚，推聋装哑假痴迂。聪明多被聪明累，巧者常为拙者驱。听我歌，好自如，每日憨憨怀展舒。任他乖巧天难拗，枉自熬煎事转虚。我只随缘不妄想，无涯快乐总归愚。

人要笑，人要笑，笑笑最能开怀抱。笑笑病疾渐消除，笑笑衰老成年少。听我歌，当知窍，极好光阴莫丢掉。堪笑痴人死认真，劳苦枉作千年调。从今快活似神仙，哈哈嬉嬉只是笑。

笑得好

人以笑话为笑，我以笑语醒人。虽然游戏三昧，可称度世金针

人性皆善，要知世无不好之人，其人之不好者，总由物欲昏蔽，俗习熏陶，染成痼疾，医药难痊。墨子之悲，深可痛也。即有贤者，虽以嘉言法语大声疾呼，奈何迷而不悟，岂独不警于心，更且不入于耳，此则言如不言，彼则听如不听，真堪浩叹哉！正言闻之欲睡，笑话听之恐后，今人之恒情。夫既以正言训之而不听，曷若以笑话怵之之为得乎？予乃著笑话书一部，评列警醒，令读者凡有过衍、偏私、朦昧、贪痴之种种，闻予之笑，悉皆惭愧悔改，俱得成良善之好人矣，因以《笑得好》三字名其书。或有怪予立意虽佳，但语甚克毒，令闻者难当，未免破笑成怒，大非圣言含蕴之比，岂不以美意而种恨因乎？予谓沉痾痼疾，非用猛药，何能起死回生？若听予之笑，不自悔改，而反生怨恨者，是病已垂危，医进良药尚迟疑不服，转咎药性之猛烈，思欲体健身安，何可得哉？但愿听笑者入耳警心，则人性之天良顿复，遍地无不好之人，方知克毒语言，有功于世者不小。全要闻笑即愧即悔，是即学好之人也。

石成金天基撰并书

虑二百岁寿诞

一老人富贵兼全，子孙满堂。百岁寿日，贺客填门，老人攒眉似有不乐，众问：“如此全福，尚有何忧？”老人曰：“各样都不愁，只愁我后来过二百岁寿诞，来贺之人更添几千几百，教我如何记得清？”

二百年后，几千几百人来贺者，逐个如何迎送，如何款待，如何答谢，也要预先愁虑，才不痴迷。

屎攥心窝

尾名要愁眉促额，一气说才发笑

龙为百虫之长，一日发令：查虫中有三个名的，都要治罪。蚯蚓与蛆同去躲避，蛆问蚯蚓：“你如何有三个名？”蚯蚓曰：“那识字的，叫我为蚯蚓；不识字的，叫我为曲蟥；乡下愚人，又叫我为寒现。岂不是三个名？”蚯蚓问蛆曰：“你有哪三个名，也说与我知道。”蛆曰：“我一名蛆，一名谷虫，人又称我为读书相公。”蚯蚓曰：“你既是读书相公，你且把书上的仁义道德讲说与我听。”蛆愁眉说曰：“我如今因为屎攥了心窝子，那书上的仁义道德，一些总不晓得了。”

书上载的仁义道德，俱是圣贤教训嘉言，应该力行，为何不行？非屎迷心而何？予见世间不读书人，还有行仁义道德，偏是读书人行起事来，说起话来，专一瞞心昧己，歪了肚肠，同人混赖。所以叫吃屎的蛆为相公，就是此义。说之不改，变蛆无疑。

宁可为娼妇

有一光棍专会旋诈良善，乡里诈遍，又想诈措娼妇。娼家未遂其欲，即写了状子，告他引诱良家子弟，败坏风俗。官准拘审问，官曰：“娼妇虽是下贱，远来孤客，久旷嫖夫，都亏他陪宿，尚有些好处。不似你这光棍，到处欺负良善，无风生浪，平地陷人”。叫皂隶重责四十，枷号示众。顶枷出来，因有个儿子来看他，便大声叫曰：“我的儿，从今后宁可叫你妈妈为娼妇，切莫要生事害人。”

世有一等人，专好唆人争斗，起人讼事，无端诈害良善。妻女淫报，必然之理，急急改悔，犹嫌迟也。

扣除二两一夜

一翁慈善好施，因大雪见一人避于门檐，怜而延入，暖酒敌寒，遂留一宿。次日雪大，又留之，如是三日。天晴，此人将别去，因向翁借刀。翁取刀出，其人持刀谓翁曰：“素不相识，承此厚情，惟有杀此身以报。”翁惊止之曰：“如此则害我矣！”其人曰：“何所害？”翁曰：“家中死了一个人，一些无事，烧埋钱也得十二两，

零碎尚多使费。”其人曰：“承翁好意，不好算这许多使费，竟拿烧埋银十二两与我去罢。”翁大怒喧嚷，惊动邻里，为之解劝，处其半以六两与之。临去，翁叹曰：“谁想遇着这等没良心的人。”其人曰：“不说自己没良心，到说我没良心。”翁曰：“如何是我没良心？”其人点头曰：“你既有良心，止不过留得我三夜，就不该扣除我二两一夜了。”

人都说此人恩将仇报，良心丧尽。殊不知世间的事，大而论之，朝廷设官分理，坐高堂骑大马，俸禄供给，封妻荣子，原是要你爱养百姓，劝善惩恶，兴利除害的。岂知有等人全不念恩，终日以贪酷为能，蠹国害民，到只恨官卑俸少，还要侵欺钱粮，岂不是大负皇恩么？人家养子，十月怀胎，三年乳哺，抚养教导，不知费了多少心力，巴得成人长大，原指望同心创家，养老送终的。岂知有等人全不感恩，只恨爹娘少挣下家财，不肯任他浪贯，反以父母拘管为仇，只图自己快乐，养生送死之事，俱不用心，岂不是大负亲恩么？大抵人心欺负，天理自然难容。反而思之，真正可叹可伤，可笑可哭。

黑齿妓白齿妓

要闭口藏齿说，要开口露齿说，脸上装得像才发笑

有二娼妓，一妓牙齿生得乌黑，一妓牙齿生得雪白。一欲掩黑，一欲显白。有人问齿黑者姓甚，其妓将口紧闭，鼓一鼓腮，在喉中答应：“姓顾。”问多少年纪，又鼓起腮答：“年十五。”问能甚的。又在喉中答：“会敲鼓。”又问齿白者何姓，其妓将口一龇，答：“姓秦。”问青春几岁，口又一龇答：“年十七。”问会件甚么事，又将口一大龇，白齿尽露，说道：“会弹琴。”

今人略有坏事，就多方遮掩；略有好事，就逢人卖弄。如此二娼齿正自不少。最可笑者，才有些银钱，便满脸堆富；才读得几句书，便到处批评人，显得自己大有才学；才做得几件平常事，便夸张许多能干，看起来总是此齿白之娼妇也。

剩个穷花子与我

张李二人同行，见一轿抬着富翁，后跟着许多奴仆。张遂拉李向人家门后躲避曰：“此轿中坐的是我至亲，我若不避，他就要下轿行礼，彼此劳动费事。”李曰：“这是该的。”避过复同前

行。少顷，见一骑马显者，衣冠齐整，从役多人。张又拉李向人家门后回避曰：“这马上骑的是我自幼极厚的好友，我若不避，他看我就要下马行礼，彼此劳动费事。”李曰：“这也是应该的。”避过复同前行。偶然见乞丐花子，破衣破帽的。叫化走来，李乃拉张向人家门后躲避曰：“此穷花子是我至亲，又是我好友，我要回避他，不然他看见我不面愧？”张骇然问曰：“你怎么有这样亲友？”李曰：“但是富贵好些的，都是你拣了去，只好剩个穷花子与我混混。”

向人说与富贵人如何往来，如何厚密，是大没见识人。即亲友中真有富贵者，频对人说，亦惹人厌谤，何况更有假言诳说的？大为可耻。

愿变父亲

一富翁呼欠债人到家吩咐说：“你们如果赤贫无还，可对我发誓，愿来生如何偿还，我就焚券不要。”一债少人曰：“我愿来生变马与主人骑坐，以还宿债。”翁点头将借帖烧了。又中等欠户曰：“我愿来生变牛，代主人出力耕田耙地，以还宿债。”翁点头亦将借帖烧了。最后一债多人曰：“我愿来生变你的父亲还债。”翁大怒曰：“你欠我许多银子，除不偿还，反要讨我便宜，是何道理？”正要打骂，其人曰：“听我实告，我所欠的债极多，不是变牛变马就可以还得完的。我所以情愿来生变你的父亲，穷苦一世，不顾身命，积成若大的田房家业，自己不肯享用，尽数留与你快活受用，岂不可以还你的宿债么？”

古人有“枉代儿孙作马牛”之句，世上有等愚人，年纪已老，兀自劳苦不了，总为子孙后来快活受用，非是前生该他许多宿债，焉能如此甘心偿还？可见千真万确。莫把予言作笑话看过，子孙若有贤良守成者，犹感念父祖创业之艰难；若遇不肖子孙，嫖赌浪费，只恨父祖监察，不肯任其挥洒。一旦脚直，家业如滚汤泼雪，深为可叹！为父祖明知此理，却不肯看破，行些好事，积些阴德，尚锱铢必较，岂不愚而又愚？真马牛之不若也。

笑得好二集

人以笑话为笑，我以笑话醒人。虽然游戏三昧，可称度世金针

投宿

笑说顺话的，改潘游龙语

一人行路，黑夜无寓。因敲一家门投宿。其家只一妇人在门内应曰：“我家无人。”投宿者曰：“你呢？”妇曰：“我家无男人。”投宿者曰：“我呢？”

昔有祖敲门。内应曰：“此处无人。”祖曰：“答无者，是谁？”其人顿悟，颂曰：“屋内分明有个人，无端答应自相亲。扣门借宿非他也，你我原来是一身。”人若知得此意词，许他人极乐三昧。

剔灯棒

笑骗的人，改潘游龙语

一人晚向寺中借宿，云：“我有个世世用不尽的物件，送与宝寺。”寺僧喜而留之，且加恭敬。至次早，请问世世用不尽的是什么物件？其人指佛前一树破帘子云：“将此物作剔灯棒儿，生生世世哪里用得尽？”

人人都有个用不尽的，但说出来半文钱也不值。

瞎子坠桥

笑不放下自苦的，改刘元卿语

有瞎眼人过一没水的溪桥，失足坠下。因两手攀住桥上楮木，兢兢的握着。心中自想：“倘若失手，必落深渊，性命休矣。”有过往行人向瞎子说：“你不要害怕，但放下手，即是实地，并不妨事，何必自讨苦恼？”瞎子不信好言，只以为旁人哄他，仍然紧攀，高声悲喊许多时候。喊得口干，握得力败，忽然失手坠地，果是干

干实地。因自大笑曰：“啐！早知即是实地，何久自苦耶！”

世人每日思虑忧愁，名缰利锁，奔波穷苦，不肯休歇。即有明白高人，大声疾呼，总不醒悟。皆此瞎人自讨之苦也。白乐天诗云：“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予向年曾谒福缘大和尚，请问心多杂念，何法可除？答曰：“你只放下了，自然无念。”人能知“放下”二字，犹沉苦海之中即登彼岸。不独享许多快乐真福，且又延许多康健长寿。说之不醒，是真瞎矣。

灭火性

笑易动怒的

有人虔诚要见观世音菩萨，问法于大和尚。教云：“须持斋，戒急性。念念在菩萨，久之自应。”其人恐不记得，因自编三句云：“吃长斋，灭火性，一心要见观世音。”时常口中念诵。如此日久，感动菩萨，试其诚否，化为道人至门求乞，见此人口念三句，道人曰：“你再念一遍我听。”其人又念。又问，如此三次。念人大怒曰：“我已念过几遍，还来琐碎重问！”道人笑曰：“我才问得几遍，你就动怒，可见火性不曾灭，菩萨如何得见？”

不戒急性，徒自害耳。岂惟不能见菩萨耶？

拔毛

笑鄙啬做人的

一猴死，见阎王求转人身。王曰：“既要做人，须将身上的毛拔去。”即唤小鬼拔毛。才拔一毛，猴叫痛极，王笑曰：“你一毛也不肯拔，如何也想要做人？”

人情世事，全要钱做人。若舍不得钱，便做不成人。家资淡薄之人，可以相谅。若富而鄙啬，自坏脸面。

软圈

笑老年人贪色的

有一老人与妇通奸，阳物痿软难入。妇人意其物之大，所以入之难，心甚欣喜，潜以手摸之，其物则软曲，圈于阴户之外。

昔有老人行房，阳软如绵，弄了多时，总不得进，以致鼻涕眼泪，流得满脸。因自己惊曰：“怪道物软弄不进，我的精液都从上

头出来了。”予叹老年人，放着安稳快活好日子不会过，何苦自寻罪受，反惹妇人嘲笑，又惹妇人怨恨。要知将灭之灯，除不添油，反去其油，愚之极矣。凡遇美色撩人者，急为禁绝。家有姬妾者，自量精力衰败，早遣婚配，既积大德，又延己寿。我今笑之，正是教之也。

忠则尽命

笑因色致病的

有一人贪色致病。家有馆宾，乃明达高人，劝以保养精神，为却病延年之要法。奈屡戒不从。一日自曰：“我不幸患病，必须娶一妾撞喜，才得病好。”乃娶一妾入门，请名于馆宾，馆宾曰：“当名曰孝姐。”其病益添。病者曰：“须再娶一妾撞喜，定然病愈。”因又娶一妾，复请名于馆宾。馆宾曰：“当名忠姐。”不数日而病者死矣。家人问其命名之意，曰：“你不知道，《千字文》上说得好，‘孝当竭力，忠则尽命’。”

昔人云：“兄弟争财，家资不穷不止；妻妾争风，丈夫不死不止。”要知一树，一斧砍伐尚难经受，若再两斧齐砍，其树之倾倒可立而待矣。试看两雌夺宠，好好的部被那两个小人搬弄坏了。

动辣辣

笑起动不宁的

一贫人留小姨宿，因别无床铺，乃置姨于脚后。夜半偷之。小姨诉于父母。贫人曰：“并无此事，只因夜里伸脚，将脚指头误犯。”小姨连声怒骂曰：“臭乌龟，臭忘八，弗信道脚指头光踢达，弗信道脚指头热闹开，弗信道脚指头无指甲，弗信道脚指头毛搭煞，弗信道脚指头对子里动辣辣。”要学苏州人说话才发笑。

樵夫嫖妓

笑因嫖破家的

一樵夫每日挑柴几担，与娼家做嫖钱。一日妓穿单裙，露出阴物。樵夫笑指曰：“你这阴物，好像一座窑。”妓问何说，樵夫曰：“若不是一座窑，怎么烧的我许多柴去？”岂独这许多柴，即许多家财都要断送！

烧香疤

笑无钱恋妓的，改唐伯虎语

昔一子弟与妓交久，费用已尽。临别，要妓烧一香疤以为表记。妓曰：“须要烧个方香疤才好。”子弟问：“何以得方？”妓曰：“须要用钱在钱眼中烧，自成‘方痕’。”子弟曰：“奈何无钱。”妓曰：“你既无钱，我这香疤烧不成。”

予向日撰《渔鼓词》云：“劝世人，切莫嫖。姊妹们，惯逞娇。做成假意虚圈套，痴心恩爱如珍宝。当面温存背跳槽，黄金散尽谁欢笑？只落得梅疮遍体最可怜，衣食无聊。”予劝世人常以此词吟咏，梦自醒矣。

秃字

笑出言招侮的

有一秀才问和尚云：“秃驴的秃字怎样写？”僧即应曰：“就是秀才的秀字，把屁股略弯弯便是。”你将屁股弯了送来，我僧人岂有不收之理？问者语不善，自然招侮。所谓侮人必自侮也。

瞌睡法

笑懒读书的

有一乳母哺养小儿，因儿啼哭不肯安睡，乳母无奈，蓦然叫官人快拿本书来。官人问其何用，应曰：“我每常间，见官人一看书便睡着了。”

人情看书多瞌睡，总因心不专也。心专瞌睡何来？

开天窗

笑敛份金瞒昧的

有一人专讨便宜，凡亲朋有事，动辄为头敛份饮酒。其自己一份，屡常瞒昧不出，且剩余资入腰。阎王恨他立心暗昧，拘至阴间，命监在黑牢里受罪。其人一进牢门，即高喊曰：“此屋黑暗得紧，现有几个人在这里，急急敛个份子，开个天窗，也好明亮明亮。”

凡言行不公，即是瞒心昧己之人，该罚在黑暗地狱里受罪。此人偏心至死不改，吩咐狱卒，永不许出。

拳头好得很

笑夸嘴的

有一人往北京回家，一言一动，无不夸说北京之好。一晚，偶于月下与父同行。路有一人曰：“今夜好月。”夸嘴者说：“这月有何好？不知北京的月，好得更很。”其父怒骂曰：“天下总是一个月，何以北京的月独好？”照脸一拳打去。其子被打，带哭声喊曰：“希罕你这拳头，不知那北京的拳头好得更很。”要带哭苦声说，才发笑。

忘记端午

笑东家短先生节礼的，改陈大声语

先生教书，适遇端午节，因无节敬，先生问学生曰：“你父亲怎的不送节礼？”学生归家问父。父曰：“你回先生，只说父亲忘记了。”学生依言回复先生。先生曰：“我出一对与你，若对得不好，定要打你。”因出对云：“汉有三杰，张良、韩信、尉迟公。”学生不能对，怕打，哭告其父。父曰：“你向先生说，这对子出错了。尉迟公是唐人，不是汉人。”学生禀先生，先生曰：“你父亲几千年前的事都记得清白，怎么昨日一个端午节就忘记了？”

不以礼供将，诚东家大不是，何怪先生怠误？

贺寿

笑说不利话的

有人贺友寿，其友因不做生日，先期躲避，锁门而出。一日路遇，此人惯作歇后语，对友曰：“前兄寿日，弟拉了许多丧门吊客，替你生灾作祸贺，谁料你家的人入地无门，披枷带锁了。”

或不幸有孝服之人路遇喜庆、亲迎等事，自先早避。其事虽小，而其存心甚厚，每多厚报。凡一言一行，但有不利于人者，俱存心谨戒。虽曰利人，其实自利也，彼言行刻薄者，徒自坏心术耳。

门上贴道人

笑心毒貌慈的

一人买门神，误买道人画贴在门上。妻问曰：“门神原是持刀

执斧，鬼才惧怕。这忠厚相貌，贴之何用？”夫曰：“再莫说起。如今外貌忠厚的，他行出事来更毒更狠。”

蝮蛇之状，文采陆离。以杖挑之，软若无骨，随人拨弄，毫不挣扎。然螫人立毙，无可解救。所以人或遇见，即时打死。凡人自觉心不良善者，务必痛加剔洗。如良医之治痛疽，拔尽其毒而后已，未尝不成良善之好人也。惟有一种人，满面春风，胸藏鳞甲，真令人难识。但虎狼虽毒，而狰狞可畏，人犹见而知避。若李义府之笑中刀，蔡元度之笑面夜叉，其毒不及防，较虎狼为更甚。所以阴恶果报，惨毒更甚。

怕臭

笑不自量的

挑黄鱼担行步的甚是健快，有乘轿人因雇之抬轿，不意走得极缓，乃怪而问之。轿夫曰：“黄鱼是怕臭的，相公是怕甚的呢？”

乘轿之人，惧各抚心自问，臭与不臭否。凡官员乡宦，以及医生，有用无用，可愧可不愧，都要自量。

摆海干

笑闲荡败家的

一人专好放生。龙王感之，命夜叉赠一宝钱，曰：“此钱名为摆海干。你将此钱在海中一摆，海水即干。任将金银取去。”其人日日摆此钱，遂致大富。后来偶将此钱失去，无奈何如，日日将手指在海中摆来摆去。一日撞见夜叉曰：“你钱都没了，还在这里摇摆什么？”

不务本分，日日摆来摆去，只有摆出的，没有摆进的，哪怕不干？急早改悔，还略留些。

生团鱼

笑夫老妻少的

一老者与少妇行事完，曰：“但愿你生出个儿子来。”妇曰：“儿子到莫想，包你养出个团鱼来。”老人即惊问何说，妇指夫物曰：“与这样鳖东西干事，怎么不生出鳖来。”

若再要鳖，鳖还要别你上大路。

天基乐事

予另撰刻《快乐原》、《真福谱》二本，当与此书互看

扫地之乐

扫地不过一僮仆琐碎之事，何足为乐？殊不知他事可以倩代，惟扫地必须亲为。当此操箕执帚之时，即思此地非他，乃吾人方寸之地也；此尘污非他，乃吾人牵缠俗垢也；一举手之劳，尘去垢除，顿还吾之本来清静之面目矣。迨至扫毕静坐，自觉心地清爽，何乐如之！然此仅斗大书室，则可必如唐风之诗有曰：“我有庭内，弗洒弗扫。”是必碌碌于宽平广大之地，不几以一生而供厮养之役乎？诚何足乐！

静坐之乐

静坐乃最有受用之乐事也。在富家终日搬弄银钱，多无暇享此静坐之乐；贵者政务烦剧，又不得享此静坐之乐；至于贫贱淡泊之人，晓夜焦劳，买柴余米，日用纷坛，又不能享此静坐之乐。然则享之者将属何人乎？要知静坐不必论人，惟于正务既毕之余，或每日预留半日闲工，或三停谅存一停暇际，不废资生之业，又得享清闲之福。当垂目静坐之时，万虑俱忘，逍遥恬适，自有许多天然之乐。其中妙趣，难以言传。譬如泥水一器，终日搅扰，则终日浑浊；倘一时安定，则顿然澄清矣。若使终年累月驱驰，便成名利之场，匆匆碌碌，焦思劳神。殊不知光阴迅速，倏忽虚度，岂非浪掷一生耶？真为可惜，可怜！

天下极乐之事，无过于静坐；而极有益之事，亦无过于静坐。非独却病延年，实可超凡入圣。但静坐不得其法，多嫌寂寞；欲言其法，又非一言一篇可了。既得之后，究竟可以忘言，譬如得鱼则筌可以忘。予另著有《天基静功》一书，备载一得之愚，兹不重列也。

闲静之乐，诸人俱可受享。惟居民上者好之，必致政务废弛。一切兴除皆为耽搁，上负朝廷之倚托，下辜百姓之仰望，为害不小。若好之果真，不妨少闲静时，暂做山中宰相，庶可与心相安也。

读书之乐

读书乃天下最乐之事，实吾人终身极大受用。夫书载圣贤语言，古今事迹，一切奇见异闻，无所不备。可看一时而知千百年之事，宛然与古人晤对，讽诵其词章，寻讨其义趣，学问日深，道理日新。愚者因之而贤，昧者因之而明。其于寒暑、风雨、黄昏、清晓，回想世人碌碌尘劳，而予窗下一编，安然得对古人，真有天渊之别矣！此等莫大之乐，可不知欤？若为功名富贵而始读书，而非真知读书之乐者矣。

书酒花月，是予四命。其中妙趣，予以领略愚见，各各另著一书。书则有《天基书趣》，酒则有《天基酒趣》，花月则有《花趣》、《月趣》。兹书所说四者之乐，摘其要略言也。

饮酒之乐

不论何酒，味以甜醇者为上。倘量可饮十分，止饮七八分，则熙熙皓皓，满面皆春，乐莫大焉。尚或过饮必醉，不但不知其乐，且有腐伤脏腑之害矣。

赏花之乐

凡观一切种植之花，须观其各有生生活泼之机，袅袅娇媚之态。不必限定牡丹、芍药之珍贵者。即使各种草木之花，凡可娱目悦心，或有香或有色，皆为妙品。若春之桃李，秋之桂菊，夏冬之荷梅，种种俱佳。然亦不必拘泥一见，但遇花即赏，切勿辜此现在之秀色清芬也。古人云：“野花艳目，不必牡丹；村酒醉人，何须绿蚁？”是深得花酒之乐趣者也。予所最爱者，花中之月季，开则难谢，谢而复开，虽雨中雪里，四时不绝。予更其名曰“长寿花”。书斋之前但余隙地，可以多植数本，赏鉴之趣，无逾于此。其余别种花卉，凡不费气力种植，不费钱文购买，俱可多为栽植。而栽植之后，听其天然，不必修饰，不必折瓶，始得观花之乐。倘或劳我心力，费我资财，则是我为花役。懒散之人，何必自寻繁剧？

玩月之乐

好古者，无不爱周彝商鼎，宣炉汉玉矣。以其经古最久，所应郑重也。殊不知伪者十九，而真者十一。即使真正无伪，试问形状果是

原初不改耶？果是不费一钱一力而致耶？予谓古董之至真无伪，而且不费丝毫银钱，不用丝毫气力，随便即得者，莫如天上之月。李太白诗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又曰：“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是此一月，非独秦汉，至今兴亡替代，盛衰消长，不知经历几许，即三皇五帝数千万年前，未尝少异。千真万确，丝毫不假。且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买之何须一钱？致之何烦一力？好古者舍此不取，反用多金，劳心费力购伪求假，诚为可叹！予小斋旁余有隙地，架木为台，高可二丈余，上面方广六尺有余，仅可容体，四围又用极坚拦杆，俱作木椅，可坐可卧。予于每月初七八以至十七八，凡有月色之时，即登陟而上，铺叠毡茵，或携樽相伴，或静坐清玩，或独对浩歌。此时心骨俱清，恍如濯魄冰壶，置身于广寒清虚内矣。回想世人正值酣梦，将此数千万年之真正至宝，听其自来自去，深可惜哉。

观画之乐

品画以山水为上，人物、花卉次之，虫鸟、小物又其次也。试观画中山水，须看其间可游可居之处，将予幻身想入此内，以青山、绿水、花鸟、楼台诸胜，概悉供我娱目之具。夏玩雪景，令人心骨清凉；冬观炎象，令人神体暖燠。人物观其神情，花卉虫鸟观其生发。苟寓心于画，则不独沧海凄凉，移我性情也。斋中画轴，须要数日一换，周而复始，方快心目。予性懒散，又厌卷舒不便，特将名人绘画集聚若干，裱一极大册页，方长各二尺有许，竖倚案头，随意更转。或数日一换，或一日数换。饱玩卧游，涤我胸怀，可以顿超于尘俗之外。

听鸟之乐

树林中间鸟声之趣，全在晨晓。斯时昏睡初醒，神思清爽，倚枕静听，百般音韵，恍如置身于山巅树杪之间。清享之乐；高出世外几层。若笼中之鸟，其音凄惨，予则不忍闻也。

狂歌之乐

凡乐心诗歌，如李太白之《进酒》、《对月》诸篇，苏东坡之醒世、警心各词，邵康节之《养心歌》，陈眉公之《村居吟》、王西楼、唐伯虎等集，熟读胸次，每当诵读之余，或饮至半酣之际，即信口

狂歌，高低上下，任意嬉游，不拘词调，不按谱律，方觉我心胸开朗，乐自天来，真不知今世何世也。

高卧之乐

五六月之间，高卧北窗之下，遇有凉风哲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此渊明得意事也。予谓卧有三害：一曰“思”，凡卧而思虑，损神百倍。二曰“饱”，凡饭后睡卧，饮食停滞，诸病易生。三曰“风”，凡睡则腠理不密，风寒易入，大则中厥，小亦感冒。除此三害，月月日日，俱可享羲皇之乐。斋中须设棕榻，夏则铺毡加簟，冬则去簟添褥，再以蒲花褥铺盖浮面，静卧于上，柔纯绵软，听我转侧伸舒，但觉身心快乐，不减渊明之得意也。

天基清戒

清福受用，予著有《乐事》十种，已刊书行世矣。今又有清戒者何？必令洗涤凡尘，消除障碍，浩浩落落，心同海阔天空，则安往而不乐？如或嗜茗烧炉，或限诗度曲，或着意琴棋，或留心字画，种种乐事虽属清高，倘念兹在兹，穷工极巧，自必扰我闲静，不几以怡情适性之事，而翻为攪心劳神之事乎？因另撰宜戒十事，并及同义。惟予贱性痴愚，不可韦弦，大约合于世者常少，不合于世者常多，士各鸣志，知我罪我，悉听世评也矣。

天基石成金撰并书

不嗜茶

凡青果汤、杨梅汤、瓜水之类，戒义同此

人之脾胃喜燥而恶湿，如多饮茶水，则脾胃运化维艰，痰饮起而疾病生焉。有等世人。远慕卢仝，酷好饮茶，自谓受享清福，日不可缺。殊不知茶性寒克，最能损人津液，耗人脂血，且主下焦虚冷。久

则面黄脾弱，俱所不免。虽稍有消食清滞之功，何足道哉？若腹中饥饿，或清晨空腹，更当切戒。在北方高亢之地，可以听意。惟予南方地处卑湿，尤不可不加意戒节也。苏东坡有云：“吾见一老人年已九十三，状貌气力如四五十岁人。问其所得，初无异术，但平生习不饮汤水尔。人日饮数升，吾日减数合，只沾唇而已。脾胃恶湿，饮少脾强，气盛液行，自然不湿。或冒暑远行，亦不念水。”可谓至言不烦。此真养生之要论也。予性不喜茶，非专为调养所拘，若勉强行之，则心胸嘈杂，精神反觉不爽。盖予禀气虚弱而然也。每日所饮者，不过饭后半盅一盅，漱口而已。即饭后之茶，亦是平常之粗品，至于松萝、霍山诸佳茗，寒舍绝不收贮，即亲友饮我者，口亦莫辨。予自知粗俗性成，而不能享此饮茶之清福也。亲友每以此嘲予，予亦甘作无福清闲之人也。

不烧炉

凡积古董、玩器、瓶镜、缸瓮之类，戒义同此

古炉非极尽烧擦，日夜不辍，则宝色不现，何苦耽误工夫，废弃岁月，而作无益，以害有益耶？夫宜炉遍地皆然，不知宣德年间所铸者，安得有如许之多乎？无论真者百不得一，即使果真，可能不火而热乎？如止列一炉，何足为观？必须兼备加冠法盞，鱼耳索耳，大小高低，参差并列，始尽其妙。殊不知炉愈多而心愈劳，欲求清闲乐趣，反得劳扰匆忙矣。予小斋中，除书之外，惟日用文房四宝，其余古董、炉瓶、鱼缸、泉瓮之类，概不购贮，非独嫌其搬置扰我闲心，亦无余资以收买也。

不限诗

凡顶针叙麻，和韵联句之类，戒义同此

兴到偶得佳句，最为快乐，乃有限韵和韵之事？殊不知每有极佳之句，多为限韵所阻，大不快我胸怀者此也。凡山水花月，美景良辰，正应及时领略。乃有俗品，或限题诗词，或联句叙麻，或行难涩酒令，苦人摇膝支颐、难思难构，致令佳时虚度。予不识此辈是何心也。

不度曲

凡填词谱曲，以及笙箫管之类，戒义同此

人若专心词曲，坚志管弦，虽在人前，可以压村，究竟正业俱

废，纵至引商刻羽奚益乎？以此辛勤读书，可以成名；以此辛勤经营，可以致富。舍此务彼，争胜于清歌妙舞之场，即或技精绝伦，亦不过与梨园子弟齐名，供人侑觞献媚而已。何于正事之暇，信口狂歌，不必识浊知清、依腔按板，花前月下；任我悠游，正可与稽阮同傲，乐莫大焉。

不抚琴

凡琵琶、三弦、胡拨、琴箏之类，戒义同此

弹琴非正襟危坐不可，且须心存宫商，指按挑剔；稍不注意，则失其调矣。懒散放荡之人，何能耐此？

不着棋

凡双陆、牙牌、纸牌、骰子及近日之马吊游湖之类，戒义同此。

世人每以着棋为赏心乐事，予谓最损精神者无过于此。有等经营之人，读书之辈，酷好此技。误生涯不做，置书籍不理，终日以着棋为事，因而赌赛银钱，倾败家产者有之，且将前程大事置之不问。嗟乎！人生世间，开基创业，宜以勤求正务为先。若徒此事，尚能成立乎？凡着棋若无输赢，则不用心对局，更无趣味；若论输赢，则与赌博何异？废时损资，害不可言。正事之余，倘有闲暇，或静坐养我精神，或看书长我学问，较之棋牌赌博高出万万矣。

不代书

凡代作一切书启、诗文、称功颂德之类，戒义同此

文人固不可不习字，但仅可自用。若为他人所役，则扇面斗方，画轴书条，投者累累，索者纷纷，门庭如市，应接不暇。精神因而耗损，岁月因而而蹉跎，岂不大受笔墨之累哉？更有假此数字，曳裾侯门，投刺纨裤者，何异托钵头陀也？

不学画

凡镌印章、雕人物、造灯玩、制花卉，一切劳神事务之类，戒义同此。

“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作孽钱。”此唐伯虎之句也。要知

画虽小技，可自怡情，又可供人玩赏，且能传名当时而至奕世，岂非清高之事哉？若以此兼资生之计则可，苟或非然，止可玩画，不必作画，庶不为聪明所困。予昔执贖投师，学画多年，最喜涂鸦者，首在山水人物，每绘一图，远近浓淡，凝皱设色，非数日不能成轴。当构思运笔之时，心腕俱疲，寝食靡宁。一当告成，静对玩之，恍然身历其境，赏心快目，惊喜若狂，虽有他乐，吾不易也。不料渐为人知，嗜痂者日索于门。予则调朱和绿，夜以继日，手笔无停，应接不暇。噫！原因怡情适性，而反困顿焦劳矣。想铁笛道人谓“奕损闲心，画为人役。”深得我心之同然耳。但予既不以画资生，恋恋此技欲何为乎？于是倾色毁碟，立意谢绝。然予鉴别丹青之双眼俱在，每遇名人笔迹，未尝不赏心快目，拍案叫绝，奚必出于心手而后为乐哉！由此推之，一切聪明制造，奇巧作为，皆供愚朴人安然受用，岂不可叹？谚云：“巧者拙之奴。”信非虚语矣。

不瓶花

袁石公将瓶花插置诸法，著书一卷，名曰《瓶花谱》。观者谈者俱觉有味。殊不知赏花原要玩有根之花，始有许多生生活泼之致，既经采折，则为无根之花矣，其萎谢彫落，计时可待。见之者反动怜悯之心，从何为乐？所以古人有“瓶花空好艳，相看不奈长”之句。且予又闻高子羔“方长水折”，周茂叔“庭草不除”，可见仁人爱物，虽草木亦不忍伤残，总要存吾心好生之慈念耳。此后瓶可不设，而《瓶花谱》可以不观矣。

不笼鸟

凡养八哥、百舌、画眉、鹦鹉、鹤鹑、蟋蟀、金鱼、叫虫之类，戒义同此。

一切鸟语，最妙在树林自然之韵。若夫笼养禽鸟，囚拘其身，凄惨其音，吾则掩耳不忍听闻。苟一听之，反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不胜愁苦。而唧唧啾啾，何乐之有？

天基快活歌

快活歌

快活歌，快活歌，若要快活就快活。眼前书酒并花月，还不快活待如何？虽然本分该勤力，也要偷闲享快活。享快活，莫蹉跎，百岁光阴一瞬过。早起忽然又到晚，两轮日月走如梭。富家又贫，贫又富，沧海成路路成河。但只存心做好人，上天保福无差错。一饮一啄都有数，何况其余大事么。看得破，极好过，将就些几何不可。身不寒，肚不饿，就是人生大快活。世人终日愁戚戚，我只终日笑呵呵。笑呵呵，好快活，若要快活就快活。世间尽有快活人，不会快活反招祸，诸般心事权放下，且来唱我快活歌。

自在歌

自在自在真自在，“自在”二字谁不爱？士农工商本分人，各宜辛勤莫懈怠。若是游手只好闲，自然饥寒家业败。谅留工夫享自在，这等自在才不碍。不巴高，不学坏、不欠官粮不欠债。他的驴马我不骑，他的妻妾我不爱，他的骄傲我不知，他的奢华我不赛。贪痴嫉妒尽消除，落得心中常自在。你怪我，我不怪；你辱我，我忍耐。且来唱我快活歌，这个自在真自在。

劝己歌

人做劝文劝世人，我做劝文劝自己，世间哪有百岁人，何苦心中愁不已。眼前快活是良方，大小境况该欢喜。两轮日月走如梭，已往青春追得么？老阎一朝来相请，你到那时将如何？休休休，若是痴呆只是愁；啐啐啐，算计不如吃一醉。无腔曲子唱几声，放屁歪文诌一会。解开肚皮嬉一嬉，纳匾头颅睡一睡。君不曾见楚霸王，拔山盖世豪气昂。垓下一战时运蹇，运蹇勿死在乌江。又不见汉明

妃，粉肌花貌怕风吹。塞外琵琶弹一曲，绝色佳人掩土堆。此男极狠又极凶，此妇极娇又极美，转眼如此坏败场，何况其余碌碌辈？细推古今事甚忧，纵然富贵尽浮沓。争名夺利成何事，结下他年冤与仇。不要苦，苦无补；不要愁，愁白头。放宽些儿自家富，而今识破始知休。

却病歌

人或生来气血弱，不会快活疾病作。病一作，心要乐；心一乐，病都却。心病还将心药医，心不快活空服药。与其病重无奈何，孰若时时自斟酌。且来唱我快活歌，便是长生不老药。

由天歌

寿夭富贵与贫穷，全不由人由天公。前生积修今世受，莫说时乖命运通。眼前受用都为福，何须怨恨怒冲冲？昨日花开满树红，今朝花落一场空。花落乌啼春事尽，方知向在艳阳中。

凭天歌

凭天罢，凭天罢，富贵穷通天定下，命里若有驴骑，休要妄想骑骡马。骑骡马，气概大，美食贪多难得化。九升斗儿盛九升，多了一升盛不下。

凭天罢，凭天罢，放开肚量要宽大。世人英雄不可当，我只退让学谦下。学谦下，装聋哑，任他欺负任他骂。虽然我是没用人，安稳自在无牵挂。

楚狂歌

八句诗吟，穷了贾岛；一盘棋看，老了王樵。哪里能钓东海鳖，哪里能缚南山豹？哪里管玄都观里桃，哪里管周子窗前草？哪里去听王子晋的凤箫，哪里去做陆龟蒙的茶灶？悬甚么黄金印，穿甚么蟒龙袍？系甚么吕公绦，戴甚么毗罗帽？做甚么诗词歌赋，写甚么行真隶草？习甚么弓箭拳棒，舞甚么剑戟枪刀？也不上万言书，也不奉金銮诏。也不炼九还丹，也不唱阳关调。也不向赤壁游，也不泛江东棹。也不学天文地理，也不讲三略六韬。也不求仙去邯郸道，

也不问卜走洛阳桥。漫把利名抛，闲共烟霞啸。这现在的青山绿水，不用笔描；这自然的异木奇花，不用水浇；这眼前的风月，不用费钱买；这案上的诗书，不用动手抄。望孤峰冲霄汉，看青松常不老。无忧无虑乐逍遥，无荣无辱醉酩酊。钓竿上的风月多，酒瓮里的是非少。两扇门儿紧闭着，犹恐怕白云来搅扰。头枕溪山半个瓢，不惹事的先生醉了醉了。任红尘世上飘，任儿童拍手笑，黄粱梦尽着你英雄闹，叹人生怎么睡不到晓？

自足歌

自足歌，自足歌，王侯不愿交，天子不臣属。纸帐匡床棉被温，布袍草履幅巾熨。缓步当安车，园蔬胜粱肉。三秋桂子鲈鲜肥，十月小春新酿熟。眼前好景日无穷，四顾山青与水绿。江上伴凫鸥，山中友麋鹿，欲法陶渊明，有田皆树林。还效孤山翁，梅花环绕屋。舌耕笔耨有余粮，种竹栽花堪自适。篱边黄菊绽霜英，邻叟携樽相饮剧。但知有酒乐陶陶，不教无事心戚戚。山妻举案每齐眉，更能早起当窗织。我常戴笠时灌畦，尤爱焚香坐静室。北牖暑乘凉，南窗寒曝日。远林枫叶一抹红，六出纷飞万山白。扫雪烹茶兴自赊，复酌香醪驱冻色。四时花月任逍遥，若过七十同八百。自足歌，自足歌，白眼看他世上人，滚滚风尘争利禄。一朝失足心如焚，寝食惊惶身殒棘。何似逍遥快活翁，茅檐自足无荣辱。

守拙歌

内兼涉世妙法

世人笑我拙，谁知拙为贵？口拙无是非，事拙无冤对。举止不轻狂，银钱不浪费。粗衣遮我身，不想绫罗被。蔬饭充我腹，不想珍馐味。混沌度春秋，糊涂过年岁。呵呵笑几声，嬉嬉吃一醉。不管李与张，不管兴与废。胸中有主张，只推聋与聩。日里安稳顽，夜里安稳睡。随他使聪明，反被聪明累。我这守拙法，人人学得会。

学呆歌

一切文字都容易，惟有呆字最难记，学得呆人胜伶俐，呆人先要耐闲气。我叹许多乖巧人，纷纷忧虑图名利。请看古来大功臣，到头少得全身计。又有奸狡捉弄人，好打官事狠争气。儿孙贫苦受

饥寒，仰面求人悔不已。思量伶俐不如呆，呆人快活心欢喜。有人学得这个呆，我就与他结兄弟。呆呆呆，呆人到底不生灾。世间多少亏心事，都是聪明做出来。

莫恼歌

莫要恼，莫要恼，烦恼之人容易老。世间万事怎能全，可叹痴人愁不了。任你富贵与王侯，年年处处长荒草。放着快活不会享，何苦自己寻烦恼？

莫要恼，莫要恼，明日阴晴实难保。双亲膝下具承欢，一家大小要和好。粗布衣，菜饭饱，这个快活那里讨？荣华富贵眼前花，何苦自己讨烦恼？

莫愁歌

莫要愁，莫要愁，前生定数岂能由？贫穷枉抱贫穷恨，富贵空劳富贵忧，无定鸟，不系舟，识破任优游。

莫要愁，莫要愁，荣枯得失尽前修。胸藏明镜谋偏暗，舌具青莲语转羞。楚玉泣，班笔投，时至自难留。

混世歌

混世虫，混世界，一切事务须忍耐。世上哪有全福人？终日忧愁真不解。传你一个快活方，只要心中无挂碍。吃顿饱饭充皮袋，穿件布衣遮四大。音代。不参禅，不受戒，不会奸狡不会坏。时常照管本来人，灼灼光明成一块。一觉睡到日头高，翻身跳出红尘外。拍手打掌笑呵呵，自在自在真自在。

游世歌

这身心，要安泰，无忧无虑无挂碍。粗衣淡饭不妄求，竹篱茅舍权遮盖。闲时诵读圣贤书，适意湖山景一派。不攀缘，不借债，不去追随有何害？亲朋疏失为家微，礼数不周因懒怠。交接往来平等友，彼此清凉彼此快。安分守己乐逍遥，自在自在真自在。

顽顽歌

顽顽好，顽顽好，若肯顽顽才讨巧。顽顽可以解忧愁，顽顽可以开怀抱。顽顽又能治疾病，顽顽又能扶衰老。看来万事总成空，不如顽顽真个好。

顽顽好，顽顽好，须信浮生空劳扰。世间几个百年人，碌碌营营何日了？分明傀儡线牵提，线断之时身跌倒。跌倒难爬悔是迟，不如顽顽真个好。

顽顽好，顽顽好，百岁光阴没多少。看看红日落西山，不觉鸡鸣天又晓。兔走鸟飞快似梭，孩童忽然成衰老。功名富贵等浮云，不如顽顽真个好。

顽顽好，顽顽好，随时顽顽须及早。昨日不顽今日迟，今日不顽明日老。多少痴人死认真，算来也要埋荒草。请将世事细思量，不如顽顽真个好。

顽顽好，顽顽好，驹隙韶华容易老。偷得浮生秉烛游，月夜眠迟春起早。大家都要惜光阴，乘时共把金樽倒。浅斟低唱醉花前，这样顽顽才是好。

顽顽好，顽顽好，会顽先要除烦恼。安居不用住高堂，容身细屋多精巧。或是看花或读书，坐卧随心福不少。快快活活过时光，这样顽顽才是好。

顽顽好，顽顽好，晴和天气荣花草。美景良辰不易逢，韶光一刻真堪宝。除去胸怀莫用愁，且自举杯听啼鸟。天然乐趣意中生，这样顽顽才是好。

顽顽好，顽顽好，朋友顽笑要取巧。出言可以解纷争，莫刺阴私讨烦恼。我将顽话醒愚蒙，劝得回心功不小。若因顽里结冤仇，不如不顽反为好。

顽顽好，顽顽好，顽顽也要有起倒。士农工商虽不同，都要辛勤才温饱。工夫余剩才顽顽，切莫放荡终日跑。若是贪顽不务本，不如不顽反为好。

顽顽好，顽顽好，顽顽也要有分晓。赌博场中莫去亲，娼妓人家莫去跑。若跟油刮学下流，顽出祸来身不保。错认这等是顽顽，不如不顽反为好。

耍耍歌

人在世，耍耍耍，须将肚量放宽大。事已前定枉徒劳，到头件件都是假。任他乖巧弄聪明，我只痴呆装聋哑。及早快活还嫌迟，催人日月如奔马。清风明月作良朋，好花好书供博雅。已往将来俱不管，醉舞狂歌花月下。得耍耍，且耍耍，落得心中好潇洒。

乐志歌

世人各有志，惟我听自然。我也不思量去为王为霸，我也不思量去成佛成仙。我也不思量黄金白米仓箱满，我也不思量家舍田园阡陌连。但只愿蔬粥三餐饱，但只愿草铺一觉眠，但只愿布衣常护体，但只愿茅屋不穿天。有时候薄酒饮几杯，有时候闲书读几篇。有时候散步明月下，有时候高卧好花前。随时皆谷旦，到处是桃源。无荣又无辱，快活似神仙。如此足矣，更何望焉？

养心歌

得一日，过一日，不顽不笑空埋没。急沽美酒醉花前，流光快去如梭掷。从不知险恶风波，又不管玳当玉石。且自快乐若神仙，才与身心为有益。

爱书歌

我爱书，我爱书，书田菽粟乐丰余。圣贤血脉须寻着，天地经纶有展舒。工夫若到通彻处，尽心知性契真如。莫将私欲蔽明镜，忘却妙义都成虚。许多快活说不尽，人不读书何其愚。

爱酒歌

我爱酒，我爱酒，酒中快活真个有。不必炮凤与烹龙，随便山肴堪适口。举杯忧虑尽消除，况同花月成三友。随我意量饮几杯，何必酩酊醉百斗。混混沌沌体荣和，疯疯颠颠身抖擞。或诗或曲或文词，信口狂歌三五首。仰面大笑天地宽，这等趣味人知否？

爱花歌

句句俱有花字

我爱花，我爱花，花香花色尽堪夸。但得有花常玩赏，莫待无花空怨嗟。花里高歌花自好，看花酌酒兴便赊。一年四季花都有，不论何花总是佳。花来向我为知己，我不爱花辜负花。

爱月歌

我爱月，我爱月，万里寒光俱照彻。玉盘金饼出云衢，庭台花竹都精绝。我今静坐玩婵娟，另具乾坤真奇绝。犹如广寒殿上游，犹如水晶宫里歇。清凉魂魄濯冰壶，踊跃精神朝玉阙。把酒狂歌气浩然，也愿银蟾莫少别。

知足歌

予另谄有《不知足歌》，已载《笑得好》书内，兹不重刻

世间万事怎能全，有得些须就感天。我虽粗茶淡饭充饱腹，还有饥渴难当叫可怜。我虽布衣布衾遮身暖，还有捉襟露肘冷凄然。我虽小小房屋蔽风雨，还有破屋茅蓬常漏天。我虽儿女妻小多负累，还有孤苦伶仃独自眠。我虽薄田几十亩，还有地无立锥壁冷然。凡事但将下等比，我今所得已多焉。急早知足莫妄想，安稳快活似神仙。

知福歌

人生尽受福，何苦不知足？思量愚昧苦，聪明就是福。
思量饥寒苦，饱暖就是福。思量负累苦，逍遥就是福。
思量离别苦，团圆就是福。思量刀兵苦，太平就是福。
思量牢狱苦，自在就是福。思量出外苦，在家就是福。
思量无后苦，有子就是福。思量疾病苦，康健就是福。
思量死来苦，活着就是福。苦境一思量，就有许多福。
可惜世间人，几个会享福？有福要能知，能知才享福。
我劝世间人，不要不知福。富贵非力求，迷途空碌碌。

爽快歌

要爽快，就爽快，先要心里爽快才爽快。耕我田地读我书，只勤本分好自在。独善其身不妄求，粗衣粗食韶光耐。不违王法不欺公，不欠官粮不欠债。逍遥散诞乐陶陶，又无惊恐又无害。惟喜耕读隐山林，不慕公侯调鼎鼐。世人笑我志气微，藐我轻我都不怪。君不见太公曾钓渭水滨，孔子尚厄于陈蔡。大圣且如此，何况于我哉？我心忧道不忧贫，那管穷通与兴败。我今饱暖体安康，坐卧无拘多感戴。他人富贵苦焦劳，怎如我心真爽快。

便宜歌

一年三百六十日，饮酒看花不曾离。烟云变瞬息，日月走东西。悲欢离合都难定，那有工夫代苦凄。料无大失无过忧，纵有小得何为奇？笑他们奔波劳苦受熬煎，总不如我淡泊自在得便宜。

真如歌

乐真如，好舒徐，山林深处有茅居。绕家田禾年年熟，凿引岩泉入水渠。入山学采樵，傍溪学钓鱼。不须远求是生涯，披襟散发任狂呼。鸟语花香劝我醉，玩月吟风何所拘。

真醒歌

人生就过一百岁，止有三万六千日，又被疾病与睡眠，光阴由此强半失。那有闲工又去愁，空空衰老真可惜。何况并无百岁人，何苦奔波不暂息。从今再不又昏迷，性觉心闲身放逸。

真益笺

今人壁间座右，所粘斗方笺条，悉多诗词文翰，美则美矣。若夫言之，可以起发人之善良者，无论愚俚浅俗，亦当揭示于人也。予乃拙制小笺若干式，长短异殊，大小不一，俱用五色粉纸刷印剪成，复以色笔点染各三五张，汇为一秩，自以粘壁。或送同好，亦可以传示子弟，总要昭示触目，令皆警悟劝免。既可利己，又可行人，较之诗词似有益也，因名曰《真益笺》。其前人之言，极堪铎世者，予辑改数则，各以一圈注之，未敢掠其美也。

石成金撰并书

一、笺内有语略文者，又有语极浅者，一是为读书士子而发，一是为少通文理人而发。

二、笺内有劝重伦理者；又有劝轻世事者，一是为入世而言，一是为出世而言。

三、笺内有劝辛勤勿懈者，又有劝闲散快乐者，一是为少壮人而说，一是为年老人而说。

四、笺内有窄小各式，每页二种者，汇于前一集；又有略宽大，每页一种者，汇于后一集。

子孝父心宽

子孝父心宽，此言诚为确。不患父不慈，子贤亲自乐。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虞舜日夔匕，瞽瞍亦允若。

兄虽爱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纤毫利，伤此骨肉情。周公赋棠棣，田氏感紫荆。连枝复同气，妇言慎勿听。

夫以义为良，妇以顺为令。和乐祯祥来，乖戾灾祸应。举案必齐眉，如宾互相敬。牝鸡一晨鸣，三纲何方正？

损友敬而远，益友宜相亲。所交在贤德，岂论富与贫。君子淡

如水，日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转眼似仇人。

忠则不欺，孝则不悖。廉而罔贪，谨乃无失。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宽则得众，裕然有余。容而翕受，忍则安舒。待人如此，怨咎涤除。

孔子观周，入社稷庙。右阶前，有金人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多败；毋多事，多事多害。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炎炎不灭，炎火若何；涓涓不壅，流为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毫末不找，将寻斧柯。若诚能慎之，乃福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凡强良者，不得其死；如好胜者，必过其敌。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令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惑之，惟我独不移。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莫我害。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下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戒之哉！

虚则欹

昔者孔子观于鲁庙，有欹器焉。顾谓弟子挹水而注之，中则正，满则覆，虚则欹。孔子喟然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聪明圣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宴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

如心为怨，人人所同。汉帝宋祖，推人腹中。人好勿夺，人过勿攻。人有不合，自反于躬。颠连无告，皆吾弟兄。饥寒患难，吾当悯穷。及人及物，扩此大公。景星庆云，霁月光风，怨之又怨，修道之功。

现在功德

世间有等寒素之人，既鲜恒产，又无技艺，而家中老幼，嗷嗷待哺，无极奈何，借凑些微资本，肩挑步担，负贩薪菜、食果小物，披星而出，忍饿而归，不避风雨寒暑，奔走街巷，思觅蝇头微利，以为一家糊口计耳。不意高阔之富翁，朱门之大叔，非为与价不足，而且声色碎骂，若叱奴仆罪人。初以为价不足，则不售，谁知南北街巷之人，偏多如是耶！日傍午矣，筋力已疲矣，腹中又饥饿矣，担觉愈重而难挑矣，买者愈少、与价愈薄而势不得不贱卖矣。及至昏暮归家，妻号寒，儿啼饥，怅然愤恚，举室悲伤，勉强相慰，冀有来日。又谁

知来日之仍如昨日也。一日两日，家中之食用难缺，市上之亏折不无，向之所借微本，不觉已化乌有，又不得不重借以苟延月日。久之，利债积多，索连者凶如狼虎，生意转更无聊，因是有抑郁而死者，有卖男鬻女者，有饥寒难忍而非作歹者，惨苦难悉。嗟乎！世情不公，于彼货则必欲价贱而秤重；于己银则必欲戡轻而色潮。殊不知秤高几两，一家几口，食此未必便肥；价亏几文，天定之命，克此未必便富。在彼穷民，则有如许难过。予尝见素性悭吝之人，一遇显贵亲友，交结往还，虽费多金而不惜。独于经纪小民，忍心刻薄，厘毫较量。总之，未曾历彼穷苦境界，所以不体恤人情之艰难。今劝世人，凡遇此辈，当念其各有父母妻子，衣食仰望，在我不过公价平秤，银高戡准，在彼即沾我之惠，举家有赖，且种许多欢喜感颂，免许多咒骂怨恨。此即现在功德，关人身家，未可以事属微末而忽之。

涉世十法

前四条系改陈眉公语，后六条乃予妄为增广并加注释，请政高人，共相佩从。

- 宁静是养心第一法。事过不留，未来不扰，现在不滞，洒脱快乐。
- 含容是待人第一法。不较人横逆，不责人过衍，遍地俱无怨恨。
- 谨谦是保身第一法。谦则不骄傲而免忌，谨则不狂妄而无灾。
- 安详是应事第一法。人若急遭惶惶，每多颠倒错误，切当禁戒。
- 存厚是召福第一法。鬼神善福而祸淫，凡多积德者，其后必昌。
- 寡欲是延寿第一法。迷恋酒色财气，精神因之而耗，自促其年。
- 读书是广智第一法。事理之机关，人情之隐幻，惟书备载甚详。
- 勤俭是治生第一法。勤则事不废弛，可兴；俭则家计常足，可富。
- 知足是享乐第一法。念奢巴高忧愁不了，知足看下，快乐常多。
- 慎交是远害第一法。不辨邪正而滥交，往往因此贻累，慎之哉！

首尾循环之律

十年之后看如何，休把精神太用过。父母田园非容易，儿孙保守莫蹉跎。贤良自有贤良报，凶恶还遭凶恶磨。天运循环公道转，十年之后看如何。十年之后看如何，百岁光阴一刹那。富贵又穷穷又富，沧江成路路成河。人生莫作千年计，在世须留阴鹭多。莫道苍天无报应，十年之后看如何。

憨山大师警世歌

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到处随缘延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休将自己心田昧，莫把他人过失扬。谨慎应酬无懊悔，耐烦作事好商量。从来硬弩弦先断，每见刚刀刃易伤。惹怨尽从闲口舌，招愆多为热心肠。是非不必争人我，彼此何须论短长。世界自来称缺陷，幻身倒底属无常。吃些亏处原无害，让几分时也不妨。春日才逢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荣华总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老病死生谁替得，酸咸苦辣自承当。人徒巧诈夸伶俐，天自从容定主张。谄曲贪嗔真地狱，公平正直即天堂。獐因脐身先先丧，蚕为丝多命早亡。一服养神平胃散，两煎顺气太和汤。生前枉费心千万，死后空持手一双。休关胜，莫争强，百年浑是戏交场。悲欢离合朝朝乐，好丑妍媸日日忙。倾刻戏房锣鼓歇，不知何处是家乡。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八字，乃人之振纲提领语也。宋理宗皇帝，御笔书于感应篇之首，识诚卓矣！昔白香山问于乌鸟禅师，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香山曰：“三岁孩儿也道得？”师曰：“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香山乃作礼而退。夫香山乃盖世奇才，而犹作此语，况其下者乎？吾愿读此语者，时时当身体力行，切勿以其语之浅近而忽矣。

关夫子十二字

关夫子亲笔为此十二字，予曾细玩书法整劲。人知公以兵法传，而不知兼以书法传也。予因临缩小幅，未免大失本来，又各以朱文公赞语列注，展读一过，令人仰慕不已。

做好人 孔称成人，孟戒非人，小人穷冬，君子阳春。
行好事 圣狂路口，义利关头，择行若游，莫行若邮。
读好书 百圣作目，千古在心，妙者躬践，敷者口味。
说好话 莠言虚妄，兰言实吟，九兰一莠，驷追不回。

息讼

今人不忍一时之忿，或争铢两之利，遂相构讼。夫我欲求胜于彼，彼亦欲求胜于我，仇仇相报，遂至破家荡产，祸贻子孙。岂若含忍退让，使乡里称为善人，子孙亦蒙其福庇矣。吁！可勉哉！今人为子孙计，或至谋人之产，夺人之业，日夜营营无所不至。昔人云：为子孙作牛马，须知没未寒，而业已属之他人。仇家群起而报复，子孙反受其殃，是殆为子孙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福福福

目对诗书心扰惑，心绝淫朋谢尘俗，义理精研才学足。净几明窗笔墨香，能知此福还添福。

享天福，乐天知命无营逐。莫因富贵借光辉，费尽精神空碌碌。酒与花是亲属，嬉笑狂歌真面目。家常供应不须嫌，能知此福还添福。

享天福，身体康健无拘束。莫因色欲早衰羸，未老容枯腰背曲。心不劳，眉不蹙，疾病消除神气足。白昼清闲夜睡安，能知此福还添福。

忍嗜欲

人之为人，以有道心。道心惟微，众欲交侵。苟不勇克，流于荒淫。人道斯灭，乃兽乃禽。防欲维何，不显亦临。战兢自持，履薄临深。呜呼小子，永佩是箴。

耐气性

血气之怒，君子戒焉。由小不忍，获戾召愆。如火方星，弗使之燃。如泉将达，则塞其源。亡身及亲，若参于前。难处先克，终日乾乾。犯而不较，斯为大贤。

谨言语

人之出言，不可不谨。圣训在前，足为标准。言欲其讷，行欲其敏。惟行之难，言得无忍。三寸之舌，其利如刃。一言而非，奇祸所隐。语云木讷，于仁为近。

节饮食

一饮食间，有欲与理。彼不节者，迫于欲耳。惟其不节，适以害己。节之何如，适可而止。无以养小，害其大体。饮食之人，人贱之矣。圣贤垂训，钦哉小子。

十能纪

能知足，受享人生千万福。能读书，荣贤科名成大儒。能孝亲，尔子承欢照样行。能教子，后代兴隆全在此。能勤俭，合家饱暖无嗟怨。能谦和，遍地人欢乐事多。能节欲，延年却病精神足。能安分，得失穷通都不问。能忍耐，作个懦夫无祸害。能谨言，是非争讼不牵连。

戒游

俗者与游，何补于吾，黠者与游，必有所图。询我先畴，窥我先庐，祖父艰勤，广泽膏腴。胡为不念，浮荡与俱，资产罄竭，交游绝疏。后园不窥，卓哉仲舒，以此思之，不如读书。

戒博

骄纵不检，博奕为娱，口胜日贪，忘寝与脯。微而服用，大而田庐，呼庐不已，委弃须臾。欲观其效，请验乡闾，败者纷纷，成者谁欤。市廛之徒，咸以贼呼，以此思之，不如读书。

戒斗

希颜之人，亦颜之徒，好勇斗狠，狗彘与俱。受之父母，身体发肤，一朝之忿，忘亲丧躯。学有规矩，国有刑诛，束手有司，悔之晚乎。血气方刚，戒之在初，以此思之，不如读书。

戒饮

尊爵俎豆，典礼所须，祭祀宾客，制度不逾。若非典礼，是谓

汗予，献臣口舌，寻酒惟辜。衔杯漱醪，眩惑当垆，圣有明训，群饮必诛。弃其亲养，忘其室庐，以此思之，不如读书。

戒逸

士农工商，庶民异居。农勤于耕，商勤于途。工勤绳墨，士勤典谟。惰业而嬉，流为下愚。损者三乐，佚游之徒，饱食暖衣，禽兽一如。日月逝矣，谁之过欤。以此思之，不如读书。

五老长寿法

惺斋老人重订

昔有行路人，路上见五叟。年各百余岁，精神加倍有。诚心去拜求，因何得长寿。大叟向我言，心宽不忧愁。二叟向我言，山妻容貌丑。三叟向我言，话少常闭口。四叟向我言，食量节所受。五叟向我言，夜卧不覆首。妙哉五叟言，所以寿长久。

年老自怕

调寄黄莺儿四首

其一

白发渐盈头，莫妄想，莫多忧，为人只要心宽厚。光阴怎留，台阁怎求，容颜镜里，今非旧，事都休。及时行乐，快活度春秋。

其二

白发渐盈头，烦恼事，付水流，机关今日才参透。谋虑都休，挂碍都丢，携酒颠痴，学醉刘，不系舟。及时行乐，快活任遨游。

其三

何事妄求全，命生成，只听天，机关用尽总徒然。心莫熬煎，梦莫留连，清闲且自，安常便，但当前。及时行乐，快活似神仙。

其四

何事妄求全，不饥寒，就感天，莫教忧虑催韶箭。要收心猿，要种心田，欢呼啸傲，身强健，浪神仙。及时行乐，快活过流年。

唐解元桃花庵醉酒歌

石成金抄纪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
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常在花边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酒醉酒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边，
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富贵趣，酒盏花枝贫贱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花酒比车马，
他得驰驱我得闲。他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做田。

苏州阊门内，桃花坞旧有桃花庵，乃唐伯虎居住之所。荒废已久，幸中丞宋公重新种植，风致焕然。予饮酒花下，游赏三日，留恋不舍。壁碣刻有此歌，予爱其实受警切，手录而回。因妄改十余字，倘解元有知，亦以予改为可。

随便种福

德兴堂撰劝

布施二字，释氏谓之慈悲，吾儒谓之仁爱。如来舍身喂虎，割肉喂鹰，圣人一夫不获时予之辜。吾辈能乎？不能也。惟随便布施一法，简而易行。盖饥寒乃人所最苦，今之沿门乞化者，非为此乎？每有见其来者，除不怜念而反斥逐之，甚且辱骂之。伤哉！所求几何而遭此狼籍耶？予劝仁人长者，或米或食，或银或钱，不拘多少，随便与之，即合勺亦能济其饥，毫厘亦能周其急。或当食饭饮酒之时，乞者望之，不知如何香美，不妨出其残羹余沥，以充彼之腹，消彼之馋。至于行路之间，有病者、瞽者、幼稚可矜、衰老堪怜者，则量我囊中之多寡，为布施之厚薄。此法甚简甚便，在不为伤财，在彼自然感德。即是慈悲之本，仁爱之端，成佛作祖之根基，为圣为贤之道路也。种福于冥冥中，胡不勉而行之。

善利殊途

人览此图者，试自想曰：我于此图中，是走那一路，是那一种人？终日依仗，披图豁然。若阅此图，而犹不以为自省、自悔、自惭者，其人必无人心。

善 从此路行，则为君子，为善人，为有恒，而文学功名，益成其美。其为人也，于父母能孝顺，于长上能尊敬，于兄弟能亲爱，

于亲戚能视如一体，于乡里能和睦。其家教也，则专以义方训儿孙。其于朋友则为身心道义之交。凡种种善类，种种好人，俱从这一点善念得来，岂不可敬、可法。

利 从此路行，则为鄙夫，为乞丐，为穿窬，而文学功名，益济其恶。其为人也，于父母则德色，于长上则悔慢，于兄弟则怨隙，于宗族则视如路人，于桑梓则戕贼。其家教也，则专以荣禄训儿孙。其于朋友则为势力货利之交。凡种种恶类，种种匪人，俱从这一点利念作来，岂不可畏可恐。

知之非艰，行之为艰，夫人只在实地作工夫耳。如或外慕圣贤之名，中鲜诚敬之实，则犹然离舜而之庶，离人而之禽也，不有训力，难以人道。

莫嫌怨

莫嫌地窄园亭小，莫怨家贫活计微。许多高门锁空宅，主人到老未曾归。

莫忧愁

家贫家富总由天，日夜忧愁也枉然。人是虚浮朝暮异，不如安分且随缘。

莫好色

美色迷魂似野狐，腰间伏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催君骨髓枯。

莫贪味

饮食与人日月长，精粗随分塞饥仓。才过三寸成何物，不用将心细较量。

莫奢费

怀有红颜手有钱，呼卢骑猎更争先。不知当日勤劳者，憔悴经营几十年。

莫夸恩

莫向人前说有恩，受者传知怨转生。若望他年来报答，分明预定不如人。

古调青玉案

其一

世情变幻云中路，浪里飘飘风里絮，富贵浮沓何足据。桓文功烈，伊周表竖，转盼空如许。

森槐列棘无可慕，三径菊松归憩去，正已无求安素寓。绿水青山，酒杯诗卷，是我怡神处。

其二

一朝跳出红尘路，洒脱不作沾泥絮，转眼浮华无定据。凤阁同盟，云台建树，销磨已如许。

绿水青山有素缘，纶巾葛衣赋归去，明月清风随寄寓。花下一壶，口边三唱，是我怡情处。

老牛歌

凡人听我说根由：世间最苦是耕牛。春夏秋冬齐用力，四时辛苦未曾休。犁耙肩上千斤重，麻鞭百万背心抽。恶言恶语诸般骂，喝声快走敢停留？田硬水深耕不动，肚中无草泪双流。指望早晨来放我，谁知耕到午时头。饥饿吃口田中稻，全家大小骂瘟牛。一年都是吃的草，种得田禾人回收。稻米白米做饭吃，糯米做酒请朋友。绿豆棉花诸般有，芝麻杂谷满田收。娶媳嫁女做喜事，无钱又想卖耕牛。见我老来无气力，卖与屠行做菜牛。捆绑就把咽喉割，剥皮割肉有何仇。眼泪汪汪说不出，破肚抽肠鲜血流。剥我皮来挽鼓打，惊天动地鬼神愁。卖我之人穷得快，吃我之人结大仇。仔细思量作孽者，冤冤相报几时休。